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貳輯·拾陸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明〕錢岱撰

兩晉南北合纂四十卷

明萬曆刻本

貳輯·拾陸册目錄

兩晉南北合纂四十卷〔明〕錢岱撰

〔明〕錢岱撰

兩晉南北合纂四十卷

明萬曆刻本

兩晉南北合纂序



侍御史錢汝瞻甫取房玄齡
諸臣之晉書李延壽之南北
史筆削而為纂余讀之竊有
會於心焉諸史皆一統一代

李壽上

兩漢與晉唐宋元是已雖其
末分崩離析而一統虛彌猶
存三國分矣然漢獻帝延康
元年明年即昭烈章武元年
後主四十一年國亡間一年

即晉武三分天下有其二又

十七年吳亡吳故非正統也
漢亡之後統不得不歸之魏
陳壽之志三國也以尊晉故
耳宋之繼晉與齊梁陳之相

李壽上

總統宜屬南而南北史中分
之李延壽世北臣也故不以
統與南今一書兩史合而又
先南後北宋齊梁陳與晉相
次此所以明大統也諸史之

文班不如馬范不如班陳不
如范晉書南北史又次之蓋
春秋戰國兩京而後文體日
弱作史者沿襲不能自超故
三國六朝之史非閱覽博物

李書三

者置不省以其文不如古耳
侍御之為纂也刪志而存紀
傳復刪其事之無關鑒戒語
之支蔓凡猥者而間采他書
藻秀以埤益之潤色成章斐

然可誦此所以明文體也取
晉書南北史而並校之史差
勝于書：成衆人之手史成
一人之手分任者不若專任
者之獨至也南史帝紀以宋

李書四

武齊高深武陳武實稱帝者
為始北史則魏之詰汾齊之
高歡澄周之宇文泰儼然與
帝紀同矣或曰晉書唐太宗
與載筆馬司馬懿師昭亦帝

紀也延壽不敢異也宋毛修之朱修之梁大封大園南既傳矣北沒有傳南有而北無者賊臣傳也北有而南無者執術列女外戚酷吏傳也俱

孝序五

有而微異者南孝義為一北孝行節義為二南之列女附見一二於孝義也南為文學北為文苑也壽以一人志三國延壽以一人為二史而李

遜陳三國不及五十年二史百七十年事有繁簡：者易工繁者難精此所以明史職也亦所以明史才也至於列傳中人所去所取權衡衮鉞

孝序六

有超於兩家史臣之表者矣蓋御史載在周官掌贊書而授法令戰國猶然秦趙渑池之會命御史各書其事淳于髡謂齊王亦曰御史在前皆

職在記事至秦漢獨任紀察
 而史別屬矣汝瞻父昔為御
 史以紀察著聲退而里居作
 是纂修明古御史之職豈不
 韋哉余嘗欲合南北史為一
 李序七

縮胸未敢任第作小識亦未
 及緒正且佚其州幸汝瞻父
 之先得同然遙觀厥成也不
 辭固陋而題其首簡與稽古
 右文之士相質正焉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
 父叙



吳郡章鏞刻

李序八

兩晉南北史合纂序

今之讀史者馬班而下不復
染指晉書南北史度之高閣
久矣余兄侍御史汝瞻手纂
為若干卷舉要鉤玄或筆或
削蓋稱良史云余聞之古今
宇宙一大棋局也史則棋之
譜也奕之局有正有變譜亦
因之史至兩晉南北而變極
矣晉繼魏而五胡雲擾宋繼

晉而南北鼎沸古今未有之
局也晉書所刪緝前後史十
有八家舊說數十餘部兼引
偽史十六國書雜出于房許
諸臣之手後世有稗官誣史
之目李延壽之書雖成于一
家而世為北臣以索虜中分
正統所裁割諸家徃々未厭
人意二書者皆奕譜也而不
得國手為采擇其旨義譜不

稱良也且夫讀兩漢諸史者
如譜之正局黑白駢羅故竟
其局易讀兩晉諸史者如譜
之變局踦拏雜出故覆其局
難汝瞻起家為名御史登車
攬轡未竟其用解柱後惠文
冠以歸其于天地間從逆險
易情偽凶吉之局九變復貫
無不洞晰故其于書也好史
其于史好兩晉南北好其變

也其纂二史也國統之分合
政術之失得人才之消長華
戎之乘除如挈領如指掌下
上數百年有成史于胸中而
以二史合之非受成于二史
也二書者皆奕譜也得汝瞻
而譜稱良汝瞻國手也不得
一試于當局而施設屈伸之
變于是譜也亦稍一見一斑
矣汝瞻既抽簪即以山水伎

樂自放左州右夏極宴娛心
又其以間畋獵菽苑麗豎難
燭遠山磨隄糜其興致何必
減古人抑汝瞻負當世才盛
羊謝事丹鉛之餘雄心故在
必有沾：于局外者譬之國
工臨局而袖手能無動子公
之食指哉客或謂余錢之先
伯陽為柱下史守藏室卒以
仙去汝瞻亦官柱史年逾七

五

十矍鑠如壯夫乃今筆削二
史脩明守藏之故事公侯之
子孫必復其始是在汝瞻矣
是在汝瞻矣

萬曆癸丑八月錢謙益受之

六

甫謹題



兩晉南北合纂序

彭城錢希言簡栖氏撰

史自馬遷而下繼盛者無如班固而范曄陳壽亞焉其次莫房玄齡等之晉書與李延壽之南北史若晉則縣連而雅麗南北則簡徑而高華書猶仍兩漢之名史直取馬家之義房稍詘于稗虞誣誕之譏李何傷于襍祥詼嘲之載夫史至延壽而世稱良矣雖去司馬氏寢遠其利有過於古者辟之叢因土鼓籥生鳥跡輪椎于輅青出自藍卽涑水氏尚目之爲近世佳史其它可知過是以往非不家攀蠶室戶挾蘭臺豨韋漸波邯鄲愈失不曰文闕于運乎國家治有窪

序

一

隆氣有醇駁而一代之史係之矣貞觀以還調露而後求如二書之善者可多得哉然始爲晉書者蕭子雲虞預謝靈運王隱臧榮緒朱鳳徐廣于寶鄧粲檀道鸞王昭曹嘉之劉謙之張敬傅暢何法盛習鑿齒孫盛荀綽之流凡二十餘家而唐文皇詔玄齡與許敬宗褚遂良之屬共刪緝之大旨以臧榮緒書爲本而益附諸家傳記爰及晉代文集靡不博采兼收乃宣武二紀陸機王羲之二傳又帝自稱制以成文焉是時玄齡爲司空雖裁定多出其手而兼集衆人之長要亦無難作者至若南北史則延壽追終先志而獨成中間卽不能無雜采

序

二

然提綱列緯命藻吐詞井井有條既精且潔以一人之手籍而成一代之言此未易治矣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言往行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人詆北爲索虜北地指南爲島夷故其史往往訾美失傳畧于宅方而詳于本國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歿于是延壽追終之以彼其書彬彬乎雁行陳氏而紹明前人之功豈遂出于長下乎故曰二書並善罔非良史特衆力易就而獨爲之不易也吾姪侍御汝瞻氏平生所嗜書其最爲史記次則晉書南北史蓋精而治之有年矣嘗歎曰人知有司馬遷而不知有房玄齡等何論李延壽此無它

序

三

則史記行而二書不行之過歟抑豈遂無其書有之將謂褻重而編纂也夫史記有畧有纂有鈔又有詳節而後老生操觚皆得潤其膏馥句雕字琢亡適而非太史公人人能矣獨柰何房李寂寥焉吾亦安可沾沾二書敝帚享之者乎迺于宦轍之暇撮其居嘗所膾炙者索玄咀雋獵異鉤奇手自丹鉛都爲合纂凡晉書之爲帝紀爲列傳爲載記與南北史之爲紀爲傳毋弗纂也而雜志則削凡晉書中之文雖已列于昭明文選南北史中之文雖已雜出于英華諸書然其斐于辭而備于法渙發于關節眼目照應步驟間者毋弗纂也而枝言則

序

四

芟凡兩晉南北之事如廢弒如封拜如
攻擊如殺戮有關於理亂興亡之大者
毋弗纂也而委瑣則棄凡兩晉南北之
清言佳話互見于世說語林幽明錄搜
神記列異傳三十國春秋大業記諸書
其意旨可相發明者則又無弗廣採旁
搜引而附之纂之中以並存其說也而

序

五

誕誣則汰蓋存者五之三哀者五之二
無過而去寧過而存斯則載華戎于同
軌合房李爲一家連城徑寸而是瓌皆
珍藻火冰蠶而靡絲弗燦者矣此編行
當今都人士負席登壇無不盡棄其儒
說相與笙簧六朝典故而舞蹈唐室文
章繇此超兩京鄴下而上入龍門之室

與太史公千載比肩行有其地汝瞻嘉
惠海內意豈淺哉且汝瞻之爲是纂也
非以膚衷臆見而漫焉取古人之文辭
蒼素而雌黃之也彼能讀太史公而味
其旨者故以太史公之神情遞而求玄
齡延壽諸君之脉絡鮮不脗合卽有得
失要之罪我何恤焉余觀汝瞻少年射

序

六

策起家典理大郡選爲侍御史著聲臺
端攬轡埋輪歷涉齊楚足當太史公岱
湘之奇遊而竟遭棄置乃以一柱後惠
文虞山城中老也奇才異負蘊結而弗
盡試若墨墨不自得者故復慨然有感
于玄齡延壽兩君子之出處而將發之
於其書當中原方亂玄齡有憂天下志

杖策謁帝于軍中遂相魚水厥後相業
爛然稱賢唐葉乃延壽年少才高嘗撰
太宗政典見美于高宗雖嘗賜帛其家
藏書秘閣然官僅止符璽郎而已時人
以其位下亦不甚稱嗟乎是兩君子者
其才與器畧相似也而宦有達有不達
何歟時也彼崛起而綰相印此偃蹇而

序

七

終下僚一伸于時一阨于時時之所在
則命爲之焉是皆汝瞻之所揜擘而嗟
抱膝而嘆悠然有深思者也編摩之意
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匪直以嘉惠海內
而已汝瞻輒然曰岳有五游其二州有
九踐其四何敢言宦之不遂哉某也夙
昔嗜二書若珍怪之食不敢取足輒思

割以薦人叔氏乃謂余發憤而成焉者
非余指矣雖然其敢蔑叔氏之言請書
以爲息壤

萬曆歲在戊申冬十一月朔書於翠幄
草堂

序

八

晉書纂目錄

卷之一

帝紀

宣帝

文帝

惠帝

愍帝

明帝

康帝

哀帝

簡文帝

安帝

后妃傳

宣穆張皇后

文明王皇后

武元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

卷之二

后妃傳

左貴嬪

景帝

武帝

懷帝

元帝

成帝

穆帝

廢帝

孝武帝

恭帝

宣帝后生景文二帝

文帝后生武帝齊王攸

武帝后生惠帝

武帝繼后無子

武帝繼后無子

武帝繼后無子

武帝繼后無子

武帝繼后無子

胡貴嬪

惠賈皇后

惠羊皇后

謝夫人

成恭杜皇后

康獻褚皇后

簡文宣鄭太后

孝武李文太后

宗室傳

安平獻王孚

平原王幹

齊王攸

愍懷太子遹

會稽王道子

八王傳并敘

汝南王亮

趙王倫

長沙王义

東海王越

武帝妃

惠帝后無子

惠帝繼后

惠帝妃生愍懷太子

成帝后無子

康帝后

元帝后生簡文帝

簡文帝妃生孝武帝

宣帝第子望

宣帝子

文帝子

文帝子

文帝子

文帝子

文帝子

文帝子

文帝子

文帝子

文帝子

卷之三

晉書纂

目錄

二

諸臣傳

王祥 弟覽附 何曾 子劭遵附

石苞 子崇 歐陽建附

牟祐 杜預

裴秀 秀子願 秀叔徽 徽子楷 楷子贊 憲從子耶

衛瓘 子恒 孫瑛 玠

張華 劉下附 王沉 子浚

荀勗 孫遠 闓

卷之四

諸臣傳

晉書纂 目錄

賈充 賈謐附 楊駿 弟珧濟附

魏舒 子濟 劉寔 弟智

王渾 子濟 王濬 弟智

唐彬 從弟衍 澄 郭舒附 山濤 子簡 簡子遵

王戎 從弟衍 澄 郭舒附

樂廣 李胤

劉毅 子暉 和嶠

任愷 崔洪

劉頔 傅玄 子咸

卷之五

諸臣傳

向雄 閻續

阮籍 從子咸 咸子瞻 瞻子

嵇康 向秀

劉伶 謝鯤

胡毋輔之 子謙之 畢卓

王尼 弟聃

光逸 庾峻 子敬

郭象 庾純

皇甫謐 摯虞

晉書纂 目錄

束皙 郗詵

華譚 袁甫附 陸機 弟雲 雲弟統

夏侯湛 潘岳

張載

卷之六

諸臣傳 孫楚 孫綽

江統 孫楚

馬隆 胡奮

吾彥 周處 子玘 札

周訪 孫旆 訪子光

索靖 子緝

劉浚 子嵩 從弟 顧成公簡附

荀晞 孫 孫栢

劉喬

劉琨 兄 納

祖逖

王等 子 悅 恬 孫 珣 珉 謚

卷之七

諸臣傳

劉弘 兄 子 與

陶侃

溫嶠 子 愔 愔 子 超

郗鑒

顧榮 揚 方 附

賀循

劉隗 伯 訥 訥 子 嘯

晉書集 目錄

五

刁協 子 夔 戴 若 思

戴若思

周顛 應 詹 詹 雅 附

應詹

于壺 劉 超 壺 雅 附

劉超

卷之八

諸臣傳

孫惠 陳 頴 頴 洪

陳頴

郭璞 葛 洪 亮 弟 憚 冰 翼

葛洪

庾亮 子 彬 餘 亮 弟 憚 冰 翼

亮弟憚

桓彝 子 諮 冲 諮 子 石 虔 石 秀

諮子石虔

王湛 子 承 承 子 述 述 子 坦 之 坦 之 子 國 寶 忱 忱 姪 綬

述子坦之

荀崧 子 羨 范 汪 子 甯

劉惔 張 憑 附 韓 伯

卷之九

諸臣傳

王允之 弟 彬 彬 子 彪 之

王廙

虞嘯甫 從 兄 驥 陸 玩 子 納

陸玩

何充 蔡 謨 父 克

蔡謨

諸葛恢 殷 浩 父 克

殷浩

孔愉 從 子 坦 從 弟 嚴 羣

從弟嚴羣

謝尚

晉書集 目錄

六

謝安 子 琰 琰 子 混 安 兄 奕 奕 子 玄 安 弟 萬 萬 弟 石 石 兄 子 朗

子琰

王羲之 子 徽 之 獻 之 許 邁 附

子徽之

卷之十

諸臣傳

桓伊 朱 伺 子 放

朱伺

毛寶 孫 盛 子 放

孫盛

于寶 習 鑿 齒

習鑿齒

顧和 袁 山 松 從 弟 毓

袁山松

車胤 王 稚

王稚

王恭 弟 爽 劉 牢 之 子 敬 宣

劉牢之

殷仲堪

劉毅 兄邁

何無忌

魏詠之

孝友傳 有敘

李密

王裒

許孜

庾袞

顏含

劉殷

忠義傳 有敘

嵇紹 從子含

王育

韋忠

羅企生

卷之十一

晉書纂 目錄

良吏傳 有敘

胡威

潘京

鄧攸

吳隱之

儒林傳 有敘

劉兆

徐邈

范宣

范弘之

文苑傳 有敘

左思

趙至

鄒湛

褚陶

張翰

袁宏

伏滔附

七

羅含

顧愷之

外戚傳 有敘

牟琇

杜乂

褚裒

何準

王濛 子脩 蘊

隱逸傳 有敘

孫登

夏統

郭琦

郭文

郭翻

劉麟之

郭瑀

戴逵 謝敷附

晉書纂 目錄

陶潛

八

卷之十二

藝術傳 有敘

陳訓

戴洋

韓友

淳于智

杜不愆

隗炤

卜翊

佛圖澄

麻襦

索統

鳩摩羅什

列女傳 有敘

牟毓妻辛氏 杜有道妻嚴氏

王渾妻鍾氏 陶侃母湛氏

周顛母李氏 王凝之妻謝氏

劉聰妻劉氏 慕容垂妻段氏

卷之十三

叛逆傳 有敘

王敦 沈充附 桓溫 孟嘉附

桓玄 殷仲文附 王彌

祖約 盧循附 蘇峻

孫恩 九

晉書纂 目錄

載記 有敘

漢

劉元海 劉聰 子黎 陳元達附

劉曜

卷之十四

趙 石勒 嗣子弘 張賓附

石季龍 冉閔附

前燕

慕容廆

慕容皝

慕容儁 李續附 慕容暉 慕容恪 慕容皝附

前凉 張軌 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重華子耀 耀子駿 駿子天錫

西凉 李暠 子士業

卷之十五

秦

苻洪 苻健

苻堅 王猛附 苻融

苻丕 苻登附

苻朗

晉書纂 目錄

後秦

姚弋仲 子襄 姚萇

姚興 尹緯附

卷之十六

後蜀

李特 李雄 李班 李壽 李期 李勢附

後凉

呂光 呂纂 呂隆

後燕

慕容垂

慕容寶 慕容威 慕容雲附

南燕

慕容德

夏

赫連勃勃

慕容超

晉書纂目錄終

晉書纂目錄

十一

南宋纂目錄

卷之一

帝紀

高祖武帝

少帝

文帝

孝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后妃傳

文元袁后

文帝后 潘淑妃附

殷淑儀

武帝妃

明恭王后

明帝后

南北纂目錄

目錄

一

後廢帝陳太妃

宗室傳

臨川王義慶

鮑照附

廬陵王義真

彭城王義康

衡陽王義季

元凶劭

始興王濬附

建安王休仁

諸臣傳

劉穆之

子邕 族于瑀附

徐羨之

從子湛之

傅亮

檀道濟

卷之二

諸臣傳

王鎮惡

王玄謨

從弟玄象 玄遂 房叔安附

劉敬宣

劉懷敬

弟懷春 子德願

劉楨

胡藩

蕭思話

臧熹

子質 從孫厥

謝晦

次兄瞻

從叔澹

謝裕

孫需子

需子子微

裕從子述

謝惠連

謝靈運

孟顛附

謝弘微

王弘

孫僧達

南北纂
目錄

王曇首

子僧緯

王誕

從子偃 從孫或

王裕之

王准之

王懿

到彥之

袁淑

從子顛

顛弟黎

孔琳之

孫觀

殷景仁

從子孚

卷之三

諸臣傳

褚彥回

從弟炤

炤弟炫

弟澄

蔡廓

子典宗

何尚之

孫求 點 胤

從孫炯

昌宗

張裕

子永 岱

孫緒

曾孫允

允子袁

張劭

子敷

從子囑

范泰

子華

徐廣

鄭鮮之

裴松之

孫昭明

何承天

曾孫遜

顏延之

子竣

沈懷文

子冲

劉湛

顧琛

顧覲之

孫憲之

卷之四

諸臣傳

牟欣

牟玄保

子成

南北纂
目錄

江秉之

孫昭畧

子文季

從子攸之

沈慶之

攸之從孫

柳元景

宗慤

薛安都

殷孝祖

宗越

循吏傳

杜驥

兄坦附

甄法崇

孫彬

孝義傳

何子平

隱逸傳

宗少文

孔淳之

戴顒

恩倖傳有敘

戴法興

阮佃夫

南齊纂目錄

卷之一

帝紀

高帝

武帝

廢帝鬱林王

明帝

廢帝東昏侯

和帝

南北纂目錄

后妃傳

宣孝陳后

高帝母

高昭劉后

高帝后

宗室傳

衡陽王道度

子鈞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賴胃

衡陽公謙

豫章王嶷

子子怡 子子雲 子子顯

長沙王晃

武陵王暉

始興王鑑

江夏王鋒

竟陵王子良

魚復侯子響

晉安王子懋

董公僧慧

陸越之附

巴陵王子倫

卷之二

諸臣傳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李安人

桓康

焦度

曹武

周盤龍

荀伯玉

崔祖思

虞棕

胡諧之

南北纂目錄

虞玩之

陸澄

陸慧曉

子侄

從孫厥

雲公

庾杲之

從子夔

王蒞

從叔擣

孔珪

劉懷珍

族弟善明

劉瓛

弟璉

族子顯

明僧紹

弟僧嵩

子山賓

卷之三

諸臣傳

劉祥

徐孝嗣

謝朓

謝超宗

元帝	武帝	帝紀	卷之一	南梁纂目錄	宗測	隱逸傳	樂頤之 <small>弟頤</small>	孝義傳	千彬	南北纂 目錄	丘霧鞠 <small>子暹</small>	文學傳	虞愿	循吏傳	柳世隆 <small>子憺 暉 從弟慶遠</small>	周顥 <small>子捨</small>	垣榮祖	王琨 <small>子規 孫承</small>	王儉 <small>子規 孫承</small>	王融	王僧虔 <small>子慈</small>	王晏 <small>從弟思遠 祖弘之并附 徐文伯附</small>	張融 <small>徐文伯附</small>	江敦	傅琰 <small>子翹</small>	檀超	六	顧歡	簡文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淹	裴邃 <small>子之禮</small>	范雲 <small>從兄嶷</small>	呂僧珍	庾域 <small>子子輿</small>	諸臣傳	卷之二	馮道根	魚弘	夏戾詳 <small>子曹 葵</small>	王茂	南北纂 目錄	諸臣傳	哀太子大器	豫章王綜	始興王憺 <small>子瑛</small>	安成王秀	吳平戾景 <small>子闕</small>	宗室傳	元帝徐妃	末獻張后	后妃傳	武丁貴嬪	臨川王宏	南平王偉 <small>子恭</small>	昭明太子統	武陵王紀	曹景宗 <small>七</small>	鄧元起 <small>羅研 李膺附 子濟 粹</small>	張弘策	鄭紹叔	沈約	韋敞 <small>子放</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陸杲	諸臣傳	卷之四	劉繪	袁昂	王錫	王籍	謝朓	蕭介	陰子春	江子一	顧協	賀瑒	諸臣傳	卷之三	陳伯之	江革	傅昭	任昉
劉峻			子孝綽	馬仙琕附	兄銓	弟瞻			子銜	弟子四		從子琛				弟映		
			何敬容		到溉	王泰	謝覽	謝幾卿	張彪	牟侃	徐摛	朱异				徐勉	孔休源	王僧孺
					弟洽	弟筠	弟舉		八	子五								

宣帝	武帝	帝紀	卷之一	南陳纂目錄	侯景	叛逆傳	陸驗	恩倖傳	阮孝緒	隱逸傳	吉翊	孝義傳	劉勰	鍾嶸	文學傳	郭祖深	循吏傳	庾黔婁	劉杻	劉杳	
後主	廢帝附				王偉附													弟肩吾	子之遴	從弟訂	
						徐麟			陶弘景				何思澄	周興嗣		傅岐					
									九				族子朗附								

后妃傳

陳武章后

張貴妃

宗室傳

始興王伯茂

始興王叔陵

諸臣傳

周文育

侯安都

章昭達

吳明徹

孫瑒

蕭摩訶

虞寄

傅綽

顧野王

蕭允 弟引

南北纂 目錄

袁憲

蔡凝

孔奐

周弘正

江總

江智深附

韋鼎

陳暄

徐陵

弟孝克

儒林傳

鄭灼

張譏

恩倖傳

司馬申

孔範

北魏纂目錄

卷之一

帝紀 有敘

聖武帝

神元帝

文帝附

思帝

平文帝

昭成帝

道武帝

明元帝

大武帝

景穆帝

文成帝

獻文帝

孝文帝

宣武帝

孝明帝

孝莊帝

節閔帝

孝武帝

文帝

南北纂 目錄

東魏孝靜帝

后妃傳

文成文明后

孝文廢后

姊幽后附

宣武露后

文帝文后

宗室傳

高涼王

孫鸞 五代孫羨 羨子華

河間公

孫志 衛王 子幹 幹子禎

江陽王

子善 濟南王 叔孚

陽平王

孫大興 濟陰王 孫顯和

汝陰王

孫哀 任城王 子澄 澄子慎

河間王

咸陽王

子嗣 相

彭城王

孫韶

北海王

卷之二

諸臣傳

王建

燕鳳

崔宏

子浩

張彖

長孫道生

孫冀時即承業 承業于子彥 次紹凌

于栗磾

于烈

封回

子隆之從子孝琰 族叔靴 靴子述

古弼

薛彪子

子瑛

慕容子奕

宋弁

族弟頰 翻

南丰纂

目錄

辛穆

杜鈐

族孫正玄 正藏

李先

李訢

毛脩之

寇讚

陸侯

子毅 孫秀 彰 于印 義

孫于曄 義

源賀

卷之三

諸臣傳

劉尼

司馬楚之

孫悅 孫喬

蕭寶寅

蕭大圓

盧玄

孫伯源 伯源從子義信

伯源孫思道 從兄昌衡

伯源弟祖昶于元明

高允

從弟祜 祜從子乾 乾弟昂 昂弟季式

崔伯謙

從弟巨倫 弘度 挺

李順

孫孝貞 岡 順從弟孝伯 孝伯從子安世 安世子謚 弟明根

游雅

高閭

胡叟

劉延明

卷之四

諸臣傳

王慧龍

薛聰

子孝通

奚康生

楊大眼

子華

裴安祖

韓麒麟

子顯宗

南丰纂

目錄

程駿

李彪

甄琛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王肅

劉芳

郭祚

張彖

曾孫乾威

李崇

從弟平

平子詒

詒子庶

崔光

崔亮

從弟光紹 從孫道固

裴粲

夏戾道遷

子大 李元 護附

卷之五

諸臣傳

傅永

傅豎眼

孫紹

張晉惠

成淹

袁翻

子幸脩

陽尼

賈思伯

祖瑩

介朱榮

子文畧 從子兆 榮從弟世隆 從子天光 斛思椿附 弟岳 兄謙之

賀拔勝

高恭之

儒林傳

徐遵明

李業興

劉晝

文苑傳

南北纂目録

溫子昇

節義傳

于什門

隱逸傳

哇夸

藝術傳

晁崇

北齊纂目録

卷之一

帝紀

神武帝

文襄帝

文宣帝

廢帝

昭帝

武成帝

後主緯 幼主恒附

后妃傳

武明后

彭城太妃

文襄敬后

文宣后

後王后

馮淑妃

宗室傳

趙郡王琛

子叔

清河王岳

永安王浚

上黨王溟附

南北纂目録

彭城王浟

廣寧王孝珩

安德王延宗

樂陵王百年

南陽王綽

瑯琊王儼

卷之二

諸臣傳

韓賢

李孤延

慕容紹宗

司馬子如

子消難 從子膺之 子士文

尉景

庫狄干

斛律金

子光 次子羨

孫騫

陳元康

杜弼

子臺卿

房謨

王紘

唐邕

元文遙

子行恭

趙彥深

子仲將

郎基

魏收

族弟愷

崔悺

子瞻悺弟仲文

仲文子瀛

盧潛

從孫詢祖景祚

王昕

弟晞皓

卷之三

諸臣傳

宋世良

弟世軌

許惇

李元忠

子蚤從弟渾渾弟繪渾孫公結

南北纂

目錄

十六

宋遊道

鄭述祖

裴讓之

弟諫之皇甫和附

牟烈

楊悛

邢邵

陽休之

弟俊之

祖珽

辛術

李幼廉

儒林傳

權會

熊安生

文苑傳

李廣

循吏傳

孟業

蘇瓊

藝術傳

綦母懷文

陸法和

北周纂目錄

卷之一

帝紀

文帝

閔帝明帝附

武帝

宣帝

后妃傳

文帝元后

宣帝楊后

南北纂

目錄

十七

宗室傳

晉公護

廣川公測

齊煬王憲

子貴

諸臣傳

李賢

子崇遠子植

崇子敏

賢弟遠穆

獨孤信

子胞

王羆

王思政

弟延迥

尉遲迥

弟綱

王軌

弟延附

蘇綽

從兄亮弟湛

韋叔裕

即韋孝寬

愛子世康

子總

孝寬兄慶

卷之二

諸臣傳

柳蚪 弟檜 檜弟慶 慶子機 弘

達奚武 子震

蔡祐

耿豪

高琳

李遷哲

唐永 子瑾

賀若敦

申徽 趙軌附

陸通

韓哀

杜杲

孟信

劉璠 從子行本

柳遐 子靖 莊

長孫儉

于謹 子翼

南北纂 六目錄

寇儁

薛端

薛澄

裴俠

文苑傳

顏之儀

孝行傳

張元

藝術傳

李順興

庾季才

北隋纂目錄

卷之一

帝紀

高祖文帝 煬帝

恭帝

后妃傳

文獻后

宣華夫人

煬帝愍后

宗室傳

房陵王勇

秦王俊

庶人秀

元德太子昭 子何附

齊王暕

趙王杲

南北纂 六目錄

諸臣傳

高頰

牛弘

李德林

元胄

史萬歲

劉昉

裴蘊

元巖

龐晃

李安

未護兒 子整

樊子蓋

周羅暎

周法尚

衛玄

李諤

卷之二

諸臣傳

高構

梁毘

趙綽

宇文述

長孫晟

王劼

薛道衡

楊素

蘇威

南北纂
目錄

賀弼

儒林傳

辛彥之

房暉遠

文苑傳

虞世基

李文博

孝行傳

王頌

節義傳

榮暉

兄建緒

柳彧

麥鐵杖

子孟才
沈光附

王世充

雲定興
述子化及

李士謙

鄭譯

裴矩

宇文貴

子忻
愷

韓雄

子禽

三

南北纂

目錄

堯君素

循吏傳

梁彥光

隱逸傳

徐則

壬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帝紀

宣帝

宣帝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畧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為非常之器尚書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

晉書纂 卷之一

屈節曹氏辭以風痺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遊處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魏武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邪答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權之

稱臣。天人之意也。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為太子。所信重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魏文帝即位轉丞相長史黃初六年天子大興舟師征吳命帝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詔曰吾深以後事為念故以委卿曹叅雖有戰功而蕭何為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疾篤帝與曹真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初

晉書纂 卷之一

蜀將孟達之降也魏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乃遣郭模詐降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今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初達與亮書曰死去洛八百里去

晉書

卷之一

三

四

晉書

卷之一

四

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帝八道攻之旬有六日斬達首傳京師帝與諸葛亮相拒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遣帝巾幘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帝與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曰天下奇才也獲其圖書糧穀甚眾帝審其必死辛毗以為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疾黎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輓材平底木屐前行疾黎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岍乃知亮死百姓為

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利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會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既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三年遠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豫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

晉書 卷之一 四

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發自京都過溫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為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羣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師文懿果阻遠隧堅壁而守帝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直指襄平則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乃縱兵逆擊大破之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

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今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水文懿大懼乃使王建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斬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

晉書纂

卷之一

五

楚鄭之謂和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剋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遂班師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利便

直排閣入視吾面帝乃乘追鋒車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卧內升御床帝流涕問疾天子執帝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恒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後曹爽用何宴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帝稱疾不與政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黃門張當私出

晉書纂

卷之一

六

掖庭才人與曹爽爲伎人爽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當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勲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

復設備。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帝於是奏太后廢爽兄弟。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駑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勒兵出迎天子。奏曰。先帝詔臣升于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羣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晉書纂卷之一

晉書纂卷之一

七

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帝曰。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卽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鳩而死。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帝寢疾。夢賈逵。王凌爲祟。甚惡之。崩年七十三。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旣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晉書纂卷之一

八

制曰。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旣而擁衆西舉。與

其人狐
以取元
下也
宋父子
於詞無
不
六文
六文

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鬪志遺其中幘方發憤
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生怯
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
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靖節
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
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
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
故晉明掩面耻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
定業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鍾掩
耳以眾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况以
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復道格區宇德被
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雖則慶流後昆而身
終於北面矣

晉書纂

卷之二

九

此書惟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為文皇
所撰稱制餘皆房玄齡以下撰也稱史臣

景帝

景帝師字子元宣帝長子沉毅多大畧少流美譽與
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嘗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
司馬子元是也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
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

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
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
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也宣帝薨
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撫軍大
將軍輔政四海傾注朝野肅然吳太傅諸葛恪圍新
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西欲成諸水口帝曰諸葛
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與萬一
不暇復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眾少
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遣兵
距之恪懼而遁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
張緝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密知之殺豐
并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
安而帝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太后廢天子以
齊王歸藩遣使迎高貴鄉公而立之天子受璽墜舉
趾高帝聞而憂之上書訓于天子曰荆山之璞雖美
不琢不成其實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宜遵
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曰
陳於側也時天子頗修華飾帝又諫曰履端初政宜
崇玄樸並敬納焉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
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帝統步騎十餘萬

晉書纂

卷之二

十一

以征之倍道兼行斬儉傳首京都欽與于騫奔吳初帝日有瘡疥使醫割之騫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嚙被敗而左右莫知焉崩年四十八

文帝

文帝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寮而行放黜夜召侍中王沉常侍王業出懷中黃素詔示之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為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

晉書纂

卷之一

十一

族誅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為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於背天子崩于車中帝召百寮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帝遣輿致之延於曲室謂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充微以謝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夷濟三族立常道鄉公璜為帝帝將伐蜀乃謀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并魏之勢也遂伐蜀劉禪降鍾會反於蜀斬之

初會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帝笑曰取蜀如指掌而眾人皆言不可唯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為也卒如所量帝崩年五十五

史臣曰世宗以獻畧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跡空存剪商之志彌遠及踰劍銷氛浮淮靜亂柁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擊之圖於焉北回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

晉書纂

卷之一

十二

為帝之主不亦難乎

武帝

武帝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沉深有度量魏嘉平中累遷中撫軍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為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太平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於是天子知歷數在乃

不齊漢
人利也

使太保鄭冲奉策泰始元年即皇帝位二年吳人來
甲祭有司奏為答詔帝曰昔漢文光武懷撫尉佗公
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羈縻未賓也皓遣使之
始未知國慶但以書答之夏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
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
謬誇朕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患豈以爭
臣為損哉徽越職妄奏朕之意遂免徽官九年春
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官采擇咸寧二年吳臨
平湖自漢末壅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云此湖塞天
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四年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

晉書纂

卷之一

十三

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救內外敢有
犯者罪之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
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五年冬大舉伐吳孫皓降詔
選孫皓妓妾五千人入宮大熙元年帝崩年五十五
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
思古之遺風乃勵以恭儉敦以寡慾有司嘗奏御牛
青絲紉斷詔以青麻代之高陽許允既為文帝所殺
允子奇為太常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害
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為長史帝乃追述允風望
稱奇之功擢為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

下又安遂怠於政術耽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
舊臣不得專任曩章彖廢請謁行矣爰至末年知惠
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
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與腹心共圖後事既而寢疾
彌留至于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羣臣惶惑計無
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楊駿秘而不
宣楊后輒為詔以駿輔政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
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
之亂實始于斯矣

晉書纂

卷之一

十四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
飾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
紹許奇雖仇讐不棄仁以御物有帝王之量焉於
時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
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楊越為墟禎
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
而驕泰之心因斯以起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
况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
凶豎懷奸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
乎官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競
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眾各舉其威曾未數

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
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為天下笑其
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
賢父知臣者明君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
之偽策心屢移於眾口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
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
覆洪基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
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惠帝

惠帝東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武帝崩即皇帝位尊

晉書纂

卷之一

十五

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以太尉楊駿
為太傅輔政永平元年誅駿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為
庶人徙于金墉城尋弑之九年冬廢皇太子逼為庶
人害之於許昌殺太子母謝氏永康元年梁王彤趙
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害之於金墉城永寧元年
春趙王倫篡帝位齊王冏起兵以討倫成都王穎河
間王顥常山王乂皆舉兵應之眾數十萬擒倫黨孫
秀等皆斬之逐倫歸第即日乘輿反正羣臣頓首謝
罪帝曰非諸卿之過也於是誅趙王倫及倫之黨與
太安元年河間王顥表齊王冏窺侯神器有無君之

子
短

涼
被蕩

心請廢冏還第長沙王乂攻冏殺之詔成都王穎為
皇太弟秋右衛將軍陳賧以詔召百寮入殿中因勒
兵討穎穎遣其將石超距戰六軍敗績于蕩陰矢及
乘輿百官分散侍中嵇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亡六
聖帝遂幸超軍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奉帝之
鄂穎帥羣官迎謂道左帝下輿涕泣其夕幸于穎軍
安北將軍王浚攻成都王穎于鄂大敗之穎與帝單
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齋侍中黃門被囊
中齋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宮人止食于
道中客舍宮人有持升餘秬米飯及燂蒜鹽豉以進

晉書纂

卷之一

十六

帝帝噉之次獲嘉市麤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孟有
老父獻蒸雞帝受之至溫將謂陵帝喪履納從者之
履下拜流涕左右皆獻歔及濟河張方請帝謁廟因
劫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竹中
方逼帝升車左右中黃門鼓吹十二人步從方以帝
幸其壘帝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畧後宮
分爭府藏魏晉已來之積掃地無遺矣行次新安寒
甚帝墮馬傷足十二月詔成都王穎還第豫章王熾
為皇太弟光熙元年東海王越奉帝還洛陽帝乘牛
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升舊殿哀感流涕帝崩年四

十八帝之爲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平王沉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

晉書纂

卷之一

十七

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麪中毒而崩。或云司馬越鴆之。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邇宵人褒姒共叔帶。並與襄后與犬戎俱運物。號忠良于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命。生靈版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鑣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庸暗。豈明神喪。其精鬼武。皇不知其子也。

懷帝

懷帝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初封豫章郡王。屬孝惠之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遊。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時。立爲皇太弟。帝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懼不敢當。典書令修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衆心。是以既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二宮久曠。常恐氏羗飲馬于涇川。螳衆控弦於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惠帝崩。卽皇帝位。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劉元海僭帝號于平陽。四年。元海子聰聰弟曜及其

晉書纂

卷之二

六

將石勒圍懷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後則無逮矣。時莫有至者。東海王越帥衆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官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殿內死人交橫。府寺管署。並掘塹。自守盜賊。公行抱鼓之音。不絕。五年。東海王越薨。石勒追越喪及于東郡。王公已下死者十餘萬人。及宗室四十八王俱歿于勒。六月。癸未。劉曜王彌同寇洛川。王師頗爲賊所敗。死者甚衆。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迫。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

帝蒙塵于平陽。劉聰以帝爲會稽公。七年春，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三十。帝初誕，有嘉禾生于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章爲皇。太弟在東宮，恂謙損，接引朝士講論書籍，及卽位，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秘書監荀崧又嘗謂人曰：懷帝天姿清邵，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下之禍。

愍帝

晉書纂

卷之一

十九

愍帝，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襲封秦王，及洛陽傾覆，避難於滎陽密縣。豫州刺史閻鼎奉帝歸於長安，鼎遂挾帝乘牛車，自宛趣武關，頻遇山賊，士卒亡散，鼎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遽遣州兵迎衛達于長安。時有王龜出霸水，神馬鳴城南，焉建興元年，奉懷帝崩，問卽皇帝位。三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敕收其餘，以實內府。四年八月，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麴允與公卿守長安小城，以自固。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多。太

倉有麴數十，麴允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于社稷，是朕事也。朕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乘城未陷，爲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輿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襯受壁，使宋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實在城東豆田，壁辛丑，帝蒙塵于平陽。壬寅，聰臨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冬十一月，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歔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惟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

晉書纂

卷之二

三

史臣曰于時五獄三塗並皆淪寇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療饑中斷嬰戈外絕兩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隕首於驪峯衛公亡肝於淇上思爲一邦其可得乎于寶有言曰昔高祖宣皇帝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凌征伐四克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至于世祖遂享皇極

晉書集

卷之十

三十一

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旣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爲伊周夕成桀蹠內外混淆名實反錯方獄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水傾之於荆楊元海王彌撓之於青莫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

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昔周之興也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于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之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

晉書集

卷之十一

三十二

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于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者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變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

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變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

元帝

元帝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觀之子也。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盼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瑯琊王幼。有令聞。及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沉敏有度量。

晉書纂

卷之一

三

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焉。惟侍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瑯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元康二年。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也。將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衛嚴警。帝無由得去。甚窘迫。有頃。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弛。因得潛出。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業。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顛。刁協。並爲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

晉書纂

卷之一

三四

殿探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劍。日遊。于。持有。玉冊。見於臨安。神璽出于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以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焉。建武元年。西陽王羨等上尊號。帝不許。羨等以死固請。至於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耻。庶贖鉄鉞之誅。吾本瑯琊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羣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之。乃卽王位。諸參軍拜奉車都督。掾屬駙馬都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于建康。太興元年。愍帝崩。問。至於。是卽皇帝位。永昌元年。大將軍王敦舉兵於武昌。以誅劉隗爲名。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于瑯琊。以避賢路。敦乃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己丑。帝崩。時年四十七。帝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于此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阜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然晉室違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

出江畿經畧區區僅全吳楚終于下陵上辱憂憤告
謝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始秦時望氣者云
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
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
孫盛以爲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
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
應在于此矣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是
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壺城五王獲濟而
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
牛氏遂爲二楹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
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
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晉書纂

卷之一

三五

史臣曰昔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豈
武宣餘化猶暢于瑯琊文景垂仁傳芳于南頓所
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成陰
星斗呈祥金陵表慶陶士行擁三州之旅郢外以
安王茂弘爲分陝之計江東可立迴首朝陽仰希
乾棟帝猶六讓不居七辭而不免也布帳練帷詳
刑簡化抑揚前軌光啟中興第失馭強臣自下齊
谷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復六月之駕無聞而鴻

鴈之歌方遠享國無幾哀哉

明帝

明帝紹宇道畿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
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
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
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
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
見長安由是益奇之性至孝有文武才畧欽賢愛客
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
咸見親待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及王敦之亂
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
固諫抽劍斬鞅乃止敦素以帝神武明畧朝野之所
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
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鈞深
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爲孝矣衆皆以
爲信然敦謀遂止元帝崩卽皇帝位王敦將舉兵內
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
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
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
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

晉書纂

卷之一

三六

晉諸帝舉動獨此一著大快人

也 高后弟

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姬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姬姬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與敦戰于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賊燒營宵遁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帝崩年二十七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

稜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

晉書纂

卷之一

三

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史臣曰明皇運龍韜于掌握起天旆于江糜燎其餘燼有若秋原去衰絰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園闕鎮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懼敬道之害或曰興亡在運非止上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成帝

成帝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明帝崩五歲即皇帝位皇太后庾氏臨朝稱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參輔朝政咸和元年南頓王宗有罪伏誅既

其族為馬氏二年蘇峻等反將軍下壺帥六軍及峻戰于西陵王師敗績壺遇害死者數千人庾亮又敗于宣陽門內賊乘勝麾戈接于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大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峻逼遷天子于石頭帝

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峻以倉屋為宮九月陶侃溫嶠庾亮與峻戰斬之峻眾大潰帝御于溫嶠舟羣臣頓首號泣請罪時兵火之後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咸康八年帝不忿詔曰朕今邁疾殆不與于齡眇眇未堪艱難瑯琊王岳親則母弟體則仁長肆爾王公

晉書纂

卷之一

三

卿士其輔之以祇奉宗祀帝崩年二十二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懌嘗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驚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然少為舅氏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機務在簡約常欲于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止雄武之度雖有愧于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于前烈矣

康帝

康帝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成帝崩即皇帝位諒陰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二年帝崩時年二十三初成帝有疾中書令庾冰自以舅氏當朝權侷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將疎乃言國有彊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為嗣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議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矍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云

史臣曰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既縱神器阽危京華無教庾之資

晉書纂

卷之一

三元

宮室類咸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狐嗣亂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繫于苞桑且賴陶公之力顯宗于王導之門斂衣前拜豈魯公受玉之卑乎

穆帝

聃字彭子康帝子二歲立皇太后褚氏抱而臨軒在位十七年崩年十九

哀帝

不字千齡成帝長子在位四年崩年二十五

廢帝

即海西公

廢帝奕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封瑯琊王哀帝崩無嗣即皇帝位改封會稽王昱為瑯琊王以為丞相四年大司馬桓溫帥眾伐慕容暉溫至枋頭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慕容垂追敗暉後軍于襄邑六年桓溫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龍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即日收帝璽綬帝著白帽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羣臣拜辭莫不獻欬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

晉書纂

卷之一

三十一

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闕床第易誣乃言帝為闈遂行廢辱帝初每以為慮嘗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答曰晉室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降封帝為海西縣公時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其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帝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深慮為禍乃杜塞聰明無思慮終日酣鬯耽于內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為

作歌焉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為虞太元十一年
薨于吳時年四十五

簡文帝

簡文帝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為元帝
所愛郭璞見而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及長所
主鄭夫人薨帝時年七歲號慕泣血固請服重元帝
哀而許之故徙封會稽王及廢帝廢皇太后詔曰會
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勅令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阿衡
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歸為日已久宜從天人之心
以統皇極於是大司馬桓溫率百官奉迎帝於會稽
晉書纂卷之一
邸即皇帝位溫奏廢太宰武陵王晞帝對之流涕溫
皆收付廷尉初帝以冲虛簡貴歷宰三世溫素所敬
憚及初即位溫乃撰辭欲自陳述帝引見對之悲泣
溫懼不能言至是有司承其旨奏誅武陵王晞帝不
許溫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
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
變色不復敢言帝崩年五十三帝少有風儀善容止
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
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
卒奔欲觀其所為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

諸公在 朝野堂 德性惟 會稽王 不許 如新 榮 入 卷之 左右曰 會心處 不必在 遠射然 林不便 有濠淮 簡也 簡文一 來親人 簡文一 日在慶 上行王 右軍與 孫帝 孫帝 孫帝

溫由此憚服溫既仗文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
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先
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入太
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
之修短本欲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邪超曰大司馬
巨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
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
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
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
襟帝雖神識恬曠而無濟世大畧故謝安稱為惠帝

晉書纂

卷之一
三三
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
無遠神謝靈運述其行事亦以為赧獻之輩云
孝武帝 孝武帝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簡文帝崩即皇
帝位寧康元年桓溫薨崇德太后臨朝攝政太元八
年苻堅帥眾渡淮遣將軍謝玄桓伊等距之戰於肥
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獲堅輿輦及雲母車二十一
年帝崩于清暑殿年三十五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
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
常之有謝安嘗歎以為精理不減先帝威權已出雅

帝崩日 溫由自 有自 威震時 與時 作入 溫不得 已尤之 因曰 也 也 帝曰 無大 從公于 世 世 晉書纂 卷之一 三三

表夜則
星見
謝安
曰星體
實今有
帝陛下
夜過
恐非
委之
帝曰
安出
曰上
不決
命見
世說
傳稱
子傳

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始為長夜之飲末年長
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
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太白連年晝見地震
水旱為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傷無正人竟不能改
焉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
矣貴人怒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覆帝面
而弑之重賂左右曰因魔遂暴崩時瑯琊王道子昏
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人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
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
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為名焉簡文帝
晉書纂 卷之一 三三
後悟乃流涕及為清暑殿有識者以為清暑反為楚
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晉祚自此傾矣
史臣曰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自桓氏
祭則寡人太宗宴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
隕于時西踰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
荆吳戰旅嘯叱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
以鎮雅俗彪之足以鎮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
玄之善斷軍事于時上天乃眷彊氏自泯五尺童
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道子
荒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肯翫

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聞人許榮
馳書請闕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
長夜雖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頽弛抑亦人
事屬符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為武不亦
優哉
安帝
安帝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孝武帝崩即皇帝位
元興二年桓玄遷帝于永安宮篡位以帝為平固王
辛亥帝蒙塵于尋陽二年建武將軍劉裕舉義兵斬
桓玄於狛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十四年帝崩年三
十七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
辯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
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為禪代故密使王韶
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恭帝
恭帝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瑯琊王桓玄篡
位以帝為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尋陽及玄敗隨至
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
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床謂振
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為瑯琊

王安帝崩劉裕矯詔立帝遂即位立皇后褚氏元熙二年夏六月劉裕至于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甲子遂遜于瑯琊第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居于秣陵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而入弑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爲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後復深信浮屠道鑄貨

晉書纂

卷之一

三五

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安帝既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溫涼寢食之節以恭謹聞時人稱焉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爲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爲二百也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不如斯亡者也於是桓玄乘釁勢踰騰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

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盛於越之民詎獯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黃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爲之流漣者也

晉書纂卷之一終

晉書纂

卷之一

三六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后妃傳 有序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
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床之連後星
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夏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
乃稱皇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學之宮二妃同降著
彼有虞之典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宗廟歆其
薦修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

晉書纂

卷之二

一

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
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肅尊儀而修四德
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于宮闈淑譽騰于區域
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
壽丘之道至若儷極虧閒憑天作孽倒裳衣於祗
席感眺側于弦望則龍祭結纍宗周鞠為黍苗鸞
尾挺災隆漢墜其粉社矣自曹劉位以色登甄衛
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茂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
南國之奇態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
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猷斯

替晉承其末與世污隆后採長白實彰妬忘之情
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綿緇故
列其本事以為后妃傳云

宣穆張皇后 宣帝后生景文二帝

后諱春華河內人也少有德行智識過人宣帝初辭
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
家惟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
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
得進見帝嘗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
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

晉書纂

卷之三

二

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
正始八年崩

文明王皇后 文帝后生武帝齊王攸

后諱元姬東海鄉人也年八歲誦詩論苟有文義目
所一見必貫於心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
愛異之曰與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為男矣年十二
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父益加敬異既笄歸于
文帝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
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后雖處
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

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
泰始四年崩

武元楊皇后 武帝后生惠帝

后諱豔字瓊芝弘農人也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聞
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為世子
聘焉甚被寵遇武帝即位立為皇后帝以皇太子不
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
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為太子妃及議太
子婚帝欲娶衛瓘女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
子太傅荀顛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

晉書纂 卷之三

克後宮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
麗者並不見留時下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下
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
止時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
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
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
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
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泰始十年
崩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命史臣作哀策敘懷焉

武悼楊皇后 武帝繼后無子

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婉嫺有婦
德美映椒房甚有寵太子妃賈氏妬忌帝將廢之后
言於帝曰賈公間有勳社稷猶當數世宥之賈妃親
是其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
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因以致恨謂后構之於
帝忿怨彌深及帝崩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
駿為亂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為書射之城外
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既死詔
送后于永寧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
居止賈后諷羣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

晉書纂 卷之二

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宜廢太
后為庶人詔許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
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為庶人請以龐付
廷尉行刑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請
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餘
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三十四賈后又信妖巫
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
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
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譚議謂雖
楊駿肆逆禍延天母然繇殛禹與義在不替會稽王

昱等咸從譚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 武帝妃

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
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
因為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不聞習於文符不
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
今謬忝廁於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懼
懷思慕之切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沉積兮
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憤而無聊兮思纏緜以增慕夜
耿耿而不寐兮寃懂懂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
皚皚而依庭日晡暖而無光兮氣慄慄以冽清懷愁
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絲
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為參辰豈相去
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官禁之清切兮欲瞻觀
而莫因仰行雲以獻欬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
哀感兮嗟悲傷于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
喻月况骨肉之相戾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
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為他人永長
辭兮慘愴愁悲夢想覓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
自聊泣漣漣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後為

晉書集

卷之十一

五

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
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
聽無不稱美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為賦
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
並行於世

胡貴嬪 武帝妃

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
以克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
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
陛下帝拜芳為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
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官人
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
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挿
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
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搏蒲爭矢遂
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
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

晉書集

卷之十一

六

惠賈皇后 惠帝后無子

后諱南風平陽人也父充初武帝欲為太子娶衛瑾
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

撰室帝
討公孫
至達文
帝計諸
葛

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
 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勗並
 稱充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
 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
 歲冊拜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
 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欲試之盡召東官大小
 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反
 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
 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
 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
 素有小才具草今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
 少傅衛瓘瓘大踖踏眾人乃知瓘先有毀言充密遣
 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
 或以戟擲孕妾于墮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
 城將廢之充令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如是婦人
 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為之言
 曰陛下忘賈公問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即
 位立為皇后生臨海公主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
 預國事權倖人主后使帝作密詔誅瓘以報宿憾后
 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

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眾
 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疎親欲求盜物往聽
 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
 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
 車下帷內籠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籠箱
 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
 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
 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眾物
 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慙笑而去尉亦解意時他
 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初后詐
 有身內藥物為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
 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
 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
 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
 后使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
 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
 往廣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廣城臨終執后手令
 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
 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
 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為姦謀誣害太子眾惡彰著

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齊王罔入殿廢后后驚曰卿何爲來罔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罔曰起事者誰罔曰梁越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齎金屑酒賜后死趙粲賈午韓壽等皆伏誅后女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畧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業主

齊書集

九

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 惠帝繼后

后諱獻容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屢遭奸人廢立永興初河間王顥矯詔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馳上奏曰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

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謹密啓聞顯見表大怒乃收暉暉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嘗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

謝夫人 惠帝妃生愍懷太子

齊書集

卷之二

十一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王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

成恭杜皇后 成帝后無子

后諱陵陽京兆人預之曾孫也成帝以后奕世名德

拜為皇后。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立六年而崩。年二十一。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奈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后母裴氏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康獻褚皇后 康帝后

后諱赫。子河南人也。父衰。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為瑯琊王妃。康帝即位。立為皇后。穆帝尊后曰皇

書書集 卷之十一

太后。時帝幼。冲未親國政。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冲皇緒之微。眇若贅旒。百辟卿士。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僂俛敬從。今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正。一依舊典。於是居崇德宮。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温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戶前。視奏數行。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云。未亡人。懼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温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温大喜。武帝幼。冲太后復臨朝。

帝既立。詔歸政事在位。凡四十年。

簡文宣鄭太后 元帝后生簡文帝

后諱阿春。滎陽人也。世為冠族。后少孤。無兄弟。惟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為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為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養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為瑯琊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哀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為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為求。

書書集 卷之二

十一

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哀為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簡文帝。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為瑯琊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歷。則私情得敘。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瑯琊王為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即位。未及追尊。孝武帝時。尊號曰簡文太后。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按陽秋之義。

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孝武文李太后 簡文帝妃生孝武帝

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以德美見寵。帝常與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曰：

晉書纂

卷之十一

十三

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為官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為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安帝。即位尊為太后。

史臣曰：宣穆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

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泯鞞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器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臬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鳩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屨。各免華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為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妹升夷癸。褒進二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爨故劍。辭恩。

晉書纂

卷之十二

十四

池蒲起歎。二楊繼寵。福極災生。南風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廢主持。尺感帝契。潤終罹殷憂。以斃芬實。窈窕芳菲。婉嫵呂妾。變羸黃。姬化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宗室列傳

宣帝弟姪八王 惟安平孚鈔

外汝南王亮趙王倫及孚孫河

閻王顯從孫東海王越另有傳

安平獻王孚 宣帝弟 子望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虓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

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爲八達焉。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單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常有怨於人。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爲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爲命。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邪。遂奉太子以卽位。是爲文帝。時當選侍中常

晉書纂卷之十一 十五

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

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皇后干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號。何待於姓乎。乖經典之大義。異聖人之明制。遂從乎議。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枕尸

晉書纂卷之十二 十六

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獻歛。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年九十三。子望。寬厚有父風。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數侍筵宴。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武帝受禪。封義陽王。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望

孫威凶暴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倫將篡使威逼帝奪璽綬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換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為藩翰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高貴薨殂則枕尸流慟陳留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為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

宣帝子十五王 惟平原幹鈔

晉書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七

平原王幹 宣帝子

平原王幹字子良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不恒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雖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既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齊王冏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冏幹獨懷百錢見冏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

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冏既輔政幹詣之冏出迎拜幹入踞其床不命冏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惟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闕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為晦迹焉永嘉五年薨年八十

文帝子六王 惟齊王攸鈔 攸子冏另有傳 齊王攸 文帝子武帝同母弟

齊書集 卷之二十三

十八

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為嗣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歎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武帝踐祚封齊王方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上帝不許受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昔在周成日真作傳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國羸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

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家子思義敢告在閭世以爲工初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爲武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禍必及已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有徵矣乃詔攸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攸不悅主簿丁願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况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

晉書集

卷之二

十九

多攸知勗統構已憤怨發疾薨年三十六攸當之藩時王濟使妻泣留之又以尺布斗粟請帝竟以恚死于罔立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法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既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統勗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遂乃褫龍章於袞職徒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奉綴衣之命應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荀馮之謂也

武帝子十三王 長沙王義成都王穎另有傳

餘未鈔

惠帝太子愍懷鈔

愍懷太子通 惠帝子

晉書集

卷之二

二十一

愍懷太子適宇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常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常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常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之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卽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傳祇曰此兒當與我家常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惠帝卽位

書書纂

卷之十一

十一

進善遠於讒諂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氊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游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於宮中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初賈后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謐常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后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后納其言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旣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官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兩發太子醉迷不覺遂依寫之其字半不成旣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頌證明太子議至日西不決后

書書纂

卷之十一

十一

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以兵仗送太子

於金墉城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黃

門首辭班示公卿乃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

宮之別坊先是有童謠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

國鬱嵯峨千歲觸體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

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既廢

非其罪眾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說孫秀曰公奉事

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

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

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

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為賈氏之

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必不能加賞於公當

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

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

子報仇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

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矯詔使黃門孫慮

至許昌酖太子太子不敢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推殺

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及賈庶人死冊

復太子謚曰愍懷帝感閭讚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

統陸機並作誄頌焉永康元年立子臧為皇六孫太

行請絕

婚文惠

風號哭

而歸及

泰陽以

惠風賜

其將齋

屬屬將

妻之意

風披劍

距厲曰

香太尉

公女皇

太子妃

妻不為

逆初所

原屬逆

晉書集 卷之七

三

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

官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杖淚焉桑復生于西廂

太孫廢乃枯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

天下歸心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

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奸邪踈斥正士

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遊可謂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官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

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

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冤淪

楚建酷甚矣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

於荼毒者哉

簡文帝子三王 惟會稽王道子鈔

會稽王道子 子元顯

道子字道子少以清澹為謝安所稱年十六歲封瑯

邪王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

拜數年領徐州刺史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

又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為

務姘姆妮僧尤為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

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為道子所樹立既為揚州總錄

晉書集 卷之七

十四

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為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太元以後為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常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既紊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即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

晉書集

卷之十一

十五

為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故帝益不能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為兗州殷仲堪為荊州王珣為僕射王雅為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為雲中詩以指斥朝廷及安帝踐祚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以謝於恭恭即罷兵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為侍中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譙王尚之為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既而酒醉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孫恩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為中軍以討之然道子更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奏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為一時英傑或謂為風流名士

晉書集

卷之十一

十六

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于時軍旅薦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虞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孫恩至京口元顯率兵距戰頗不利道子無他謀畧唯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旣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傳檄京師罪狀元顯玄至新亭元顯衆潰奔入相府玄收元顯縛於舫前而數之遂遇害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因酖殺之時年二十九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廣誓山河大開藩屏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

晉書纂卷之二

二十七

危亡之有兆及官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薦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華隨鋒鏑而消亡朱蒂綠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慄慄周餘竟沉淪於塗炭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麴蘖信惑讒諛尼媪竊朝權奸邪制國命始則曩倫攸斃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叟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清瑣之長材抗奸兇之巨寇喪師珍國不亦宜乎

八王列傳并敘

敘曰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洎乎周室繁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爰及暴秦罷侯置守獨尊諸已至乎子弟並爲匹夫枝葉微弱宗祏孤危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興矯枉過直懲羹吹虀土地封疆踰越往古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畿光武雄畧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

晉書纂卷之二

二十八

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入本根無所庇蔭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磐石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或有材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卓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與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碁乘輿幽繫更同羗里胡羯凌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慙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奔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瑯琊警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

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
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
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
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
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 河間王顯未鈔

汝南王亮

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武帝踐祚
封扶風郡王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為太
妃伏氏湯沐邑太妃常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
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
晉書纂卷之二 二十五

曰伏妃可謂富貴矣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
為宗師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
者隨事聞奏二年徙封汝南武帝崩楊駿專權駿誅
以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楚王瑋有勲而
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
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
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
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有詔書其可
見乎肇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
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為肇

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
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
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
千匹遂為亂兵所害投於北門之壁髻髮耳鼻皆悉
毀焉

楚隱王瑋

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楊駿之誅瑋屯司馬門瑋
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
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
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為瑋所昵瓘等
惡其為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譖
亮瓘於賈后矯詔收亮瓘殺之帝用張華計遣殿中
將軍王宮齎驕虞幡麾眾曰楚王矯詔眾皆釋杖走
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惟一奴年十四駕
牛車將赴秦王東為謁者所執遂下廷尉詔以瑋矯
制害二公父子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瑋臨
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
詔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
見申列頌亦獻欬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
瑋性開濟好施能得眾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為之

晉書纂卷之二

三十一

見乎肇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
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為肇

立祠賈后先惡。瓊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

趙王倫 孫秀附

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拜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官大為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愍懷太子廢。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官凶妬無道。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官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秀知太子

晉書纂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于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讐。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太子既遇害。倫秀乃矯詔曰。中官與賈謚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夜排閣而入。遂廢賈后為庶人。倫尋矯詔自為相國。侍中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

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瑯琊。外史

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奸謀。多殺忠良。以逞其私欲。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秀子會年二十。尚帝公主。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為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矯詔禪位於倫。倫偽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

晉書纂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惠帝乘雲母車。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僭即帝位。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于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克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時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

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時以為妖焉齊王罔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強兵各據一方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晝夜詣宣別廟祈請輒言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為太平將軍以招福祐秀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眾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憂懣不知所為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畏懼自崇禮闈走還下

晉書纂

卷之二

三三

齊王罔 鄭方附

罔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趙王倫篡因眾心怨望謀起兵誅倫惠帝反正罔誅討賊黨既畢率眾入洛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於是輔政居攸故宮大築第館毀壞廬舍以百數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選舉不均惟寵親昵封葛旆等號曰五公委以心

督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罔不能用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罔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眾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置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鳥合之眾當凶強之敵任神武之畧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為可惠竊所不安也罔不納河間王顯上表乞廢罔還第表至罔大懼司徒王戎東海王越說罔委權崇讓罔從事葛旆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日一旦虛承偽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又徑入宮發兵攻罔府燒諸觀閣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南門矢集御前

晉書纂

卷之二

三十四

羣臣救火死者相枕擒罔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罔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初罔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着布袍腹爲齊持服俄而罔誅 鄭方字子回慷慨有志節鄉閭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罔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罔陳罔五失曰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罔含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齊書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長沙王又

又字士度武帝第六子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見齊王罔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皆憚之及河間王顥將誅罔以又爲內主奉天子與罔相攻起火燒罔府連戰三日罔敗斬之顥本以又弱罔強冀又爲罔所擒然後以又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又殺罔其計不果顥遂與穎同伐京師又距戰前後破穎軍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

效死張方以爲未可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又密告張方遣部將就金墉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寃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初又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焉

成都王穎

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

齊書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六

禮謐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趙王倫之篡也齊王罔舉義穎發兵應罔罔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罔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卽辭出不復還營遂歸鄴遣信與罔別罔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罔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罔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恃功踰奢百度弛廢甚於罔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

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顯表請檄又使就第乃與顯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機戰敗死者甚衆顯收機斬之於是進攻京城顯表頴宜爲儲副遂廢太子覃頴立爲皇太弟乘輿服御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大夫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耽等奉大駕討頴馳檄四方赴者雲集頴距戰次于蕩陰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藁中遂奉帝幸鄴頴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單車走顯廢頴歸藩賜頴死頴謂守者田徽曰卿年幾徽曰五十頴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頴曰

晉書集

卷之二十

三十一

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頴敕人將去乃散髮東首卧命徽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

東海王越

越字元越高密王泰之次子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成都王穎攻長沙王又又固守洛陽諸將疲於戰寸密與將軍朱默夜收又別省逼越爲主啟惠帝免又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太安初帝西幸越唱義奉迎大駕還洛陽及懷帝卽位委

政於越越恐清河王覃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由是大失衆望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越乃羽檄四方曰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衆以俟戰守而所徵皆不至越擅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已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携貳上下崩離禍結繫深遂憂懼成疾薨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射之

晉書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子毘及宗室二十六王俱沒于賊裴妃爲人所略賣於吳氏大興中得渡江初元帝鎮建業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亂臣賊子照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狠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實庸瑣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邁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斃傾皇綱於焉

中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縮壘揚燾窺九五之尊凶闇之極未之有也問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偽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勲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表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慄慄懷烈士之風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顛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

晉書集 卷之二

三十九

晉書纂卷之二終



晉書纂卷之三

諸臣傳

王祥 弟覽附

王祥字休徵父融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母常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有

後又有王延亦繼母亦水上得魚

取邪版

明海虞鏡

同邑姚宗儀鳳來浦校

晉書纂 卷之三

丹奈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祥嘗在別床眠母自往聞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漢末遭亂扶携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喪畢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為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高貴鄉公卽位累遷太常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

何侯即
何曾
文帝想
二帝先
後俱嘗
王當先
後俱拜

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弒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顛往。謂顛曰。相王尊重。何侯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為公。着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年八十五。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達。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烈。芬。竝。幼。知名。為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弟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

晉書集 卷之三

二

江東王
民實瑞
於此

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醜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累遷。大中大夫。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孫導別有傳。

晉書集 卷之三

三

何曾 子劭遵附

何曾字穎。孝陽夏人也。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藉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藉於文帝。帝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藉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汗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進封潁昌侯。文帝為晉王。曾與高柔

鄭冲俱爲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
已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博士秦秀謚爲繆醜帝不
從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倖之好
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
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
三焉初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
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閱
人曰荀何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
予於穎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
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

曹書纂

卷之三

四

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垢作十字不食食日萬
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劉
毅等數劾奏會侈怙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
官從事劉享常奏會華侈以銅鈎犇引車瑩牛蹄角
後曾辟享爲椽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
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會卑充而附之及充
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
非二子遵劭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
帝即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
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劭博學善

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趙王倫篡位以劭爲宰
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
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
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
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常語鄉人王銓曰僕
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
士可傳史冊耳子岐劭初以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
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銓謂之曰知死弔
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公便下岐
品人謂忠正畏強易弱粲乃止遵字思祖劭庶兄也

曹書纂

卷之三

五

性亦奢怙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鬻行器爲司隸劉
毅所奏免官子綏字伯蔚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
性既輕物翰扎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
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
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
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常聞經國遠圖
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
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
等必遇亂亾及綏死其兄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
曾諸子俱驕奢凌駕人物永嘉之末何氏滅亾無遺

實作法
卒以滅
帝臨謀
下月後
將始
氏世
矣而何
登依曾

石苞 子崇 歐陽建附

石苞字仲容渤海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爲吏會謁者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嘆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嘆息不意允之

晉書集

卷之三

六

知已乃如此也景帝中稍遷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後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汗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

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

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

力焉武帝踐祚進封樂陵郡公自諸葛誕破滅苞便

鎮撫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威惠服物監軍王

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謡曰官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

之不得舒因是容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

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吳人欲大

出爲寇苞乃築壘遏水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

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

深明之而帝猶疑焉苞子喬爲尚書郎上召之經日

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

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

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苞用椽孫鑠計放兵步

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時鄴奚官督郭廩上書

理苞及苞至帝有慚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

廢之終身不聽仕

苞幼子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

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

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爲散騎郎伐吳有功封

晉書集

卷之三

七

父官
行宜崇
有此

廣城君
賈后母

初出為荊州刺史崇在南中得鳩鳥雛時制鳩鳥不
 得過江為司隸校尉傳祇所紕詔原之燒鳩於都街
 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
 致富不賞徵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
 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
 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為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
 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
 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倭如此財產
 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統繡珥金翠綵竹盡
 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
 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粘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綵
 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
 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常以
 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
 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
 嫉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
 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
 彩耀日如愷比者甚眾愷恍然自失矣崇為客作豆
 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非蒔蕘常與愷出游爭入洛城
 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為恨乃

非齊平
生

奔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
 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非蒔蕘是擣非根雜以麥苗
 耳牛本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騙轅則
 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
 常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嘆曰若與
 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
 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
 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愷召之宿
 因欲阮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
 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於後齋索出同車去
 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與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
 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
 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
 金谷別館方登涼臺照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
 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
 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
 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
 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
 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遂矯詔
 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

青書集 卷之十一

青書集 卷之十一

九

劉與之
何與之
計了得
不以此
其意高
於崇文

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
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
載詣東市崇乃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
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
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
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
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
走及惠帝復祚詔以卿禮葬之歐陽建字堅石世為
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為之
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晉書集

卷之三

十一

史臣曰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
踰五侯而競爽春吐霍靡列於疑沍之晨錦障遂
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
舍悲吹樓將墜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
也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
清德聞祜蒞菑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常游汶水之
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
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

郭少
有重名
羊祜常
過之英
歎曰羊
叔子何
必滅郭
大業少
還後往
又歎曰
羊叔子
去人遠
矣遂送
臨出界
數百里
至云云

尺二十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
子妻之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沉
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
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
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
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公車徵拜中書侍
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道
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武帝
受禪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出
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

晉書集

卷之三

十一

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吳石城守去襄陽七
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
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
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
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
而頗以畋漁廢政常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祭當管門
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
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
稀出矣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
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

王衍有公事見
侯列羊
諸山
時總前
姿才秀
異叙致
既快事
加有理
唐甚奇
之既還
之既不
方之不
生兒
不常如

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
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祐出軍行吳
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遊獵
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
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
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
葛孔明不能過抗常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
多諫抗抗曰羊祐豈醜人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反復
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
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
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
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祐貞慤無私
疾惡邪接荀勗馮統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常詣祐
陳事辭甚俊辨祐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祐顧謂賓客
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步闡之役祐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
論多毀祐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初祐
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
斡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祐聞之曰此
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

晉書集 卷之三

十三

至東南
邪羊祐
曰亂天
下者必
此子也
見世

徵為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
監益州諸軍事密令修舟楫為順流之計祐繕甲訓
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曰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
并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
矣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蜀之為國非不險也
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
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
將擐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今江淮之難
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
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眾多於前世資儲器
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
役日尋干戈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
水陸俱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
徐揚青兗竝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
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其俗急
速不能持久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軍不踰時
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議者多不同祐嘆曰天下不
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
事者恨於後時哉祐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
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弁之志仗祐以東南之任故寢

晉書集 卷之三

十三

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常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用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常慨然嘆息顧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會吳人寇弋陽江夏詔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

羊祜有一兒五歲時

高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眾長江未可越也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計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荆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焉祜卒二歲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祜廟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美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悅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

贊平野
士林
誠
錄見幽明

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
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
祐兄子篇奉祐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官舍產犢及
遷而智之早卒

杜預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也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
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鍾會伐蜀以
預為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
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
蓋繩墨之斷刑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

書書集

卷之三

十六

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矣
詔班于天下時虜寇隴右石鑿時為安西將軍使預
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
不須鑿大怒奏預稽乏軍興徵詣廷尉其後隴右之
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拜度支尚
書預乃奏立藉田建安邊論與常平倉定穀價較鹽
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
周廟歌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
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預在內七
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

南齊史
稱晉杜
預造歌
器三改
不成至
簡竟廢

至子良
好古祖
冲之有
無思造
而獻之
與周顒
吳高

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
羊祐張華與帝意合祐病舉預自代及祐卒拜鎮南
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
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
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
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
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
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
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若當須後年天時
人事不得時常臣恐其更難也臣心實了不敢以曖
昧之見自取後累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
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
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
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
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
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
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陳兵于江陵遣奇兵八百泛
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
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
江也歆遣軍出距大敗而還因發伏兵隨歆軍而入

書書集

卷之三

十七

江也歆遣軍出距大敗而還因發伏兵隨歆軍而入

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
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
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
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
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
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進秣
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初攻江陵
吳人知預病瘳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
似瘦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
還鎮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
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
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渰清諸水
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
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
非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
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
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
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
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

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
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
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士之列
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
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
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當時論者謂預文
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
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
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
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
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
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
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
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卒時年六
十三

史臣曰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
秦王罷東弁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慙羊公垂大
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襪袂同歸而
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颺者也杜預

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共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

裴秀 秀子頤 秀叔微 微子楷 楷子贊

憲 從子邵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微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微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常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

晉書纂 卷之三

二十

秀度遼將軍母丘儉常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與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護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美爽乃辟爲椽時荀顛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武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受禪拜尚書令時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

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故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詔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又以職在地官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疆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摘舊文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薨時年四十八其友人料其書記表草言平吳之事乃封

晉書纂

卷之三

二十

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 子頤嗣頤字逸民弘雅有遠識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顏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累遷侍中頤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頤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天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常與頤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頤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頤爲言談之林藪頤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

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

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

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顧曰誠如公慮但

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

人猶且見信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

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顧旦夕勸說從

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顧曰幸

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

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顧慨然久之而竟不

能行顧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

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愍懷太子之廢也顧與張華

苦爭不從顧深患時俗放蕩何晏阮藉素有高名於

世口談浮虛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

務自嬰遂相倣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

蔽王行之徒攻難交至竝莫能屈初趙王倫誥事賈

后頗甚惡之倫數求官顧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

深爲倫所怨倫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

徽子楷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尤精老易少與王

戎齊名賈充改定律令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

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吏部郎闕文帝

賈充顧
從母夫
以此此
中宮有
親

晉書纂 卷之三

三三

楷有傳

亂頭皆

好見世

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

於是楷爲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

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

山照映人也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

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

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

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群臣皆稱萬歲石崇以功臣

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

舒常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

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

寬厚與物無忤每遊榮貴輒取其玳瑁車馬器服

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常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

悅之卽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

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

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帝常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

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

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

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帝平吳

之後乃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

晉書纂 卷之三

三三

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楷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楷長子興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出外鎮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於妻父王渾家

晉書纂

卷之三

五

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瑋既伏誅以楷爲中書令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雋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常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傳殷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楷子瓚次憲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時爲王綏所重每

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爲亂兵所害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閭者數年陳郡謝鯤穎川

庾敞皆雋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鯤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永嘉末王浚爲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賁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暴虐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咀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麤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義咀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旣不欲以道化勵物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秦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寶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常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楷

晉書纂

卷之三

五

從子邵 邵字道期元帝為安東將軍以邵為長

史王導為司馬二人相與為深交邵先卒王導為司

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

子仲豫與邵父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為敬豫焉

楷叔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常

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

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

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

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為八裴方八王

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

遐比王導頴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衛瓘 子恒 孫璩 玠

衛瓘字伯玉河東人也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以明

識清允稱弱冠為魏尚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

間無所親疎甚為傅嘏所重謂之寧武子鄧艾鍾會

之伐蜀也瓘持節監軍事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

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

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

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

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

發會斬 艾等 不戰 之 後 子 則

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悉來赴瓘唯艾

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

艾卧不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

營瓘輕出迎之偽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

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

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内外騷動人情憂懼會

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

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

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

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

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

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

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

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

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

諸軍竝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

群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瓘乃遣

護軍田續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事平朝

議封瓘瓘以剋蜀之功群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

凶雖運智謀而無舉旗之效固讓不受除征北大將

晉書纂 卷之三

三七

伯英
芝字

軍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幽弁東有務桓西有力微
 並為邊害瓊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
 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
 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瓊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
 郎燉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
 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瓊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惠帝
 之為太子朝臣咸謂不能親政事瓊每欲陳啓廢之
 而未敢發後會宴凌雲臺瓊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
 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瓊欲言而止者三因以
 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
 晉書集 卷之三 天

瓊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瓊且忌其方直不得
 聘已淫虐聞瓊與楚王瑋有隙啓帝作手詔使瑋收
 瓊遂與于恒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恒二子璪玠時在
 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瓊殺鄧艾言於眾曰伯玉其不
 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
 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瓊聞之不
 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瓊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
 歲餘及禍 子恒字巨山恒善草書為四體書
 勢曰昔在倉頡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
 思也因謂之字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

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
 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秦兼天下
 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
 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
 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
 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
 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
 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
 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
 而焚其祔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
 祔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
 募鵠手跡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云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齊相杜度及崔瑗崔
 寔亦皆稱工至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凡家之衣
 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至今世尤寶
 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羅叔景趙元嗣與伯英並時
 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及瓊為楚王
 瑋所構恒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墻孔中諷之以
 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
 害 恒子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瓊曰

晉書集 卷之三 三九

矜總角 時問樂 今夢樂 云是相 玠曰形 玠所不 疾而慶 豈是相 邪樂云 罔也未 嘗樂乘 車入鼠

此兒有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王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王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罔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謂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永清女婿。

晉書纂 卷之三

三

書有位 豪爽不群 王弼未 窮地住 見之晏 問姓名 因條向 者勝理 語曰 此理僕 以為極 可得復 難不 便不難 一坐人 便以為 屈於是 弱自為 客主數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群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瑩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盧清叔。寶神。清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為當。

晉書纂 卷之三

三

書皆一 坐所不 及弼字 朝嗣

贊成其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
決定廟筭衆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
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
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剋及吳滅封廣武侯
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吏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
多所損益當時詔詰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
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
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托寄後事者對曰明德
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
行乃出華都督幽州諸軍事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朝

晉書纂

卷之二

三

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
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椽
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卽位以華爲
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揚駿所忌
皆不與朝政及楚王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
大夫賈謐與后共謀以華爲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
疑而未決以問裴頴頴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
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宴然華
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
妬而知敬重華久之進封壯武公及賈后謀廢太子
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卞
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
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
有疑於下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
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
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
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忽相與行此是吾
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
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群臣於式
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

晉書纂

卷之三

三

華言亦
是情不
能去耳

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
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后知華等意堅因表
乞免為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諂事賈后因求
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疾華如讐
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
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
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
為栢識者以為不祥少子躔以中台星折勸華遜位
華不從及倫將廢賈后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
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華知必成

晉書纂

卷之三

三五

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
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
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
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
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
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
至曰詔斬公華遂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
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
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雅愛書藉身死
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常徙居載書三

王潤每
以法性
非華款
飲嗜日
晉書纂
之

王承學
之有人
向張華
說此事
張曰王
之學華
皆形
弊之外
去之所
以更遠
見世

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
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
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
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鮮于
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眾未之信華曰
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鮮主
果曰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
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
蛇化為雉開視雉則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
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

晉書纂

卷之三

三五

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華聞
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
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惟斗牛之間頗有
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
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
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
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
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
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
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以南昌西山

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

晉書纂

卷之三

三五

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君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為詠德賦以悼之

劉卞字叔龍東平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為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

精者云何以為亭子令卽召為門下史百事疎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卽使就學卞後從

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為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為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為尚書令史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卞知言泄恐為賈后所誅乃飲藥卒初卞之并州昔同時為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一人卿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為令德學乃國華衛瓘撫武帝之牀

晉書纂

卷之三

三五

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為美昏亂方疑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俱陷淫網同嗟承劍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王沉 子浚

王沉字處道太原人也好書善屬文累遷秘書監正元中典著作與荀顛阮藉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藉先生秀為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沉既不忠於主甚為眾論

所非武帝受禪進爵為公薨

子浚字彭祖母趙

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

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累遷中郎將鎮

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害太子于

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為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

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

位三王起義兵浚擁眾挾兩端過絕檄書使其境內

士庶不得赴義浚為政苛暴將士貪殘並廣占山澤

引水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

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時避亂游士多歸于浚

晉書纂

卷之三

三八

浚日以強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眾官浚

以父字處道為當塗高應王者之識謀將僭號胡矩

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為魏郡守時童謠曰

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壻也浚聞責嵩而不

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

祖時燕國霍原非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

遂害之由是士人情怨內外無親參佐皆內叙唯司

馬游統外出統怨之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

許奉浚為主眾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

浚怒欲斬諸言者眾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

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廳

事浚乃走出堂皇勒眾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竝坐

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

不忠於晉弁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

給遂斬浚

荀勗 孫遂 閻

荀勗字公曾潁川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年十餘歲能

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

辟大將軍曹爽榑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

赴眾乃從之叅文帝軍事時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

晉書纂

卷之三

三九

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

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

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帝待會素厚未之

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

可不速為之備帝即出鎮長安先是勗啟伐蜀宜以

衛瑾為監軍及蜀中亂衛瑾以濟時將發使聘吳竝

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

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眾也武

帝受禪封濟北郡侯拜中書監與賈充共定律令充

將鎮關右也勗謂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

堂作太
偏形象
不地亦
我如平
生
入門便
大心動
字遂空
世說

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妃則不啻而自停矣最與
統同帝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
君子有闕雖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之所
疾而獲佞媚之譏焉最掌樂事修律呂行於世初最
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
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
常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
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議俄
領秘書監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最撰次之以為
中經列在秘書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最及
晉書纂 卷之三 四
和嶠往觀之最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
天下賈嶠而賤最帝將廢賈妃最與馮統等諫請故
得不廢時議以最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
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而終不言不欲使人知
已豫聞也又之以最守尚書令最又在尚書專管機
事及失之甚惘惘或有賀之者最曰奪我鳳凰池諸
君賀我和帝常謂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
止荀公達之退惡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
也最又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
故得始終全其寵祿最子藩藩二子遂闔遂字道玄

長信荀
顯子魏
太子魏
之干常
勅曰覽
后

解音樂善談論愍帝欲納遂女徵為常侍遂懼西都
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為軍諮祭酒與刁
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遂為吏部尚書遂深距之尋
而王敦討協協黨與竝及於難唯遂以疎協獲免
闔字道明京師為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齊王
罔辟為椽罔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塋闔露板請塋
朝議聽之論者稱焉明帝常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
弟孰賢廙答以闔才明過遂帝以語庾亮亮曰遂真
粹之地亦闔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
史臣曰王沉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為幄中之士
晉書纂 卷之三 四
桐宮之謀遠泄武闔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
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
有據蒺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
孕本質絲因乘間伺隙潛圖不軌遂使漳滏蕭然
黎元墮地縱貪夫於藏戶戮高士於燕坐阻越后
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痛坐致焚燎慶封
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會慈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
乃援朱均以貳極煽褒喜而偶震雖廢與有在隆
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典謹
踰里丘詠取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純外騁戚施內

世說

致死薦
為如厚
交苟册
華

窮狙詐斃攸安賈交勗雙張心滔楚費過踰晉伍
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統之陳說幸收哀於迷
慮投昇之哥無聞青繩之詩不作矣

晉書纂卷之三終
卷之三

聖二

晉書纂卷之四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賈充 賈謐附

賈充字公閭襄陵人也父遠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
間之慶故以為名字焉龔父爵為侯後為文帝長史
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
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
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
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
然及還白帝曰誕必反今徵之反速而事小帝乃徵
誕為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剋之進宜陽侯高貴
鄉公之攻相府也太子舍人成濟謂充曰今日之事
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
犯蹕初文帝欲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
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文帝寢疾武帝請問
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及受禪代裴秀為尚
書令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
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

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嫉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氏羗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以充督秦涼諸軍事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行之

晉書纂 卷之四

二

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君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齊王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伐吳之役詔充爲大都督充慮大功不捷言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充婦廣成君郭槐性妬忌初充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發

病而死後又生男過菽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謚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諫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覲后土槐不從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女名荃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陽城太守郭配女即廣城君也武帝踐祚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

晉書纂 卷之四

三

槐也而荃爲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乃爲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群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而散充甚愧愕既而郭槐女爲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恚憤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與卿道何物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

年不決 費后廢 李氏乃 謝恭遜 定見 世說

充妻李 氏作女 訓行於 世李氏 三妃郭 女齊獻 氏女惠 帝后充 李李郭 女各欲 合其母 台裴經

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 謚字長

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魏司徒暨會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讌賓察其女輒於青璪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為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

晉書纂 卷之四

四

唯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閣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伴驚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拷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生謚謚好學有才思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鑲繫黃門侍郎其為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

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者文章稱美謚以方賈誼石崇潘岳陸機陸雲劉輿劉琨輩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謚既親貴共慙懷

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為平北將軍太子意有不悅謚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又虵出其被中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謚甚恐遂與后謀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于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

晉書纂 卷之四

五

乃就斬之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使庚純詈汝而不改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于鍾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言畢充忽然得

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謚死于鍾
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楊駿 弟珧濟附

楊駿字文長弘農人也以后父超居重任封臨晉侯
識者議之曰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尚
書褚若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
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
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弟珧濟勢傾天下
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
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群公親侍左右因輒改

晉書纂 卷之四

六一

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
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
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廩
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
奏帝以駿輔政帝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廩口宣帝旨
使作遺詔詔成后對廩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
二日而崩駿遂當寄托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
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迹自
此而始惠帝即位進駿爲太傅多樹親黨皆領禁兵
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時駿弟珧濟皆有雋才

數相諫止駿不能用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

曰公握大權輔弱主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
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

能從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不得逞其所欲乃啓帝
夜作詔遣使奉詔廢駿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

駿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逃于
馬廐以戟殺之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

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
也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

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
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如墻毒藥雖行

晉書纂 卷之四

七一

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焉 珧字文琚

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
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常以全

乞以表事藏之宗廟珧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
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讐

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
有才藝常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着布

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
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

稱快初駿忌汝南王亮催使之潘濟諫止之駿遂疎
濟謂傳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
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之
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傅
當至東宮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
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官莫不歎恨

史臣曰賈充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
猜憚之心杖鉞推亾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
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逮乎貽厥嗣惡稔之
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
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公間實肆其券典千分
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
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敬之猶恐弗逮
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
言獲宥文珺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少孤爲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
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
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久乃別居姿望秀
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

晉書纂

卷之四

八

晉書纂

卷之四

九

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嘆曰舒堪
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好騎射著韋衣
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爲
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
其匱之舒受而不辭舒常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
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
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
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
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
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
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
因而對策升第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
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
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
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
毓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
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
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常見是非至
於興廢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
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

堂人之領袖也。山濤薨，以舒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心，僉號震爲殺公椽。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從之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子混清惠，有才行，先舒卒，舒每哀慟，退而嘆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

劉寔 弟智

劉寔字子真，平原人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後參文帝相國軍事，鍾會、鄧艾之

晉書纂 卷之四

十一

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初寔。妻盧氏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是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惡止。

太原派

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常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襜褕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常得此，乃更如他廁，時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弟智

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常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晉書纂 卷之四

二二

史曰：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王渾 子濟

王渾字玄冲，太原人也。沉雅有器量，武帝受禪，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自以先據

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今陛下出攸之國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大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

晉書纂卷之四

十三

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帝不納惠帝即位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例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早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薨年七十五子濟嗣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

射與射 賭博之 彭城王 曰君欲 不自則 不論若 欲破者 富以二 之肥者 之肥者 又存所 樂主送 母松十 心事願 武帝嘗 子家武

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婿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諫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邙山下性豪侈麗服王食時洛

晉書纂卷之四

十三

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埕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軌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

此世紀
瑯琊
子皆殺
人皆殺
羅縵羅
以手擊
飲食

濟第
瑯琊
子皆殺
人皆殺
羅縵羅
以手擊
飲食

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

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

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誣常為陛下耻之他人能令

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

濟奕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

見無禮於君者則剥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年

四十六先渾卒及其將墓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

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

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

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

皆書纂 卷之四 十四

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濟二弟澄

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

姿貌不修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恢廓有大志嘗起宅

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

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

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

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

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

暨白祜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

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謂祜

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

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

所全活者數千人濬夜夢懸三刀於屋梁上須臾

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

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未幾果遷濬

為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

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

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

皆書纂 卷之四 十五

以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尋以謔言拜濬為龍

驤將軍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孫皓荒淫凶

逆荆揚賢愚莫不嗟怨若今不伐令皓卒死更立賢

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

又臣年已七十死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

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

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

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

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

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謀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

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鏢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濬入于石頭皓乃備亾國之禮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于京師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

晉書纂

卷之四

十六

疆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粟之質當豺狼之路此臣之所大怖也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蘭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

晉書纂

卷之四

十七

不得無言末不能遺諸胷中是吾福也王渾請濟濟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濟平吳之後以勲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卒年八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鄒人也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教授恒數百人初為郡門下掾刺史王沉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陳吳有可兼之勢沉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

晉書集

卷之四

十八

屈還稱之於文帝薦為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穎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歛板而稱曰彬之為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為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穎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後與王濟共伐吳彬屯據衝

要為眾軍前驅多所擒獲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干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以彬監幽州諸軍事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縣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候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為之立碑

晉書集

卷之四

十九

史臣曰孫氏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遣征渾既獻捷橫江濟亦剋清建業定吳之功此焉為最乃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數亂彛倫既為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福心乖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為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濟遠矣

山濤 子簡 簡子遐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也少有器重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

之遊者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久之遷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適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晚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

晉書纂

卷之四

二十

而俱無恨焉鍾會作亂於蜀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及武帝受禪失權臣意出為冀州刺史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遭母喪濤年踰耳順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奪情以濤為吏部尚書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謂之於帝帝手詔戒濤曰夫

後而後
通自官
身無失

才凡所
如其言
唯用陸
亮是謂
所用與
濤意異
爭之不
從亮亦
奪焉賜
世說見

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焱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太康四年薨年七十九左長史范咎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濤布

晉書纂

卷之四

三十一

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鄉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于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遺濤綵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子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永嘉初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

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從之出爲征南將軍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汙漢讌會之日察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子遐字彥林爲餘姚令繩

晉書纂

卷之四

三三

以峻法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竟坐免官後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播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

王戎 從弟衍 澄 郭舒附

王戎字濬冲瑯邪人也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

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

晉書纂

卷之四

三三

其要會朝賢嘗上已襍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

此便露
錄核本
色

街江州
在嘉陽
有舊人
不料理
唯飾王

議者以為知言。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頌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遷

晉書纂

卷之四

二十四

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司隸。傳咸奏戎驅動浮華。虧敗風俗。宜免官。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以王政將圯。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頌戎之婿也。頌誅戎坐免。官戎以晉室方亂。慕遂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寮。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與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

不留行
一斤李
私乾
之曰家
房刻蓬
乃後驅
使車木
衛名屋
字道舒
本草曰
王不留
行治金
瘡之藥
此與鑽
李事同
鄙

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頌。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惟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質。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頌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綬綬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為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

晉書纂

卷之四

二十五

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吾便為時之所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行字夷甫。戎從弟也。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為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人列上。不時報行。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專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

祜亦曰
亂矣下

者此

行幼年無屈下之色。眾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行耻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行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行甚重之。惟裴頠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行處之自若。行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于貢。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

晉書纂

卷之四

二六

每捉玉柄塵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行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行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行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行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行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行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為之小損。行

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行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行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行太子被誣。得罪。行不能守死。善道志在苟免。可禁錮終身。從之。行後拜司徒。行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及越薨。眾共推

晉書纂

卷之四

二七

為元帥。行懼不敢當。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行以晉故。行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行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甚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甚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行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

六衍備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常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王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

澄字平子亦戎從弟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牕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敷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

晉書纂

卷之四

三五

神峰大儒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在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士庶莫不稱善時王敦謝鯤庾敷阮修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酣讌縱誕窮權極娛惠帝末衍曰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筭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

衍語集
今日名
士無
人故
容子
知

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巴蜀流人與士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叡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時王敦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

晉書纂

卷之四

三五

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王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王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叡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時年四十四子徽有父風澄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稱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王澄聞其名

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
荆土士人宗廡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碎廡舒厲
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志曰別駕
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搯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
澄意少釋而廡遂得免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
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私
量王敦召爲參軍高官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
爲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
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
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
晉書纂 卷之四 三十一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
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
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
必能與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人無知

者性冲約有遠識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
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
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
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
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
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
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
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遷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
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
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
晉書纂 卷之四 三十一
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嘗有親客久闕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
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
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卽角影也
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
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衛玠總
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
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
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卽愈廣歎曰此賢胷中當必
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

愛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

晉書纂

卷之四

三三

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恠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狸而殺之其恠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因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又遷難而

廣既處朝望群小讒謗之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又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史臣曰濟冲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行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夫兩區區焉倭彼兗渠以求容貨頹墻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謂達謂之高致道揆將聖事乖跼指捺情獨徃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

晉書纂

卷之四

三三

李胤

李胤字宜伯遼東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旣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旣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頹

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遠言必有則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

劉毅 子敬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少勵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鼯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文帝辟為相國掾辭疾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

晉書纂

卷之四

三五

加重辟毅懼應命咸寧初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眾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郗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

後又有呼盧到毅

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裹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糞至周幽王

晉書纂

卷之四

三五

禍慶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竟不施行毅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為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後司徒舉毅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樂安

孫尹表曰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今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子瞰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初瞰父毅疾馮統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統位宦日隆瞰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今統得無患後轉侍御史會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瞰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瞰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

晉書纂 卷之四

三六

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惠帝之幸長安也留瞰守洛陽河間王顥遣使鳩羊皇后瞰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帝還洛羊后反宮后遣使謝瞰曰賴劉司隸忠誠得有今日瞰五爲司隸允協物情後王彌使瞰于青州爲石勒遊騎所獲竟被害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人也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庾顥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硠多節目

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于武帝選中書今舊監今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有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後與荀顥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顥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及惠帝

晉書纂 卷之四

三七

卽位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迨其罪乎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

任愷

任愷字元褒博昌人也少有識量尙魏明帝女晉國建爲侍中性忠正以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今久執朝政每裁抑焉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

計畧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既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華、廙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愷，愷各拜謝而罷。外相崇重，內甚不平。或謂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啟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卽日以愷爲吏部尚書。愷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觀轉希。

晉書集

卷之四

三九

充與荀勗、馮統、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日，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爲侍中，薦舒至是。舒爲右光祿，開府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爲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人也。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

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爲御史，朝廷憚之。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鶴，在北爲鷹。薦郤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

晉書集

卷之四

三九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厲王胥之後也。世爲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爲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爲祖。武帝踐祚，拜尚書郎、典科律、申寬訟。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

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又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或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乃止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爲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

晉書纂

卷之四

四十一

問明法掾蔡畿曰鄉里誰最屈畿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爲非然鄉里公論稱屈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詳辨刑名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顛而有餘逮賊臣專命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讐者歟

傅玄 子咸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鐘律性

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武帝初卽位廣納直言玄上疏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陛下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蒞事而享天祿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而天下若干人爲士若干人爲農若干人爲工若干人爲商賈冗散無事者不督

晉書纂

卷之四

四十二

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玄又言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惟恐胡虜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竟不見用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謂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厲聲

色而責謂者謂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坐免官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踈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玄專心誦學著述不廢初作內篇或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足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子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

晉書集

卷之四

四十一

人之作矣咸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書奏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揚駿輔政咸言于駿曰事與世

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天下未以為善者以億兆顛顛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周公聖人猶不免誦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駿意稍折漸以不平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座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相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今逆畏以直

晉書集

卷之四

四十一

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為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時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今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咸之為人不能面從嘗觸揚駿幾為身禍况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欵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怨亮不納母憂去官頃之起司隸校尉咸又

上表曰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
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
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
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混淆咸奏免
河南尹澹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吳郡顧榮常與親
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
才偏亮可貴也

晉書纂卷之四終

晉書纂

卷之四

四



晉書纂卷之五

明海虞錢

代汝

同邑姚宗儀鳳

諸臣傳

向雄

向雄字茂伯山陽人也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
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
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
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
無人殯歛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
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
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
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
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
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
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
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
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
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
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卽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

晉書纂

卷之五

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墮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

閻纘

閻纘字續伯巴西人也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

晉書纂

卷之五

二

年纘無怨色孝謹不忘母後意解爲太傅楊駿舍人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等共葬之岳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塋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塋駿而去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每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疎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先王欲令知先賤

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使至於此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慳慳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纘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

晉書纂

卷之五

三

皇太孫立纘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昌今伏見詔書建立太孫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自今已後諸有廢興倉卒羣臣皆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以爲師傅太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

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其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疎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為天子父為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疏秦朝廷善其忠烈趙王倫死既葬繼以車轢其冢繼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懼亂政之參夷憚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

書書纂 卷之五

四

蓄憤而吞聲閭續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

阮籍 從子咸 咸子瞻 孚 咸從子脩

裕

阮籍字嗣宗陳留人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為勝已由是咸共稱異太尉

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非所克堪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

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為景帝從事中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

書書纂 卷之五

五

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

阮籍以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

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
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
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
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
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
直視楷弔嘯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
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
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為兩得籍
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稽喜來
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
晉書纂卷之五
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議之籍曰
禮豈為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釭沽酒籍嘗詣
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媿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
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
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
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
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於蘇門山遇孫登
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
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

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手
執圭壁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
稱鄉黨長聞鄰國獨不見群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
匿乎壤絮自以為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
禪襜自以為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蟲
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蠶之
處禪中乎子渾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
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 從子咸字仲容
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
所為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
晉書纂卷之五
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絜目咸以竿挂大
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山
濤舉咸典選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居母喪縱
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
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
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每以
得意為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
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
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荀勗每與咸論
音律自以為為遠不及也以壽終二子瞻字 瞻字

恭於是
伏院神
世說又

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
其要善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
彈之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
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

世說又
謂是阮
修云王
袁甫問

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
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瞻常群

修曰老
莊與聖
對曰將
無同因

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眾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
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瞻素執無鬼論物

莫能難
每自謂
此理足
可以辯

正幽明忽有一客通
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

讀書集 卷之五

八

衛玠嘲
之曰一

又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

言可辟
何假於
三修曰

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
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時

下人望
亦可無
言而辟

年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即姑婢也孚之初生其
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

復何假
一遂相
與為友

字焉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
王務嬰心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為長史帝謂曰卿

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今王蒞鎮威
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歛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

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

門侍郎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及帝
疾大漸温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

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群賢共康世務卿時
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

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
性好財孚性好履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

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簾以著背後傾身
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職履因自嘆曰未

知一生當着幾量履神色甚閒暢於是勝負始分時
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主幼時艱運終

讀書集 卷之五

九

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尋
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為知幾 脩字宣子咸從子

也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為無
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

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為樹
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脩

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
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

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
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

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疊臺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脩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為黃門郎果以世事受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王敦時為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

晉書纂

卷之五

十一

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遂免官由是得遠敦難論者以此貴之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義之義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裕雖不博學論難其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

思曠素大法敬信甚至大凡忽

被書疾為之新請三言書夜不覺有感必當家詰而兒遂不齊於是結恨擇氏宿命都除見世說

為言之萬叙說既畢裕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羣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累徵不就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吾少無宦情無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

晉書纂

卷之五

十二

稽康字叔夜譙國鉅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鉅有稽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琅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

康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稽叔夜之為人也幾人也能孤松之獨立其醉也便俄也將崩之將崩見世

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
慍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焉忘反時有
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
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
儻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
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
卷素書遽呼康往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
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
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足下羞庖人
之獨剖引尸祝以自助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

雷書集 卷之五

十一

動各附所安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
為人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逸
之情轉篤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
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
能舍其所樂從其所懼哉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
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
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
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
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園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
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

呂安來
在書出
康之

不入題
門上作
風字而
去書不
爲欣作
鳳字凡
鳥也
兄世說
簡云云
何平叔
巧累於
理稽叔
夜傷
其道

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
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初康居貧嘗與向秀
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
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
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
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比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稽康
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譜康
欲助母丘儉帝聽信遂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
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
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

雷書集 卷之五

十三

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
康嘗游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
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
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
不言其姓字子紹別有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人也清悟有遠識雅好老莊之學
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
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
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後郭象又述而廣之始

秀欲注稽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安既誅秀應本郡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經山陽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秀乃作思舊賦云余與稽康呂安居止接近稽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竝以事見法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水凄然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

劉伶

晉書集

卷之五

十四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然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稽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議之伶曰我以天

地爲棟宇屋室爲椽瓦諸君何傷大我

見世說

奉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肩膊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捧髻承槽嚼孟漱醪奮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螟蛉之與螟蛉竟以壽終

晉書集

卷之五

十五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陽夏人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稽紹竝奇之永興中長沙王又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出奔又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竝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

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愴然無懼色。便於窓中。度手牽之。脚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王敦引為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勅。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其為人所慕如此。鯤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晉書纂

卷之五

十六

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參軍。王嶠以敦誅顓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擊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眾望以順。羣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勲伴。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官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鯤尋卒。時年四十三。子尚別有傳。晉書纂

胡母輔之。子謙之。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人也。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庾亮。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為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

卷之五

十七

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
拔人物若此。子謙之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
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
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
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
此。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入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
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
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
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
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
足了一生矣。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本兵家子卓犖不羈初爲護
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瑯琊王澄北地傳暢中山劉
輿穎川荀遂迭屬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以制旨所
及不敢輔之等齋羊酒詣護軍門明吏疏名呈護軍
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
養馬輔之等人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

雷書纂 卷之五

十八

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卽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時

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

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

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

詣越百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百拜

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尼

曰昔楚人亾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

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

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

王澄爲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

雷書纂 卷之五

十九

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
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
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旣盡父子俱餓
死。

羊曼 弟聃

羊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任達類縱好飲酒爲中
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郟鑿爲方
伯泰山胡母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
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黠
伯凡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儔也代阮孚爲

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
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
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
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
作亂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勸衆
不動爲峻所害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
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
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
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
狼戾爲鎖伯蓋擬古之四凶

審書集

卷之五

二十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
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
臥令還大怒將加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
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君子仁愛
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
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遠共請令家望見逸謂
遠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
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輔之時
爲大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

因閒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
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卽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
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
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相彛阮孚散
髮裸程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
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
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
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史臣曰莊生放達馳辯無窮弃彼榮華則俯輕爵
位懷其道術則顧箴王公砥痔兼車鳴鳶吞腐以

審書集

卷之五

三十一

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稽阮竹林
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
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
縱許由於埃埴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
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
主有嘉名至於稽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
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
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稽琴絕響阮氣
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
躡之外或有可觀者焉

庾峻 子敦

庾峻字山甫，潁川人也。少好學，有才思。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祕書丞。武帝踐祚，拜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文多不載。子敦，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為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觴，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

晉書集 卷之五

三

同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服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無之間耳。」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廷府多僞異，敦在其中，常自袖手。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敦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滅，更子嵩象爲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敦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嗜昔之意，都已盡矣。』敦有重名，爲縉紳所推，而聚飲積實，談者議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數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何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時劉與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

時人目

托大長

構惟敦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間於敦而敦乃頽然已醉，憤墜機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與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敦交，敦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敦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晉書集 卷之五

三

名賢所可續味而不可拔理於郭向之林在白馬寺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足諸名賢事味之所不得後遂見世

庾純

庚純字謀甫峻弟也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歷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數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上表自劾遂免官

晉書集

卷之五

五

西曹掾劉斌議以爲由醉得罪宜蒙哀察帝乃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免純者當爲將來之醉戒耳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爲國子祭酒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出後叔父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

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執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時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

晉書集

卷之五

五

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入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疋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閒鳥獸爲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

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者論爲堊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相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堊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夫堊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椁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椁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親服殯舍之物一皆絕之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卒年六十八子方回遵其遺命焉

晉書纂

卷之五

二六

方回少遵父操刺史陶侃禮之甚厚每造之着素土服望門輒下而進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人也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道長世短禍福舛錯休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以明天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思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

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象物制器以存時用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臣以爲宜如所奏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晉書纂

卷之五

三

束皙

束皙字廣微元城人漢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皙博學多聞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誓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召皙爲掾轉

魏志魏陳思王極之子晉武帝晉書卷之五

按遠泰
曰按錄
無此以
用所聞
是臣族
父問所
作以先
王名高
是以假
託帝類
謂公卿
曰父子
遂明足
以為審

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
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凡七十五篇七篇簡
書折壞不識名題漆書皆科斗字多儘簡斷札文既

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
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
皆有義證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

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
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

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哲進曰虞小生不足
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

晉書集 卷之五 二六
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

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
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哲金五十斤時

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
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

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閒居養疾留情筆削敦
悅丘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耻斯固有晉

之高人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既戒奢於季
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亾之機矣摯虞束哲

詳覽載籍多識舊章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
或在政秩宗參定禋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哲乃
年位不充嗟夫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人也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
行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

應選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
及亾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

外假塋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
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武帝問詵曰卿自

晉書集 卷之五 二五
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

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

華譚 表甫附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辨爲鄰
里所重太康中舉秀才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時九州

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
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有如此才博士

王濟於衆中朝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於
仄陋拔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亾國之餘有何秀

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

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剋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亾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亾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遷廬江內史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

晉書纂卷之五

二十

至譚每懷缺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淮南袁甫字公甫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辨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糞是以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早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亾國之音哀以思踣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其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早京師若能抑疆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

晉書纂卷之五

三十

陸機 弟雲 雲弟軌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勲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

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
作辨。論二篇。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
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
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
云千里草萊未下鹽鼓時人稱為名對著作郎范陽
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
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
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
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
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

晉書纂卷之五

三三

信汝能齋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
簡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
其後因以為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
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齊王罔既矜
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罔不之
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
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謂
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
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河北
大都督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

世說云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

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
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
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
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
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
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
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
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初宦人孟玖弟
超竝為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
掠機錄其王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

晉書纂卷之五

三三

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
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及戰超不受機節
度輕兵獨進而沒致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
異志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幟繞車手決
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帟與秀相見神
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
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
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
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機既
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

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銳飄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

親善以進趣獲譏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

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

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閱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

非龍駒當是鳳雛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

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

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

是嘗著練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

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

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聞陸士龍隱曰日下

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觀白雉何不

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駭駭乃是山鹿野

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出補浚儀令到

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

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客令人隨後謂曰

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

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

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雲乃去

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愛才好士多所

貢達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內史穎晚節政衰雲屢以

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雲固執不許曰

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機

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

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

令羣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

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

時年四十二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

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

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

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

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

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參軍孫惠

與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閭朝一日湮滅道

業淪喪荼毒難言國喪雋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

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

弟

弟

弟

蔡司徒
談在洛

見陸機
兄弟任
參佐歷
中士龍
為人文
弱可愛

晉書集 卷之五

三

晉書集 卷之五

三

弟枉害罪狀類云

制曰陸機陸雲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
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
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
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
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
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屬吳祚傾基金
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
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
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
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
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
殊者隱顯之勢異也觀機雲之行已也自以智足
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
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
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
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
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然則三世為將巽鍾
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
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機祖父
世為吳
將鎮西
陵機取
取河橋

晉書纂

卷之五

三五

夏侯湛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幼有盛才善構新詞而美容
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泰
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久之不調乃作抵疑
以自廣其後為野王令政清務閒優遊多暇作昆弟
語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
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
作家風詩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王食窮滋極
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
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亾之理

晉書纂

卷之五

三五

潘岳

潘岳字安仁滎陽人也父芘琅瑯內史岳少以才穎
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岳才名冠世為
眾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
得志時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
內非之乃題閣道為諶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
楷輶和嶠刺促不得休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
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岳性輕躁趨世利
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
懇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謐晉書

王隱晉書云潘岳內非之作此謔而七

潘岳謔

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作閒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遷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方今俊又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

晉書集 卷之五

三五

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賦焉初芘為瑯琊內史孫秀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為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岳美姿儀辭藻

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字正叔與岳相

張載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閒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劔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誠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劔閣山焉載又為權論為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

晉書集 卷之五

三五

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 弟協字景陽少有雋才與載齊名累遷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世以為工 協弟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特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 史臣曰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機文喻海韞蓬山

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然其挾彈盈果
拜塵趨貴茂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
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
履危居正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鑿可
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王府棟莩相輝
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景陽摘光王府棟莩相輝
泊乎二陸入洛二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晉書纂卷之五終

早

晉書纂卷之六

明海虞錢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
嶷然稀言江應元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統深惟四
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畧曰春秋內諸夏
而外夷狄以其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故禹平
九土西戎卽敘漢徙羗關中與華人雜處數歲後族

晉書纂卷之六

二

類蕃息害起肘腋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興之初與
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因拔棄漢中
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
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夫關
中土沃物豐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
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能不與華同而因
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
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
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
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

蔓當今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着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着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反其舊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芥之憂。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關朝。覲又奢費過度。統上書諫。陳五事。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官臣追送。統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收付河南洛陽獄。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統由是得免。東海王越爲充。

晉書集

卷之六

二

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郟鑿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

孫楚 孫綽

孫楚字子荆。太原人也。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後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決。遂湮廢。

楚詩云 時遣不 停日月 常流神 忽已一 周禮制 有敘告 除靈丘 臨祠感 痛中心 若抽

積年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蹇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潛于重泉。或仰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垂夢於傳巖。望想於渭濱。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晉書集

卷之六

三

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子纂。纂子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

訂詢好
遊山水
而能便
登陟時
人云許
非徒有
勝情實
有濟勝
之具

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仰
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綽或愛綽才藻

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
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

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
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

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官商然
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

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
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時大司馬相温欲經

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温不敢為
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

乃上疏桓温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
人家國事邪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温王郗庾諸君之

憂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

其冠徙戎之論寔乃經國遠圖逮愍懷廢徙冒禁
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孫楚超然出類見
知武于誠無媿色而負才誕傲蔑苞忿奕違遜讓
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蓋自取矣綽名顯中

元子温

與無忝爾祖直論辭都不借元子有匪躬之節豈
徒文雅而已哉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兖州刺
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

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
州以為美談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簡猛士以

濟武功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
史揚欣失羗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

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
晉書纂 卷之六

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
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畧何

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
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

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
太守公卿僉曰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

限響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且至中得
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
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命戰場以
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

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遇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隆到武威前後誅殺及隆附者以萬計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晉書纂

卷之六

六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人也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秦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八九地之下女出九天之上奮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

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駿雖銜之而不能害

吾彥

吾彥字士則吳郡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群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瑛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

晉書纂

卷之六

七

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吳亡彥始歸降帝嘗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茂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

不及抗彥爲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意乃解。

周處 子玘 札

周處字子隱，義興人也。少孤，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

晉書纂

卷之六

九

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可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

志好學，有文思。暮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醢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累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疆直，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吾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

晉書纂

卷之六

九

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旣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乃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

北平石
不斬陳
敬啟云
三定江
南

諸僉指
王導才
協董以
平日輕

記

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子玘札並
知名 玘字宣佩疆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

閉門潔已不妄交游名重一方玘三定江南開復王
略帝以玘頻興義兵勲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

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
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

而玘自以為不得調內懷怨望乃陰謀誅諸執政後
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將卒謂子總曰殺我者

諸僉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僉故云
耳總常緘父言欲起兵以討王導刁協為名時札以

雷書纂 卷之六

十一

疾遄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總知札不同
不敢發兵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王

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為
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清流亭侯懋弟筵吳興內

史筵弟贊武康縣侯贊弟縉都鄉侯次兄子總烏程
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王敦

深忌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眾自言八百歲故
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時人多信

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瀟山云應識當王敦遂誣札及
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盡殺札兄弟子札性貪財

好色惟以業產為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杖外白以
配兵札猶惜不與以敵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
莫為之用

周訪 孫虓 訪子光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

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少沉毅謙而能讓周窮振乏
家無餘財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

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
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

散走而自趨於帝帝不之罪以訪為尋陽太守命訪
雷書纂 卷之六 十一

與諸軍共征杜弢於時賊率杜曾聚兵數萬徑造沔
口大為寇害威震江沔訪有眾八千進至沌陽曾銳

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
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

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
後射雉以安眾心令其眾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

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
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

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
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

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爲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久之詔以訪爲荊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實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梳以申厚意訪投梳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

晉書纂

卷之六

十一

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卒年六十一
孫旆字孟威少有節操領梓潼太守竇康初符堅將楊安寇梓潼旆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邀而獲之旆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旆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

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旆曰晉家元會何如此旆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旆曰朕衆力何如旆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旆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後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旆問其狀旆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添身吞炭不念忠節况旆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

晉書纂

卷之六

十一

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絜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旆竟以病卒於太原 訪子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爲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令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竝愕然其夕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州

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廢初陶侃微時丁艱將墓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索靖 子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衷張彪索紘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爲西域戍已

晉書纂

卷之六

十四

校尉長史同郡張勃特表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尚書郎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太安末河間王顥舉兵向洛陽拜靖遊擊將軍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靖作草書狀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少子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不足污吾兒也嘗報

衛恒作

兄讐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懷帝蒙塵與閭鼎立

秦王爲皇太子及卽尊位是爲愍帝劉曜復率衆入

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

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

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

天子趣保綝以保必逞欲乃止時自長安以西不復

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相自存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

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

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

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

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

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

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後劉曜又率衆

圍京城綝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城中饑窘人相食

死亡逃奔不可制帝使侍中宋敞送賧降於曜綝潛

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倉猶足支一歲未易可

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部公者請以城降曜

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

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說

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

晉書纂

卷之六

十五

侵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
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繼隨帝至平陽縣聰
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周浚 子嵩 從弟馥 成公簡附

周浚字開林汝南人也性果烈有人倫鑒識鄉人史
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
竟有名於世浚隨王渾伐吳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僞
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
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王龍
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剋土崩之
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可不戰而擒浚善
其謀便使白渾渾曰受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
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剋萬里之寇以旣濟
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
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濬渾深恨
之而欲與濬爭功惲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
我實緩師而今方競其功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
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惲即諫止渾渾不能納
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
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

晉書纂 卷之六

十六

至書雅 須來刁 對之大 泣說伯 仁時危 急之狀 萬手批 辭易干 戶則既 前都不 問病道 云君在 中朝與 和長慶 齊名那 與使人 刁協有 情運便 出見

晉書纂 卷之六

十七

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固當舉信義以弔高
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
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
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
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武帝問浚卿宗後
生稱誰爲可答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
稱清臣宗帝並召用子顗嵩顗別有傳 嵩字仲
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卽位拜御史中丞
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嵩上疏曰王導
等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雖陛下
有天子之會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
業雖建羯寇未梟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沉淪妃
后不反正委任推轂之日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
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
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疏奏帝感悟故導等
獲全王敦旣害顗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
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
害用爲從事中郎乃密使妖人李脫誣嵩遂害之嵩
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馥字祖宣浚從
弟也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

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觀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馥不肯行越密旨圖馥使謝摛為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眾潰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為反帝曰

晉書纂

卷之六

十八

馥位為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出據方嶽而高畧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 成公簡字宗舒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為中書郎時馥已為司隸校尉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為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之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內人也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討

之命晞為前鋒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遺都下親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越以晞復其讐耻甚德之引

晉書纂

卷之六

九

升堂結為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越以為然乃遷晞青州刺史晞乃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眾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遠西閩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

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乎

聞之乃舉病諫晞曰皇晉遭六百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算將為國家除暴闔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舉病來罵我左右為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由是眾心稍離莫為致用石勒襲晞殺之弟純亦遇害

劉喬 孫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為大司馬初嵇紹為冏所重毋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

晉書纂 卷之六

十一

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刑樂彥輔來公未嘗下床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喬孫柳 柳字叔惠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廸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廸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麓矣時人重其言

劉琨 兄輿

劉琨字越石中山人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

以雄豪著名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世所許秘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翦除荆棘收莖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現撫循勞來甚得物情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

晉書纂 卷之六

十一

通遊于貴勢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為諫并諫琨除潤琨不納潤因譖令狐盛于琨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畧駕豪傑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于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乘虛襲晉陽琨父母並遇害琨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愍帝即位拜琨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眾赴之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期討石勒歃血載書

檄諸方守俱集襄國。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匹磾奔其兄喪。現遣世子羣送之。而末波率眾要擊。匹磾而敗。羣為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現為內應。而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現別屯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現。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現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耻。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現。初無害現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為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眾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現。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現。初現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翰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死于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為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握中有懸壘。本是荆山球。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墮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輻。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現詩託意非常。攄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

晉書集 卷之六

三十一

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畧。以常詞酬。和殊乖。現心現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現。匹磾遂稱有詔。收現。初現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警耻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現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現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兄輿字慶孫。雋朗有才。局與現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范陽王虓。鎮鄴。以輿為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而銜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越既總錄。以輿為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

晉書集 卷之六

三十一

人。權。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逸。清。才。

祖逖 兄納

祖逖字士稚范陽人也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兄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

晉書纂

卷之六

二五

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談曰晉室之亂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時石季龍領兵掠豫州住西臺逖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眾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屢敗勒兵勒鎮戍歸附者甚多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逖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詔進逖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

晉書纂

卷之六

二五

市逃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逃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遂感激發病先是術人戴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逃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王敦久懷逆亂畏逃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逃弟約代領其衆約別

晉書纂卷之六

三十一

有傳逃兄納。納字士言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穀皮邪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官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

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棋然後忘憂也納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况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可修著一代之典帝以問記室叅軍鍾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是納始也初弟約與逃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啟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讐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閒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

晉書纂卷之六

三十一

日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賊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

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雖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著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實。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

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遁。縈居。堯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

是素絲。改色。跣弛。易情。各運其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

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

晉書纂卷之六

三九

祚。晉方啓戎心。越石推心異類。竟終幽圜。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慶笠。鼓徒

招惜矣。

王導 子悅 恬 孫珣 珉 謚

王導字茂弘。覽之孫也。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時元帝為瑯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從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

導賢客 數百人 並加雲 接人人 有悅色 惟臨海 一八姓 任及數 胡人愈 未洽公 固適任 運三君 出臨海 便無後 人任大 善後過 胡人前 彈指云 關關胡 同笑四 坐並權 ○丞相 王導欲 檢校帳 下公語 云欲與 周旋無 為知人 凡案聞

晉書纂卷之六

三九

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瑯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願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剋已。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若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

事見世說

許侍中

空和俱

丞相後

至丞相

許處元

相後

至丞相

至丞相

至丞相

至丞相

至丞相

至丞相

至丞相

至丞相

至丞相

至丞相

至丞相

至丞相

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衆收淚而謝之于時軍旅

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勸設庠序擇朝臣子弟並入

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帝納之及帝登尊

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

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後劉隗用

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

典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

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且詣臺待罪

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

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

齊書纂卷之六

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初帝愛瑯琊

王衷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

又稱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曰夕陳諫故太子卒

定及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王敦舉兵內向時敦

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

敦平進封始興郡公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

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

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

亮遂召峻旣而難作六軍敗績及賊平宗廟宮室並

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

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

曾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

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

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遊覓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

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

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

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

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

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

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

齊書纂卷之六

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

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進位太

傅又拜司空丞相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

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

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

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

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轆犢車

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

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

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

導通江
左止道
聲無家
樂養主
言盡意
三理而
已然究
轉開生
無所不
入見
世說
洽子諸
子中最
知名而
洽之子
珣珣尤

著

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於是讓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趨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睭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中興名臣莫與為比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蒼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歷中書侍郎先導卒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為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為母曹氏襪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嘗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 恬字敬

晉書纂 卷之六

三三

豫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奕棋為中興第一 珣字元琳導子洽之子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時溫經畧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珣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時希安旨乃出珣為豫章太守不之官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仗之珣與殷仲堪徐逸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于帝及王國寶自媚于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為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掾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強兵竊發于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

晉書纂 卷之六

三三

初見失 儀實客 即相股 笑公曰 不然觀 其情貌 必不自 凡後同 月朝公 于內走 馬道出 突之左 右皆定 什而王 不動名 價於是 大重 見世說 珣珣 疾臨困

聞王武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

論以我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

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

殺珣等僅而得免歲餘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

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

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

也弟珉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

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僧彌珉小

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

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法

晉書高纂卷之六

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

耳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

為大令珉為小令 謚字稚遠劭之子少有美譽

與譙國桓胤大原王綏齊名桓玄舉兵詔謚銜命詣

玄玄深敬昵焉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初劉裕為布

衣衆未之識也惟謚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為一

代英雄及裕破桓玄以謚錄尚書事謚既受寵桓氏

常不自安護軍劉毅嘗問謚曰璽綏何在謚益懼會

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伏誅謚從弟諶少驍果輕

俠欲誘謚還吳起兵為亂乃說謚曰王綏無罪而義

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
危得乎謚懼而出奔裕遣人追躡謚既還委任如先
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
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中原蕩覆江左嗣興乖少康之祀夏異文
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於是王敦內侮憑
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
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精誠貫
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凌霜國綴旒而不滅開設
學校爰立章程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

夫蕭曹弼漢稟望匡周不足為儔至若夷吾體仁
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
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父蓋其宜矣恬
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慚劉毅之徵璽
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晉書纂卷之六終



明海虞錄 代汝贖南藥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劉弘

弘有年杜之風

劉弘字和季沛國人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太安中張昌作亂以弘都督荊州諸軍事累戰破昌昌懼而逃其眾悉降荆土平初張奕領荊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奕斬之表曰今張昌未擒益梁蕭

晉書纂

卷之七

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颺風駭蕩則滄海橫波比須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奕即梟其首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樹諭焉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迺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為論者所稱弘以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乎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

過六十歲疾無禱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復

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

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

姓無復屠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

中酒聽事酒撰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

三軍同其濃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為

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

以運道懸遠文武置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

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

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

晉書纂

卷之七

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為之嘆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况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時陶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為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為質弘遣之曰賢叔征

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闕境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卒於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

陶侃 兄子輿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潯陽侃早孤貧鄱陽孝廉范逵常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事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

書書纂

卷之七

三

督郵有能名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為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伏波將軍孫秀此非趙王倫黨孫秀以二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耻為掾屬以侃寒宦召為舍人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吏部郎温

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尚書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會劉弘為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為南蠻長史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為江夏太守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後以母憂去職常有二客來申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業之左右侃即遣兵逼業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為後繼業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時周顛為荊州刺史賊掠其良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鬪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大破之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為賊破不知那得刺史王貢對曰鄱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即表拜侃

書書纂

卷之七

四

爲荊州刺史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
遂與曾舉兵反徑向武昌侃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
王貢復挑戰侃逢謂之曰杜殺爲益州吏盜用庫錢
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
賊乎貢初橫腳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
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殺敗走
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敦留侃不遣左
轉廣州刺史以王廙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
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
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

晉書纂

卷之七

五

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
決乎因起如廁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
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
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既達豫
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至廣州在
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
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
力皆此類也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
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于吏職終日斂膝
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

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常語
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
逸游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諸參
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搗博之具悉投
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
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
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
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陪若非理得
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常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
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

晉書纂

卷之七

六

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
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
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
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
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都不守侃子
瞻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温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
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
不敢赴局嶠固請之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
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
與温嶠庾亮等俱會石頭侃都督李陽步將彭世殺

峻于陣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遠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詐也默尋遣使送奴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虺

晉書集

卷之七

七

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欲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初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凡徵時

所荷一餐咸報薨年七十六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捨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拖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拖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

晉書集

卷之七

八

侃懷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郡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迺致禍之由非禦寇也後庾亮伐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婆正坐諸君

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為世所重如此然勝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闢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掖猶痛又常如廁見一人朱衣介憤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若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主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

晉書纂卷之七

九

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齎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兄子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輿以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克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為之垂泣

史臣曰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縮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斂豺狼之迹舉賢登

善窮操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禔於稽之際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儁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陔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

溫嶠

晉書纂卷之七

十

溫嶠字太真太原人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現深禮之以嶠為右司馬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為之謀主琨所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公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

嶠姑劉氏一女
嶠屬公
甚有姿
其有女
難得但
云何姑
如嶠比
云何敢
希汝少
日公報
姑云已
身名臣
蓋不減

所說類 史溫來 其威容 皇太子 作人何 似溫曰 鈞深致 遠差非 淺識所 測然以 可稱焉 孝

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
器而嘉焉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
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
求反命不許會現為段匹磾所害嶠表現忠誠雖勲
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
之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
母亡嶠阻亂不獲歸墓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座議其
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
位為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
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
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遷
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為布衣之
交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鞞
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
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
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甚為王敦所忌因
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帝
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帝文王雖盛臣節不讐故
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
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敦不納嶠知其

晉書纂 卷之七

十一

終不悟於是謬為設敬綜其府事于說密謀以附其
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
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
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
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
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從表
補丹楊尹嶠猶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
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板擊鳳情墜作
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
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

晉書纂 卷之七

十三

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
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
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
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搆逆加嶠都督東安北部諸
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
姦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舍錢
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
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
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眾與賊夾水戰擊敗之車
平進號前將軍帝疾篤嶠與王導等同受顧命鎮武

昌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
杼之刑古人合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
未有受戮于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
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
蘇峻果反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
痛相對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
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譴負
天地自絕人倫嶠慚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
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
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
雷書纂 卷之七 十三

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諸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
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
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
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
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假今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
於此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將來之危乃當甚于
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
公進當爲大晉之功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
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今出軍既緩復召兵
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由是侃激勵遂率所
雷書纂 卷之七 十四

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
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
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
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是時義軍
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
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若復無
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
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
故也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
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膽塗地嶠

世論嶠 第二流 是過江 之南者 時名董 共說人 物第一 將盡之

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

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于先帝今之事

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

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

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

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

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

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

斬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為盟

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朝議將留輔政嶠

晉書纂 卷之七 十五

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費用不給

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

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毀犀角而照之須臾見

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

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

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

十二

邳鑿 子情 惜子超 邳音隙 邳鑿字道徽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

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鑿閉門自守

不染逆節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

者相與資贍鑿復分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

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

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鑿為主舉千餘家俱避

難于魯之嶧山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都督兗州

諸軍事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鑿為

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

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

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鑿曰擬人必于

晉書纂 卷之七 十六

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

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

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

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鑿

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覲顏

天壤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

心聞鑿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鑿遂與帝謀滅敦既

而錢鳳攻逼京師時議者以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

出距戰鑿曰賊無經畧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

久必啟義士之心今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疆

寇决勝負於一朝定成敗于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
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敦平封高平侯初鑿
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鑿名德傳共飴
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
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鑿於
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復並得存
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鑿之薨也翼追撫
有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 子愔字方回
少不交競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之風
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大司馬桓溫以愔都督徐

雷書纂 卷之七

十七

于法開 有名往 來便脉 云君侯 所患正 是精進 大過所 致耳與 一湯服 即大下 紙如卷 大割看 乃先所 服符也 見世 說 登書方 技傳法
亮諸軍事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用其
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固辭解職 愔
子超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遊士林每
存勝拔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斂積錢數
千萬常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
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溫辟爲參軍溫英氣
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
亦深自結納時王恂爲溫主簿亦爲溫所重府中語
曰髡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髡恂短故
也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飲

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于事機遣賤詣溫欲
共獎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賤自
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閒地自養溫得賤大喜卽轉
愔爲會稽太守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
謝安與王坦之常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卧聽之風
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
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
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慚之尋而有壽陽之捷
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
也既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否溫曰

雷書纂 卷之七

十六

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旣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
於公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
四海震服宇內豈不可深思哉溫旣素有此計深納
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謝安常與王文度共詣超
日盱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
邪其權重當時如此年四十二先愔卒初超雖實黨
桓氏以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
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慙爲獎我亡後若
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
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

姪來之
詩安樂
起四北
謝必不
王河漢
見世

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
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眾所
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起未亡。見情常蹠履問訊
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情慢怠。屐而候之。命席便
遷延。辭避。情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
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為之起屋宇。作器
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
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
而遁。常重超。以為一時之雋。甚相知賞。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太真性履

晉書纂 卷之七

十九

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
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
顧。狃窳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
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
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
移國乎。道徽儒雅。柔而有正。方回踵武。奕世登台。
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人也。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
號為三俊。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

憂。但無如作病何耳。趙王倫篡位。以榮為長史。初榮
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
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
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遂救之。得
免。齊王冏召為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
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旻曰。
以顧榮為主簿。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旻曰。榮江南
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為中書
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旻然之。白冏。以為
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

晉書纂 卷之七

二十

醒。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揚彥明書曰。吾為齊王
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遂
還吳。屬廣陵相陳敏。敏反。阻兵據州。收禮豪桀。有孫氏
鼎峙之計。假榮丹陽內史。榮踐危亡之際。恒以恭遜
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將軍懷神武之略。
有孫吳之能。若能委任君子。各得盡懷。散藎芥之恨。
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
委任之。敏乃遣甘卓出橫江。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
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
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敗必矣。而吾等

初既矣
身趨王
倫今又
委身陳

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潛謀起兵攻敏事平還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諫曰當今衰季之末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榮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願冲虛納下廣延僑彥弘九合之勳雪天下之耻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

晉書纂

卷之七

三

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榮素好琴及卒家人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床鼓琴數曲撫琴而嘆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賀循 楊方附

賀循字彥先會稽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

氏學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元帝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常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出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賤疏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忝備近親謬荷寵位餐服玄風景美高矩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顛顛實在君侯豈得讓勞居逸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已乃

晉書纂

卷之七

三

舉疾至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闓聞而據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賴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大常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

殷之陽甲漢之成帝時尙書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及帝踐位有司奏瑯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循疾篤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

讀書纂 卷之七

三十一

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與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猷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方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閒居著述王從之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沉吳越春秋并雜文行於世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材共康庶績顧榮賀循等並南金東箭世胃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輯帷幄佇其謀猷而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鑿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劉隗 伯訥 訥子疇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自今以後宜爲其防廬江太守梁龕明

讀書纂 卷之七

三十一

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隗奏曰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懲喪紀之禮宜肅請免龕官從之參軍宋挺本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旣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請除挺名禁錮終身阮抗剖符東藩舉頑用器請免抗官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作法將來請追除挺名錄妾還本顯証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隗劾奏文致甚苦事

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隗之彈奏不畏疆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胤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冤冤哭於幽都訢靈恨於黃泉嗟嘆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刑殺失中妖青並見以古况今其揆一也請皆免官隗與尚書令刁協並為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用隗及戴若思為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敦作亂以討隗為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憤大言意氣自若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奔于石勒勒以為從事中郎 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嘆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枉方叔拙於用長終於司隸校尉 子疇字王喬

晉書纂

卷之七

三五

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鳴。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為。閩。鼎。所。殺。司。空。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其。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刁協 子彞

晉書纂

卷之一

二六

刁協字玄亮渤海人也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為當時所稱許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于敦帝痛協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後協以出奔不蒙追贈協子彞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協不能抗節殞身出

協字玄亮 渤海人也 協少好經籍 博聞彊記 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 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 朝臣無習舊儀者 協久在中朝 諳練舊事 凡所制度 皆稟於協 焉深為當時所稱許 協性剛悍 與物多忤 每崇上抑下 故為王氏所疾 又使酒放肆 侵毀公卿 見者莫不側目 然悉力盡心 志在匡救 帝甚信任之 及王敦構逆 上疏罪協 既而王師敗績 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 除帝執協隗手 流涕嗚咽 勸令避禍 協曰臣當守死 不敢有貳 帝曰今事逼矣 安可不行 乃令給協隗人馬 使自為計 協年老不堪 騎乘素無恩紀 募從者皆委之 行至江乘 為人所殺 送首于敦 帝痛協密捕 送協首者而誅之 敦平後 協以出奔 不蒙追贈 協子彞 上疏訟之 在位者多以協不能抗節 殞身出

扶搖拂
青天不
以爲意
其下不
以爲濁
聚酒之
所保何
足自種
說見世

慶亮達
顧類曰

言何所
於貌而
忽肥瘦
曰君僕
何所容
慘而忽
瘦顛曰
吾無所
愛直是
清虛曰
宋澤蘇
日去耳
說見世

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譏羣公于西堂酒酣從
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顛因醉厲聲曰
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
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顛曰近日之
罪固知不至于死尚書紀瞻置酒請顛及王導等顛
荒醉失儀爲有司所奏詔曰顛參副朝右職掌銓衡
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爲有司所繩吾亮
其極歡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初顛以雅望獲海內
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畧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
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顛在中朝

晉書集 卷之七

三九

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
從北來顛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顛
醒使視客已腐脇而死顛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
嘗因酒瞋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
所燃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
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顛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
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
亦不以爲忤又于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
邪顛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搆逆顛奉
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

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
正不知所答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顛避敦顛曰吾備
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
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顛大言曰天地先帝
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凌虐天下神祇
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
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
流涕遂于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顛之死也敦坐有
一參軍檇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
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

晉書集 卷之七

三九

曰伯仁總角于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日何
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顛每見顛輒面熱雖復冬
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顛家收得素麈數枚
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初敦
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
請罪值顛將入導呼顛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
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
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顛顛不與言顧左右
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
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

導曰周顛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顛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人家富于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異焉弱冠知名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于

晉書纂

卷之七

三十一

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濫目詹一無所取惟收圖書莫不歎之累遷光祿勳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

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帝卽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旣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下壺

下壺字望之濟陰人也父粹以清辨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下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明帝不豫壺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

晉書纂

卷之七

三十一

成帝卽位羣臣進壺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鑿壺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壺幹實當官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于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閒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

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理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驚痴耳若下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峴當敢爾邪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惡滋蔓不可復制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

晉書集 卷之七

三五

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何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卽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峻果稱兵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珍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珍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其後盜發壺墓尸

僵髻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

劉超 鍾雅附

劉超字世瑜臨沂人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專掌文檄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特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爲義興太守帝崩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及蘇峻謀逆王師敗績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尤甚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

晉書集 卷之七

三五

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

鍾雅字彥胃潁川人明帝崩遷御

史中丞時國喪未暮而尚書梅陶私奏女伎雅劾奏曰臣聞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蘇峻之難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讐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並為賊所害

晉書纂

卷之七

三五

史臣曰下壺束帶立朝以匡正為己任纂蒙衛主

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

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

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逼乃

崎嶇寇難契潤艱虞匪石為心寒松比操貞軌皆

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晉書纂卷之七終

晉書纂

卷之七

手大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孫惠

孫惠字德施富陽人惠口訥好學有才識齊王冏辟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冏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為參軍是時穎將征長沙王入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

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邁茲厄運伏惟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交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武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嶼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有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羣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共賞信夫心火傾移喪亂

晉書纂

卷之八

一

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

著明謫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尅明公思安危人

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德躬吐握

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渭濱

之士含奇謨于朱唇握神策于玉掌道遙川嶽之上

以俟真人之求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秘之不天值

此衰運跋涉荆棘櫛風沐雨思以管穴毗佐大猷伏

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啟天慮明公指麾則

五嶽可傾呼喻則江湖可竭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

是烏獲推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

晉書纂

卷之八

二

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鵠起於

慶命之會拔劔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

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

于糞壤形骸捐于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

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

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秘

之所耻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

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

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秘之左屬平亂之韃右

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惟君裁之越省書

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
疏豫參謀議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廙戰
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
矣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

陳頽

陳頽字延思陳國苦人也父訢立宅起門頽曰當使
容馬車訢笑而從之後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
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爲刺史韜因河
間王顥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
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頽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

晉書纂

卷之八

三

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吏并糾事徵文
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
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
壤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答曰詩稱維
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
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
以爲汝頽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頽曰彥真與元
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義傳說師曠
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
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

遷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中郎表琇薦頽于元帝
頽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
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
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引乃至凌遲加有
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
王職不恤法物墜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
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
興初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頽議諸僚屬乘
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
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
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
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惟
乃行者皆免官

晉書纂

卷之八

四一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
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
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
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
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
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

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我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

晉書纂

卷之八

五

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劍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邾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歛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沱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業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晉書纂

卷之八

六

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劍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畧曰陛下即位以來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于上黔細未輯于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雷書纂 卷之八

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曰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黥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不取後元帝崩谷因下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是時潁川陳迹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王敦所重未幾而歿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璞嘗爲人塋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塋龍肉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塋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

已之吉凶。璞曰：大吉。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入。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

雷書纂

卷之八

九

行刑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嘆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嘆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

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人也。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

雷書纂

卷之八

十

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瞻太安中，石冰作亂，洪爲將，兵破之。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游閒養，著述不輟。自序云：所著子言黃。

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
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函之金匱
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洪博聞深洽江左
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辨玄牘析理入微後
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
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
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
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紉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
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于西

晉書纂卷之八

十一

朝振辭鋒於南夏為中興才學之宗矣探策定數
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官微
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
之累也若乃吉凶修短定于自然自可居常待終
頽心委運何至嚙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
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
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雅川束髮從
師老而忘倦絀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
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
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庾亮 子彬 蘇 亮弟 惔 冰 翼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美姿容善談論性好
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
或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元帝為鎮東時聞
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
之由是聘亮妹為皇太子妃中興初侍講東宮時帝
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
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
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
規賢於裴頠遠矣明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上書讓

晉書纂卷之八

十二

曰臣凡庸周陋少無殊操先帝眷同國士申以婚姻
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頰頰省闈出總六軍十餘年間
位超先達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復以臣領中書臣
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
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
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
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
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往代成鑒可為寒心以
臣之才兼如此之嫌雖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
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帝納其言而止復代

王導爲中書監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南頓王宗西陽王素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旣而正色陳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亮知蘇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皆不納峻

晉書纂

卷之八

十三

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舉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旣而峻乘勝至于京都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舵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南奔溫嶠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旣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今見求即便談宴終日亮噉噉因留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

自類
入口至

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嘆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旣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勵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哽噎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喻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豫州刺史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叛亮會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

宋書纂

卷之八

十四

對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攜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侃薨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郤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授毛寶精兵一萬戍邾城會寇陷邾城憂慨發疾薨時年五十二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盧殷浩以爲不利于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

當者名 乘客死 的虛奴 市 竺法深 曰廣元 規固名 士胸中 刑殊三 劉遵祖 少登殿 中電所 於亮亮 折然使 取為佐 既見劉 爾日有

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
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
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
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
子彬年數歲雅量過人初亮風儀舉止時疑以
為假及彬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
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至於
此論者謂不減亮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蘇峻之
亂遇害 彬弟勳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
遷襄陽勳年十五以書諫翼翼甚奇之道季嘗云廉
頗簡相如雖千載上使人凜凜恒如有生氣曹瑜李
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
治但恐狐狸狢猓噉盡 亮弟懌字叔預少以通
簡為兄亮所稱遷豫州刺史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
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
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
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
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
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遂飲鴆
而卒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

公之遺 事天下 亦未以 蘇峻亂 廣水時 爲吳郡 單身奔 云賴都 辛以克 後冰欲 報辛平 曰出自 斷下無 所後須 鞭恒思 不得快 飲酒使 其酒足 餘年畢 夫冰爲 起大舍 市奴婢 有百斛 酒終其 身時請 此非非 惟智智 且亦達 生見 世說 後矣得 免而希 亦克新 于建康 世稱亮 爲豐年

晉書纂 卷之八

十五

晉書纂 卷之八

十六

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
之實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亮既固辭不入眾望歸
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
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
願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
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
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成帝疾篤
時有妄為中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
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眾心乃定冰天
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疋冰怒
捶之市絹還官及卒無絹為余又室無妾媵家無私
積世以此稱之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
三陽可以有後故子希求鎮山陽子友為東陽家于
暨陽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
杜又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
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
桓溫總肉之中便期之以遠畧翼言于成帝曰桓溫
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
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及亮卒授荊州刺
史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起居大任遐邇屬目

玉璽為
光年致

美字洪
喬

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
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
河以南皆懷歸附先是殷浩父羨為長沙在郡貪殘
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
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
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察蕭之也既
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計之
大較江東之政樞儻豪彊以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
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
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為官

晉書纂

卷之八

十五

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
安席雖皆前宰之僭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兄弟不
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
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惟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
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
此康帝即位翼欲率眾北伐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
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不從
遂違詔輒行徙鎮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
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眾屬目其氣
十倍翼如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卒

晉之季
世其幹

臣如劉琨周處庾翼祖逖溫嶠並志圖恢復力具勤
勩乃現網於鮮卑周匝於仇帥翼殞於疇鬼而逖以
妖星見映嶠以牛渚示崇俱當壯盛之歲遽
罹摧折之凶豈天不祥音歟何奪之速也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耀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閣
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
控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是以
厚贈瓊罕升津要塗山在夏靡與禹稷同驅妣
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晉昵
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數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播
紳足為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
寡闕安國之長算璿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

晉書纂

卷之八

十八

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
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郗鑒協從必且戎車
犯順則與夫呂產安傑亦何以異哉

桓彝 子豁 冲 豁子石虔 石秀

桓彝字茂倫譙國人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
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
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為周顛
所重顛嘗歎曰茂倫欽崎歷落固可笑人也于時王
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
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訪

漢桓榮
九世孫

南朝王
宗 帝曰大
勇已亂
天下

孫指按

之云是興縣彘乃造之縣宰東海徐寧通朗博涉相
遇欣然因留數夕彘大賞之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
屬彘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
亮問所在彘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
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爲敘之卽遷吏部郎竟歷
顯職王敦平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頗經變亂宜
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彘可充其選帝遂補彘宣城內
史蘇峻之亂也彘糾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
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按甲以須後舉彘厲色曰
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

晉書纂卷之八

十九

義無晏安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彘僞與通
和以紓交至之禍彘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
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
俞縱守蘭石峻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
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
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彘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
彘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彘僞降更思後舉
彘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遇害初彘與郭璞
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彘問其故曰卦與吾
同丈夫當此非命而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

以彘之
志誠而
子皆孫
並成叛
皆可哉

冲溫別有傳 豁字朗子時譽雖不及冲而甚有

器度但遇疆寇故功業不建初豁聞苻堅國中有謠
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應
之唯石虔石秀知名 子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
趨健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
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
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
歸從溫入關冲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
冲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
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

晉書纂卷之八

二十

其見畏如此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
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于應接時人方之庾純
代叔父冲爲江州刺史居尋陽性放曠弋釣林澤不
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嘗從冲獵登九井山
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咏而已謝
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
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此事非公所諳吾又何言
哉子稚玉玄之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爲臨
沅王 冲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
器之初彘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

由得之溫乃以冲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質幸為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冲為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溫薨冲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為羣情所歸冲懼逼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為恨冲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杆以為已任既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為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為損益而欲外示閒暇聞軍在近因不聽

晉書纂 卷之八

王

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為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冲謂不足以為廢興召佐吏對之嘆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閒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眾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大勲克舉冲慚耻發病而卒冲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初郗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惟冲獨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為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冲每見人不快

精爽有 軀甚美 入口消 釋言慈 人不別 味得好 梨燕食 之也 豹奴桓 王丹陽 名混

輒噴云君得哀家梨當復蒸食不冲子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豹奴逾不說

史臣曰醜風潛煽醇源浸竭原軫免胃慄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况交霜雪於杪歲晦風兩於將晨啗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庚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為易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逡巡於內輔豁陵

晉書纂 卷之八

王

屬於上游度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杆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為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甯俞之忠無救奕碁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坦之子

國寶 忱 忱姪綏

王湛字處冲渾之弟也身長七尺八寸龍額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痴其父昶獨異焉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及湛湛

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是缺然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湛又曰此馬任重

晉書集 卷之八

五十二

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躡而督郵馬如常濟益嘆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痴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痴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于季孟之間乎 子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東海王越鎮許以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

晉書集 卷之八

五十四

救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聞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鞭寤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塞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渡江名臣

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
為算和將為情邪若謂為算則彼去武昌子有餘里
數萬之眾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今疆
胡陸梁當畜力養銳而無故遷動且武昌實是江東
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
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
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若是情耶則天道玄遠鬼情
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昔秦忌亡胡之讖周惡糜
弧之謠歷觀古今鑒其遺事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
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翼遂不移鎮述後為揚

晉書纂卷之八

三五

州刺史初至王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
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遷尚書令述每受職
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為
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
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
及也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
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
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痴耶詎可畏溫面而以
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
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

簡文帝
王述才

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永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
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二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
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
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
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葺于昔始為當時所嘆但
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
子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履齒踏之又不得噓甚拔內
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
褻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
去轉頭問左右去未答云已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晉書纂卷之八

三六

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
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
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簾述曰永嘉不競暫
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
園陵不應先事鍾簾溫竟無以奪之 述子坦之
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為之語曰盛德
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
江彬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
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彬遂止坦之有風格
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者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

坦之與
林公道
不相符
王謂林
公道
林公道
王云
風頌

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先王
知人情之難肆每攝其契而為節焉使夫敦禮以崇
化日用以成俗若夫莊生者其言詭譎其義恢誕故
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
征偽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為耻士以無措為通雖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
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
乎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
自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
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
晉書纂 卷之八 二十七

精市里
衣袂左
傳述都
何世說

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
之尋亦卒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
之事 國寶坦之子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
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由
是與道子游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與道子持
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
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
支妙因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
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及弟忱卒國
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
時進發為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
託為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
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
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常於內省面
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
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
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
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為忠帝崩安帝
即位國寶復事道子參管朝權威震內外時王恭惡
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檄討國寶為名道子

晉書纂 卷之八 二十八

既不能距欲委罪國寶乃收國寶付廷尉賜死以謝
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
下珍玩充滿其室 忱字元達國寶弟弱冠知名

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
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

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
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雋望

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
玄玄束帶造之始為賓主太元中出為荊州刺史忱

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為人又年少居方伯
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相和桓玄

時在江陵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常詣忱通
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

留嘗朔日見客伏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
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

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
親婦父嘗有慘怛乘醉串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

許人連臂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
此類初王恭與忱甚有情後遇表忱之間遂致疑隙

然每至輿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

晉書纂 卷之八

三十一

孝伯恭
字忱小
字佛大

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太
傅道子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

綬字彥猷坦之孫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
無行父愉為殷桓所捕綬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

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為試守孝子桓玄為太
尉綬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

以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無故有人頭墮於床而流
血洶沱俄被誅初綬與王謐桓胤齊名為後進之秀

謐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綬身
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漢

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綬亦著稱八葉繼
軌軒冕莫與為比焉

荀崧 子羨
荀崧字景猷潁川人父頽與王濟何劭為拜親之友
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韶亂時族曾祖頽見而奇之

以為必與頽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
祖陳郡未侃謂侃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

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為名流所賞如
此累遷侍中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

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

晉書纂 卷之八

三十一

棄其母屍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
葬母於密山元帝踐祚徵拜尚書僕射使崧與刁協
共定中興禮儀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五經及論
語孝經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公羊穀梁皆省不置
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孔子作春秋諸侯誦妬懼犯
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時左丘明子夏造膝
親受無不精究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多膏
腴美辭以發明經意學者好之公羊高親受子夏立
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
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

晉書纂

卷之八

三十一

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
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于先
代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
發端異趣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
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詔曰穀梁膚淺不
足置博士餘如奏 子美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
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美
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
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美不欲連婚帝室仍遠
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公主義興太守褚哀以

爲長史既到袁謂佐吏曰荀生資逸羣之氣將有冲
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
中興方伯未有如美之少者美卒時年三十八帝聞
之嘆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
寄乎 崧小女灌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
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
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
急灌督勵將士且戰且前得詣覽乞師救崧賊聞兵
至散走

范汪 子甯

晉書纂

卷之八

三十一

范汪字玄平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荊州刺
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及長好學
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
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
京師屬蘇峻作難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
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疆未敢輕進
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二
已兆雖疆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
之桓溫頓請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溫甚恨焉簡
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徐兗二州刺史桓溫北伐令

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為庶人朝廷憚溫不敢
執談者為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
後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
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既
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
乃曰亡兒瘞此故來祗之溫殊失望而止 子審

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
審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
著論曰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
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
重書纂 卷之八 三三

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眾之愆大也審崇儒抑俗率
皆如此王國寶審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
為審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
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審不信卜占固
請行初審常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
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
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
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
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日晚起五
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徒蘊於胸中七

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
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
年初審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為之
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

劉惔 張憑附

劉惔字真長沛國人也祖宏字終嘏宏兄粹字純嘏
宏弟潢字冲嘏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
三嘏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
芒屨以為養雖葦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王導
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
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
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
之荀粲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為談客俱蒙上賓
禮時孫盛作易象妙于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
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
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掌
大笑咸稱美之惔至濛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

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濛曰詔音令辭不
如我往輒破的勝我累遷舟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
賓嘗與濛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

語便

桓溫征
還快數
十里迎
之桓都
不語直
云飛長
衣談濟
言是身

誰功快
答曰晉
德靈長
功豈在
爾見
語林
桓溫請
快臥不
起桓溫
彈彈劍
枕九空
碎床磚
問快作
色起曰
使君如
擊地穿
可圖賊
求勝桓
其有根
家見

甚盛快辭焉濛曰聊以充虛何苦辭快答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快嘆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却惜有儉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快快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快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溫常問快會稽王談更進邪快曰極進然故第二流耳溫曰第一復誰快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快每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為荊州快言于帝曰溫不可使居形

晉書纂卷之八

三五

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為軍司帝不納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快以為必剋或問其故云以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常薦吳郡張憑憑卒為美士眾以此服其知人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為之誅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為名言後綽常詣褚裒言及快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云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常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為名流所敬重如此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

甚說

解所以鎮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及長為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快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快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快清言有所不通憑于未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望彼我之懷一坐皆驚快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快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嘆曰張憑勃宰為理窟

韓伯

晉書纂卷之八

三五

韓伯字康伯潁川人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復禪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劭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簡文帝居藩引為談客陳郡周勰為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令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

見世說
於活字
唐伯來
得表
後慧
見世說

眾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為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者矣有人問表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詠云荆門晝掩閒庭晏然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推王佐叶宣尼之遠契玩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有關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

晉書纂

卷之八

三十七

懷祖鑒局夷遠冲衿玉粹坦之墻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筴情愷語怪演發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褒職或任華綸閣密勿於王言咸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渾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豎之餘威繡桶雕楹跨於宸極驪珍冶質充初於帷房亦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苟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松則思業該通緝遺經于已紊汪則風颺

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權而言俱為雅士劉韓雋爽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晉書纂卷之八終

卷之八

三六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纂

諸臣傳

王允之

王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以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

晉書纂 卷之九

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啓明帝及敦平帝徵允之任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力封番禺縣侯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廙字世將導從弟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為荊州廙性儻率嘗從南下且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于是大失荆士之望人情乖阻及

王敦構禍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為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為平南將軍温嶠書曰痛謝琨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儁才不遂其志坐相視

盡如何

弟彬字世儒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

彬勞之會周顛遇害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在朝雖無謬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

晉書纂 卷之九

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為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容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陵為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彬為人樸素方直之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

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觀衰危必與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舍。父子於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為恨。

彬子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累遷廷尉時當南郊簡文帝為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于僥倖矣遂從之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

書書集卷之九

三

彪之言于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為殿下計皆自為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為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欵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施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怒怒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凡庸之族衆賢然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于朝焉得不賢鄙共貫

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詐云殺符

堅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彪之上簡文帝踐陳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浩大敗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械將謀非常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

晉書集卷之九

四

志意盡于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為言簡文甚悅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為會稽內史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為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

何以過之。意不遺。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為。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依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嘆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采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

晉書纂

卷之九

五

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表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嘆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

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沖及

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今上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日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疆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為允。豈以修屋宇為能邪。安無以奪之。

晉書纂

卷之九

六

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

虞嘯父 從兄駢

嘯父虞潭子。位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時天尚溫。鯁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駢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于潭。然而素行過之。王導嘗謂駢曰。孔愉有公。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

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

史臣曰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龍堯爲出納之端。蟹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歎。

陸玩 子納

陸玩字士瑤吳人也。兄暉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吾家世不乏公矣。位至光祿大夫。玩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請導食餼。因而得疾。與導牋曰。

書書纂 卷之九

七

僕雖吳人。幾爲僞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王導鄙鑿。廩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柱梁之間。祝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玩笑曰。哉。卿良箴。既而嘆息謂賓客曰。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摩其德宇。玩子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

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問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才彘在坐。及受禮。惟酒一斗。鹿肉一椀。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添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敕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謝安常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辨。其兄子倝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倝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嘆曰。好家居。繼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

書書纂 卷之九

八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潯人。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七將軍王敦掾。敦兄舍時爲廬江郡。貪汗狼藉。敦常以座中稱曰。家兒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

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充即王

導妻之灼子故少與導善嘗詣導導以麈尾指床呼

是君坐也導繕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為

後王導與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概

有萬入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

願引充內侍則外譽惟緝社稷無虞矣及導薨與庾

冰參錄尚書事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倖人主

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

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疆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

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今

晉書纂卷之九

瑯邪踐祚如孺子何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

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

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觀升平之世帝有慙

色俄而帝疾篤冰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

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為穆帝冰甚恨

之後冰弟翼臨終表以子爰之行荊州刺史于時論

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

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疆胡

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

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

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

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

溫乎如令阻兵耻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

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

革之能而疆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

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

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

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

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常戲之曰卿

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

晉書纂卷之九

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是郗愔及弟曇奉

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詣

于道二何佞于佛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云

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

蔡謨 父克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也父克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

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

遇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為處士而見憚如

此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

山簡常與郗邪王衍書曰蔡子凡今之正人行以書

時時浩
北在果
有山
之歐

示眾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充在
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為大郡號
稱多士瑯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
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
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
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
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
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謨弱冠察
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成帝遣使拜太傅司空彭城王
絃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冠難而此堂
猶存宜敕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族先帝
多才多藝聊畫此像今盜賊奔突王都墮敗而此堂
巍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
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今欲發王命敕史官作頌於義
有疑焉於是遂寢康帝即位徵拜左光祿大夫石季
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
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
何哉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
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
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屈

晉書集

卷之九

十一

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固讓謂
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皇太
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
所執穆帝臨軒遣侍中徵謨陳疾篤自且至申使
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劬問左右曰所
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者宜罷朝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
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
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
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
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
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詔免為庶
人謨初渡江見彭璆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冷
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
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
作女伎施設床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
性猶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
帶腰舟長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瑯邪人也祖誕魏司空為文帝所誅
父靚奔吳為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

晉書集

卷之九

三

靚姊又為瑯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

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

曰不能漆身皮而復觀聖顏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

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避地江

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及導

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

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

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潁川荀

顛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

興三明明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

葛清元帝時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

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恢對曰今天下

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

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贈恢秩中二千石恢

有女既寡誓不復重出恢既許江彪婚乃移家近之

初誑女云江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後在比其

覺已不復得出江郎暮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

入宿恒在對床上後觀其意轉帖江乃詐厭良久不

寤聲氣轉急女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

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

恢女即 庚亮子 彬之妻 蘇峻之 亂世之 官女符 改過悔 與亮書 及之亮 答曰 女尚 固其 也必念 三兄弟

書書纂 卷之九

十三

在初法

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人也父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

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

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洪喬

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功焉猥蒙厚賚帝笑

曰此事豈容卿有功邪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

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

篇則融勝浩由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

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

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

為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

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上江左興亡因相

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

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

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足下少

標令名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

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顏齊先達邪浩固辭不

起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幾術將軍褚裒薦浩徵為

不起邪 見世

洪亮 介立 乃其 恭其 私其 且云 荆州 十郡 殷長 最惡 王仲 劉五 遠浩 談玄 俱載

書書纂 卷之九

十四

揚州刺史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
溫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
野推服故引為心膂以抗於溫遂參綜朝權王羲之
密說浩令與桓溫和不宜內搆嫌隙浩不從及石
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于是以浩為
中軍將軍都督揚豫青兗徐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
中原為已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後
進軍次山桑降人姚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
械軍儲皆為襄所掠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
浩竟坐廢為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

晉書纂

卷之九

十五

名而毋心競溫常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
久寧作我溫既以燈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至是
溫與人曰少時吾與浩同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
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
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
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
憾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更恨簡文曰
上人著百尺樓上擔梯將去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
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
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為尚

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册
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浩卒後將改
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詔追復浩本官悅

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
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
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
意以聞時人咸稱之又浩軍鋒蔡裔有勇氣聲若雷
震常有二盜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盜俱殞故浩委焉
史臣曰殷浩清微雅量眾議攸歸咸謂教義由其
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

晉書纂

卷之九

十六

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
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悉夫

孔愉 從子坦 從弟嚴 羣

孔愉字敬康會稽人也年十三而孤與同郡張茂字
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口會稽三康入新安
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
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
相掾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常
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
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

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峻反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重愉之守正後王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由是爲導所銜後出爲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

從子坦字君平少方直

晉書纂

卷之九

十七

有雅望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襲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極蘇而與禹徐襲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賊子污官潛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屬蘇峻反坦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峻脫逕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

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木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今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爲丹陽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床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去導等亦止

晉書纂

卷之九

十八

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爲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于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并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常從容言于帝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疾篤庾亮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藥修短命

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棖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是宿昔之所味詠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

孔嚴字彭祖愉族弟也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殷浩臨揚州請嚴為別駕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于閩外嚴言于

讀書集 卷之九

九

浩曰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闇屈伸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感義而聚者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極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羣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于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于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

指降人
說實也
已裏果
反

王劉桓
子野家
尚往尚
書案亮
後三日
友文諸
人對之
便回
諸人門
外迎之
把管便
下我
臉情者
半生乃
東未說
尚

平王導保存術常因眾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仕歷中丞性嗜酒導常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常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糵事其耽湎如此史臣曰孔愉父子咸以條管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

讀書集 卷之九

九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八歲神悟夙成鯤常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嘆異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眾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椽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雉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者本憤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

孫長樂
兄弟就
謝公佈
言至款
難劉夫
人壁後
聽之具
則其語
安問昨
客何似
劉對曰
三九門
未有如
此真客
謝深
愧色
見世說

俯仰在中。倘若無人其率諒如此。時庾翼鎮武昌尚
數詣翼諮謀軍事常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
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卽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爲
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爲尚造烏布帳尚
壞之以爲軍士襦袴鎮壽陽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
備太樂江表有鐘石之樂自尚始

謝安 子琰 璵子混 安兄奕 奕子玄

安弟萬 萬弟石 石兄子朗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年四歲譙郡桓彝見而嘆曰
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

晉書集 卷之九

主

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
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臺臺爲來逼人王導
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
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
文累辟召不起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
嘆曰此亦伯夷何遠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
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
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卽迴衆咸服其雅
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
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

孫長樂
兄弟就
謝公佈
言至款
難劉夫
人壁後
聽之具
則其語
安問昨
客何似
劉對曰
三九門
未有如
此真客
謝深
愧色
見世說

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
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
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
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
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
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
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
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温甚喜言生
平歡笑竟日既出温問左右頗常見我有如此客不
温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温

晉書集 卷之九

主

見留之曰今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安始就桓公
司馬于時人有餉温藥中有遠志桓取以問安此藥
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兩稱安未答時郝隆在坐應
聲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
色温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簡又帝崩
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
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于安安神色不變
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元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
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今日侯有道守在
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

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劣温常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常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官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

晉書纂

卷之九

三

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官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然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兄子玄等應機征討堅後率眾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玄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

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展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其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于土山營野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之徒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兵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顏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懷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温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温輿者代其位十六里今十六年矣白雞生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常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

晉書纂

卷之九

三

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官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然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兄子玄等應機征討堅後率眾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玄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

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
數之及至新城築塼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
塼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
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常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
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
叩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
而去

子琰琰子混字叔源初孝武帝為晉陵公
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
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少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
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

晉書纂

卷之九

三五

崩表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鬻初元帝始鎮
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為珍膳項上一鬻尤美
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鬻故珣因以
為戲混竟尚王襲父爵桓玄常欲以安宅為管混曰
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
邪玄聞慙而止以黨劉毅誅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
曰陛下當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
裕亦嘆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
小字也 安兄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為剡令有
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

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為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為
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哢笑詠無異常日
桓溫曰吾方外司馬奕每飲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
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
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
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責之 玄字幼

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常戒約子姪因曰子
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
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于庭階耳安兄玄少好
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即取焚

晉書纂

卷之九

三六

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于時苻堅
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
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
而嘆之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
以為不然超曰吾常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
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
城眾號百萬詔以玄為前鋒都督諸軍事與叔父石
從弟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距之眾凡八萬堅進屯壽
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
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今將士得

君親故
不得
後三為
名見

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眾皆曰宜
阻肥水莫令得上我眾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
今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
為然遂麾使却陣眾因亂不能止於是玄以精銳八
千涉渡肥水決戰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眾奔潰自
相踏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眾棄
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
以饑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
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詔玄以勳封康
樂縣公疾篤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會稽內史時

晉書纂

卷之九

三

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
之名亞于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于瑛秘
書郎早卒瑛子靈運嗣瑛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豔逸
玄常稱曰我尚生瑛瑛那得不生靈運始從玄征伐
者戴遂處士達之弟遂厲操東山而遂以武勇顯謝
安常謂遂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遂曰下官不堪其憂
家兄不改其樂 安弟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
重不及安而善自銜曜故早有時譽常與蔡系送客
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床冠帽傾脫萬徐拂
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

不為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簡文帝
作相聞其名召為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髦裘履
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
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
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
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
才流經通處廟廊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
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
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常以嘯咏自高未嘗撫眾兄
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

晉書纂

卷之九

三八

為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
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
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後自率眾援洛陽眾
遂潰散狼狽歸廢為庶人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
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
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
朗字長度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用
時病新起體甚羸不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
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
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

遂流涕。携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妓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令朝士見之。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長史。常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嘆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表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卽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石字石奴。淮肥之役。與兄子玄琰破符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

晉書纂

卷之九

三九

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爲都督。石少患面瘡。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爲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旣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譏當世。

史臣曰。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咏山林。浮沈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凌霞之志。暨于禡碎。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彞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温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冥

行而清羣。冠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于耕戰之秋。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日。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爲高石奴。以徧濁典。累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冠望之。而土崩渦頓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非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速矣。

晉書纂

卷之九

三九

王羲之字徽之。獻之許邁附。王羲之字逸少。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辨瞻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常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

王右軍 亦夫人 謂二弟 同空中 期日王 家見二 謝領篋 倒屣見 汝輩來 平于爾 汝可無 煩復往 同空和 情中 郎即學 二謝安 萬 王尚書 惠嘗若 却夫人 同服耳 不卷曰 不卷曰 落稿乎 形骸至 于眼耳 關于神 明那可 便與人 隔 支道林 論莊子 道遠游 支作數 千言才 花爛狀 後石軍 以謝安

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鑿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義之也遂以女妻之後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在于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義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字當雖廣自容何所時東土饑荒義之輒開倉賑貸而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

晉書纂 卷之九 三三

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義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義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姓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烹以待之義之嘆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奉相贈耳義之欣然為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此嘗詣

帶望 運不能 見世說

門生家見斐凡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戴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以此類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義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草書答庾亮而翼深嘆伏因與義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十紙過江顛損遂乃下

晉書纂 卷之九 三三

失常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義之齊名而義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義之當候已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義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義之耻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

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于簡對義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小子義之敢告二尊之靈義之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是用瘖瘖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謹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

晉書纂

卷之九

三十一

安常謂義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見輩覺損忻樂之趣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床惟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今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一人並有愧色初義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頃東遊還修植桑果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誨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

井丹傳
京師高士
之語曰

晉書纂

卷之九

三十四

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其爲得意可勝言邪有子七人知名者五人凝之亦工草隸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常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常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

五經粉 蘇新陽 侯使人 妾之不 得已而 行侯起 左右起 筆丹笑 曰聞樂 射駕人 車此所 謂人直 者邪侯 即去聲 不仕

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床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呼嗚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桓玄為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二叔在坐咸為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風流為一時之冠年數歲常觀門生擲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櫟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人以此定二王神宇夜卧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檀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

晉書纂卷之九

三五

方丈大字義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常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駢特牛甚妙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儻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安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章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髻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好遊會稽諸山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然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未幾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鄰家離婚獻之前妻鄰墨女也俄而卒于官時議者以為義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速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帙置左右以翫之始義之所與共遊者 許邁字

晉書纂卷之九

三五

叔玄丹陽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時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甯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陳安世茅季偉常所遊處於是立精舍於懸甯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携其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于桐廬縣之桓山餌朮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

晉書纂

卷之九

三七

之好道之徒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與婦書告別義之造之未常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義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未代去朴歸華舒箋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

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迴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踪拘束若嚴家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榮春虱字字如縮秋蛇卧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雖秃千鬼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

晉書纂

卷之九

三八

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晉書纂卷之九終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桓伊

桓伊字叔夏譙國人苻堅南寇與謝玄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舫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

晉書纂 卷之十

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

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為作

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

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

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諂邪

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

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

燕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即吹為一弄乃

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

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敕御妓奏笛

伊每聞 清歌輒 嗟奈何 謝安聞 之曰子 野可謂 一往有 深情 見便說

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

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

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

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

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

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初伊有

馬步鎧六百領豫為表令死乃上之詔受其所上之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勇而訥口不知書及為將遂以

謙恭稱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議距賊之

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

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

得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

是以勝耳珉大笑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夏口之戰

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

船上舫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

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

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伺為杜曾

所圍時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

晉書纂 卷之十

二

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
乃止伺常所調等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
門伺被傷退入船賊舉鋌捕伺逆接得鋌反以擗
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
十步乃免杜曾遣說伺云馬偽感卿恩妻孥得活盡
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偽偽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
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
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甌山

毛寶

毛寶字碩真榮陽人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

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

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

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今

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邪。便宜急遣信改舊

書說。必應俱征。嶠意悟。卽遣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嶠

上寶爲廬江太守。賊欲襲溢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

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
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時。侃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
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軍政有進
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

晉書集 卷之十

三

陳壽

晉書集 卷之十

四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
爲今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
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
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
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除佐著作
郎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
有良史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
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

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
寬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
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
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
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以
母憂去職。母遺言：今荏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
歸。墓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
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
皆如周言。

孫盛 子放

晉書集

卷之十

五

孫盛字安國，太原人。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
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
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
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庾亮引為參軍。時丞
相王導專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譏搆其
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
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
外耳。亮納之。為桓溫從事中郎，出補長沙太守。以家
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
之盛與溫賤而辭，肯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

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
為怪鳥。溫得盛賤，復遣從事重案之，賦私狼藉。檻車
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盛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
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
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
其子遽拜謝為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
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
顙，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為兩定
本，寄於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
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放字齊

晉書集

卷之十

六

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
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
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
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
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
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
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
父也。終于長沙相。

于寶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

著作郎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畧直而能婉咸稱良史實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實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實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實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實旣博採異同遂混

晉書纂卷之十

七

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于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觀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于殘闕訪行事于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以文筆者稱桓温辟爲從事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温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文昌三官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元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旣還温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温旨時有桑門釋道安峻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温後激怒亡何乃超拔其二舅

晉書纂卷之十

八

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榮陽太守温弟祕亦有

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每

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

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

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

之速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

泣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

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璋常流碌碌凡

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温觀

觀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

晉書纂 卷之十 九

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

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

焉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于

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

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

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

顧和

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

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

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為揚州

碎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顛遇之和方擇

蝨夷然不動顛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

應曰此中是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

令僕才導亦以為然和常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

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

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

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

俊由是遂知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

還同時俱見請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

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

晉書纂 卷之十 十一

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導咨嗟稱善成帝以保

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

上疏以為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勲第合供給擬于戚

屬恩澤所加已為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

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

代之令典帝從之

袁山松 從弟耽

山松少有才名矜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

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醉

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

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爲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殍山松歷顯位孫恩作亂被害從弟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傲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温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表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表彥道不其通脫若此

晉書纂

卷之十

十一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温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稍遷征西長史遂顯于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于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胤難苦問謝謂表喬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

問則重勞二謝表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表曰何嘗見明鏡疲于屢照清流憚于惠風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元顯有過胤密言于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朝廷傷之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少知名累遷丹陽令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待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于後宮開北上閣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

晉書纂

卷之十

十一

以雅爲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間雅拜少傅迴請雅者過半是時風俗頹敝無復廉耻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繳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王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先以訪雅雅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苟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

謹于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私量且幹畧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令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王恭 弟爽

王恭字孝伯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篔簹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

晉書選 卷之十

十一

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嘗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起家爲佐著作郎嘆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太元中遷中書令會稽王道子常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珉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今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

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平北將軍鎮京口及帝崩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嘆曰棟雖新便有黍離之嘆矣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因抗表誅國寶道子收國寶賜死深謝愆失恭竟被殺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嘆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閒用兵允信

晉書恭

卷之十

十四

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髻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聞于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于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惟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常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弟爽字季明疆正有志力歷黃門侍郎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立敢入者斬孝武問爽卿何如卿兄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以假人恭嘗

問爽古詩中何句為最爽未答恭詠所遇無故物焉
得不速老此句為佳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
王為小子王曰下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
云姑二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祖父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
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
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以驍猛應選玄以
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
敵人畏之淮肥之役苻堅攻陷壽陽牢之以精卒五

晉書纂

卷之十

十五

千距之賊步騎奔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
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
為府司馬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
寶自謂威德已著雖仗牢之為爪牙但以行陣武將
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能深為耻恨因背恭歸
朝廷恭既死遂代恭為都督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
恭位眾情不悅時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
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眾馳赴京師桓玄遣何穆說
牢之曰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
容於闇世者而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

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
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為天下
笑哉惟君圖之牢之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
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子敬宣降玄玄
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謀誅之陳善法畫圖與敬
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
而笑玄以牢之為會稽太守牢之乃嘆曰始爾便奪
我兵禍將至矣欲據江北以距玄集眾大議參軍劉
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
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
也語畢趨出牢之自縊而死桓玄令斲棺斬首暴尸
於市 敬宣牢之長子牢之敗與高雅之俱奔慕
容超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既吞矣
我當復本土旬日而玄敗遂還京師拜晉陵太守

晉書纂

卷之十

十六

殷仲堪 浩之從姪

殷仲堪陳郡人也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
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
慕之有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
執藥揮淚遂眇一目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
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鬪

桓自嘆才思轉退歎云此多是君轉解見世

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寵任轉隆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為藩捍乃授仲堪荊州刺史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為廊廟之寶而忽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墓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岍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岍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岍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嘗五碗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初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後為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于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以至于敗仲堪喪後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實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劉毅 兄邁

劉毅字希樂沛人也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屬祖

晉書卷之十

七

玄篡位毅與劉裕起義兵密謀討玄大敗之詔以毅為豫州刺史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為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後劉裕以毅貳于已裕自率眾討毅毅敗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于市子姓皆伏誅毅剛猛沉斷而專肆狠復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快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嘆以為不可能也常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郊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咸惡其凌傲不遜及敗于桑落知物情去而彌後憤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于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東府聚樽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憤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擊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投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

晉書卷之十

八

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故欲擅其威強伺隙圖裕以至于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寔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子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惟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食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禍蹤如此邁宇伯羣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

晉書纂

卷之十

十九

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于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祛與邁爲三故知不死玄甚喜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爲玄所害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剡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鎮北將軍劉牢之卽其舅也初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雖彊易弱正患事主得難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義兵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

晉書纂

卷之十

二十

見憚如此義熙二年遷江州刺史賊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蠶之毒邾魯成鑿宜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于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初桓玄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勳皆以算略攻取爲

效而此舉敗于輕脫朝野痛之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為事好學不倦生而鬼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明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齋數斛米西上以授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感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

晉書纂

卷之十

三五

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為州主簿常見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款及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豫州刺史尋轉荊州刺史詠之始為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孝友傳 有敘

敘曰大矣哉孝之為德也道貫三靈功苞萬象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蒸蒸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時玉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

毳襖功父之廬况夫因孝生友理在兼綜天倫之

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穎荆枝性合則華承棟葉乃有推肥代瘦狗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致緬窺湘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遘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著孝友篇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為人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為郎蜀平秦始初徵為

晉書纂

卷之十

三五

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大齊桓華問

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亂。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餼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

王哀

晉書纂

卷之十

三

王哀字偉元。城陽人也。父儀。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哀痛。父非命。未常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常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遂棄之。門人爲本縣所役。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

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履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鑿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今卽放之一縣。以爲耻。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不去。遂爲賊所害。

許孜

晉書纂

卷之十

三

許孜字季義。東陽人也。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孔冲。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栽。松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至于所犯松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塚。埋于隧側。猛獸卽于孜前自撲而死。孜益嘆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圖交頸同游。不相搏噬。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

其子生亦有孝行圖改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

庾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瀉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輒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稜條或曰今在隱屏

晉書集 卷之十

五

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或有斬其墓相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為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刈荆荻為箕帚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庇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

之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

遂不拜準徽嘆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為異行會賊寇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于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眾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

晉書集 卷之十

五

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眾咸從之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袞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携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竟墜崖而卒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

顏含

顏含字弘都莘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于醫家家人迎喪旆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毋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旆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悼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嗽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遂

晉書纂

卷之十

七

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今卿蒞名郡政

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敝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導嘆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為侍中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焉祖恩問佞于我有邪德乎人常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含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為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温求婚于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下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偽如此

晉書纂

卷之十

七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

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于澤中慟哭曰殷罪孽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與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于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解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司空齊王攸辟爲椽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

晉書集

卷之十

三十一

哭火遂越燒東家自是名譽彌顯齊王冏輔政辟爲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何能屈也殷曰先王至德輔世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爲不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靡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冏奇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適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晉書集

卷之十

三十一

忠義傳有敘

敘曰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晉自元康之後若稽紹之衛難乘輿下壺之二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耻臣于戎虜張禕引鳩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歟作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

焉

稽紹 從子舍

稽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詰有言。父子罪不相及。稽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請爲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秘書丞。紹始入洛。武謂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見稽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舍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

晉書集

卷之十

三十一

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惠帝反。正紹上疏曰。臣聞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既輔政。紹常詣冏諮事。遇冏譙會召董艾。葛旃等共論時政。艾言于冏曰。稽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扶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慚。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向京

都以討長沙王。又大駕次于城東。又宣言于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稽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屬。又被執。紹見廢黜。免爲庶人。尋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

晉書集

卷之十

三十一

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嘆息。紹誕于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從子舍字君道。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于室。廣集朝士。使舍爲之讚。舍援筆爲。串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堦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于刻楠之室。載退士于進趨之堂。可謂托非其所。可謂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

茅茨之宇，馳屈產于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托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備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為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

晉書纂

卷之十

三十五

色然行已，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鶴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跪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

章忠

章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

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為佳器，歸而命子，願造焉。」願造之，託行不見，司空張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次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願然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志，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間而闕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差破郡，楚携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

晉書纂

卷之十

三十六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桓玄攻仲堪，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

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上無不諳者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家或謂之曰子請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諳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弟以方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為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稽康稽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

晉書纂

卷之十

五十一

晉書纂卷之十終



晉書纂卷之十一

明海虞錢 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良吏傳 有敘

敘曰東里相鄭西門宰郭頰川黃霸蜀郡太守受禪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救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爰及惠懷中州鼎沸建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為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既權偏是憂故羈縻成俗蒞職者為身擇利銓綜者為人擇官下僚多英雋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胃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吏傳

胡威

胡威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仕魏至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疋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

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于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

晉書集

卷之十一

二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嶽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和京舉版答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辨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

作文使請京師以爲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今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笑而遣之。今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鄧攸

鄧攸字伯道。襄陵人也。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幹乃攸爲。耶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遣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

晉書集

卷之十一

三

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故繫之於樹而去攸與刁協周顛素厚遂至江東時吳郡關守人多欲之元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後稱疾去職郡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今推不去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史臣曰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歡寂不饗非其粟儻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執母喪哀

晉書纂

卷之十一

四

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自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嘗食鹹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殮投筋爲之悲泣旣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爲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旣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清吾知之矣乃至前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畝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彌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日久城遂陷隱之爲循所得將

晉書纂

卷之十一

五

加裁戮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擅席初謝石請爲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今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儒林傳有叙

叙曰晉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攬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遠使憲章地廢名教頽毀運極道消可爲長歎鄭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焉

劉兆

劉兆字延世東平人兆博學洽聞從受業者數千人五辟三徵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難騎虛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

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辨釋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既去兆令人視墓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

徐邈

徐邈東莞人也勤行勵學博涉多聞孝武帝始招延儒學之士大傳謝安舉以應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前後十年每被顧問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歛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豫章太守范

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探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再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留心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足下日曷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

耳目也。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皆為帝所任使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為王國寶所讒出遠郡邈孤官易危為自安之計會帝頗疎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帝納焉邈常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誼譁道子曰君時有暢否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為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後以邈為前衛率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敕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徵人教授號為博士不復尊以為師故帝有云邈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背逆非為藏體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弟廣尤好學載宋史

范宣

晉書纂

卷之十一

八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于豫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常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閒居屢空常以讀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為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竝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宣潔行廉約韓伯任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禪邪范笑而受之

范弘之

晉書纂

卷之十一

九

范弘之字長文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總司百揆翼贊三臺當淮肥之捷勲拯危墜因時立功石亦與焉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次則厲身奉國下則愛人惜力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寒素食之責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統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

晉書纂

卷之十一

十一

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仍多叙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爲溫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賤曰桓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猶復遽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犬動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若溫忠

爲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亾中宗肅祖歛祚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弘之辭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

晉書纂

卷之十一

十一

文苑傳

有叙

叙曰夫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總金羈而齊鷲揚王軼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綈縵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竝綜探繁綺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今著之文苑云

左思

左思字太冲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父雍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有閭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請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

晉書纂

卷之十一

十一

而示之謚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自是之後盛重於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

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諸師受業聞

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

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

學過稽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

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

康異而告之後乃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年十

六游鄆後與相遇隨康還山陽康每謂曰卿童子白

髮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至云尺表能容環衛

之度寸管能測徃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辯有縱橫才氣太康中以

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官學立名

晉書纂

卷之十一

十一

鄒湛

鄒湛字潤甫南陽人也少以才學知名深爲羊祜所器重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父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歛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褚陶

褚陶字季雅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聞

年十三

賦死後
見而奇
之曰
先生後
生夫

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奇之
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
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
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
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
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人也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
人號為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
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

晉書纂

卷之十一

十四

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
告家人齊王問辟為掾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
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
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
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
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鱸魚膾曰人生貴
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若
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
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
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

人貴其曠達

袁宏 伏滔引

袁宏字彥伯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
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
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
中詠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
云是素臨汝詠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
致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
為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
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為東征賦賦

晉書纂

卷之十一

十五

末列稱過江之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
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
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
載眾為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
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
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為何辭宏
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亾道不可隕宜
城之節信義為允溫滋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
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君勳跡如此君賦
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

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勲。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爲三國名臣。頌從桓溫。非征作。非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常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非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爲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耳。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想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溫督府中。呼爲袁伏。宏心耻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伏滔字玄度。安丘人。桓溫引爲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預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

晉書纂

卷之十一

七

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文如此。定何如也。子系之亦有文才。

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人也。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畫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後爲郡功曹。太守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相中之琳琅。桓溫嘗使含詣尚。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解舍。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寮屬。譙會含。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初含在官舍。有一百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足。比稽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

晉書纂

卷之十一

七

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溫引為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為殷仲堪參軍，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康賸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燼，玄曰：白布

晉書纂

卷之十一

十九

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折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矜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每食，甘箴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稽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恒云

去歲益

三毛

人問其

故曰

備則有

此是其

識其看

畫者等

之定覺

益三毛

如有

明殊

朱安

見世

玩

見世

玩

見世

玩

見世

玩

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

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

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

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

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

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

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

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

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

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又為吟咏，自謂得先賢風，致或

晉書纂

卷之十一

十九

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怠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且而止。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外戚傳

叙曰：外戚多至禍，敗鮮克，令終何哉？豈不由祿以

晉書卷之十一

恩深位非德舉識慙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靈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竝后族之所美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謚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爰及江左未

晉書纂

卷之十一

二十一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涉學有智筭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千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為政損益

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踐阼累遷中護軍琇在職三十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既失寵憤怨遂發病卒

晉書纂

卷之十一

二十一

杜乂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早卒無男生后而又終妻裴氏娶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碧有局量以幹用稱

人學引
晉書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見世

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施榘
椽之材不合以為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官至
安東將軍哀少有簡貴之風與杜又俱有盛名冠于
中興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
臧否而內有所褒貶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褚哀雖不
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哀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
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
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
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哀皇太后
父議加不臣之禮哀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
晉書纂卷之十一

藩於是改授徐兗二州刺史永和初復徵哀劉遐說
哀曰會稽王今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
哀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
之哀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
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
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哀飲訖徐舉手云褚季野於是
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
府交辟並不就充為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

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
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
經修營塔廟而已

王濛 子脩 蘊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少時放縱不羈不為鄉
曲所齒晚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
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
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與
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

晉書纂卷之十一

比袁暉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焉簡文帝之為
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
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
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
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為入室之賓及濛病乃恨不用
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
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年三十九
卒臨殯劉惔以犀把塵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
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二子
脩 脩字敬仁小字荀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

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后立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乃授徐州刺史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以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舒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之鎮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會稽內史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

晉書纂

卷之十一

十四

醒日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子恭在列傳

隱逸傳

有叙

叙曰古先智士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激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玉輝水潔川亭嶽峙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筭而無悶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俊之嘯詠林藪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綴集于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藉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稽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人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而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晉書纂

卷之十一

十五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幼孤貧每採杞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蠅蠅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

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
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間
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
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兩耳壁塞
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
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
陳珠二人竝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
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
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
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問疾病得瘳大小以為

晉書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喜慶欲因其祭祀竝住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
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佻儻靈談鬼笑飛觸挑拌
酬酢翩翩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
曰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清縱奢
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
髮而臥不復言衆親踰階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
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
竝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
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竝不之顧太尉賈充怪
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

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
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
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拖正櫓折旋中流
初作鱗鷁躍後作鱗鯨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補而
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
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遠充心尤異之乃更就
船以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充又謂曰
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
頗能作卿上地問問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
國授化邠邦崩殂而墓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

晉書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詠遂作慕歌又孝女娥年甫一十四其父墮江不得
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
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
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
今欲歌之眾人僉曰善統於是足叩船引聲喉嚨
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譁呼
雷電盡冥集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
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
之聲便髮髯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
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領小海之唱謂子胥屈

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觀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為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笳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襦，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人也。少方直，有雅量。武帝欲以琦為左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彭彰，素疾琦，答曰：「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為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容復為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為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來採竹葉木實，買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

晉書纂

卷之十一

二十九

晉書選

卷之十一

二十九

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麋，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於戶內，竟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踣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為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為螻蟻所食，復何異乎？」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嘗嘗眾賓共集，綠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

咸有鈎深味遠之言。文嘗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闕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躋之。亞乎。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枕石安尸。不令人殯。壆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

郭翻

晉書選

卷之十一

三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乘車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

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

晉書選

卷之十一

三

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軍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語。父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勅人代麟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羣小。凡廝伍之家。婚娶壙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去麟

之家百餘里有一孤老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今知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隱于臨松菴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及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遣使招瑀歎曰臨河救溺

晉書選

卷之十一

三三

不卜命之短長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應穆穆以瑀爲軍師亡何穆惑於讒間西代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至於屋屋之爲宇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關飲氣而卒

戴逵 謝敷附

戴逵字安道燕國人也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乃著論曰夫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徒貴貌似而已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外眩躡華

晉書集

卷之十一

三三

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遜不反乃上疏請絕其召命逵復還剡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時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會稽隱士謝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陶潛

陶潛字元亮侃之曾孫也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

類聚曰
 題述一
 力給其
 子書曰
 故曰
 之實曰
 給為難
 公建此
 力助成
 新水之
 券此亦
 人子也
 可善遇
 之
 潘若先
 惟使語
 察其詳
 發取卿
 可主還
 酒熟原
 取上侍
 中應酒
 畢送代
 念之且
 委手如
 此
 引自以
 世字精
 引復原
 自宋式
 王守其
 隆以非
 文章於
 越其仁
 以而明

類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里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
 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
 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王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
 龐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
 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縣公田
 悉令種秫穀曰今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
 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秫素簡貴不私事
 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
 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義熙三年解印
 去縣乃賦歸去來刺史王弘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
 晉書纂卷之十一
 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豈敢以王公紆軫為
 祭和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
 通之等齋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
 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
 左右為之造屐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今度焉
 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曰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
 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轡之至州而言笑賞適
 不覺其有美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
 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瞻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
 往潛亦無所辭焉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

善其
 年院日
 宋初以
 來唯云
 甲子而

 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開高臥北牕之下
 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
 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
 何勞絃上聲

晉書纂卷之十一

五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藝術傳 开叙

叙曰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然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真雖存矣偽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識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為藝術傳云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秘學天文筭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

輿視街壁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淮南周充嘗問

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盖亢曰朕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為義興太守甘卓為歷陽太守訓謂所親曰甘侯頭低面視仰相法名為盼刀及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卓果為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詭死時天使其為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

為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陳耽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珮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為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礫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東府病遂差元帝將登祚使洋擇

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
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
陽之前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
吳所囚雖當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
留刑吳宮今大王內無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
納祥無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乃從之庾亮
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
過數年必應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
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
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
晉書纂 卷之十二 三
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
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
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立宮城至巳酉
還下秣陵陶公亦陟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
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亮曰
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
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
此二州亮曰如此富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
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
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

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
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
韓友

韓友字景先舒人也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
術宣城邊洪爲廣陽領校憂歸友來投之時日已暮
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
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
可復住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歎發狂絞死兩
子并殺婦所父妾二人皆被劍因出叵走明日其宗
族往收殮公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
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
大鸛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
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鸛垂尾九尺來集
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友卜占神效甚
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也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
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死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
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
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

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謂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

晉書纂

卷之十一

五

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鉄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贖疾者亦愈性深沈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太元末爲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杜不愆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邾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井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

當有雌雄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雖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起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書郎

隗炤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

晉書纂

卷之十二

六

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齋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沈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嘗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

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篋，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珞

卜珞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珞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為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其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珞曰：「子勿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

晉書纂

卷之十二

七

免卿將也。珞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瑯琊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珞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為大司農，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珞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珞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偽位，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珞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珞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珞使持節，平并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

陽為現所敗，珞卒先奔，為其元帥所殺。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使鬼神。腸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嘗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澄投石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勒征伐，輒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

晉書纂

卷之十二

八

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墜水。」

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空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廼與弟子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法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墮壑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非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

晉書纂

卷之十二

九

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繫齋七日取麻油合臘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敬澄彌篤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勅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勸歎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

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盡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旣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常遣弟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且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

晉書纂

卷之十二

十

常交車共說汝師和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溼者季龍太子遂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遂遠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遂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

征長安北山羌墮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在厄乃唱云衆生祝願須臾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墜羗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推馬與之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龜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

晉書纂

卷之十二

十一

溫入河其不火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季龍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喫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孰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

龍夢飛西南自天而落且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父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後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尙耄邪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卽好耳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尙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宜當爲彗星下埽鄴官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鬣尾皆有燒

晉書纂

卷之十二

十一

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再問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髻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啟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

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問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墓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作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即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

索統

索統字叔微敦煌人也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水上與水下人語統曰水上爲陽水上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水

晉書纂

卷之十二

十三

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水上與水下水語爲陽語陰謀

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水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微女仲春而成婚焉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中下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破啖爲却字倉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潛從

晉書纂

卷之十二

十四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

言表亦自通年十二共母携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
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筭莫不必盡
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脩行者頗
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
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
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
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
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
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
國咸伏羅什神僑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

晉書纂

卷之十二

十五

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宥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
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
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
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馳驛送之
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曰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
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
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
強真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
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
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

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
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
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凶之地不宜淹流中路
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
於是竊號河右光死子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
出東箱井中纂以爲美瑞號其殿爲龍翔殿俄而有
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羅什
曰此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
今屢見則爲災青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已脩德
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爲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

晉書纂

卷之十二

十六

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
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龍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
仍使入道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
義旨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爲
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
演常歎曰吾若者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
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興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
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
兒登吾肩僉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支而生

二子焉興嘗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減形碎惟舌不爛

列女傳 并叙

叙曰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于焉騰茂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娥有莘廣隆殷之業大姪大嬭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宜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訊文伯于奉劍讓子發于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于前元凱編之于後具宣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為之傳云

晉書纂

卷之十二

十七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鑿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傲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傲同去傲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

晉書纂

卷之十二

十八

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托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傲曰然則傲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為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眾而已傲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傲嘆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于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

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
琇固請于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
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
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
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其明鑒
如此

杜有道妻嚴氏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十八而嫁居子植女
華竝孤貌憲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于時華
亦有淑德傳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

晉書纂

卷之十二

十九

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
外以為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由排山壓
卵以湯沃雪耳柰何與之為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
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默睡耳吾恐卵
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為婚晏等尋亦為宣帝所
誅植後為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
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為辱
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為儀同三司玄前妻子
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
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海內其知人

之鑒如此

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數歲能
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
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
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
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超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
琰女亦有才淑為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
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群小雜處琰
自幃中察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

晉書纂

卷之十二

二十

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
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
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
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
禮郝夫人之法云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
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縣吏嘗
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
吏以官物遺我非准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都陽

孝廉范遠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薪薦自
割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遠聞之嘆息
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周顛母李氏

周顛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顛父浚爲
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
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于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
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惟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
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
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父兄許之遂生顛

晉書纂

卷之十二

三

及嵩謨而顛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
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
顛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顛等
竝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度
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竝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
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智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
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
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
其言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
才辨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
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
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
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
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
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
朗羯謂謝玄未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嘗議玄學植不
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

晉書纂

卷之十二

三

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
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
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
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
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
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
容乃不害濤自爾發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
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
髻素褥坐于帳中柳束巾整帶造于別榻道韞風韻
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

無滯柳退而嘆曰。寔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亾。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胷。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于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于世。

劉聰妻劉氏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廢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勵。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嘆伏。聰既僭位。召晉書纂 卷之十二 二五

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鷓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鷓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于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妾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

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群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無憂矣。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于娥。初與娥同各拜左貴妃。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范陽王德亦聘季妃焉。姊妹俱爲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爲皇后。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晉書纂 卷之十二 二五

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遂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我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亾。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心主乎。垂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

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于後凋橫流在辰表

貞期于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自晉政陵夷罕

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

符姚三月歌胡惟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

舊之情馳驚風埃脫落名教頽縱忘反於茲為極

至若聲清漢之喬葉有裕薇音振幽谷之貞蕤無

晉書纂卷之十二

五

激揚千載矣。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

晉書纂卷之十二終



晉書纂卷之十三

明海虞錢氏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叛逆傳

王敦 沈充附

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時

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

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

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

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

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

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

人亦當為人所噬永嘉初徵為中書監于時天下大

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

散之於眾單車還洛元帝召為揚州刺史帝初鎮江

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

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進大將軍都督荆湘

州諸軍事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

凱言于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

敦初尚主如圖見漆箱王愷美下以榮王主謂屬上亦下果食既遠雅

不飲以

晉書纂卷之十三

一

已野三
入鏡色
如欲尚
不肯飲
不飲
之教曰
自欲伊
家人何
權卿事
俱見
世說
王允鎮
州士
人宗
榜之判
以澄
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

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而不人云是
我地耶參軍郭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王平子以卿
病狂指鼻炙眉舊疾復發耶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
汲黯朱雲不狂也敦曰卿欲何言舒曰謬坦可謂小
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晏子稱君曰可臣獻否以成
其可是以舒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時敦專任閭外
手控彊兵羣從貴顯威權莫二遂欲專制朝廷有問
鼎之心帝畏而惡之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
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
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

晉書纂

卷之十三

二

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禦
敦也永昌元年敦率眾內向以誅隗為名上疏曰劉
隗和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臣備位宰輔豈忍
坐視成敗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隗首朝懸諸軍夕退
願陛下深垂三思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
怒下詔親率六軍以誅大逆及諸將與敦戰王師敗
績敦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
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
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瑯琊何至困百姓如

此敦收周顛戴若思害之以敦為丞相江州牧進爵
武昌郡公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都入已府
將相獄牧悉出其門徒兄舍為征東將軍舍宇處弘
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
錢鳳為謀主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已又大
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剝掠市道士庶解體咸
知其禍敗焉敦無子養舍子應及敦病甚錢鳳謂敦
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
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眾
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

晉書纂

卷之十三

三

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下萬
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
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以溫嶠為丹陽尹
欲使規視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敦病轉
篤不能御眾使錢鳳等率眾三萬向京師以舍為元
帥司徒導遺舍書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
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
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
敵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未幾日便可築宰
相之迹邪自開關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此直錢

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兄一旦爲逆節之臣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耶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含不答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輜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斬錢鳳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

晉書纂

卷之十三

四

逆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跪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表譚王誅加于上私議行于下臣以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刺史王舒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鑿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

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旁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故著新意色無忤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嘆異焉沈充少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爲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造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

晉書纂

卷之十三

五

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別因歌曰徂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嘆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楨諭充謂楨曰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

充子勁竟滅吳氏

史臣曰瑯琊之初鎮建業龍德猶潛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興既而負勳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巖隙起白刃劉禍難成於錢沈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雄略晉祚靈長運茲廟算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桓温 孟嘉附

晉書纂 卷之十三

桓温字元子彝之子也生未暮而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為江播所害温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讐至年十八會播已終于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温備温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温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温眼如紫石棧鬚作瑯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

拜駙馬都尉温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

常薦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畧願陛下勿以常八遇之常培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勳翼卒以温爲荊州刺史時李勢微弱温志在立勳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朝廷以蜀險遠而温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衆大潰遂降温振旅還江陵封臨賀郡公温平蜀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

晉書纂 卷之十三

七

上恭至 便即絕 破視其 狀磊落 一坐嘆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 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及石季龍死温欲率衆 北征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已温甚忿之然素知 浩弗之憚也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 昌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温書明社稷大計温即回軍 還鎮時殷浩行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温因朝野之怨 乃奏廢浩自此内外大權一歸温矣初温自以雄姿 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 及北征還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

唐色玉
便潜然而泣温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

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
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温自江陵北伐行
經金城見少為瑯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
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於是過淮泗
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
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

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謂四座曰頗
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
晉書纂卷之十三

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荆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
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距戰温結陣而前親被
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温謂先帝諸陵陵被
侵毀者皆繕復之遂旋軍改封南郡公温性儉每燕
惟下七奠样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覲非望或
卧對親僚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眾莫敢對既
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具萬載邪
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
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温竊窺之尼俛身
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公

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眾北伐慕

容垂率眾距温戰于林渚温擊破之遂至枋頭軍糧
竭盡温焚舟步退垂以八千騎追之温軍敗績死者
三萬人温甚耻之温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
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
超進廢立之計温乃廢帝而立簡文帝是時温威勢
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
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温有脚疾詔乘輿
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温競懼
不得一言而出上疏求歸姑孰詔進公丞相帝崩遺

晉書纂卷之十三

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温
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
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
王公故事耳孝武即位温入朝赴山陵百僚皆拜于
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
謝內外懷懼温既至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
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眾莫
之知但見將拜時頰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
形狀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涓既為
温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游

温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游

温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游

事列
新
上
在
世
說

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消為祟因而遇疾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綴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初冲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温知已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冲更失時望所以息謀 孟嘉

字萬年江夏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庾亮領江州辟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哀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哀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哀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哀得嘉奇嘉為哀

晉書纂

卷之十三

十一

所得乃益器焉後為桓温參軍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宴龍山寮佐畢集時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温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温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嘆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温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

史臣曰桓温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及觀兵洛

榜頭之
敗歸罪
委其

內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揚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薦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晉書纂

卷之十三

十一

桓玄 殷仲文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温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常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土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炯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姊媪每抱詣温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見温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温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眾並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眾咸憚之

朝廷亦疑而未用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常登高望震澤嘆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詔以玄爲荊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復領江州刺史於是擢用腹心兵馬日盛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得膏力養眾親憂而動既聞元顯將代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雄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時者乎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陽抗表舉宗下至

卷之十三

十一

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加已總百揆侍申都督中外諸軍事玄將出居姑孰詔之蔡紫王顯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子周也願辭恨奉以公旦爲心玄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署節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焉自禍難屢捕干戈不戰自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雋賢君子之道祖備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制豪竇縱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元顯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實力

而好爲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輦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眾咸笑之是歲玄兄偉卒玄所親仗惟偉偉既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是矯詔封爲楚王加九錫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眾官集賀矯詔曰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應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

晉書纂

卷之十三

十一

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焉信悅諧譽逆忤讒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乃多斥朝臣爲太宰寮佐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于瑯邪廟百官到姑孰勸玄僭位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篡位以玄壯告天百寮倍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出偽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

不祥冥符僭逆如此追尊其父温宣武皇帝封子昇

偽號也又改為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

不祥冥符僭逆如此追尊其父温宣武皇帝封子昇

為豫章郡王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於旂儀飾皆傾

偃及小會于西堂設伎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為

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流蘇羣臣竊相謂曰

此頗似轎車亦王莽仙蓋之流也既不追尊祖曾疑

其禮儀問於羣臣秘書監十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

德之不長也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

夜繼晝兄倖葬日且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

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謹雜無

復朝廷之體於時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

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與復玄

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為厭勝之法乃問

眾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

曰人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

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

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裕至蔣

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軍奔潰遂將其子昇南奔

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

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聽答直

晉書纂卷之十二

十四

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啣不能下

昇時年數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復于道作

起居注敘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算無遺策

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違與羣下

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張帷屋于城

南署置百官謂其羣黨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躬都

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

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

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過此玆運非為威不足

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

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

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

之以恩荊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

辭玄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劉裕與玄戰

于岬嶠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

常漾輕舸于舫側故其眾莫有關心義軍乘風縱火

盡銳爭先玄眾大潰燒輜重夜遁玄入蜀諸軍迎擊

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

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

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

晉書纂卷之十三

十五

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姜具及玄建國于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童謠云：長干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殷仲文其妻即玄之姊，雖為姻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便投馬玄甚悅之，以為諮議參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

晉書纂卷之十三 十六
不能載。玄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為劉裕所敗，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發，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桓玄之代，驅逼者眾。至如微臣，負罪實深。今宸極反正，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眾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嘆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忽遷為東陽太守，意不平。劉毅

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苻，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仲文失志怏怏，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因言于劉裕，遂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素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史臣曰：桓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抗表稱，究登高發憤，觀象而動，竊圖非望，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醜，營敢率犬羊，稱兵內侮。踰年之間，奄傾晉祚。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兇渠即戮，是知神器不可以闞，天祿不可以妄處。若桓玄之么麼，適所以于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入長廣山為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子馬迅捷，齊

亦不可得也。見世說

力過人青士號為飛豹因集亡散寇諸郡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眾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郊迎致書於彌曰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請將軍如實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使隨劉曜已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

晉書纂

卷之十三

十六

後與曜逼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遂攻陷官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于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官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

君為朱建矣豈况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販子豈有帝王之意乎遂引眾東屯項關嫌隙遂構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為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勤擒苟晞以為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眾

祖約

祖約字士少逃之弟也與逃甚相友愛永嘉末元帝稱制為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常夜寢于外忽為人所傷疑其妻所為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眾

晉書纂

卷之十三

九

諷帝不之罪逃卒代逃為豫州刺史領逃之眾約異母兄納密言于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為亂階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

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瞑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峻剋京都矯詔以約爲太尉石勒攻之約衆潰奔歷陽復奔于勒勒薄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逆順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喜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退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至醉既至于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胡逃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

蘇峻字子高掖人也少有才學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于時豪傑所在與亂而峻最强宣徽諸屯示以王化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爲主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峻率其將於南塘橫截大

晉書集

卷之十三

二十

破之進冠軍將軍封邵陵公峻本以單家聚衆于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于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徵之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於是結租約謀爲亂而以討亮爲名乘風濟自橫江與王師戰頗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官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官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逼令擔負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温

晉書集

卷之十三

二十一

嶠陶侃唱義武昌築壘於白石峻率眾攻之幾至陷
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感日盛戰無不剋由是義
眾沮跽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
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無敵未易除也温嶠怒曰諸
君怯懦乃是舉賊嶠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以
臨之峻與匡孝逆戰敗之峻曰孝能被賊我更不如
手因舍其眾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牙門彭世等
投之以矛墜馬斬首齧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

孫恩 盧循附

孫恩字靈秀瑯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

晉書集

卷之十三

三

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常
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
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
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
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會稽王道子誅之恩
逃于海眾聞泰死惑之皆謂躡躡登仙恩聚合亡命
得百餘人志欲復讐旬日之中眾數十萬自號征東
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宜語令誅殺異已有不同者
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朝廷震懼內外戒嚴吳
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所在多被破亡其婦女有嬰

累不能去者囊籬盛嬰兒沒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
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部嚮應告其屬曰天
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
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
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
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
繁麗盈目牢之等遠於收斂放恩復得逃海朝廷大
震劉裕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眾大敗窮蹙乃赴海
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眾
復推恩姊夫盧循為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
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
千人存而恩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盧
循字子先小名元龍雙眸開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
棋之藝沙門惠遠有鑿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
素論志存不軌元興二年劉裕討循循窘急泛海寇
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裕乘勝擊之循勢屈
知不免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
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貴履生
於是悉鳩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痛自夏

晉書集

卷之十三

三

九州波駭五嶽塵飛于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天雖焚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

載記 有敘

敘曰古者帝王乃生奇類反首衣皮餐糲飲湏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

晉書纂 卷之十三

三五

王窳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家室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豎臨洮之險登天山紀地脉苞玄菟款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逮乎有晉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爲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般周之服言猶自口元海已至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後三十六年張仲華據河西稱涼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後一年慕容儁

據遼東稱燕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

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

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

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秃

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

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

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

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

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

社開祔或篡通都之鄉或據數州之地雄圖內卷

晉書纂 卷之十三

三五

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禍首云北涼沮渠蒙遜西秦乞伏國仁北燕馮跋南涼秃髮烏孤等未鈔

劉元海 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

後稱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父豹爲左賢王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豹妻呼延氏祈于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髻躍鱗而

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
且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
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
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罔母相云：吾當有貴子孫。
三世必大昌。彷彿相符矣。自是十二月而生。元海左
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
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
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曰：吾每觀
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二生。過高麗而不能
建封侯之業。隋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晉書集 卷之十三 三

於是遠學武事。妙絕于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
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
根長三尺六寸。咸熙中爲侍子。在洛陽。太原王渾。虛
襟友之。命子濟拜焉。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
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鑿。雖由余日。礪無
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鑿。實如聖旨。然其文武
才幹。賢於二子遠矣。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
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
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以本部。臣竊爲
陛下寒心。帝然。然後秦涼覆沒。李惠曰：陛下誠能發

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
期而定。孔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
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
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
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吾本
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
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言於
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
曰：元海長者。渾爲保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
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

晉書集 卷之十三 三

曰：渾言是也。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寧朔將軍。惠帝
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
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
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侯王降。同編戶
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
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
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爲大單于。會頡
敗元海欲救之。劉宣等固諫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
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于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
人所服。方當與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奈何拯仇敵

違天不祥逆衆不濟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域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吾漢氏甥乃僭卽漢王位永嘉二年僭卽皇帝位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已瑞改年河瑞以永嘉四年死子和立

劉聰 子粲 陳元達附

劉聰字玄明元海第四子母張夫人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日而生聰焉夜

晉書纂 卷之十三

壬九

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十五習擊刺後臂善射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卽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又與公卿泣涕固請於是僭卽皇帝位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蒸焉單卽乂之母也又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乂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

單氏未便黜廢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旣殊納之爲允聰大悅使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

晉書纂 卷之十三

壬九

命劉曜等攻陷洛陽封晉懷帝會稽郡公引帝入謙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拓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意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

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晚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彭諫曰今大難未夷餘音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徒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弟又子粲並輿襯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立左貴嬪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鷄儀樓于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我高祖皇帝身衣大布

晉書纂

卷之十三

三十一

居不重茵后嬪服無綺綵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伏聞詔旨將營鷄儀竊以大難未夷官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臬東市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元達先鑲腰而入及至卽以鑲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

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陳元達等進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旣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禿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聰如中護軍斬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后斬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斬慙志自

晉書纂

卷之十三

三十一

殺斬有殊寵聰迫於元達故廢之旣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時聰中常侍王沉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決之故或有勲舊功臣而弗見敘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車服宅宇皆踰于諸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大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

不明

虐愈甚無誠懼之心時聰子約死一指猶煖遂不殞
 殞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
 山三日而反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
 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
 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
 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
 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
 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
 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
 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于機上俄而蘇使左右
 晉書纂 卷之十三

機上取皮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
 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
 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
 焉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為左皇后尚書令
 王鑿等諫曰陛下從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沉之弟
 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汗清廟况其家婢和六
 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櫟
 玉簪而對腐木朽楹哉聰覽之大怒使收鑿等送市
 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
 汝事鑿瞋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

斬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大興元年
 聰死子粲嗣 粲荒耽酒色遊宴後庭軍國之事
 一決於斬準準勒兵入宮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
 無少長皆斬於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
 大哭聲聞百里準將以王延為左光祿延罵曰屠酪
 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人
 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字長弘後部人也元海之為左賢王聞而招
 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
 君茂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
 晉書纂 卷之十三

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固知之久然
 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
 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
 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為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
 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為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
 性各有分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
 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將何以堪之是以
 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元海大悅在位忠寒屢進讜言
 聰每謂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
 臣聞師臣者王友臣有霸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

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誅。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能遠捐商。而履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族子也。少孤。養於元海。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常輕侮。晉書纂卷之十三 三十四

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日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間居有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斬華之難。自長安赴之。僭卽皇帝位。國號趙。曜譏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泣然流涕。遂下書曰。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而追慟於橋公之墓。前大司徒崔岳太守王忠洗

馬劉綬等。或識朕於童胤之中。或濟朕于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其速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于劉綬。匿之於書。賈載送于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願乎。何懼之甚。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旣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况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故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委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于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時羣臣咸和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中書監劉均進曰。終南京師之鎮。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于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

晉書纂

卷之十三

三五

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誠以備成趙也。曜撫然改容後石勒率大衆來攻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於西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於水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澄監守。永

晉書集

卷之十三

三五

史臣曰元海策馬鴻鸞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未有與之爭衡者矣。僞主斯云玄明篡嗣關

勒所殺

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縱武窮兵殘忠害寒暑人方轡並后載馳閭豎類於迴天凝科踰于炮烙遺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違渚粉忠真于戎手聚繯紳于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而自古篡奪於斯爲甚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魁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自絕彈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

晉書集

卷之十三

三五

附戎孟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甚也

晉書集卷之十三終

晉書纂卷之十四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趙

石勒 嗣子弘 張賓附

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
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祖父並為部落小卒
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年十四隨邑
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
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

晉書纂卷之十四

馳遣收之會勒已去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
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
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
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郭敬陽曲審驅
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鞞
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既而
賣與在平人師權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
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
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
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

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懼懼亦奇其狀貌而免

之懼家鄰於馬牧與牧卒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

馬自託於桑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嘗備于

武安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

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

為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羣盜號為

十八騎劉元海稱漢王勒率眾歸元海乃引張賓為

謀主元海死劉聰授勒并州刺史東海王越率眾討

勒越薨于軍眾推王衍為主率眾東下勒輕騎追及

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無一免者於是執行

晉書纂卷之十四

勒重衍清辯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墻殺之初勒

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送王于勒遺勒書

勸勒歸正勒報琨曰君當選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

厚賔其使謝歸以絕之勒襲苑鄉將阮其降卒見郭

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

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

將軍于是遣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勒謂張賓曰鄴

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

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

良幹于是徵彭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

其祿矣。誠知晉之宗廟，勒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更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二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會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時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勒將襲浚，而懼劉琨爲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睦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收。

晉書纂

卷之十四

三

浚而襲我，勒曰：我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于是奉牋于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彊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自尊，又專任奸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爲天也。送浚襄國，市斬之。劉曜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進爵趙公，尋議進爲王，授大宰。復以人言停止，勒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二之起，何常。趙王趙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大興二年，勒僞稱趙王，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邪。翊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

晉書纂

卷之十四

四

勒笑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時。晉征北將軍祖
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
順。勒器之。不敢爲寇。乃下書曰。祖逖北州士望也。儻
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
異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祖逖牙門童建遣使降于
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
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兗
豫間。壘壁叛者。逃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
今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
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毆擊。至
晉書纂卷之十四 五

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
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
嘗使人讀漢書。聞鄴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
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
資英達如此。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
客。難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
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
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
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
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於是
晉書纂卷之十四 六

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尋卽
皇帝位。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勅御
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
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嘆曰。爲人君。不得
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
資。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
之耳。且敕停作。咸吾直臣之氣也。會大雨霖。中山西
北。暴水漂流。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
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
是營鄴。勒因酒。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

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皇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大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朕過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

晉書纂卷之十四

七

勅以咸和七年死子弘嗣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

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弘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

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肢乎中山王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弘懼讓位於季龍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後弘齋壘綬親詣季龍諭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無復遺矣俄廢弘爲海陽王弘安志

晉書纂卷之十四

八

就車容色自若百官莫不流涕季龍尋殺弘

張

賓字孟孫常謂昆弟曰吾智算鑿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及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謀乃異之引爲謀主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勒甚重之每朝常爲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嘆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石季龍 冉閔附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性殘忍好馳獵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母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為聘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寵惑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輒方便害之至于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甚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

晉書纂

卷之十四

九

及勒僭號進封為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勲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便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勒子弘立其子邃為太子邃總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官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

血置其盤上傳共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宜樂安公韜有寵于季龍邃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邃以事為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問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遂稱疾不省事季龍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廢邃為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

晉書纂

卷之十四

十

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立其子宣為太子命宣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規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遂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黜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鑒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日晚晚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

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願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主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石宣及諸公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鞞游於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季龍貪而無禮既王有十

晉書纂

卷之十四

十一

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貨寶焉邯鄲城西石子岡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是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塚取銅柱鑄以爲器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出自金門門季龍從其後官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既馳逐

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劄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素惡韜寵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石韜起堂于太尉府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

晉書纂

卷之十四

十一

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莫不濟矣是夜韜讎其僚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嘆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歔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趙生等殺韜且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輿衾看尸大笑而去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

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
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季龍馳使收
之杯亡夫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
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鑲之作數斗木槽和
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
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
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拔其髮抽其
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四面縱
火烟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
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并殺其妻子九人宣小
晉書纂 卷之十四 十三

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
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遂
立世爲皇太子後石閔說季龍子石遵殺世閔因誅
遵并殺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季龍十三子五
人爲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
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
終爲閔所滅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
也本姓冉永和六年僭卽皇帝位國號大魏閔知胡
之不爲已用也班令趙人斬一胡首文武進職一日
之中斬首數萬又射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
晉書纂 卷之十四 十四
少長悉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
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
鬚至濫死者半閔尋爲慕容儁所殺
史臣曰石勒出自羗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
鑿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皇失統
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蹻徒乘間煽禍朝市淪胥若
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于龍漠豈天厭晉
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
謀間發猛氣橫飛遠噬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
琨則音詞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讐戮

彭祖于襄國歎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瓠瓊裘襲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托授非所貽厥無謀身殞嗣滅業歸携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假豹姿于羊缺騁梟心于狼性始懷怨對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懔懔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獘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讐隙自相屠鎗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薦臻爨起于張豺族傾于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晉書纂

卷之十四

十五

前燕

慕容廆

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疇四世共八十五年

慕容廆字奕洛瓌鮮卑人也曾祖莫獲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武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廆幼而魁岸美姿貌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卽時往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

而別建武初元帝承制廆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

及帝卽尊位授廆將軍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

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嘗

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

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

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

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猥以功

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

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

暴過於董卓惡逆甚于僉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君

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仗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

令白公伍員得極其暴竊為丘明耻之况今吳土英

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

暴之羯傲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

振落頓坂委輪哉廆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

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為楚

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充

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耻必

除廆在一方敢不竭命時侃議欲進廆為燕王會廆

卒乃止

晉書纂

卷之十四

十六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廐第三子也龍顏版齒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皝以段遼屢為邊患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總眾而至怒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皝郡縣諸部叛應季龍左右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咸寧二年僭即皇位皝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及與庾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通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和冰見書甚懼奏聽皝稱燕王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皝親率羣寮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皝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官引雋屬以後事

晉書纂

卷之十四

十七

慕容儁 李績附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廐嘗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廐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時朝廷遣使詣儁儁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儁之應也初廐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踞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為銘贊儁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像成而馬死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為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勒以太牢祀之儁太子暉死復立暉為太子一日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潛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暉亡以來孤髻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景茂幼

晉書纂

卷之十四

十八

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姿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闡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儁顧謂暉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儁夜夢石李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踴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俄而儁寢疾謂慕容恪曰景茂冲幼慮其不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宜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不可以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若汝

晉書

卷之十四

九

於是太守獲免後歸儁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慕容恪欲以績爲尚書右僕射暉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績遂憂死。

慕容暉 慕容恪 皇甫真附

慕容暉字景茂儁第三子也儁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暉旣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容輿根自恃動舊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言于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二弟及先王之成制可廢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業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慟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况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遂謀誅恪因而篡位入白暉曰太宰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暉曰太宰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後恪有疾深慮暉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暉兄樂安王

晉書

卷之十四

二

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彊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
患事之無由耳吳王天資英傑經畧超時司馬職統
兵權不可委之匪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月餘而死
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符
堅恐暉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暉羣下
議欲遣兵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畧又受堅間貨沮
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但可
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伐暉
暉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遂大敗溫
於枋頭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遂

晉書纂

卷之十四

五

謀殺垂垂懼奔于符堅先是暉使梁琛聘于堅琛還
言於評曰符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
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
足為慮終為人患者其惟王猛乎評曰秦國小力弱
仗我為援且符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
輕自憂懼以動寇心也暉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
率衆伐暉追及暉於高陽堅將巨武執暉將縛之暉
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
何謂天子邪遂送暉于堅堅詰其奔狀暉曰狐死首
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官率文

武出降 慕容恪字玄恭號之第四子也年十五

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
綸世務號始異焉號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
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
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
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慕容根
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
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
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
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手不釋卷臨

晉書纂

卷之十四

五

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
猶可而况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
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關關之
計言終而死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人也從慕容
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
圖籍而已符堅密謀兼并欲觀審釁隙乃遣其主簿
郭辯詣鄴時真兄典仕符堅為散騎常侍辯既至鄴
歷造公卿言于真曰貴兄常侍相知在素真怒曰臣
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
托乎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讖變

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
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王猛入鄴
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
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
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
故大器也

史臣曰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彘迹姦圖寔
惟亂首况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
略地騁其螫賊既而二帝遭平陽之酷按兵窺運
五鐸啟金陵之祚率禮稱藩適所謂相時而動豈

晉書纂

卷之十四

三十三

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故能恢一
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
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卷
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資險自固恃勝而驕
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
齊桓績宜九合位正為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
而禮綉谿谷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
以機斷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讐傷鄰
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
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

玄恭
察修
虛強
學可
深氏

縱其鯨吞之勢非夫天厭素靈而啟異類不然者
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
臣挫謀及玄恭即世虐媼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許
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藁交亂之風
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攜離之眾抗敢
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軻暫擬紫陌成墟
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
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前涼

張軌 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晉書纂

卷之十四

三十四

駿少子天錫自軌至天錫凡九世共七十六年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家世孝廉以儒學顯與同
郡皇甫謐善累遷散騎常侍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
西筮之遇秦之觀乃投筮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為
涼州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
之國惟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軌威名
大震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地有龍形
故名卧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
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其東門相望中有霸
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

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東羗校尉韓
稚作亂軌討之先遺稚書曰今王綱紛擾牧守宜戮
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重任一方義
在伐叛武旅三萬絡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卿
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南
陽王模遺軌以帝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
悉以相委如此劍矣張掖臨松山石有文曰初祚天
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自點成二十八宿于
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
不替朝廷嘉之在州十三年寢疾表立子寔為世子

晉書纂

卷之十四

二五

卒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攝父位愍帝
策授涼州刺史西平公蘭池長趙爽上軍士張冰得
璽文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念表本初
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及帝將降于劉
曜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
擊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
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
難至不奮何以為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宗
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
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

沒肅悲憤而卒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
惟有涼州倚住觀至是謠言驗矣初寔寢室梁間有
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
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燃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以
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相與謀殺寔
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

世利嬰心築靈均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

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

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
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命止作役未幾茂復大

晉書纂

卷之十四

二六

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嘗願止役省勞與
下休息而更興功動眾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三兄
怛然失身於物玉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
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于三兄哉直以危機
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拘繫
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連遭之世紹無以對茂雅
有志節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
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
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卒 駿字公庭十歲能
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

化之及統任年十八遣參軍王騰聘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鄆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長史汜禕言於駿曰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為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

晉書纂

卷之十四

三十一

皇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西域長史李相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議者以相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滅死論羣心咸悅於是刑清國富羣僚勸駿稱涼王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先是駿遣治中張淳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偽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喬贊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誠以陛下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瑯邪為表忠誠假

途於我王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今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耶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為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日遣下吏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耻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士險兵盛

晉書纂

卷之十四

三十二

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瑯邪中與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瑯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有計畧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盛雖稱臣于晉而不行中興正朔駿境內嘗

大饑穀價踊貴帝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
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
扁滙東風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
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困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
未足喻之駿納之遣參軍翹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
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湖寂蕪餘波莫及
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旣
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會不崇朝而皆篡繼
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遠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虫鼓翼
四夷諠譁鈎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

晉書纂

卷之十四

二十九

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
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
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
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
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
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光武嗣漢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况以荆楊慄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羈在於
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敕司空鑿征西
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為季
龍所獲不達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

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
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工宜立西王母祠以
禋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

重華字泰林年十六自稱涼州牧西平公遣使奉章
於石季龍季龍使麻秋等侵寇不輟司馬張耽言於
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為彊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
機吉凶所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
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
彊寇在郊人情騷動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
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殲凶類重

晉書纂

卷之十四

三十

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畧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
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敵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
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
秋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
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俄而麻秋
進攻抱罕寧戎校尉張璩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
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畧地往無不捷及
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
長最匹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
力也季龍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

力困於抱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
艾爲持節軍師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輅
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
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
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
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艾乘勝奔擊遂
大敗之重華自以連破勅敵頗息政事希接賓客好
與羣小游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
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
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飭以挫勅敵今遺燼尚廣倉

晉書纂

卷之十四

三

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卽位躬親萬機
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
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國
圍蓋非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
而卒 子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伯父祚性傾
巧善承內外先蒸重華母馬氏馬氏命廢耀靈而立
祚祚字太伯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閣內牒
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成賦牆
茨之詩永和十年僭稱帝位祚宗人張瓘時鎮抱罕
祚惡其疆遣將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于

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妖

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

日軍必敗已而果爲瓘兵所破瓘弟瑊及子嵩募數

百市人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

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

而立耀靈庶弟玄靚玄靚字元安以叔父天錫爲中

領軍玄靚年旣幼冲性又仁弱天錫專掌朝政遂潛

害之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

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

自號涼州牧西平公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祭酒索商

晉書纂

卷之十四

三

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
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靚松竹則思貞
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
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
庶無遺漏矣時符堅強盛兵無寧歲天錫甚懼獻書
大司馬桓温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送
盟文博有口才温甚稱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刁彘嘲
之彘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
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
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嘆焉

太元元年符堅遣其將姚萇來寇天錫窘逼降于萇
初天錫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
沒於符堅及堅大敗于淮肥天錫于陣歸晉詔復天
錫西平郡公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
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
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椹甜甘鴨鶩重響乳
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
遇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為戲弄尋卒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
有苗攸窳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卽而方
晉書卷之十四

敘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
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
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擊虞觀象記洪災之不
流侯瑾規泉知霸者之斯在匪惟地勢抑亦有天
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
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縮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
琛寶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效矣祚以卑孽陰傾
冢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于黑山丁珙以切諫
遇誅夷王鷺以讜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讐其竊名
卒攷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報微弱竟亡其眾奉身

魏闕齒迹潮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西涼

李暠 子士業

暠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
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李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漢前將軍廣之
十六世孫也父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
寬和通涉經史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
光太史令郭騰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磨起謂繇曰
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
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敦煌

晉書卷之十四
三十四
護軍郭謙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玄盛
初難之會宋繇仕于業告歸敦煌言于玄盛曰兄忘
郭騰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稱藩于
業及業僭稱涼王其將軍索嗣構玄盛于業乃以嗣
為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
逃已玄盛驚疑將出迎之宋繇曰大丈夫已為世所
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
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素與嗣善
結為刎頸交反為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
遂殺嗣遣使謝玄盛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跡

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
盛為涼公領秦涼二州牧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
六璽玉於于寘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
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義熙
元年玄盛改元為建初遣舍人黃始間行奉表詣闕
曰故太尉西平武公張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
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畧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
不隕前志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岷裔
遐邇欵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翳此州是賴臣聞
歷數相推歸餘于終帝王之興必有閔位是以共工

晉書纂

卷之十四

三五

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于周漢之際皆機不轉
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
將杪四海顛顛懸心象魏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
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僚
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况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
禹所經奄為戎墟五嶽神山狄汗其二九州名都夷
穢其七辛有所言于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
寢與食雕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遠義誠密
邇風雲苟通實如唇齒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家稱
元以布時令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

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
誠著于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又
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臣去歲羣
議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
懸邈蜂蠆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
希簡達冀憑國威席捲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
節竭誠隕越為效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
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為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雖而
至請史官紀其事玄盛從之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呂
氏之末為羣雄所奉遂起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

晉書纂

卷之十四

三六

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禿
髮儻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于是慨然著
述志賦焉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于
秦隴而植之終于皆死而酒泉官之西北隅有槐樹
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嘆僻陋遐方立功
非所也子士業嗣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將謀
東伐宋錄固諫不從錄退而嘆曰大事去矣吾見師
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為蒙遜所害士業之未
敗也有烏鵲爭巢鵲為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孤
熾夢白頭公衣帽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推

暴秦之祖此
李唐月
謂也

不中較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惟至是而下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中陽勃興資參龍之
構趾景毫垂統本吞燕之開基涼武昭王懷荒弭
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
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
天之祚或發迹于汧渭或布化于邠岐覆篲創元
天之基疏涓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
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
遠矣

晉書纂卷之十四終

卷之十四

三七

晉書纂卷之十五

明海虞錢代汝騰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補校

秦

苻洪 洪子健以穆帝永和七年

苻洪字廣世略陽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

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

咸謂之蒲家因為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

右大兩百姓苦之謹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

洪好施多權略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

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遂推洪為盟主

石季龍將攻上邽洪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

以西方之事冉閔言於季龍曰蒲洪雄果其諸子並

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

以為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

洪有眾十餘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

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

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初季龍以麻秋鎮枹罕秋因

宴鳩洪將并其眾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

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

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羗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洪死健嗣因僭即皇帝位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

晉書纂

卷之十五

二

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苻生

苻生字長生健第三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為兒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姓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后勒也洪懼跪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季子雄止之曰兒長大自當修改何至

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健子萇既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苻

故立為太子健卒僭即皇帝位生荒耽淫虐殺戮無道饗群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僵臥生以為樂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洶懼群臣奏請禳災生日野獸餓則食人

晉書纂

卷之十五

三

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為患也天豈不子愛群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嘗使太醫令程延合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目可堪用生以為譏其目鑿延目出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初牛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符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

誅其侍中大師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穰之。生殘虐滋甚，耽酒於酒，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奸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形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遣官人與男子裸交于殿前，生剥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三五十爲群，放之殿中，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群臣觀之，以爲嬉樂。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符法夢神告之曰：且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率麾下鼓譟，繼進，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

苻堅 王猛附

苻堅字永固，父雄，字元才，少善兵書，謙恭奉法，德每曰：元才吾姬且也。及卒，健哭之，殿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耶何奪吾元才之速也。母苟氏常游漳水，祈于

晉書纂

卷之十五

四

晉書纂

卷之十五

五

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于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插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懍服。及苻生殘虐無度，堅遂殺生，以僞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于東堂，慟哭，嘔血，謚曰：哀時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勳於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宣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

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于世也猛言之于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揚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揚壁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堅由此發怒命斬之于西廊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堅僭位五年大赦其境內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于露堂悉屏

晉書纂卷之十五

六

之戚屬世唯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畧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較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旣旋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伐暉攻鄴陷之執暉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文帝馳車袁公止戀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蒼生所繫何可盤于游田以玷聖德堅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于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于父者其桓溫之謂乎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于途工商賈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有慧星出于尾箕長

晉書纂卷之十五

七

十餘丈掃東井。太史令張孟言于堅。慧起尾箕而掃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孫。堅不納。苻融聞之。上疏與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為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堅不聽。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

雷書纂 卷之十五

八

朱鬚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十里馬。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反之。庶克念前王髮髯。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子。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人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群臣。官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恠飾之。尚書郎裴元畧諫曰。

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宋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畧為諫議大夫。太元七年。堅饗群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界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

雷書纂 卷之十五

九

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通穢。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常不臨。食較餽。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畧計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左僕射權翼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

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憂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堅曰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時羣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于心矣群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群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

晉書纂卷之十五

十

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以累捷之威擊垂亾之寇何不克之有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憂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羗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董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

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爲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崑崙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且東南區區地下氣厲虞舜遊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堅不納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

晉書纂卷之十五

十一

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亾不淹歲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堅妾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因其性而暢之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妾聞人君伐國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

其可堅不納冠軍慕容垂言于堅曰陛下德侔軒唐
功高湯武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
誅法將安厝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况大秦之應
苻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
號以賊虜遺子孫哉堅大悅曰與我定天下者其惟
卿耳因大舉伐晉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
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
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
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穎遂
陷壽春陷項城頻敗王師晉遣謝玄桓伊等距融融

晉書慕容

卷之十五

上

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
倚禽賊帥堅大悅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晉龍驤將
軍劉牢之率勁卒夜襲梁城壘克之水陸繼進堅與
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
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
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
以威儀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
之見草木狀神若有力焉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
謝玄等遣使說融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
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被殺王師乘勝追

擊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
殘豚解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
賜帛十匹絲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
困豫且今陛下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
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
弗顧而退堅大慙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
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替然流
涕而去聞風聲鶴淚皆謂晉師之至初諺言堅不出
項群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
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

晉書慕容

卷之十五

十三

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
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闕而垂有貳志引
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攻鄴城暉弟泓聞垂攻鄴
亡命奔關東收鮮卑衆至數千堅謂權翼曰吾不從
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
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逼
今暉之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
社稷之元憂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
進攻蒲坂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卿父子于紀僭
亂垂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

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柰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為長蛇干闕東泓冲稱兵內侮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曄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也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曄以書喻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而曄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惟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泓于是進向

晉書纂

卷之十五

十四

長安改年曰燕興冲立為皇太弟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官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實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凰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焉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疆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羊羊何為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

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冲稱詔曰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與卿恩分如何而于一朝忽為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畧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于此時有羣鳥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聞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冲率眾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

晉書纂

卷之十五

十五

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為賊所殺三輔人為冲所畧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為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但時運圯喪恐無益于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刃于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先是有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率騎數百出如五將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母臨聽訟觀今百姓有怨者舉烟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堅之分氏戶于諸

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慎勞舊父是仇緩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眾人留鮮卑。一巨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眾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入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于別室萇求傳國璽于堅曰萇次膺苻歷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羗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羗也圖緯苻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羗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初堅疆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

晉書纂

卷之十五

十六

以屑意少游于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歛翼待時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

晉書纂

卷之十五

十七

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苻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羗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于

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繫。膂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尤善斷獄。奸無所容。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恠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中。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籍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沫。既至妻爲具沫。夜

晉書集 卷之十五

十九

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牖里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楊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旣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

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擒伏。皆此類也。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行。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堅之將入寇也。融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羗虜。詔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堅弗納。

苻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貴州刺史。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山涉水。不知老之將至。後晉伐

晉書集 卷之十五

十九

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旣至。楊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機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旣吐而含出。頃復加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道子爲朗

設盛饌極江左精餽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雞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譜而殺之王忱將爲荊州刺史待殺期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稽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亦老莊之流也

晉書纂

卷之十五

二十

苻丕 苻登附

苻丕字承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文武才幹亞于苻融堅死僭卽皇帝位以徐義爲尚書令在位二年爲晉將軍馮該所殺丕之臣佐皆没于慕容永徐義爲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少而雄勇有壯氣羸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及關中亂歸毛興登凡同成言于興請以登爲司馬登度量不群好爲奇畧同成常謂之曰不在其位不謀其

晉書纂

卷之十五

二十

政無數千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折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羗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珍碩德者必此人也登既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于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閉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盡及丕死僭卽皇帝位立堅神主于軍中凡欲所爲啟主而後行繕甲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羗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今合義旅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寃下雪臣子大耻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獻歔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鉞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長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于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臣兄襄勅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

族尚可復讐臣爲兄報耻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待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像可歸休于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長旣而升樓謂長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像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像首以送登密遣其將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

雷書纂

卷之十五

三

魏美 鄧亮 張亮

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盡衆而東爲興所敗登被殺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龜龜之穴猶逐鹿之竝驅若瞻鳥之靡定苻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狼心徒旣成家克隆凶緒敢窺大寶遂竊鴻名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飢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環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王猛以宏材緯軍國苻融以懿威纘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畧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旣而懟三正之未叶耻五運之猶乖便欲鳴鸞禹穴駢驛疑山疏爵以候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彊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啟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于他族身手罄于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

雷書纂

卷之十五

三

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持登集離散之兵厲死
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
稱矣

後秦

姚弋仲

姚襄附

弋仲子襄以孝武太元九年
僭位至弘三世元三十二年

姚弋仲赤亭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世爲羌酋其
後燒當雄于洮罕之間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
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劉曜邑之于隴上及石季
龍剋上卦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
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

晉書

卷之十五

三

滲先叛宜徒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
之啟勸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
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
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
勒善之後竟誅約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
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
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強正而不之責季龍末梁犢
敗李農于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輕騎至鄴
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
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

亾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
曰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
煩憂賊也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

不責于坐授征西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
堪破賊以不于是貫鉞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
而出遂滅梁犢冉閔之亂弋仲遣其子襄討閔戎襄
曰汝才十倍于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
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
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
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

晉書

卷之十五

三

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
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 襄字
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臂垂過膝善撫納士衆愛敬
之咸請爲嗣弋仲勿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
之以兵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
英濟之稱著于南夏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遣刺
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襄遣權翼詣
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
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于彼浩遣謝
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

北伐襄乃要擊浩于山桑大敗之桓温自江陵伐襄
為桓所敗奔于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
餘人襄前後敗喪數矣眾知襄所在輒扶老携幼奔
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温軍所得士女莫不
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
以客禮後奔桓温温問襄于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
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此後與苻堅戰于三原
為堅所殺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襄之寇洛陽也夢萇

晉書纂

卷之十五

三六

服衣衣并御坐諸酋長皆侍立旦謂將佐曰吾夢如
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于麻田也
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
但令兄濟暨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苻堅寇晉
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
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堅左將
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堅默然
堅既敗于淮南歸長安萇奔于渭北西州豪族咸推
萇為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
既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

如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
望萇乃從緯謀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尋僭即皇帝位
萇後為苻登所敗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剝衣裳
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為
登所敗時魏羯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雷惡地應之
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
六百里羯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
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羯飛東結董成甘言美
說以成姦謀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于是潛
軍赴之萇時眾不滿二千羯飛惡地眾至數萬氏胡

晉書纂

卷之十五

三七

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
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捲
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潛遣子崇率騎數
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羯飛兵擾亂遂斬羯飛及首
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
言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
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
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
萇命其將當城于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
功歲餘問之城曰管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聞

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
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其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
加罵辱太常權翼言于其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
節駕馭群雄包羅備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
慢之風所宜除也其曰吾之性也吾于舜之美未有
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謙言安知過也其
大敗苻登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
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其笑曰吾不如公兄有四
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
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故知
晉書纂卷之十五

晉書纂

三五

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備異三也董率大衆履
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
策任群賢者正望其畧中一片耳群臣咸稱萬歲其
如長安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
入營中其懼走入官官人迎其刺鬼誤中其陰鬼相
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
醫刺之出血如夢長遂狂言或稱臣其殺陛下者兄
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遂死

姚興 子姚泓 尹緯附

姚興字子畧其長子也其死以其叔父緒鎮安定

顧德鎮陰密碩德將佐言于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
曲最强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
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
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
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與優禮而遣之晉將
軍袁虔之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與臨東堂引見謂
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
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
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
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示如其父遠矣今既握

晉書纂

卷之十五

三五

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駭除耳
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畧廓清吳楚興大
悅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
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
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八百餘人更出小品羅什
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于
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
所譯興既託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
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
中官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

而父矣。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群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十二郡歸于晉。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興謂呂超曰：宗敞文才如何？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興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琳瑯出于崑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

晉書纂

卷之十五

三十一

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僞，異汝賴多奇士，吾應天命，跨據中原，未嘗不傾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休，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于往賢，求相于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柰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尋而晉大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泓大敗，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撫然不答，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裕送泓于建康，市斬之。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焦死焉。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常輟書而嘆，堅末年，秋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洛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

晉書纂

卷之十五

三十一

然知已遭難，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推
姚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
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于朕，何官？」緯曰：「尙書令。」
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畧之儔，而朕不知卿，
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
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
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
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比蕭
何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
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

晉書纂

卷之十五

三三

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
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
故耳。」萇默然。緯友人隴西牛壽謂緯曰：「足下平生自
謂時明，則立功立事，今遇其時矣，可不勉歟？」緯曰：「吾
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于夷，吾識韓信于霸
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輿聞而謂
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
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
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盪清
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與大

悅

史臣曰：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于暴主，
聞忠訓于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
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
斯言。遠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
亾之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定西
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
績存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子畧剋摧，勅敵荷成，
先構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而藩，僞蜀夷隴右而
靜河西，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旣而逞志矜功，弗

晉書纂

卷之十五

三三

虞後患，委涼都于禿髮，授朔方于赫連，戰無寧歲，
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恩于介士，讎崇詭
說，加殊禮于桑門，析冥談空靡，然成俗，政荒威挫，
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悞之質，
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
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降軹道物，極則反抑，
斯之謂與。

晉書纂卷之十五終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後蜀

李特 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
勢凡六世共四十六年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
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
人出于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
四姓曰驛氏樊氏栢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于
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

晉書纂 卷之十六

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為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
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
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
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
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
神夜與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
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
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
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
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

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
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嘆曰我新從穴中出
今又入此柰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
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
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
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及漢高祖更名其地為巴
郡因賦歛之巴人呼賦為賓因謂之賓人焉俗性剽
勇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
漢末遷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為楊
車巴魏武帝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

晉書纂 卷之十六

拜為將軍遷于洛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少任州
郡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百姓
流移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入入于蜀至劔閣
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于
人豈非庸才邪惠帝以羅尚為益州刺史特甚懼使
其弟驥于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或說尚曰特等
流人專為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尋有
苻下秦雍州凡流入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
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
足復還特以為然乃有碓撻巴蜀之意尚遣從事催

道流人限七月上道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
梁益為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
咸往歸特驃馬屬韃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推
特爲主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
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謔曰李
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爲特所敗太安元年特自稱
益州牧改年建初惠帝遣軍救尚尚奄襲特營斬特
其子雄僭稱王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
晉書纂 卷之十六

一虹中斷旣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
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
有先亾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以烈氣聞每周旋
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
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
終爲人主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
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身自挹損不敢稱
制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板延
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于是僭即
帝位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群臣咸欲

立雄所生雄曰本之基業切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
所歸大事垂剋薨于戎戰班委性仁孝好學成必
爲名器李驥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
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
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願陛下思
之雄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
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于晉雄復書曰吾過爲
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于帝王也進思爲晉安元功
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
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知

晉書纂 卷之十六

四

欲遠尊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
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常慮后
勒跋扈侵逼瑯琊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
然雄之雅談多如此類駿又遣從事張淳稱藩于蜀
託以假道通表京師雄謂淳曰貴主何不自帝一方
淳曰寡君以瑯琊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
之事雄慚而止雄性寬厚簡刑約法夷夏安之威震
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百姓富實然雄意在
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
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

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醜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褒于後持矛馳馬過，雄惟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馱而不制也。」雄寤即還。

班字世文，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至是疾甚，痕皆癢，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為吮癩，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于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

晉書集

五

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殺班于殯宮立期嗣位焉。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洶洶，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李壽大懼，乃率步騎回成都，廢期為邛都縣公。期嘆曰：「天下主乃當于小縣公，不如死也。」自縊而死。

壽字武考，驥之子也。少尚禮容，異于李氏。諸子陰與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乃晉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畧，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思明等勸壽稱藩于晉，而任調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

日尚為足，而况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僭即偽位，聞后季龍虐用刑法，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龔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語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為，耻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于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勢嗣偽位，初蜀土無繇，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為，梓潼布在山谷十

晉書集

卷之十六

六

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勢降溫，遷勢于建康，封歸義侯。

史臣曰：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劍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細乘羅侯之無斷，殲珍蜀漢，薦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折骸之爨，仲儻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摧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弊，約法而悅新，邦擬于其倫，寔孫權之亞也。願聞經國之遠圖。

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于猶子，託疆兵于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釁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竝失異術，同亾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于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後涼

呂光

呂纂

呂隆

光以孝武太元十五年僭位，至隆三主，凡十有三年。

晉書纂

卷之十六

七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父婆樓，佐命符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為戰陣之法，儻類成推，為主部分，詳平，群童歎服。日重瞳子，左肘有肉，印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于堅，堅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都督西討諸軍事，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皇天必將有

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請降，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于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願將軍勉之。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亾矣。遂大敗之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于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諸國憚光威名，貢獻屬路。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光從之以馳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至孤滅，聞符堅為姚萇所害，自稱涼州牧，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為輔國將軍，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后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時形法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

晉書纂

卷之十六

八

軌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霸荆蠻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柰何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光改容謝之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于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于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作九歎七賦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光僭即天王位

晉書纂

卷之十六

九

時光荒老信讒殺尙書沮渠羅仇仇弟子蒙遂叛光遂從兄男成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于垂亾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鄯州業許之光散騎常侍郭曆明天文善占候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子纂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曆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弘演矣

統懼遂奔郭曆曆推後將軍揚軌爲盟主纂擊曆破之曆勢漸衰光遺揚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曆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曆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何圖松栢彫于微霜而雞鳴已干風雨郭曆筮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今戮方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于卿也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曆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答纂擊敗之曆奔于乞伏乾歸光疾甚立其太子紹

晉書纂

卷之十六

十

爲天王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之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及紹嗣僞位呂超言于紹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尙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初光欲立弘爲庶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紹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輒欲

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于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所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纂僭卽位謚紹爲隱王謂齊從曰卿前所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小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纂遣將擊弘弘衆潰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

晉書纂 卷之十六

十一

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遊于內至現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劍于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刺纂洞胸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害殺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初纂常與鳩摩羅什基殺羅什子曰所胡奴頭羅什曰不所胡奴頭胡奴作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超旣殺纂讓位于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遂僭卽天王位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踴然

晉書纂 卷之十六

十二

人不自固姚興將姚碩德率衆至姑臧呂超出戰大敗羣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知幾爲美今遭兵積歲資儲內盡疆寇外逼百姓嗷然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何全隆從之乃講降

史臣曰世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脰遐征鐵騎如雲出王門而長鸞珮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爾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承運銷羣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于是

要結六戎潛窺鴈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尋而老
及政昏親離眾叛眼目甫爾髮發蕭牆紹纂凡才
負乘致寇弘超凶狡職爲亂階永基庸庸面縛姚
氏昔實融歸罪繁累葉隗鬻于紀靡終身世而
光棄茲勝歸遵彼覆車數十年間終致殘滅向使
鳴徽而藩晉朝仗義而誅逆虜郭廢段業豈得肆
其姦蒙遂烏狐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
謬哉

後燕

慕容垂

垂以孝武太元八年備位
至熙熙四世凡二十四年

晉書慕容

卷之十六

十三

慕容垂字道明號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于垂
過膝號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濶達好奇終
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恩遇踰于世子備垂少好畋
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備借卽王位改名缺外以慕
卻缺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識記之文乃去夫以
垂爲名焉及僞借稱尊號封垂吳王暉嗣位慕容恪
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于
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
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
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奔于符堅

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俾垂威名而未發及聞
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
畧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所在征伐皆有
大功堅之敗于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
垂世子寶言于垂曰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
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耻之深莫甚
于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
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亦赤心投命若何害之
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非還更待其變既不負
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亦以爲言垂曰吾昔爲
太傅所不容投身于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
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君子不怙亂不爲禍
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
等因譙樛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樛蒲有神豈
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廬于是三擲盡廬寶拜
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
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
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
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時堅子不先
在鄴及垂至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志

晉書慕容

卷之十六

十四

更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居越言于丕曰垂蒙
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
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
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
好存小人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
至河內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
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
差不相負也垂至洛陽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
阻大河至于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
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長驅攻鄴

晉書

卷之十六

十五

符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
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
奈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垂謂讓曰大義滅親况
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
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
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
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
懿藩自古君臣名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
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將軍欲
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

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應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
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
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
垂上表于符堅曰臣禍起蕭牆歸命聖朝猥叨微顧
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
士衷桓冲送死一擬雲消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
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二乃臣奉詔非巡受制長
樂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謝廟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
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白黑丁零
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

晉書

卷之十六

十六

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
復周武之會于孟津漢祖之集于垓下不期之衆實
有甚焉斯實天苻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卽
惠及一進師團鄴并喻丕以天時人事而丕不察機
運柱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
傷陛下天性之念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
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
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
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
志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方任卿以元相

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勲烈何圖伯夷忽毀
冰操柳惠忽爲淫夫覽表恍然有慚朝士卿既不
于本朝匹馬投命朕任同舊臣爵齊勲輔唾血斷金
披心相付謂卿食楛懷首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
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
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
遇卿于兩都慮其經畧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
垂攻拔鄴定都中山因僭卽位議征長子諸將咸諫
以慕容永未有繫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候他年垂
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授老

晉書纂

卷之十六

七

扣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
兵攻永永大敗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
署公卿所統郡戶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于
是品物具矣遣其太子寶率衆伐魏次參合忽有大
風黑氣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于寶曰風氣暴迅
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是夜魏師
大至三軍奔潰寶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寶
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
徂于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畧摧其銳志
垂從之自率大衆出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

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
血因寢疾死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附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及爲
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
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
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寶嗣位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
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魏軍進攻中山蘭汗遣使迎
寶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婿也必謂忠欸無
貳汗乃引寶弒之執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

晉書纂

卷之十六

七

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
先是遼川無桑及庾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
吳來庾終而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
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畧符
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
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
王智不先衆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
敗俄而冲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
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
猜智則危其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

待罟網也於是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堅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即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寶即僞位進爵爲王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

晉書慕

卷之十六

十九

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哀之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竟攻汗斬之於是僭即尊位無何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譙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前將軍段璣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間中擊傷盛召叔父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

之矣懲寶聞而不斷遂峻極威形纖芥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于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于不免熙字道子垂之少子也勇冠諸將盛

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畧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熙遂僭即尊位初熙烝于丁氏故爲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詎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誅丁信爲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青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游于城南

晉書慕

卷之十六

三

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土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虵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苻氏爲皇后二苻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讎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后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后死熙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于是僵仆氣絕久而乃蘇大歛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于宮內哭臨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于是羣臣震懼莫不舍辛以爲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苻

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襪。中有弊瓊。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從。制公卿已下。至百姓。率戶營。募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書。尚書八座之象。熙曰。善為之。朕將隨後入。此陵識者。以為不祥。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慕容雲。尋弑之。初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為雲所滅。如謡言焉。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自云高陽氏之苗。

晉書慕容卷之十六 主

喬故以高為氏焉。雲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拔奇其志度。而友之。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臨東堂。幸臣桃仁等懷劔。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劔擊雲。弑之。雲自以無功德。而為豪傑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為腹心。桃仁等並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

衣食臥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至。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慕容垂天姿英傑。威震本朝。隼質難羈。狠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塵。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退舉。踰石門而長邁。收羅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奇。摧五萬于河曲。浮船祕策。招七郡于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禪宗。倍俛斯構。寶以浮舉。養升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勅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苻。文武不墜。滔光而夷。讐賊罪已。而遜高。

晉書慕容卷之十六 主

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與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于匡牀。玄妻之姿。見奇于鬢髮。蕩輕舟于曲光之海。望朝涉于景雲之山。歸土木于驕心。窮怨嗟于叢壤。宗祀夷滅。為馮氏之驅除焉。

南燕

慕容德 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位。至超二世。凡十一年。

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暉嗣位。封范陽王。俄而苻堅將雙據。陝以叛德。勸暉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

畧障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
必切至垂謂之曰汝氣識長進非復吳之阿蒙也堅
之敗也德言于暉曰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
其敝以復社稷暉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
德爲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垂議討之羣臣咸以
爲疑德進曰永建僞號扇動華戎致令羣堅縱橫逐
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
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
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寶嗣位以德

晉書纂

卷之十六

三

鎮鄴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時姚興太史令
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祕文曰有
德者昌無德者凶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讖曰大
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昇沸中山頽
惟有德人據三臺于是德之羣臣議以魏師盛于冀
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卽尊號德不從德兄子麟
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雖
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
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
伺之而動計之上也許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

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
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慕容
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隨思而北因謀
殺寶執思而還德以思聞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
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
寵靈犬馬有心而况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
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
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
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
秦之效猶慕君宥不生莽世德怒斬之德謀于衆曰

晉書纂

卷之十六

三

進有彊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時張華勸攻彭城慕容
容鍾勸攻滑臺濟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
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廣
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精
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
然而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旣據之
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
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
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
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

宜先定舊魯巡撫瑯琊待秋風戎節然後北轉臨齊
大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
守宰以撫之遣使諭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
容鍾擊之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
困難啓聖事彰中錄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
四分黎元五裂辟閭渾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
元委輸南海皇上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
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
軍討步剋不移朔况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
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

晉書集

卷之十六

三

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
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何敵不
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于後喬彭寵盜逆漁陽
身死于奴僕近則曹嶷跋扈見擒于後趙段龔于紀
取滅于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稷下
之雄佔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
發必王晉書 有郡皆承檄降于德渾懼奔魏渾參
晉書 有郡皆承檄降于德渾懼奔魏渾參
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
虞祖而蒙怨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

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僭卽皇帝位後
因讎其群臣酒酣曰朕方自古何等主也青州刺史
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
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之調朕朕
不知調卿手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韓範進
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
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
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
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上便
即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活樂貢

晉書集

卷之十六

三

乞本縣之祿以申烏烏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
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
所重之死况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
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雉爲平原今德如
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
墓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墓近市
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
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
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墓乎遂以謨從問謨
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

德深嘉之。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賜顧謂其尙書魯遂曰。齊魯故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曲之徒。陰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眾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于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于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耶。賴其妻怒之。日止坐此口。以至于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亾之國。刑行利者。以刀鏢築之。仰視曰。崩卽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己者。廣陵相高雅之等內不自安。皆奔于德。因講武于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軍一萬七。十乘鉄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忿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于載。卿等既知投

晉書纂

卷之十六

三

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大造。存亾繼絕。實在聖時。雖則萬頃。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謀伐之。剋期將發。而德寢疾。于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病。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其夢意。吾將死矣。一昔以超爲皇太子。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至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請于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羗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惠。于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奇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興與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癩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

晉書纂

卷之十六

三

妻乃歸及之廣固呈以金刀。具宜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哭始名之曰超。德無子。欲以超爲嗣。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權承奉。出則領身下士。于是內外稱美焉。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遠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及德死。超嗣位。以慕容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內參政事。封乎言于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宏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巨竊未安。起以問五樓。五樓欲專

晉書集

卷之十六

三

斷朝政。屢有間言。乎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超下羣臣詳議。尚書張華曰。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情變子之頭。捨志以尊。齊况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官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和。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

也。欬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王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于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需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于是爲範設舊交之禮。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鳳表乃可于機。辯未也。範曰

晉書集

卷之十六

三

大辯若納。聖人美之。况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超復遣張華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譙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亾。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誦之理。會于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遣小國之

臣辱及寡君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
母妻義熙三年立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
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
園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
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
之時公孫五樓專總朝政內外無不憚之慕容鎮切
諫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
王儼詣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
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劉裕率師將討
之超引見羣臣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

晉書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三

利在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芟
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超曰青苗
布野非可卒芟今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
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
成擒也慕容鎮曰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
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阻
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謨曰主上既不
能芟苗守峴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
滅吾必死之裕攻破臨朐超大懼遣尚書令韓範乞
秦師或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仗韓範莫得

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舊昵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
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遣範書以
招之時姚興遣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
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于裕裕
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
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
故并誠無效可謂天喪敝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
作敢不至乎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
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強超幸姬魏夫人
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手而相對泣韓謨諫曰陛

晉書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三

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
其鄙也超拭目謝之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
疑望氣者以爲滎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
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疑請降今舊基猶在可塞之
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太半尚書悅
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匹病日就凋
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宜追許
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
決死不能銜璧求生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爲裕軍
所執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

建康市斬之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遠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傲儻之雄姿韞從橫之遠畧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衝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觀其為國有足稱焉超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勳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啟大岷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為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夏

晉書纂

卷之十六

三

赫連勃勃

自勃勃至弟定凡二十六年

赫連勃勃字屈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父衛辰苻堅以為西單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為魏所敗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于魏他斗伏兄子阿利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况况勃勃國破家亡歸命于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為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募勃勃于路送于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性辯慧美風儀與見而

奇之深加禮敬與弟邕言于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為安遠將軍鎮高平邕固諫以為不可頃之勃勃僞徼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并其眾僭稱天王自

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詣將言于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眾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

晉書纂

卷之十六

三

赫連勃勃

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我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畧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于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暉嘗與漢魏為敵國中世不競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

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
以爲何如買德曰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
于漢皇聖畧邁于魏祖而不于天啟之機建成大業
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
勃勃善之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
萬人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
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
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
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
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工人如其人也便斬

晉書纂

卷之十六

三五

鎧匠又造百鍊鋼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
其背曰古之利器具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
以懷遠可以柔遠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凡
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其年下書曰朕之
皇祖姓改妣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
之姓非禮也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
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係
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
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勃勃謂羣臣曰
劉裕伐秦水陸兼進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克之裕

既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
裕發軔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
馬厲兵休養士卒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
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
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
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
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環偉英
武絕人裕嘆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還統萬裕留
子義貞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
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畧買德曰劉裕滅秦所

晉書纂

卷之十六

三六

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
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
成篡事耳無暇有意于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
顯百姓望義旗之至以日爲歲青泥上洛南師之衝
要宜置游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嶠峽絕
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
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句之
間必面縛麾下勃勃善之以子瑣率騎南伐長安義
貞逆戰不利單馬而遁于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
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

遺策矣。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于是解卽皇帝位。徵爲
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怒曰。吾以國
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
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之後。汝輩弄筆
當置吾何地。遂殺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于是
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勃勃性凶暴。好殺常居城上。置
弓劍于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毀其
目。笑者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夷夏驚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卒。子昌嗣。爲魏
所擒。弟定僭號于平涼。毒爲魏所滅。

晉書纂卷之十六

史臣曰。赫連勃勃。醜遺類。入居邊宇。氣識高爽。
風骨魁奇。姚興觀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
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
凶殘未幸。餘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驚然。忠良卷
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曾及其嗣。非不幸也。

晉書纂卷之十六終



南宋纂卷之一

帝紀

高祖武帝

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奇奴。彭城人。姓劉氏。漢楚元王
交之二十一世孫也。帝雄傑有大度。嘗游京口竹林
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童。衆僧見之。驚以白帝。
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
山澤。同侶或亦覩焉。及貴。龍形更大。帝素貧。時人莫
能知。唯瑯邪王謚獨深敬焉。帝嘗負刀。達社錢三萬。
經時無以還。被達執謚。密以已錢代償。由是得釋。後
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
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榛中擣藥。
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奇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
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奇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
皆散。仍收藥而反。客下邳。逆旅會一沙門。謂帝曰。江
表當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帝先患手創。積年不愈。沙
門有一黃藥。因留與帝。既而忽亡。帝以黃散傳之。其
創一傳而愈。寶其餘。及所得童子藥。每遇金創。傳之

南宋纂卷之一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並驗。晉隆安三年秋，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帝參府軍事，命與數十人覘賊。遇賊衆數千，帝便與戰，所將人多死，而帝奮長刀所殺傷甚衆，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六月，恩浮海至丹徒，帝兼行與俱，至奔擊，大破之。恩自是饑饉，奔臨海投水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司馬元顯遣牢之拒之。帝又參其軍事。玄至，帝請擊之，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帝與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剋建鄴，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懼，招帝於廣陵。舉兵，帝曰：「人情去矣。」

南宋集

卷之一

二

廣陵亦豈可得至耶？牢之竟縊于新洲。無忌謂帝曰：「我將何之？」帝曰：「可隨我還京口。」如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兄脩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帝爲中兵參軍。十二月，桓玄篡位，遷晉帝於尋陽。桓脩入朝，帝從至建鄴。玄見帝，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聰明有智鑿，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宜早爲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脩尋還京口，帝託以全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

復計及沛國劉毅等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候城門開，無忌等義徒服，詔服，詔居前義衆，馳入齊，叫吏士驚散，卽斬脩。以狗帝義軍，初剋京口，脩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帝，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諸君非大晉之臣乎？弘等信之而退。帝尋命誅之。玄聞報驚，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帝造游擊將軍何澹之左右見帝，光曜滿室，以告澹之。澹之以白玄，玄不以爲意。至是聞義兵起，甚懼，或曰：「裕

南宋集

卷之一

三

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擣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帝爲盟主。戊午，遇吳甫之於江，乘帝躬執長刀大呼，卽斬甫之。進至羅洛橋，遇皇甫敷，擅憑之戰，敗死。衆退，帝進戰彌厲，又斬敷。首初，帝建大謀，有工相者相帝，與無忌等近，當大貴，惟云憑之無相，至是憑之戰死，帝知其事，必捷。玄始雖遣軍而走，意已決別。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輕船南逸。庚申，帝遣諸將追玄。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脩令相帝，當得州。不叟曰：「當得

遼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為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玄挾天子走江陵衆軍大破之玄因入蜀益州督護馮遷斬玄傳首建鄴江陵平盧循浮海破廣州獲刺史吳隱之循即為廣州刺史以其黨徐道覆為始興相二年十月論匡復勲封帝豫章郡公邑萬戶四年正月徵帝入輔五年二月僞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帝抗表北討議者以為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反帝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必將引我且亦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焉及入峴帝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衆問其故帝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秣畝軍無賈之之憂勝可必矣七月超乞師於姚興姚興遣使聲言將涉淮左帝謂曰爾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虜能自送今其時矣參軍劉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敵容能怒彼若鮮卑未拔西羗又至公何以待之帝乃笑曰此兵機也非子所及羗若能救不有先聲是自疆也六年二月屠廣固超踰城走追獲之斬于建康市初帝之北也徐道覆勸盧循乘虛而出

南宋集

卷之一

四

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剋京都劉公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是月入寇鎮南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死於豫章內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帝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十人造江上徵問知賊尚未至四月癸未帝至都盧循審帝凱入相視失色欲還尋陽道覆請乘勝遂下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賊衆十餘萬舳艫亘千里孟昶諸葛長人懼欲擁天子過江帝曰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剋濟臣王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乙丑賊大至帝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南宋集卷之一五成禽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洲以待軍潰帝登石頭以望見之悅庚辰賊方江而下帝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無不摧陷帝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大敗循還尋陽遂走豫章悉力柵左里丙申大軍次左里將戰帝麾之麾竿折幡沉于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斬徐道覆于始興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以劉毅為荊州刺史毅既有雄才大志

覆舟之役是謂桓玄時

與帝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帝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並多歸之帝知毅終爲異端心密圖之自表討毅壬午發建鄴前襲江陵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九年二月帝至自江陵初諸葛長人貪淫驕橫帝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人謂所親曰昔年醜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帝剋期至都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奉候於新亭長人亦驟出旣而帝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人到門引前却人問語凡平生言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人甚悅帝已密命左右丁昨自幔後出於坐拉焉死於牀側昨驍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昨初帝平齊仍有定關洛意會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帝表伐關洛乃戒嚴北討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禽姚泓關中平收秦始皇玉璽送之都晉安帝崩大司馬瑯邪王卽帝位詔徵帝入輔帝至都甲寅晉帝禪位于宋有司草詔旣成請書之天子卽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帝奉表陳讓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案晉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人更

南宋集

卷之十

六

至異姓興義熙七年五虹見于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九年鎮星歲星太白熒惑聚于東井十三年鎮星入太微占曰鎮星守太微有立王有徙王帝從之永初元年卽皇帝位於南郊三年三月上不豫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癸亥崩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統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爲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琥珀療金創上大悅命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卽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爲佳乃嘆曰木牀且貴而况石邪卽令毀之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及文帝幸舊官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慙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覩列聖

南宋集

卷之十

七

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盛矣哉。

少帝

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武帝年踰不惑。尚未有男。及帝生。甚悅。帝膂力絕人。善騎射。解音律。武帝崩。卽皇帝位。居處所爲多乖失。太后令暴帝過惡。廢爲營陽王。奉迎鎮西將軍宜都王義隆入纂皇統。

南宋纂

卷之一

八

始徐羨之傅亮將廢帝。諷王弘檀道濟來赴國計。弘等來朝。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夕游天泉池。卽龍舟而寢。其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者於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閣。就收靈綬羣臣拜辭。送於東宮。遂幽於吳郡。六月癸丑。徐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帝於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卽受制。突出昌門。追以門關。踏之致殞。時年十九。

論曰。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温雄才。蓋世動高一時。移聘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斯。以後帝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孽末。桓玄乘時藉運。加以先資。革命受終。人無異望。宋武地非齊晉。衆無一旅。曾不浹旬。夷凶翦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第年涉知命。弱嗣方育。顧有慈顏。前無嚴訓。少帝體易染之質。稟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從其志。嶮縱非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顛沛。非不幸也。悲哉。

南宋纂

卷之一

九

文帝

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封彭城公。進封宜都郡王。時年十四。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景平初。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皆以爲帝王之符。當在西方。其年少。帝廢百官。議所立徐羨之傅亮等。以禎符所集。備法駕奉迎。入奉皇統。帝曰。諸公受遺。不容背貳。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甲戌。乃發江陵車駕在道。有黑龍躍負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

以弑帝
勝王之

文帝嘗
問類情
之義起
生公帝
子道靜
入官六
集其傳
時能辨
之徒歸
實互起
獻手機
推位任
必推翁
亦推凡
稱快因
與諸人
曰生公
孤情純
照獻公
在華嶽

命我何德以堪之。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即皇帝位。三年春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荊州刺史謝晦有罪伏誅七年遣征南大將軍檀道濟拒魏八年春魏

寇滑臺檀道濟引軍還自是河南復亡誅江州刺史檀道濟上好儒雅命何尚之立玄素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宴于武帳堂上將行勅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所食不至有饑色上誠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饑苦知以節儉期物魏軍攻縣瓠遺寧朔將軍王玄謨拒

南宋纂

卷之一

十一

魏魏太武帝率大衆至瓜步聲欲度江都下震懼咸荷檐而立內外戒嚴緣江六七百里舳艫相接始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使饋百牢于魏魏太武帝自瓜步退歸俘廣陵居人萬餘家以北徐豫青冀二兗六州殺略不可勝算所過州郡赤地無餘元凶劬構逆帝崩帝聰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無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簡靖為心于時政平訟理朝野悅睦自江左之政所未有也又性存儉約不好奢侈

三可謂
無案從

車府令嘗以輦峯故請改易之輦席舊以鳥皮緣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峯未至於壞紫色貴並不聽改其率素如此云

孝武帝

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也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累遷雍州刺史自晉江左以來襄陽未有皇子重鎮時文帝欲經略關河故有此授及魏太武大舉至淮南時帝鎮彭城魏使尚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觀之孝伯目帝不輟及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視瞻非常士

南宋纂

卷之一

一一

也會元凶弑逆率衆入討乙未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自冬至春長東北風連陰不霽其日牙立之後風轉而西南景色開霽有紫雲二陰于牙上巳巳即皇帝位丙申剋建鄴二凶及同逆並伏誅八年庚申帝崩帝末年為長夜之飲每旦寢興盥嗽畢仍復命飲俄頃數斗憑几昏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外內服其神明莫敢弛惰

前廢帝

帝諱

武帝長子也。孝武鎮尋陽，帝留都下三十年。孝武入伐元凶，囚帝於侍中下省，將加害者數矣。卒得無恙。孝武崩，即皇帝位。帝自以為昔在東宮，不為孝武所愛，及即位，將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而止。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帝為魑奴。又遣發殷貴嬪墓，忿其為孝武所寵。初，貴嬪薨，武帝為造新安寺，乃遣壞之。以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為貴嬪夫人，改姓謝氏。以武賁鉞、鸞輅、龍旂出警入蹕。矯言公主薨，空設喪事焉。帝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內外百官不保，首領先是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

南宋纂卷之一

十二

巡荆湘以厭之。期且誅除四叔，然後發引。是夜湘東王彧密結帝左右壽寂之等謀共廢帝。先是帝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保身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經少時，夜夢遊後堂，有一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于後官，求得似所夢者一人，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已訴上帝。至是巫覡云：此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隨羣巫捕鬼，屏除侍衛。帝親自射之事畢，將奏靡靡之聲，壽寂之懷刀直入，諸姬逃逸。廢帝亦走，追及之大呼寂寂如此者三，手不能舉，乃崩於華光殿。

時年十七。太后令奉湘東王彧纂承皇統，帝蜂目鳥喙，長頸銳下，幼而狷急。在東宮，每為孝武所責。孝武西巡，帝啓參承起居書迹，不謹。上詰讓之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比素業都懈，猶戾日甚，何以頑固。乃爾初踐祚，受璽級，傲然無哀容。蔡興宗退而歎曰：昔魯昭不戚，叔孫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於是誅羣公元凱以下，皆被毆捶，牽曳內外，危懼殿省。騷然，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及太后崩後數日，帝夢太后謂曰：汝不仁不孝，本無人

南宋纂卷之一

十三

君之相，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大命所歸，應還文帝之子。故帝聚諸叔都下，慮在外為患。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每出，公主與朝臣常共陪輦。

論曰：文帝幼年特秀，自稟君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備舉，條禁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宴，四海謐如。而授將連師，事乖分闡，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戰日時，咸聽成旨，雖

覆師喪旅將非韓。言泄衾衽難結凶豎。雖祝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至如廢帝之事。行著于篇。假以中才之君。有一於此。足以致實。况乎兼斯衆惡。不亡其可得乎。

明帝

帝諱彧。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封湘東王。入朝時。廢帝疑畏。諸父以上付廷尉。明日將加禍。害上。乃結壽寂之等。弑廢帝於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座。事出倉卒。上失履。踣。猶著烏紗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紗代之。泰始元年。即皇帝

南宋集

卷之一

一四

位七年。崩于景福殿。帝好讀書。愛文義。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回避者。犯即加戮。改駙馬字為馮。邊爪以駟字似禍。故也。陽門謂之白門。以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謚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內外常慮犯。釋人不自保中。書舍人胡毋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不綰閉眼。諾胡毋大張彙。禾綰謂上也。左右失旨。往往有剗。斷截禁中。慄慄若踐刀劍。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並斷祿。奉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傭販之子。而又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為私藏。奢費過度。每所造

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

後廢帝

帝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帝母陳氏。李道兒妾。明帝納之。故人呼帝為李氏子。帝亦自稱李將軍。明帝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卦為小字。故帝小字慧震。五年夏。帝遇弑于仁壽殿。時年十五。已丑。皇太后令貶帝為蒼梧郡王。初。帝在東宮。五六歲。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如此者半。食久。乃下。漸長。喜怒乖節。及嗣位。好出入。單將左右。或十里。二十里。或入

南宋集

卷之二

十五

市里。遇慢罵。則悅。而受焉。從者並執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人間擾懼。晝日不開門。道無男女。鉗鑿錐鋸。不離左右。為擊腦槌。陰剖心之誅。日有數十。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為樂。曜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牀側。出逢婚姻。送輒與挽。車小兒羣聚飲酒。以為歡。察孫冠有蒜氣。剖腹視之。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吳興沈勃多寶貨。往劫之。揮刀獨前。左右未至。勃時居喪。在廬。帝望見之。便投鋌。不中。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見害。帝自鬻剖制

露車一乘施蓬乘以出入。從數十人。羽儀追之。恒不相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但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絕。未嘗吹篳。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一日無事。輒慘慘不樂。內外憂惶。夕不及旦。領軍將軍蕭道成與直閣將軍王敬則謀之。楊玉夫常得意。忽然見憎。遇輒切齒。日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七夕。令玉夫伺織女度報。已因與內人穿針。訖大醉。臥於仁壽殿東阿甍。幄中玉夫候帝眠熟。至乙夜入甍。幄取千牛刀殺之。

順帝

南宋纂

卷之一

十六

帝諱準。字仲謨。小字知觀。明帝第三子也。帝姿貌端華。眉目如畫。見者以為神人。廢帝殞。蕭道成奉太后令。迎入居朝堂。秋。即皇帝位。蕭道成司空錄尚書事。明年。帝禪位於齊。封帝為汝陰王。居丹徒宮。齊兵衛之。帝聞外有馳馬者。懼亂。作監人殺王。而以疾赴齊。人德之。賞之以邑。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死矣。

論曰文帝負扈南面。實有人君之美。經國之義。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資。致一以陵逼之愆。遂成滅親之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明帝猜忍。成性翦落。洪支既而本根莫庇。幼主孤

立下無磐石之託。上有累卵之危。方復藏璽懷綬。魚服忘反。危冠短制。匹馬孤征。以致覆亾。理固然矣。履霜有漸。夫豈一夕何止區區汝陰。揖讓而已。后妃傳

文元袁后 潘淑妃附 文帝后

后諱齊。嬌。光祿大夫湛之庶女也。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遂憤恚成疾。崩上甚悼痛之。詔顏延之為哀

南宋纂

卷之一

十七

策文甚麗。及奏上。自益撫存悼亾。感今懷昔八字。以致意焉。初。后生劭。自詳視之。使馳白帝。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亾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后亾後。常有靈應。明帝所生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任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戶應聲豁然開。職掌者遽白文帝。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莊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鹹水灑

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况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

殷叔儀 武帝妃

南司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及薨帝常思見之遂為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觀屍

如此積日形色不異時有巫者能見鬼說帝言貴妃

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少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

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歿帝尤哽恨

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

南宋纂

卷之二

十八

臥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為之貴或云貴妃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云

明恭王后 明帝后

后諱貞風瑯邪人也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為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綽曰后在家為孱弱婦人不

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廢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勗警太后嘗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扇不華因此欲加醜害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後廢帝陳太妃

妃諱妙登建康屠家女也孝武嘗使尉司采訪人間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在建康縣居有草屋兩三間上出行問尉曰御道那得此草屋當由家貧賜錢三萬令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並行唯太妃在家

南宋纂

卷之二

十九

時年十二三尉見其美即以白孝武於是迎入宮以賜明帝始有寵一年衰歿以賜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先是人間言明帝不男故皆呼廢帝為李氏子廢帝後每微行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

宗室及諸王傳

臨川王義慶 鮑照附

義慶本長沙景王子以臨川王道規無子義慶嗣封臨川王出為荊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徧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簡素寡嗜慾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

足爲宗室之表。歷任無浮淫之過。招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至。大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之美。引爲佐吏。國臣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瞻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道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敘甚工。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卽位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甚見知賞。文帝以

南宋集

卷之十一

十一

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廬陵王義真

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年十二。從北征。及關中。平武帝東遷。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爲雍州刺史。以京兆王脩爲長史。委以關中。任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官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武帝爲之憫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

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孝孫。手授帝及赫連勃勃。寇逼交。至沈田子。旣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兼裁滅義真。賜左右物。左右怨之。因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殺田子。豈又欲反耶。義真使左右殺脩。脩旣死。人情離異。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諸將菟歛財貨。方旣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之。賊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草中叅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

南宋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瑯邪顧延之等。並周旋。異常昵狎。過甚。故吏范晏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游耳。初少帝之居東宮。多狎羣小。謝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旣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晦造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及義之等專政。義真愈不悅。時少帝失德。美之等謀廢立

次第應在義真以義其輕詔不任王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奏廢為庶人景平二年羨之等遣吏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

彭城王義康

義康少而聰察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讓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義康既專朝權事決自已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權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接引又聰識過人一聞必

南宋纂

卷之一

三三

記常所覽遇終身不忘稠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叔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叔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其淺陋若此既聞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僅六千餘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以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南陽劉斌為義康所知遂結朋黨若有盡

忠奉國不同已者必構以罪黜每義康欲以斌為丹陽尹言其家貧上覺之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

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上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王鴻上以嫌隙既成將致大禍乃誅斌義

康上表遜位改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實幽之也遣

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琳公曰恨公

不讀數百卷書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為長帝所親敬

上嘗就王宴集甚歡王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上不

曉其意起自扶之王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

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

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

弟所飲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范曄

等謀反事連義康免為庶人義康在安成讀漢書見

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為宜

也二十八年遣中書舍人嚴麴持藥賜死義康不肯

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

衡陽王義季

義季幼而夷簡無鄰近之累為都督荊州刺史遇巴

蜀擾亂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畜財節用數年還

復充實嘗大蒐於郢有野老帶苦而耕命左右斥之

武帝英

初登陵

南宋纂

卷之一

三三

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為長夜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家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酣縱不改成疾以至於終

元凶劭 始興王濬附

南宋纂

卷之一

十五

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自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焉始生三日帝征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悅初命之曰劭在文為召刀後惡焉改刀為力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官事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上將北侵劭固諫不從魏武帝至瓜步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但湛等不異耳由是與江徐不平上時務本業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勵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

鵠白公主道育通靈主乃自上託云善蠶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王夕臥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並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僂呪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為巫蠱刻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上聞之驚惋即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詰責劭濬須檢覆廢劭賜濬死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以為子

南宋纂

卷之一

十五

淑妃愛濬濬心不附妃被寵上以謀告之妃以告濬濬報劭因有異謀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張超之等謀之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齊閣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並無侍衛上以几自輦超之行弑上五指俱落并殺湛之劭遣人殺吏部尚書江湛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觀其邪正使者阿旨荅曰心邪劭曰邪佞之心故宜邪急召始興王濬率眾屯中堂劭即僞位孝武檄至劭自謂素習武事謂朝士曰卿等助我理文書勿厝意戎

陣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耳中外戒嚴義軍至新亭大敗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乞恩城內沸亂將吏並踰城出奔劬穿西垣入武庫井中副隊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於西明門出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在義恭曰已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恨晚又曰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効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自歸命於馬上斬首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鵬鳴於屋上聞者莫不惡之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恚恨致崩故劬

南宋纂

卷之十

二十七

深病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劬與之遂善巫蠱事發上悅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其夕卽加詰問濬唯謝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始呪事發猶異刻已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今日用活何爲可速藥來吾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去曰天下事尋自判必不上累劬入獄之旦濬在西州府俄而劬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問狀訖卽戎服乘馬而去王憲又諫不宜從逆濬曰王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及入見劬謂濬曰潘

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如此

建安王休仁

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籠盛稱之以明帝尤肥號爲豬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之驢王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爲坑穿實之以泥水裸明帝內坑中以槽食

南宋纂

卷之十

二十七

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爲歡笑欲害明帝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諛調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蒙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眞其生男欲立爲太子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擔付大官卽日屠豬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游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被殺於

華林園。休仁即日便執臣禮於明帝時。劉道隆為護軍。休仁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明帝初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祈福助。及事平。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兄神力。休仁年與明帝相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及廢帝世。同經艱危。明帝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休仁親當矢石。大勲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隆。四方輻湊。上甚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楊州。見許明帝末年。多忌。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其年。上疾篤。遣人齋藥。賜休仁死。休仁對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武以誅子。

南宋纂

卷之一

三六

諸臣傳

劉穆之 子邕 族子瑀附

穆之字道和。世居京口。初為瑯邪府王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峰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

者。又之。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及楊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楊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偽如廁。即密跪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藩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

南宋纂

卷之一

三九

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於權。無由可得。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間里言。謔皆一一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帝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

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

南宋纂

卷之一

三十一

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豪奢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白帝曰穆之之家貧賤瞻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義熙十三年卒及帝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王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驥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脩拘檢好往

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穆之猶往食畢求栴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栴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穀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揚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杵貯栴榔一斛以進之 子邕嗣邕性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鯁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

南宋纂

卷之一

三十一

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穆之族子瑀字茂琳始與王濟為南徐州以瑀為別駕時濟參軍顧邁輕薄有才能濟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以瑀與之款盡濟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单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外宜泄我是公吏何得不啓白之濟大怒啓文帝徙邁廣州瑀性使氣尚人後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

才簡之
臣和親
臣妻以
臣宗女
臣官明謝
臣字

吏部尚書瑀園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
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蹶馬及之謂偃曰
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
曰騏驎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于
里荅曰一覺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得
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
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
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
明面見向使齊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
匈奴輕漢耳後為吳興太守侍中何偃當案之云參

南宋纂

卷之一

三三

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
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懼躍
叫呼於是亦卒

瑀元子祥載齊史

徐羨之 從子湛之

羨之字宗文鄒人也武帝北伐稍遷太尉左司馬副
貳劉穆之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
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為丹陽尹羨之起自布衣
又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
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棋觀戲
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

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嘆曰
觀徐傅言論不復學問為長少帝失德羨之等將謀
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
後廢帝文帝即位以羨之亮晦旬月間再肆醜毒下
詔暴其罪誅之羨之乘內人問詭車出郭步走至新
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
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天厄宜
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
臣後羨之隨親之縣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
無免者唯羨之在外獲全及拜司空當拜時雙鶴集
太極殿東鳴尾鳴喚竟以凶終羨之從弟達之尚武

南宋纂

卷之一

三三

帝長安會稽宣公主 達子湛之字孝源幼孤為
武帝所愛嘗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帝側數歲與
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
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為
文帝所禮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
衲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
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
之為彭城王義康所愛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
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

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衲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于臨汝公孟靈休視之于並名奢蒙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爲

南宋集

卷之十一

三十四

南兖州刺史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脩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元凶弑逆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趨北戶未及開見害子聿之爲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 孝嗣載齊史

傅亮

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父

瑗與郗超善超常造瑗見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亮衣使持去初無愜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終在大者義熙中累遷中書直西省宋武帝以其父直之勤勞欲以爲東陽郡先以語迪大喜告亮亮不荅即馳見武帝陳不樂出帝笑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勳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

南宋集

卷之十一

三十五

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帝入輔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受命表策文詰皆亮辭也少帝廢亮迎文帝文帝將下引見亮哭泣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霑背不能荅及至都徐美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美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帝將誅亮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

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亮之方貴兄迪每深誠焉而不能從

檀道濟

道濟世居京口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眾出為南兗州刺史徐羨之傅亮謀廢立諷道濟入朝告以將廢廬陵王義直道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晦悚息不得眠道濟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即位誅羨之

南宋纂

卷之一

三六

亮使道濟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元嘉八年魏軍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

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

不剋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之以

禳鬼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

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

司馬仲達也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

可制文帝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

曰夫高世之勲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

至義康矯詔收付廷尉及其子八人並誅時人歌曰

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

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

南宋纂

卷之一

三七

乃脫憤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

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

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荅曰道濟以

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

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

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

在豈至此

南宋纂卷之一終

南宋纂卷之二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王鎮惡

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符堅。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爲鎮惡。年十三。而符氏敗。寓食黽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南宋纂

卷之二

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宋武帝伐廣固。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日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北伐。爲鎮西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進次黽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卽授方黽池令。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

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旣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卽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灊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僞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剔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帝留第二子義真爲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及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逼北地。義真遣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因堡。遣使還報。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兵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田子曉柳之捷。威鎮三輔。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于涇上。與田子俱會。傳弘之壘。田子求

屏人因斬之幕下義真率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專戮斬焉

王玄謨 從弟玄象 玄邈 房叔安附

玄謨字彥德太原人也幼而不羣世父粲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元嘉中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為寧朔將軍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內多茅屋眾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曰損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地為窟室將士並懷離怨又營貨利一疋布責

南宋纂 卷之二

三

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後玄謨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訛言玄謨欲反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荅曰玄謨啟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為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

玄謨 房叔安 房叔安附 玄謨 從弟玄象 玄邈 房叔安附 玄謨 字彥德 太原人也 幼而不羣 世父粲 有知人鑒 常笑曰 此兒氣槩 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 元嘉中 領汝陰太守 每陳北侵之規 上謂殷景仁曰 聞王玄謨 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 及大舉北侵 以玄謨為寧朔將軍 專仗所見 多行殺戮 初圍城內 多茅屋 眾求以火箭燒之 玄謨曰 損軍實不聽 城中即撤壞之 空地為窟室 將士並懷離怨 又營貨利 一疋布 責

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戲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

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日齷劉秀之儉愷常呼為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陪以為歡笑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儉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寵一崑崙奴子名白圭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懼其毒 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郭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

南宋纂 卷之二

四

則以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從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

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荅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為主。無所責也。叔安字子仁。清和人。高帝即位。方用爲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

劉敬宜

敬宜字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牢之參桓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宜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謂

南宋纂

卷之二

五

牢之曰。卿此兒。非唯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牢之南討桓玄。與敬宜謀襲玄。期以明日。爾日大霧。府門晚開。日肝敬宜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而敬宜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爲玄禽。乃縊而死。敬宜奔喪。哭畢。奔洛陽。敬宜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九土。服之。覺而喜曰。九者桓也。桓吞吾當復本土。乎。劉毅之少人。或以雄桀許之。敬宜曰。此人外寬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毅聞深恨敬宜。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美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宜遇。便盡禮。或

孟龍圖

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敬宜蜀還。劉毅欲以重法繩之。武帝既相。任待。又何無忌。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獨謂武帝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宜深慎之。後領冀州。刺史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軍事。貽敬宜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宜報之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便以長人書呈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

南宋纂

卷之二

六

劉懷敬 弟懷慎子德願

懷敬。澀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朞。乃斷懷敬乳。而自養。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爲速。武帝曰。亾姨於我。恩重。此何可忘。

懷敬弟懷慎。子德願。爲秦郡太守。性麤率。爲孝武。押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沱。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

淚志時新喪愛姬荅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劉損

損元嘉中爲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頽毀垣墻不脩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卽令脩葺卒贈太常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胡藩

藩字道序豫章人也少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伯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時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參軍藩過江陵省企生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

南宋纂

卷之十一

七

南宋纂

卷之十一

八

人必至大禍不早去後悔無及後玄自夏口襲仲堪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從征慕容超超軍屯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剋趙也帝乃遣藩潛往卽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將拔之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爲不祥藩賀曰蒼黑者胡虜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明旦攻城陷之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表求東道還建鄴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遇拜闕帝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爲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點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從征司馬休之帝於馬頭岸渡江江津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敗之從伐關中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

岸魏軍牽得此艦潘氣憤。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潘來並笑之。潘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

蕭思話 子惠開

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元嘉中為青州刺史魏軍大至乃棄鎮奔平昌由是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

南宋集

卷之二

九

而被繫十四年遷平西長史文帝賜以弓琴手勅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長子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意趣與人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

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與侍中何偃有爭偃任遇甚隆怒使門下推彈惠開乃上表解職思話素恭謹與惠開不同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歎曰兒不幸與周郎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孝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十萬乃以為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後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伎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伎啓云吉交結

南宋集

卷之二

十

不逞向臣誣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敘述聞其言者皆以為大功可立才疎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曰臥虎明識過人嘗遇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尋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曾懷壽百歲猶為天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

從弟琛載深史

思話孫蕭介載深史

九允弟引並載陳史

惠開

臧熹 子質 從孫厥

熹字義和從宋武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便
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
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
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曰聊
以戲耳 子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蒲博意錢之
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頰頂拳髮初為世子中軍
參軍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
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
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

南宋纂 卷之二

十二

獵文史尺牘便敏有氣幹好言兵文帝謂可大任以
為徐兗二州刺史會魏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
眙就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
便合質報太武書云爾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
佛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減期
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
哉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為
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負送都
市爾識智及眾豈能勝符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
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太武大怒乃作鐵牀於上

臧熹
馬飲江
水虜至

卷之二

鐵鏡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
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鉤軍鉤
垣樓城內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
木桶盛人縣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
土堅密每頽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自薄登城墜而
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
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上嘉質功元凶弒立質使
告司空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眾五千馳下討逆會
太極殿庭生禽元凶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
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孝武自攬威

南宋纂 卷之二

十二

權而質以少主遇之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自謂
人才足為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
間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
名質於義宣雖為兄弟而年近大十歲義宣驚曰君
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孝武故其
計不行每慮事泄會義宣有憾於孝武質因此密信
說誘陳朝廷得失又令子敦更譬說義宣義宣意乃
定很很舉兵義宣敗質為亂兵所斬傳首建鄴江夏
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漆其頭藏于武庫詔可
臧厥字獻卿以幹局稱為晉安太守政嚴百姓謂

義宣
戶部
口口

義宣
郡王

之臧彪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悉以付厥辯斷精明咸得其理卒後有摠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厥既以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

謝晦 晦次兄瞻 從叔濬

晦字宣明陳郡人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登岸賊退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瞻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為

南宋纂

卷之二

十三

恨帝深加愛賞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荊州都督欲令居外為援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晦弟瞻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及誅羨之等并晦子世休晦知訖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汭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榮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

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晦率眾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被冢旗旌相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初晦與徐傳謀為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鎮廣陵各有強兵足制朝廷羨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刃及帝將行召檀道濟委之以眾晦始謂道濟不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晦並伏誅晦女為彭城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籍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為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 瞻字宣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

南宋纂

卷之十一

十四

為紫石英贊果然詩為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琨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齋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坐以為三絕晦時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兢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勲名佐世不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絕瞻歛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

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于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灾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為戲笑以絕其言瞻文章之美與從叔琨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煥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現患之欲加裁拆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亾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澹字景恒勝從叔也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

南宋纂

卷之二

十五

范泰為雲霞之交宋武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叡進重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澹攝澹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為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悅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及黜之徒無用也帝大笑從子晦為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荅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色甚愧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為憂漸踈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

言不及禍

謝裕 裕孫孺子 孺子子微 裕從子述

裕字景仁晦從父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二方為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郎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十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宋武帝為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說因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為玄

南宋纂

卷之二

十六

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王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容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與百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澹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孫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或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或自起舞既而嘆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孺子微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于武

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于微本梁人以裕從子述字景先小字

道兒少有至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

尋求經純妻便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亾俱盡耶述號泣荅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

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為精誠所致後為

彭城王義康長史義康遇之甚厚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與述為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

南宋纂卷之十一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將

致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訓納焉述語子綜曰王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吾所啓

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述有心虛

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述亾而

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述子眺載齊史

謝惠連

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

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惠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

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豫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白文帝

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

謝靈運 孟顛附

南宋纂卷之十一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煥生而不慧位秘書郎早

亾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兒何為不及我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

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混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性豪侈車服鮮

麗衣物多改舊形制出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徐羨之等

患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

聽訟不復關懷稱疾去職遂移籍會稽脩營舊業傍

兒

山帶江盡幽居之美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
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偏名動都下。靈運詩書皆兼獨
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既自以名輩應
叅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意

既不平多稱疾不朝。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
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游。時人謂
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
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
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何長瑜教惠連讀書
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日阿連才悟如

南宋纂

卷之十一

十九

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節以下客之
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長瑜
才亞惠連。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嘗於江陵寄
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
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
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為題目。皆加
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曾城
令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
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
山陟嶺。必造幽峻。巉巖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

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
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
駭。謂為山賊。未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
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

從眾驚動。縣邑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
嘗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
道當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
秋亭飲酒。保身大呼。顓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
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與顓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
異志。發兵自防。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以為臨川內

南宋纂

卷之十二

二十

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收靈
運。靈運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曰。韓亾子房奮秦
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送廷尉上愛
其才。降死徙廣州。尋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
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
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年四十九。
孟顓字彥重。嘗就徐羨之。因敘關洛中事。顓嘆劉
穆之。終後便無繼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
重張郃。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郃死。何關興廢。顓不悅。
眾賓笑而釋之。靈運子鳳。
鳳子超。宗載齊史。起
宗孫幾。卿載梁史。

謝弘微 子莊

謝密字弘微父思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子也於弘微本服總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秉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庸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

南宋纂

卷之十一

三

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言昔為烏衣游戚戚皆親姓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容博而無檢矐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混

公主改

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詔與謝氏離絕公主

東鄉君即公主

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布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以混得罪前代公主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懇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公主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流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脩禮度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

南宋纂

卷之十一

三

日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弘微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啜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歔歎不自勝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間上所御弘微不荅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公主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奴僮猶數

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糞混女夫殷徽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荅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公主葵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

南宋纂

卷之三

三

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碁友人西南碁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弘微與瑯琊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時南平

王銖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荅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荅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又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荅曰玄護爲雙聲礮稿爲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

南宋纂

卷之三

三

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自陳兩脇癱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今之所止唯在小閣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坐疾多免官後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祭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效鄧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六年前廢帝卽位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誅言贊軌堯門

引漢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

卿昔作殷貴妃誅知有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說帝

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為困莊少長

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

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定亂得出五子颺

顯從淪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莊子脚載梁史 脚子諫

王弘 孫僧達

弘字休元瑯邪人也曾祖導父珣弘少好學以清悟

知名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

南宋纂 卷之二 三五

一不收責宋國建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帝因宴集

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

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

去時稱其簡舉弟曇首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

歔歔弘欲容而已既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

既為家寶又為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

可度其見體亮如此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

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為王太

保家法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詈辱少嘗樗蒲公城

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蒲戲得

王江州 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為荅曰不審公城

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

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聘接語

吹懼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

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

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

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 弘孫僧達幼聰

敏弘為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

謂為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為

申理聞誦不失一句帝聞僧達早慧召見德陽殿應

南宋纂 卷之二 三六

對闕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性好鷹犬與

間里少年相馳逐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

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舉論文義慧觀酬荅不暇深相

稱美為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

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

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近孝武即位為尚書

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嘗荅詔曰

臣父祖司空其自負若此孝武獨召見傲然

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

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詰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

夫寧當王碎安可以沒沒求活師伯不答遂巡便退

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

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

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路瓊之

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

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

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

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

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

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曰我終不與王

南宋纂 卷之二 七

僧達俱生會南彭城人高閻謀為亂因以閻事陷之

收付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為恨謂江

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

慨然 僧達孫融載齊史 弘從子僧祐僧祐子籍

王曇首 子僧綽

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

圖書而已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並膏梁世德

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

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

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

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為文帝鎮西長史及

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從兄華並

勸上行并言天人符應上即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

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

皆曇首及華力也上欲封曇首等會譙集舉酒勸之

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以示之

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

如直史何封事遂寢七年卒時年三十七中書舍人

周赴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

耳子僧綽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眾便以國器許

南宋纂 卷之二 二六

之尚文帝長女僧綽深沉不以才能高人父曇首與

王華並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

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起至

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與王濬

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遂巡良久乃答其謙退若

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為念大相付託朝政大小

皆參焉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

將士僧綽密以啓聞時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

立南平王鐸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

湛之女鐸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

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
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
亾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
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閣謂僧綽
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劾
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
劫立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
發諸王事乃收害焉子儻子儻子規又規從弟承附僧綽弟僧披百皮子慈俱載齊史慈子素素從弟筠俱載梁史

王誕 從子偃 從孫或

南宋纂 卷之三

王

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
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出本示誕曰
腦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
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元顯討桓玄
欲悉誅諸桓誕救桓脩等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
得志將見誅脩為陳請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
為長史甚賓禮之誕又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
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時廣州刺史吳
隱之亦為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
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

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誕為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
歸奉帝甚仗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討誕
密白帝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
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
一時相推耳今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帝納其說

從子偃字子游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常
保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霽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詎
主乃免偃子藻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公主性
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
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

南宋纂 卷之三

王

每疾之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江湛孫敷
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為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
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難
蔽伏用憂惶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
王姬者如王敦懾氣桓温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于
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偃雪於北階何
瑀關龍陽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
殷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
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
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

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闕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
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踈濶第令受酒肉
之賜制以動靜監于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
媚相勸以嚴尼媼競前相詰以急議舉止則未閑是
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
被故弊必青頭領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
嫌於欲踈求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為期遣必
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
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
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刷

商宋纂

卷之二

三三

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勝象有
貫魚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又竊聞諸王聚集唯論
夫族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傷理害義難以具聞
夫蠡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
王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孽咎以臣凡弱何
以克堪伏願天慈照察特賜獨停使燕雀微羣得保
叢蔚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刑膚剪髮投山竄
海帝以此表遍示諸王以諷切之并為戲笑 誕
從孫或字景文或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美風姿
為一時推謝未察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

宋孝武
選侍中
王或謝
莊為一
以風貌
何懼為
一

嘯。歡。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
謝。叔。源。則。為。野。父。矣。黎。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
人。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
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
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為
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明。帝。即。位。徵
為。楊。州。刺。史。徙。為。中。書。令。常。侍。時。太。子。及。諸。皇。子。並
小。上。猶。為。身。後。計。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
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謚。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
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

南宋纂

卷之二

三三

乃自陳求解楊州詔不許上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
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
為純臣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
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救至之夜景文政
與客棊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
客棊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
以死方以敕示客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
之 誕從子琨載齊史 從孫銓錫俱載梁史
王裕之
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廙之曾孫性恬靜樂山水

求為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使要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為桓氏贅婿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敬弘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碁發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為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子恢之被召為祕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相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輒剋日未嘗教子孫學

南宋纂 卷之二 三三

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荅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 外王弘之王晏王思遠俱載齊史

王准之

准之字元曾曾祖彪之准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代有纂述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朝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荅猶差卿世載雄狐元嘉中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

人天下便足然寒風素情稍急不為時流所重

王懿

懿字仲德太原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少沉審有意略符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臥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更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度水仲德隨後得濟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

南宋纂 卷之二 三四

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名犯晉宣帝諱故以字行宋武帝欲遷都洛陽眾議咸以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為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兗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魏軍於委粟津度河虎牢洛陽並不守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為徐州刺史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

到彥之

彥之字道豫彭城人楚大夫少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武帝受命進爵為侯彥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為士庶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上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

南宋集

卷之三

三五

功七年遣彥之北侵自淮入泗泗水峻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武牢洛陽守兵並走十月魏軍向金墉城次至武牢仍進滑臺時河水將合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為空文帝遣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

從孫灑灑弟洽俱載梁史

袁淑 從子顓 顓弟察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茂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不為章句

學文采道豔從橫有才辯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為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出為始興王濬征北長史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荅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也淑喜誇每為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為使人謬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為逆其夜淑在直呼淑

南宋集

卷之二

三五

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且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剋但既剋之後為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何事而可言罷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

從子顓字國章景和

元年帝誅羣公欲引進顓任以朝政俄而意趣乖失

寵待頓衰。顛慮禍求，出乃除顛。爲雍州刺史，加都督。顛舅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顛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願生出。」彪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脩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尋謀反，被誅。

顛弟粲，字景倩，父濯，早卒。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足，毋琅邪王氏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擁獎衣，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顛出游，要愍孫，愍孫輒稱疾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

南宋纂

卷之十一

三七

復三公或有欲與顛婚。顛父洵曰：「顛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愍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卽位，稍遷尚書吏部郎，臨宴東宮，與顏師伯等並擣蒲。愍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引下席，愍孫色不變。久之，得釋。廢帝卽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背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愍孫峻於儀範，廢帝保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愍孫清整有

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

後以自况。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在，狂反謂國君之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爲人求改名粲。字景倩，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

南宋纂

卷之十二

三八

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王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裸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初，粲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磚叩頭流血，磚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流涕。彌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爲國家器，不患沉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損時。

粲與齊高帝褚彥回劉彥節遞日入直平決萬機粲
開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
立一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來門無雜賓閑居高臥
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齊高帝既居
東府故使粲鎮石頭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
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荅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
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齊高帝遣軍王戴僧
靜向石頭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列燭自照謂其子
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
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呼

南宋纂

卷之二

三九

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墮涕粲曰我不失忠臣
汝不失孝子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
大船開駟車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
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
最字文高時年十七父子俱殞粲小兒數歲乳母將
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我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
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
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
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
慶常見兒騎大犍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鬪場忽見一

狗走入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
卽袁郎所常騎也

靈子昂載梁史馬仙埤附昂
後昂子君正君正子德載陳

孔琳之 孫覲

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也強正有志力少好文義
解音律能彈棊妙善草隸桓玄輔政以爲西閭祭酒
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
食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
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
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

南宋纂

卷之二

四一

煩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於自
曩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
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
坐而饑困矣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宜且依舊玄
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宋臺初建
除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
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
羨之兄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
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
空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

之。孫覲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除安陸王于綏後軍長史，性使酒，杖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闕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羸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

南宋纂

卷之二

四十一

儉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僞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旣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買客邪？命燒盡。乃去。道存代覲爲後軍長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卽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明帝卽位時，上流反叛，上遣都

水使者孔操入東慰勞，操至說覲以廢帝後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剋。覲然其言，遂發兵。馳檄上虞，令王晏起兵攻之。覲憂遽不知所爲，其夕率千人，聲云東討，實趨石澗，遇潮澗，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山嶠，村人縛以送。晏晏調曰：此事孔操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

殷景仁 從子孚

南宋纂

卷之二

四十二

景仁，陳郡人也，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爲宋武帝大尉行參軍，景仁不爲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章、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于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爲然。

景仁對親舊嘆曰引之令人便噬人乃稱疾請解景

仁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

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將

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

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

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為楊州

刺史遣使者授印綬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

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

冬大雪景仁乘輿出廳專觀望忽驚曰當問何得有

大例既而曰我誤耳凡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為崇

南宋纂卷之二

淳字粹遠景仁從祖弟也子孚有父風嘗與侍

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

也孚徐輟筋曰何無忌諱孚子臻初有名行袁粲祿

彥回並賞異之每造二公之席輒清言畢景袁昂先

拜秘書丞求臻為到省表臻答曰何不見倩拜而見

倩作未遂不為作

南宋纂卷之二終

南宋纂卷之三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褚彥回 從弟焯 焯弟炫 弟澄

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簪

而立時父湛之為丹楊尹使其子弟並著亾屨於齋

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彥回時年十餘

甚有慙色湛之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井湛

之率左右躬自營救之郡中喧擾彥回下簾不視也

南宋纂卷之三

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

此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

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彥回所生郭

氏間嫡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

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彥回流涕固請乃從之歷位尚

書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以

曰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

迫彥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

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

亂階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

將一餅金因求請間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嘆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嘆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

南宋蔡

卷之三

一

虐稍甚。齊高帝與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仕。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

南宋蔡

卷之三

三

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貴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

從弟焯字彥宣少有高

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傅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責往問訊焯焯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責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焯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願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輜車給之焯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

南宋纂

卷之三

四

免焯弟炫 炫字彥緒少清簡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于我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且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坐者莫荅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輩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羣情便可載驩帝意乃解 彥回弟澄善醫術偶見一人謂曰汝有重疾荅曰有冷疾澄爲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出一物如升開看是雛雞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

二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蔡廓 子興宗

廓字子度濟陽人以方梗閑素爲宋武帝所知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于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

南宋纂

卷之三

五

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王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卽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

平世三公少子與宗 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

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

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為之名以興宗為之字年十

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

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禪宅

直興宗年十一自母日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

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

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孝武新年拜陵興宗

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

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

南宋纂 卷之三 六

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孝武

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

帝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

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廣陵州別

駕范羨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殮

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

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刑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

慙色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

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媿前廢帝即

位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

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

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

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

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下何師伯誅

以興宗為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

興宗外甥袁顛為雍州刺史因勸興宗行曰朝廷形

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為

八州行事顛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

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

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

南宋纂 卷之三 七

疎未容有患官省內外既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

若內難得再外繫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

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

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太尉沈慶之深慮危

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

謂羨曰公關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

何為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王

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

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馮之日誰

不景從如其不斷且暮禍及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

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威風先著統戍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事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春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

南宋纂

卷之三

八

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也為玄謨所信使至興宗問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敬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闕道隆深達此旨指興

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捶殿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咸見陵蔑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曰當艱難時周旋董無一言相和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殿劉並襟無所益也若往

南宋纂

卷之三

九

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怍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為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過惡揚善若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顛始生子象而妻劉氏亦以年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生平之懷屢經陳啟帝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象

亦他娶其後象家好不終顛又禍敗象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與宗女無子娶居名門高門多欲結姻明帝亦勅適謝氏與宗並不許以女適象初與宗為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于光祿大夫云

廓孫疑入陳史

何尚之 孫求 點 胤 從孫炯 昌寓

尚之字彥德廬江人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少頗輕薄好擣蒲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為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遷吏部郎告休定省領朝送別於

南宋纂

卷之三

十一

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文帝所知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為廣州若在內鑿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讒說曄後謀叛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九年尚之

何尚之為丹陽尹更甚

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何還職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表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啗焉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王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為猿延之目尚之為猴同遊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為似

南宋纂

卷之三

十二

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嘗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于世孫求字子有清退無嗜慾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丘山初求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求母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點字子皙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

點係齊人附此

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箕踞公卿敬下之或乘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士弟胤爲小隱士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初褚彥回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回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違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利

南宋集

卷之三

三

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桐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點雅有人倫鑿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諭舊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中持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起點弟胤 胤字子季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

胤係梁人附此

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跡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梁武帝踐祚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朓及杲之從謝朓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朓已應召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朓俱前代高士胤處名譽尤邁矣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

南宋集

卷之三

三

起學舍卽林成授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下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胤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初胤修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元曰師之就脯驟於

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蚶蠣屑日內闕慙渾沌之奇穢殼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厨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訖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不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除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晷夜經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命之一啟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故胤末年遂絕

南宋纂

卷之三

四

血味 何炯字士光胤從弟也白晳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日叔寶神清杜又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日從兄戡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為一代偉人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少而清靖獨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為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帝將踐祚先使裴叔業齎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耶即時自有啟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

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政有公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昌寓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蓬蓬華胄

容入梁史

張裕 子承 岱 孫緒 曾孫充 玄孫瓌

率 稷 岷 容等齊梁人俱裕一門子姓總附裕傳

裕字茂度吳郡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祖澄晉光祿大夫子演演四弟鏡承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

南宋纂

卷之三

五

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容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初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其子孫遂昌云 永字景雲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為文帝所知紙墨者自營造上每得永表欣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不及也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冤人永曉音律太極殿

八第

前鐘聲嘶。孝武帝嘗以問承。承答鐘有銅。澤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元徽二年為南充州刺史。加都督。承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為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恭坐齊割。手自頒賜。桂陽王休範作亂。承棄軍還。愧發病卒。 岱字

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冲為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後臨海王為征虜將。南宋纂

卷之三

一六

軍廣州豫章王為車騎揚州晉安王為征虜南充州。岱歷為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王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王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欲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耳。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卒。 緒字思曼。岱兄演子也。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祭塵。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帝用為倉部都令史。諡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

緒字思曼

緒字思曼。岱兄演子也。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祭塵。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帝用為倉部都令史。諡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

張思曼 張思曼 張思曼

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嘆其清談。遷吏部。掌大選。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緒長於周易。言精理。與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長沙王晃屬選用。吳郡聞人。豈為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遺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

卷之三

一七

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峻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官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為尚書令。丹楊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為之辦。殮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從弟融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

盡。子充字延符少好逸游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航至便放縱說等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政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決焉儉方聚親賓充較巾葛帳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為愠與儉書曰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縱橫萬古動

南宋纂卷之三

黔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踈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遭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於阿雖復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溢於漁父之遊宴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蟻單日吐海逢天踈石崩尋分

附此

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臥風月鬱然千里路隔江州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道佐蒼生功橫海望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畝佇簪裾而踈歎得無惜乎儉以為脫略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為御史中丞到搆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充子瓌瓌字祖逸為雍州刺史徵拜左戶尚書後安陸王綽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綽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荅

南宋纂卷之三

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綽由是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建武末屢啟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于率知名率字士簡十二能屬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

附此

訥慙而退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梁天監中使撰古婦人事寫給後官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為傲世率懼乃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為意便是其人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尋以為秘書丞率

南宋蔡 卷之三

二十

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二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稷字公喬瓌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遺疾時稷年十一侍不解帶及終毀瘠過人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為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武帝嘗於樂壽殿內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勳亭

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將其鬚曰張公可畏人稷子唼 唼字四山侯景圍建鄴遣使說唼唼斬其使侯景乃遣其中軍擊唼唼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唼曰死為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唼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

張邵 子敷 從子暢

邵字茂宗裕之弟也桓玄篡位父敞先為尚書以荅事微謬降為廷尉卿及宋武帝討桓玄邵白敞表獻

南宋蔡 卷之三

三十一

忠款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軍法論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奏唯邵不往親故恠而問之邵曰王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於帝帝益親之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誠眾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各條倉庫及舟船人領至曉取辦且日帝求諸簿領應時即至恠問其速諸曹荅曰宿受張王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慮矣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

卿耳及穆之暴卒朝廷恒懼便發詔以司馬徐美之代邵獨曰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宜須諮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馬其餘啟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元嘉五年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長子敷

敷字景胤生而母凶年數歲聞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恩輒開筭流涕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初

南宋纂

卷之三

三

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塵尾敷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遷江夏王義恭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悅敷小名檀父邵小名黎文帝戲之曰檀何如黎荅曰黎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赴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

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料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及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

暢字少微

邵兄禕子也禕少有操行爲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宋武帝封藥酒一罍付禕使密加醜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去彭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暢

南宋纂

卷之三

三

曰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扇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亾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汚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時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荅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道因言說久之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爲不稱

詔於鄰國之巨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况

在諸王之貴而獨曰鄰國之君邪孝伯曰魏王致意

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

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暢又宣旨答曰

魏王形狀才力火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

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孝伯曰君南土膏梁何為

著屬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梁之言誠為多

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辭

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

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時元凶弑逆義

南宋纂 卷之三 三四

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為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

仰陰映當時舉哀里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

姿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為盡命義宣既有異圖

以暢人望留之加冠軍將軍義宣將為逆遣嬖人翟

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

回勸義宣殺以徇眾賴丞相司馬竺超人得免孝武

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固是奇才同義

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

之時誰黃其閣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

為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于與婢

夜而天 妾共洗黃閣故暢譏之 暢子融入齊史

范泰 子畢

泰字伯倫順陽人也祖汪父寧並有名前代泰外弟

荆州刺史王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

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誠其言甚切忱嗟歎久之曰見

規者眾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范泰何如謝邈忱曰

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常有立功

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

宿昔之志伯道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

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

南宋纂 卷之三 三五

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時僕射謝混後進知名宋武帝

嘗從容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一流人也泰好

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公坐笑言不異私室武帝

世賞愛之然短於為政故不得在政事官暮年事佛

甚精於宅西立祗洎精舍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

素望不重不可擬議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

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為報子畢最知名 畢

字蔚宗母如廁產之額為墀所傷故以墀為小字為

吏部郎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畢夜

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

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畢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畢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宴飲歡適謂畢曰我欲歌卿可彈畢乃奉旨上歌既畢畢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畢意志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畢甥謝綜雅爲畢所知熙先籍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爲

南宋纂

卷之三

七六

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畢所造及吃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畢墨迹畢乃引罪明日送畢付廷尉入獄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上有白團扇甚佳送畢令書出詩賦美句畢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懷然畢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畢便有生望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昔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

南宋纂

卷之三

七一

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畢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畢畢不回畢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荅其意已定乃奉戴義康期以其日爲亂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同惡人名手迹詔收綜等並皆款服唯畢不首上頻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畢不服笑謂殿中

畢乾笑云罪至而已畢所生母對泣曰王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畢頸及頰畢乃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畢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畢呼為別駕數十聲畢問曰汝瞋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畢常謂死為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畢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柰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藿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烈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藿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藹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畢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熙先死後又詰尚之曰孔熙先有

南宋纂

卷之三

三九

美才也。曹猶可論。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汗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鷓鴣鳳之文采。候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蘊文采。自棄於汗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已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徐廣

廣字野人。東莞人家。世好學。至廣尤精。家貧未嘗以產業為意。妻中山劉謚之女。忿之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數年。家道日弊。遂與廣離。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

南宋纂

卷之三

三九

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卷戀故主。因更獻款。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所撰晉紀四十二卷。行於世。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鄭鮮之

鮮之字道子。榮陽人。宋武帝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樗蒲，於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荅之曰：「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敬，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

南宋纂

卷之三

三十一

瞬位遇日隆，范泰嘗蒙中讓，謂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闕洛，卿乃居僚首，今日荅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鮮之為人通率，為武帝所狎，上曾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遇如此。

裴松之 孫昭明

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立身簡素，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由是普斷轉中書侍郎，上使汪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為不朽矣。」子駟，注司馬遷史記行于世，駟子昭明。

南宋纂

卷之三

三十一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元徽中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及還，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建武初為王玄邈安北長史，廬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青之，昭明日：「臣不欲。」

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
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
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專產業

何承天 曾孫遜

承天郊人五歲喪父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
幼漸訓義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
郎並名家年少賴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姊母承天
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姊母何言邪素好奕基頗用
廢事又善彈筆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筆承天奉表
陳謝上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博

南宋蔡

卷之三

三三

見古今為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
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公新威斗
王莽三公公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
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承天又啟冢
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時帝每
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
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文帝知
之應遣先戒曰善候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定
元嘉曆改漏刻用二十五箭從之曾孫遜 遜字
仲言八歲能賦詩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

遜係昇
人附此

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
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
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
梁天監中與吳均俱進俸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
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自是疎隔希復
得見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
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
遜遜從叔個字彥夷亦以才著聞宦遊不達作拍張
賦以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
子稟賜不殊位至臺郎

南宋蔡

卷之三

三三

顏延之 子竣

延之字延年琅邪人少孤貧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
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時尚書令
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為之下亮
甚疾焉累遷始安太守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
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
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踈誕
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
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義激揚每犯
權要少經為湛父柳後將軍手簿至是謂湛曰吾名

益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翻有時。鐵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冀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南宋纂卷之三 三

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劾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劾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祚。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恠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得見呼爲公。偃羞而退。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常乘羸牛車。逢竣。輒簿卽屏。任道側。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詣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傳節。福之基也。驕很傲慢。禍之始也。况出糞土之中。南宋纂卷之三 三

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雕績滿眼。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上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子竣。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文帝崩。問至孝武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唯竣出入。臥

內斷決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衆務
竣皆專斷施行孝武踐祚轉吏部尚書留心選舉任
遇既隆秦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
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荅之人言顏
竣瞋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上自卽吉之後
宮內頗有醜論竣諫爭懇切並無所回避上意甚不
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思舊莫比而所陳多
不被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出以卜時旨大明元年以
爲揚州刺史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每對親故頗懷
怨憤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免竣所居官上

南宋纂

卷之三

三

沈懷文 子冲

懷文字思明吳興人少好玄理善爲文章爲侍中寵
待隆密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
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
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孝武嘗有事圓丘未至期而
雨晦竟夜明日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悅懷文稱慶
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

事茲禮而膏雨迎夜清景麗朝斯寔聖明幽感所致
臣願與侍臣賦之上笑稱善懷文與顏竣素善竣以
失旨見誅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
此懷文嘿然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官常乘副車在後
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
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
與陳之江智深臥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
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
啓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効顏
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

南宋纂

卷之三

三

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
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常誠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
何可又懷文曰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
性之所不能耳後賜死懷文三子淡深冲 冲字

景綽懷文得罪被繫冲兄弟行謝情哀苦見者傷
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曰沈懷文三子塗炭
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殺之使其意分
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冲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御史
中丞冲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
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所未有

也冲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焚。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

劉湛

湛字弘仁，南陽人。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爲文章。不喜談議。廬陵王義真出爲豫州刺史，湛爲長史。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臠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

南宋纂

卷之三

三八

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爲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爲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爲長史，行府事。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爲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才氣，常慕汲黯、崔瑗爲人。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先是王華旣亡，曇首

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湛。八年召爲太子詹事，與景仁並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款，及俱被時遇

德，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爲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澄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謝湛曰：「老父悖老遂就殷鐵，干祿由南宋纂。」

南宋纂

卷之三

三九

敬文闇淺，上召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如此。義康擅權，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其事，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扇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琨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上與義康形迹，既乖，難將結。湛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旣窮，毒無

復此望禍至其不久矣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弔謀入泄竟弗之幸十日詔收付廷尉於獄伏誅

顧琛

琛字弘瑋吳郡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琛謹確不尚浮華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之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廡於吳中作亂以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

南宋纂

卷之三

四十一

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振邑里得活者甚眾生子皆以孔為名焉廢帝即位琛為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為朝請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荅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

顧覲之 孫憲之

覲之字偉仁吳郡人為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殷劉隙著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脚疾免歸每夜常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覲之竟免後為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後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覲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

南宋纂

卷之三

四十二

色幸臣戴法典權傾人主而覲之未嘗低意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覲之禁不能止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覲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矣意微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覲之孫憲之 憲之字士思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性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遷尚書吏部郎

中宋時其祖覲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
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

南宋纂卷之三終

南宋纂卷之三

四二

南宋纂卷之四

明海虞錢 岱汝瞻川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羊欣

欣字敬元泰山人少靜默無競於人泛覽經籍尤長
隸書父不疑爲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
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
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會稽王世
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

南宋纂卷之四

一

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
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
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
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
嘗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
後後爲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謂子弟
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頃之稱病篤免歸

羊玄保 子戎

玄保泰山人累遷司徒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
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准之曰卿二賢明美

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善奕基

品第三支帝亦好奕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滅太

守亦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

我亦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以為吏部尚書及

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

可去矣衆並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

死奉朝劭為解孝武即位以謹敬見知 子戎少

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

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

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

南宋纂

卷之四

二

文帝好與玄保碁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

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碁玄

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謗時

政賜死死後孝武帝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禪

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並賜名曰咸

曰察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

既善碁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褚胤年七歲便

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

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奕碁之妙超古冠今魏犢犯

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

異

許時人痛惜之

江秉之

秉之字玄叔濟陽人為山陰令人戶三萬政事繁擾

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

宋世唯顧覲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

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並以簡約

見稱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

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

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沈慶之

孫昭略

子文季

從子攸之 攸

南宋纂

卷之四

二

之從孫僧昭

慶之字弘先吳興人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

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

後隸檀道濟北侵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晚兵上

使領隊防東掖門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

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

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

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

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

隊王不容緩服會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

碣與碣
同或作
松

失利慶之專軍進討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
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
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
前後破降甚衆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
功彥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
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
中途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碣必
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剋此二戍館穀弔人虎牢洛
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楊尹徐湛之吏部
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爲國
南宋纂 卷之三 四
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
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玄謨進圍
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碣碣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
魏太武大軍南向玄謨退還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
死回碣碣慶之以爲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並
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閩外之事將所得專
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
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
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元凶弒逆孝武遣
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

將帥並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
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
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
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
是視殿下是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
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薄顏竣聞慶之至馳
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
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唇齒然後舉事
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
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
南宋纂 卷之四 五
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
皆謂神兵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都督率
衆討之誕遣客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
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
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
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
進慶之司空朝會在從公之上初慶之嘗夢引鹵簿
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
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荅云鹵簿固是
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

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閉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僅千計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七筋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

南宋纂

卷之四

六

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眾坐並稱其辭意之美前廢帝即位加慶之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轆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

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歡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廢帝狂悖無道慶之盡言諫爭帝不悅乃遣其從子攸之齋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八尺也足度無盈餘矣慶之之死也不

南宋纂

卷之四

七

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子文叔密取藥藏錄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亦自縊死昭明弟昭略昭略字茂隆性狂僞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携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王晏嘗戲昭略曰賢叔可謂吳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于尊君以卿為初蔭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修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

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匪投其面曰使爲破面鬼
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
夏侯泰初荅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
下官見龍逢比于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
事何辭荅之邪昭略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
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
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爲
絕吮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 文季字仲達文

叔弟也以寬雅正直見知尤善塞及彈碁父慶之遇
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

南宋纂 卷之四

八

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沈攸之反齊高帝
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初慶之死也攸
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
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耻
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頗
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宮于玄圃宴
朝臣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彥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
文季謂彥回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
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亾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
及魏軍動事彥回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

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武帝曰褚彥回
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
武帝笑曰沈率醉也文季與彥回並善琵琶酒闌彥
回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
能作伎兒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
德彥回頰色無異終曲而止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
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
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以爲尚書右僕
射王晏嘗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荅曰琅邪執法
似不出卿門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豫朝機兄

南宋纂 卷之四

九

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免
乎文季笑而不荅未幾見害 攸之字仲達慶之
從兄子也攸之少孤貧元嘉末魏軍南攻朝廷發三
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
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爲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
君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
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事平當加
厚賞爲慶之所抑攸之甚恨之會四方反叛南賊已
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率軍據虎檻時後軍駱
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

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大失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王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冠賈事邪？」

南宋纂

卷之四

十一

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日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于赭圻。時劉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攸之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疋，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于王者。夜中諸廂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貌。廢帝既殞，順帝卽位。齊高帝遣攸之子元琰齎廢帝剗削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卽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有

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發江陵齊高帝遣衆軍西討。屢破之，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攸之于櫟林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初，崇軍邊崇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崇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崇爲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

南宋纂

卷之四

十一

之使詣敬兒降。崇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人作賊？」早來崇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身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崇歎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崇。至是抱持崇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崇。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廢帝之殞，攸之

僧邪梁
人附此

欲起兵問之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 攸之弟雍之孫僧昭少事天師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太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

南宋纂

卷之四

十三

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卒

宗愨

愨字元幹南陽人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愨年少問其所志愨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富貴必破我門戶夜被劫愨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少文既高尚諸子羣從皆愛好寶典而愨任氣

時多則
幼少皇

子為方

觀近古

石領此

鐵與並

之權植

重惡焉

豫州安

喜全為

興鼓每

多違難

日宗愨

年將六

十為國

胡命政

得一州

如斗大

不能復

與典載

共臨書

公稱類

流血乃

止

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知後補上軍將軍伐林邑愨自奮願行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入象浦林邑傾國來逆

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愨以為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眾因此潰亂遂克

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

愨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

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

必方丈而為愨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

食愨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為愨長史愨待之

甚厚不以昔事為嫌竟陵王反愨表求赴討面受節

為光祿大夫

南宋纂

卷之四

十三

度上停輿慰免愨聳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初誕

誑其眾云宗愨助我及愨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愨

也事平入為左衛將軍從獵墮馬脚折不堪朝直以

為光祿大夫

南宋纂

卷之四

十三

元景字孝仁河東人也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

稱寡言語有器質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江

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公貴王有召

難輒相留乖意以為罔罔及道產死羣蠻大為寇暴

義恭薦元景乃以為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略斬獲

為光祿大夫

數百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時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誕遣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軍帥。薛安都留任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衆軍並造陝下列營。以逼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並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袖。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

南宋纂

卷之四

十四

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詰朝魏軍又出列陣于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威信著于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配萬人爲前鋒。元景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

戰。一聽吾管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劬僅以身免。上至新亭。卽位。封晉安郡公。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爲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將率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

南宋纂

卷之四

十五

百姓之利。邪。前廢帝少有凶德。元景憂懼。謀廢帝立義恭。持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從子世隆以下俱入齊史

殷孝祖

孝祖長平人也。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前廢帝景和元年。爲兗州刺史。外甥司徒參軍荀僧詔。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命漏刻。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

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疏懷希
幸。舅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
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
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
郡。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人情于是大安。進孝祖號冠
軍。將軍御仗。先有諸葛亮筒袖鎧。鐵帽二十五石。督
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
將。時賊據楸圻。孝祖進攻之。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
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
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
流矢死。

南宋慕 卷之四

十六

劉繪 子孝綽 俱入梁史

薛安都

安都汾陰人。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安都
初征關陝。至白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
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
從弟道生犯罪。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即
日乃乘馬。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
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
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令

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重言論。與寒細不異。
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為朝廷勳臣。云何放恣。輒
於都邑殺人。因載俱歸。安都乃止。魯爽反。叛還安都。
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
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
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是
過也。進爵為侯。

宗越

越南陽人。父為蠻所殺。越于市中刺殺讎人。太守夏
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蠻有為寇盜者。常使越討伐。
南宋慕 卷之四 十七

往輒有切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
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待買馬。隨柳元
景。侵魏。戰功還。補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
人。遂得此。府四字。越荅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
參軍。誕笑。竟陵王誕反。越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
殺城內男。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
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前廢
帝凶暴無道。而越為之用命。誅戮羣公。莫不盡心竭
力。故帝憑六爪牙。無所忌憚。賜越等美女金帛。充物
其家。越等八人。羸強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

二心既為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並懷懼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離暴朝勤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上營舍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南宋纂

卷之四

十一

循吏傳

杜驥 兄坦附

驥字度世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兄坦頗涉史傳宋武帝本長安隨從南還晚度北入南朝常以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辯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仁高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儉

荒場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使驥守洛陽洛陽城廢久武帝平關洛致鐘虞舊器南還一大鐘墜洛水中至是帝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鐘于洛水驥乃遣使給之曰虜既南度洛城勢弱今脩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鐘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十七年

南宋纂

卷之四

十九

甄法崇 孫彬

法崇中山人也宋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于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廳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為辭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為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法崇孫

林係
人附此

彬

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

寺庫質錢後贖亭還于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

之彬得迭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

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

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

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

彬為郢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

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

彰

孝義傳

南宋纂

卷之四

子

何子平

子平廬江瀟人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

月奉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

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餐白粲乃除吳

郡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

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為己問者慙而退

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

得管英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所居屋敗不蔽風

日兄子伯與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

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

士彌以此貴之

隱逸傳

宗少文

少文南陽人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辟少文為主

簿不起問其故荅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

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

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宋

受禪及元嘉中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

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既乃悲情頓釋謂沙

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

南宋纂

卷之四

三

哀好山水愛遨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

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

難徧觀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于

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

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

楊歡就受之少文孫測亦有祖風另有傳入齊史

孔淳之

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少有高尚每有所游必窮其幽

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

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

茲不知老之將至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菓棲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

兩宋纂 卷之四

三

戴顓

顓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達兄勃並隱遯有高名父善琴書顓並傳之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恨而去桐廬縣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管療顓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吳

亦守及郡內衣冠要其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

衆論以此多之宋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通姻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憇于此湖義季亟從之游顓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茲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何管白鶴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世子鑄丈六銅像于瓦官寺既成而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脚肥耳及減臂脚瘦患卽除無不歎服

恩倖傳并敘

敘曰鮑魚芳蘭在于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謀于管仲齊桓有邵陵之師適于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干祀而近習用事無乏于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宋人數無負莫非左右要密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被恩倖者今立以爲篇焉

戴法興

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山陰市後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干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以爲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孝武撫軍記室掾上卽位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大通人事多納賄貨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前廢帝卽位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

南宋纂

卷之四

三四

爲如此欲作管陽邪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闈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廣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體徃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賜死

阮佃夫

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閣選爲主衣後又請爲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于殿內住在秘書省爲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謀共廢立明帝卽位論功佃夫封建城縣侯執權亞于人主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疋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効焉于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沉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

南宋纂

卷之四

三五

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僕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時廢帝猖狂好出游走佃夫密與直閣將軍甲伯宗步兵校尉于天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于天寶

南宋纂卷之四終

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賜死

明海虞錢氏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帝紀

高帝

帝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鬪將姓蕭氏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帝表英異龍顏鐘聲麟文徧體宅南有一桑樹擢本三丈橫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年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為汝生也為建康令有能名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比部時

南齊纂

卷之一

人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宋明帝即位屢立戰功遷南兗州刺史加五州督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帝當為天子明帝愈以為疑遣將軍吳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帝帝戎服出門迎懼鳩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帝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徵還都部下勸勿就徵帝曰主上自誅諸弟為太子幼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佗族惟應速發事緩當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明帝崩遺詔與袁粲褚彥回劉劭共掌機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朝廷惶駭帝

南齊纂

卷之一

與褚彥回等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帝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餘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帝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未畢賊前軍已至帝方解衣高卧以安眾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王敬則等浮舸與賊水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眾俱不知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城內亂忝帝執燭正坐厲聲呵止之如是者數四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阜策橋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劭並戰沒初劭高尚其義託造園宅名為東山頗忽時務帝謂曰將軍以顧命之重此是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劭不納竟敗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帝隨得輒燒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先昨皆已死戮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觀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懼也臺分遣眾軍擊平賊帝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休範平後

蒼梧王漸行凶暴，屢欲害帝，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晝卧裸袒，蒼梧立帝于室內，畫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斂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即中帝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帝感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為帝形，畫腹為射棚，自射之所見之物，呼之為帝，加以手自磨，鑿曰：「明日當以刃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大功於國，今害之，誰為汝盡力？』故止帝謀，與袁褚廢立皆不見從。五年七月，王敬則謀弑蒼梧，齋首使左右馳至領軍府，叩大

門，自言報帝門猶不開，敬則自門窺中，以首見帝，帝猶不信，乃於牆上投進其首，帝索水洗視，敬則乃踰垣入，帝跣出，敬則叫曰：「事平矣。」帝乃戎服乘常所騎赤馬，夜入殿中，殿中驚怖，及知蒼梧死，咸稱萬歲。至帝踐祚，號此馬為龍驤，赤明旦召袁粲、褚彥回、劉彥節計議，帝以事讓彥節，彥節未答，帝鬚髮盡張，眼光如電，次讓袁粲，又不受敬，則乃拔刀在床側，躍壓眾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乃手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令帝即位，曰：「今日誰敢復

動事，須及熱，帝正色呵之曰：「卿都不自解，粲欲有言，敬則又叱之，乃止。」帝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順帝。三年三月，宋帝詔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四月，宋帝以歷數在齊，乃下詔禪位，建元元年夏四月，帝即位於南郊，封宋帝為汝陰王。四年春，帝崩，上少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深沉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奕碁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及即位，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下，移風易俗，性寬

南齊纂 卷之二 四
嘗與直閣將軍周覆共碁，累局不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帝舊坐武進彭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焉。上時已貴矣，宋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靈文往墓所占相靈文先給事太祖，還詭答曰：「不過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貴不可言，明帝寢疾為身後之慮，多翦功臣，上亦見疑，每云：『蕭道成有不臣相，時鎮淮陰，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上曰：『無所憂，子孫當昌盛，參軍崔靈建夢天謂已，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已降受命之次，至帝為十

九也按宋武帝于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自受命至禪齊凡六十年

武帝

帝諱頽字宣遠高帝長子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六月生于建康縣之青溪宮將產之夕昭皇后夢龍據屋故小字上為龍兒仕宋為贛令晉安王子助反上遂率部曲百餘人起義大饗士卒是日大熱上各令析荆枝自蔽言未終而有雲垂蔭正當會所會罷乃散及為廣興相嶺南積旱遭水阻涸商旅不通上部伍南齊集卷之一既至無雨而川流暴起遂得利涉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以待敵即據盆口城為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真我子也於益城掘塹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高帝即位為皇太子建元四年高帝崩即皇帝位永明十一年七月上不豫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是歲有沙門從北齋此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微云以瘵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都下大盛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炙至七炷而疾愈亡何上崩上剛毅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為先頗喜游宴雕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違臨

崩又詔凡諸游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命粟繒纈珠玉玩好嚴加禁絕

廢帝鬱林王

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高帝為相王鎮東府時年五歲床前戲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鏡鑷其後問訊高帝指示賓客曰我基于此四世矣文惠太子薨為皇太孫其年七月武帝崩即帝位隆昌元年秋皇太后令廢帝為鬱林王帝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南齊集卷之一特所鍾愛敕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性甚辯慧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飾詐陰懷鄙惡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卧起如何氏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凡諸小人並逆加爵位皆疏官名號於黃紙使各囊盛以帶之許南面之日即便施行又別作鑰鉤兼善效人書每私出還輒局籥封題如故故人無知者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聞之相與謀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為異人所毆打及大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已七十餘生寧足吝耶數日中

二人相保自殺二宮不知也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帝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武帝往東宮帝迎拜號慟絕而復蘇武帝自下輿抱持之寵愛日隆侍武帝疾憂容慘悴言發淚下武帝每言及存亡帝輒哽咽不自勝武帝以此謂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厝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崩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再而崩大斂始畢乃悉呼武帝諸伎備奏樂諸

南齊集

卷之十

七

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流涕帝既失道朝事大小皆決之西昌侯鸞鸞有諫多不見從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卽位未朞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逞羣小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爲笑樂好鬪雞密買雞至數千價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西昌侯鸞屢諫不納乃疑鸞有異志謀誅鸞鸞慮變使蕭詵等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閤今閹人登

與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鐘樓下須臾蕭詵領兵先入宮帝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詵初入殿宿衛將士皆執弓楯欲戰詵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弄遇弒年二十二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點於外易名爲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惡三才之所係今化而爲犬不得立矣旣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永明中百姓忽著破後帽貴賤翕然服之此服袂也帽自

南齊集

卷之十

八

蕭詵之家其流遂遠天意若曰武穆文昭皆當滅而詵亦誅死之效焉立廢帝海陵恭王尋亦廢

明帝

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小字玄度少孤高帝撫育過諸子高帝踐祚封西昌侯已封宣城王未拜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篡高帝爲第三子建武元年冬十月卽帝位永泰元年秋七月帝崩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蕭清驅使寒人不得用四幅織大存儉約嘗用阜策訖授餘灤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大官進御食有裹蒸帝十

字畫之曰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其儉約如此性情
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
於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
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敕
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身衣絳衣
服飾皆赤以爲厭勝

廢帝東昏侯

帝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明帝崩卽帝位長
史蕭穎胄起兵於荊州雍州刺史蕭衍起兵於襄陽
南康王寶融卽皇帝位於江陵雍州刺史王珍國侍

南齊集

卷之十一

九

中張稷率兵入殿殺帝時年十九帝在東宮便好弄
不喜書學明帝臨崩屬後事以隆昌爲戒曰作事不
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訥澀少
言不與朝上接欲速堇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固爭
得踰月每當哭輒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
慟俯仰憤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宦者王寶孫曰此
謂禿秋啼來乎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王侯以下
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暗遣出二年元會會後方
出朝賀裁竟便還殿西序寢自已至申百陪位皆僵
什菜色比起就會忽遽而罷拜潘氏爲貴妃乘卧輿

帝騎馬從後漸出游走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唯
置空宅而已是時率一月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
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應旦出夜便驅逐
吏司奔驅叫呼盈路打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
臨時驅迫衣不暇披乃至徒跣走出犯禁者應手格
殺百姓無復作業終日路隅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
至郊外數十里皆空家盡室巷陌懸幔爲高障置人
防守謂之屏除都下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
不知所過疾患困篤者悉擗移之無人擗者扶匍道
側吏司又加捶打絕命者相係從騎及左右因之入

南齊集

卷之十一

十

富家取物無不蕩盡工商莫不廢業樵蘇由之路斷
有棄病人于青溪邊者吏懼爲監司所問推置水中
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前魏興太守王敬賓
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
都盡如此非一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帝
入其家問何獨在答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
每還官常至三更百姓然後得反禁斷又不卽通處
處屯咽或泥塗灌注或冰凍嚴結老幼啼號不可聞
見時人以其所圍處號爲長圍及建康城見圍亦名
長圍識者以爲讖焉三年殿內火合夕便發其時帝

猶未還宮內諸房閣已閉內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
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内外叫喚聲動天地帝三更
中方還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左右趙
鬼能讀西京賦云柏梁既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諸
殿別爲潘妃起玉壽三殿皆巾飾以金壁作飛仙帳
四面繡綺窓間畫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
鑿銀爲書字靈獸神禽風雲華炬爲之玩飾椽栊
端悉垂鈴佩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悉裁以鈿笛
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
諸寶珥皆剝取以施潘妃殿飾又鑿金爲蓮華以帖
南齊集卷之十一
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塗壁皆以麝
香錦幔珠簾窮極綺麗繫役工匠自夜達曉武帝與
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
純用琉璃以閱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
朝種夕死死而復種率無一生大樹合抱亦皆移植
插葉繁華取玩俄頃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
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於苑中立店肆模大
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官人鬪豎共爲禪販以潘
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帝小
有得失潘則與杖乃敕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每

游走潘氏乘小轡官人皆露禪著綠絲屣帝自戎服
騎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
肉于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
酒偏信蔣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詐
云見神動輒諮啓曰至尊不可諫正當托鬼神以達
意耳後東入樂游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向見
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等尋覓既
不見處乃縛菰爲明帝形北向斬之縣首苑門上蕭
衍師至閉城自守城內軍事委王珍國以張稷爲副
衆皆怠怨不爲致力蕭衍長圍既立斬柵嚴固然後
南齊集卷之十一
出盪屢戰不捷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
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
百具榜啟爲城防帝曰擬作殿竟不與珍國張稷懼
禍乃謀應蕭衍夜開雲龍稷及珍國勒兵入殿是夜
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卧未熟聞兵入趨出
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闈人黃泰平力傷其膝
仆地斬首送蕭衍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
昏侯

和帝

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封南康王長史蕭

穎胄奉王舉兵以蕭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
戊午衍表勸進中興元年春三月帝即位二年春正
月加蕭衍位相國梁公備九錫禮三月丙辰遜位于
梁梁受命奉帝爲巴陵王宮于姑熟戊辰巴陵王殂
年十五初梁武帝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邑而遷帝
焉以問范雲雲俯首未對沈約曰今古殊事魏武所
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領之於是遣鄭伯禽
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
伯禽就加褶焉先是文惠太子與才人共賦七言詩
句後輒云愁和帝至是其言方驗

南齊纂 卷之二

十三

后妃傳

宣孝陳后 高帝母

后諱道止臨淮人家貧少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
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
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有
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之后嘆曰我三子
誰當應之呼高帝小字曰政應是汝耳高帝雖從宦
而家業本貧爲建康令時明帝等冬月猶無縑纈而
奉膳甚厚后每輟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
齊國建追尊孝皇后

高昭劉后 高帝后

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父壽之員外郎后母桓氏夢吞
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
男桓笑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寢卧見有羽蓋蔭其
上家人試察之常見其上掩謁如似雲氣年十七裴
方明爲子求婚酬許已定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
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至龍旂豹尾有異于常
后喜而從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于上嚴整有
軌度造次必依禮法生太子及豫章王疑太子初在
孕后嘗歸寧遇家奉祠爾日陰晦失曉舉家狼狽共
營祭食后助炒胡麻始復內薪未及索火火便自然

南齊纂 卷之二

十四

宗室傳

衡陽王道度 子鈞

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於雷次宗宣
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
皆良璞也子鈞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
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
侍媿差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尪羸
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具以聞武帝卽幸
鈞卽見之愴然還謂褚綦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卿

宣帝諱

可歎相撫悅先是貴人以翦刻錦繡之屬賜鈞以爲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爲之悲性好學善屬文嘗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爲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鈞往游之珪曰殿下處朱門游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游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

南齊集

卷之十一

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惟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

新吳侯景先

景先高帝從子也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祚詔以景先爲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瞻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和景

先奉謝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武帝時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塹中有小兒呼蕭丹楊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卽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彼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楊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彼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爲丹楊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益城塹空中言耳

南豐伯穎胄

穎胄字雲長高帝從子也弘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高帝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

南齊集

卷之十一

十一

人意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明帝廢立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晏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和帝爲荊州以穎胄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祜專執朝權此行由祜穎胄不平曰江公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

懷異計臨湘侯蕭懿遣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葉梁武帝時為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書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討斬山陽傳首梁武穎胄有器局既倡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乃嘆曰往年江祜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時穎胄輔帝主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憂愧發疾而卒

衡陽公諶

南齊纂

卷之十

十七

諶字彥孚高帝族子鬱林卽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齊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建武元年轉徐州刺史明帝初許事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受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甌筋者諶恃勳重于豫朝政明帝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上華林園晏諶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

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祟

豫章王嶷 子恪 子顯 子雲

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詰司徒表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嶷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

南齊纂

卷之十一

十八

宅內疑令左右舞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見已有備乃去高帝憂危旣切腹心荀伯玉勸帝渡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殞順帝卽位爲都督荊州刺史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嶷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寔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入爲中書監揚州刺史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常慮盛滿因官宴求解揚州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過延

朕高帝
第二子
王左右
射左右
子屬持
所各屈
顏即坐

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欲執牛主推
問疑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厚
故得朝野歡心疑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
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
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修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
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猷講禮顧則講易朱廣之
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為
樂上大賞之他日謂疑曰臨川為善遂至于斯疑曰
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疑
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為善最多也疑常戒諸子曰漢

南齊集

卷之十一

十九

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
削奪邑地可不戒哉永明末車駕數遊幸唯疑陪從
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疑下輦辭出上曰
今夜行無使為尉司所呵也疑對曰京輦之內皆屬
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每幸第不復屏人敕
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疑謂上曰古來言
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
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
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堯年四十九王
融為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

欲言也疑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

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藥一

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

因胸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

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

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

與右率沈約書請為文約答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

非蔡伯嗜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

麗藻迄乃有碑無文况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內

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間開鄙人名不入第欵

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為文

子恪字景冲建武中始安王遙光勸上并誅高

武諸子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

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

微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卧

主書單景雋啓依旨斃之微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

夕三更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

諸侯命邪微孚以答上撫床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

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梁天監元年子恪與

南齊集

卷之十一

二十

齊武明
帝年號
齊高祖
齊世宗
齊廢帝
齊東昏
齊和帝
齊敬帝
齊末帝
齊廢帝
齊和帝
齊敬帝
齊末帝

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爲性情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遺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宗屬未遠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

南齊墓

卷之一

三

昔劉子與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况子與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爲晉室忠臣此卽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子恪弟子顯字景陽幼聰慧狀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加其容止吐納每

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間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爲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常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

南齊墓

卷之一

三

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翬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弟子雲字景喬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子

雲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子特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通于父

南齊纂

卷之十一

三十一

長沙王晃

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便弓馬初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繼高帝踐祚晃每陳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臨崩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藩勿令遠出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惟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饒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

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佗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武帝嘗幸鐘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葉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嘗曰此我家任城也

武陵王暉

暉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高帝雖爲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暉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

南齊纂

卷之十一

三十四

遂工篆法少時又無碁局乃破荻爲片縱橫以爲碁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爲會稽太守武帝卽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暉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末嘗處方岳於御坐曲晏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暉曰汝與司徒手

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畢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
執心疎姪偏不知悔好文章射為當時獨絕武帝幸
豫章王疑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畢疑曰風景殊美
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因坐曰手
何如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帝日不爾今可謂仰藉
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
錢五萬文又上舉酒勸畢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
上回面不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為桐
山武帝幸之置酒為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
不映曰臣好栖靜因為稱又問畢畢曰臣山卑不
南齊集 卷之十一

曾栖靈昭景惟有微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
之歌也久之出為江州刺史上以畢方出鎮求其宅
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畢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
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
尚書令王儉請畢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
儉重其率直為飽食盡歡而去

始興王鑑

鑑字宣徽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
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
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自晉以

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
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一臨州劉亮為刺
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為狂華
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
後有王勝意來作此州碩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
帝不復用諸將為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勝意反語
為始興碩言於此乃驗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
故於虞悰悰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
常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即
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

南齊集 卷之十一

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
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為阜
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
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
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為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
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
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

江夏王鋒

鋒字宣頴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
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于

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窓塵而先畫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好琴書蓋亦天性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聞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旣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爲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

南齊書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爲當時藩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闍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黎鋒小名也及明帝知權藩邸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祐遂復爲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徇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常忽忽不樂者修柏賦以見志曰旣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

芳在霜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彫之可詠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敦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其修柏之賦乎

竟陵王子良

子良明

子良孫賁字文兵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

南齊書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及亂王爲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瓊帳迺曰聖製此句非爲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

魚復侯子響

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爲督荊州刺史直問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

順之

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宙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子響聞。臺使不見。較乃召宙等。俱入于琴臺。下斬之。上聞之。怒遣丹楊尹蕭順之。檢捕羣小。領兵繼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舫。舫中流下。都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

南齊纂

卷之十一

五

輕舫還。關不得此苦之深。惟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怪。恨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後何意。答曰。後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欷良久。不自勝。順之慚懼。感病遂以憂卒。

晉安王子懋

董僧慧陸超之附

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為清恬。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眾僧以銅鬘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

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鬘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隆昌元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閣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閣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嘗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明帝遣中護軍王玄邈。先襲尋陽。僚佐皆奔散。惟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

南齊纂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有義士二人。遂見害。故人懼罪無敢至者。惟英皎僧慧。號哭盡哀。為喪殮。董僧慧丹陽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甚曉果能反手。于背彎五斛。子當世莫有能者。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義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人勸之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

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為殮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厭其頭折即死聞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巴陵王子倫

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瑯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

南齊集

卷之一

三十一

自執鳩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衛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先是高帝武帝爲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藩君武陵王曇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畢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戊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美

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因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繳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僕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尊微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惟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詔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惟聞有籤帥不

南齊集

卷之一

三十一

聞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使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快色及明帝誅異已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南齊集卷之一終

明海虞錢 岱汝瞻雨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王敬則

敬則臨淮人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三吳善拍張補刀戟左

南齊纂卷之二

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甚為僂捷與壽寂之殺前廢帝及明帝即位以為直閣將軍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虫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效後補旣陽令昔日鬪吏下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得旣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齊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着青衣扶匐道路為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於殿內伺機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

敬則
徐孝嗣
南齊

謂高帝隨帝入殿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決斷高帝將受禪順帝不肯出宮遜位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誓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即上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答曰出居別宮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惟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于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出為吳興太守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枿嘆曰吳興昔無此枿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

南齊纂卷之二

徐孝嗣于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壁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微幸得細鎧左右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儉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為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曜曰虜中以為甘棠武帝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上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明帝即位為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舉朝文

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楊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武帝武帝曰敬則豎夫易爲感惟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而已上納之遣敬則世子仲雍入東仲雍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雍仲雍在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嘆負情儂郎今

南齊纂

卷之二

三

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鬯金鬯謂鴆酒也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庫

陳顯達

顯達南彭城人隸齊高帝討桂陽大戰於宣陽津陽門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釘

柱姬禹步作氣釘即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後拜都督益州刺史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賂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齊高帝即位拜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色子十餘人誠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顯達不悅及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纓拂是王

南齊纂

卷之二

四

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遂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蕩從鹵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後敬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惟以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永元元年顯達北侵督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軍綠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焉及東昏立聞都下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

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舉兵欲直襲建業
官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與臺軍戰稍
折手猶殺十餘人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騎官趙潭
注稍刺落馬斬之籬側血湧滿籬似淳于伯之被刑
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療之而差意甚不
悅是時連冬大雪梟首朱雀而雪不集諸子皆伏誅

張敬兒

敬兒南陽人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猛獸發無不中
累遷南陽太守敬兒之爲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暇
輒備賃自給嘗爲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

南齊集

卷之十一

五

發將被泰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鵲尾
洲啓明帝云泰以貲助雍州刺史袁詵爲逆若事平
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僕身
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卽
以爲妾除雍州刺史加都督敬兒乘舫艫過江中江
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水走餘二小吏沒船下
求敬兒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
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敬兒在雍州貧殘人間一物
堪用莫不奪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
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綱紀諫曰此

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
齊高帝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於家竊泣曰官家
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
則戲之呼爲褚彥回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
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焉敬兒性好卜術信夢尤甚
初征荊州每見諸將帥不遑有餘計惟敘夢云未貴
時夢居村中社樹欒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
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由是不自
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爲謠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
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猶如是狗敬兒

南齊集

卷之十一

六

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旣得開府又望班劍語
人曰我車邊猶少斑斕物闌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
帝武帝疑有異志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
物誤我伏誅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
經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
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
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自爲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
之又於新林姥廟爲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
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卧夢犬子有角紙之已而有
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

名猪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爲敬兒故猪兒亦改爲恭兒

李安人

安人蘭陵人也少有大志嘗拊髀嘆曰大丈夫處世
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明帝時稍遷武
衛將軍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簿蒲官贈安人五
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
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
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後爲廣
陵太守城局參軍王回素爲安人所親盜絹二疋安
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濶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
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斂祭軍府皆震服高帝卽位
爲中領軍時王敬則以勳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
惟與安人論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
爲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
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
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
李公牛冢安人尋卒世以神爲崇

桓康

康北蘭陵人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爲軍容

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爲郡所熱衆皆散
康裝檐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
良自有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
郡獄出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
摧堅陷陣督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虐江南人畏
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瘡者寫形帖著
床壁無不立愈高帝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
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二年魏軍動
康大破魏軍於淮陽武帝卽位卒於驍騎將軍

焦庶

南齊纂卷之十一

度字文績南安氏人也少有氣幹便弓馬青州刺史
顏師伯出鎮清臺度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槩鬪豹
皮公墮地擒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
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
伯曰此真健人也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
口不能出言晉熙王爽載主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
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使役之度積忿
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及在郢城沈
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
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

親力戰倭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
冒至今呼此樓爲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轉後軍將
軍封東昌縣子東官直閣將軍爲人朴澀欲就帝求
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帝以其不閑政事竟不用後
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
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于大衆中
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啟公度啟公度
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

曹武

武字士威下邳人爲雍州刺史武形幹甚毅善于誘
南齊纂 卷之二 九

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
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爲梅虫兒茹法
珍設女伎金翠曜服精華虫兒等因是欲誣而
奪之遇誅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
政欲取吾財皆伎女耳恨今衆輩見之諸子長成者
皆見誅惟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帝兵
至得免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
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
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
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

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
膝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
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邪我見
饑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
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三二
年間迭爲大郡

周盤龍

盤龍北蘭陵人膽氣過人尤便弓馬魏攻壽春以盤
龍爲軍主假節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
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阿杜明年
南齊纂 卷之二 十

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王成買戍角城辭於
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蓬戶不朱斯白小
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殺賊便爲賊
殺弱息不爲世子便爲孝子孝子則門加素望世子
則門施丹楮至是買被圍上救盤龍率馬步下淮揚
救之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
升血其日遂戰死首見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
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
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箸
馳馬奮稍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

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還爲光祿大夫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尋病卒子奉叔勇力絕人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內無所忌憚陵轍朝士就司空王敬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圍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南齊集 卷之十一 十二

荀伯玉

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賣卜自業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爲參軍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儻遙翻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

騎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今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青謁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卽釋之卒爲忠信士伯玉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斂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旦效矣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

南齊集

卷之十一

十二

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伯玉密啟之上大怒豫章王疑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故爲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啟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言往東宮命裝束又敕大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鑿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疑及敬

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權動朝右。每暫休。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弔之。五更。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彥回。衛軍王儉。俱進。繼後。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方得弔。比出。二人饑乏。氣息惛然。切齒形于聲。貌明日入宮。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救萬令。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

南齊纂

卷之二

十三

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即位。伯玉憂懼。遂見誣。伏誅。呂文顯嘆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有善相。慕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嘗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後遂出家。爲尼。伯玉卒。敗亡。

崔祖思

祖思字敬元。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少有志氣。好讀書。年十八。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

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由是諸雜神。並除。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封高帝爲梁公。祖思啟高帝曰。識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高帝。既爲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既至。祖思曰。此味更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包鼈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尊羹。故應還沈帝之輔政。衆議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

南齊纂

卷之二

十四

虞恂

恂字景豫。會稽人也。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恂年十二。晝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惟食麥餅二枚。齊武帝始從宦家。尚貧薄。恂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累遷豫章內史。恂家富於財。而善爲滋味。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恂曰。肴羞有所遺。不恂曰。何曾食。疏有黃頰。雁恨無之。武帝

幸芳林園就惊求味惊獻糲。及雜肴數十輿。大官鼎
味不及也。上就惊求諸飲食。方惊秘不出。上醉後體
不快。惊乃獻醒酒鱖鮓一方而已。鬱林廢惊竊嘆曰
王徐遂縉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明帝立惊稱
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齋廢立事示惊。以惊舊
人引參佐命。惊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
老以匡贊性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
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惊性敦
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

南齊集

卷之二

十五

諧之南昌人。齊武帝爲江州以諧之爲別駕。委以事
任。建元二年爲給事中。上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
之家人語。僂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
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
曰。官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得正音。遂使官人頓
成僂。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諧之風采瓌潤。善自
居處。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邪。答
曰。近世惟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諧之有
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
言。虞棕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

史范柏年求佳馬。柏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
得爲。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
柏年云。胡諧之何。僕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
王玄邁代柏年。柏年稱疾推遷。不時諧之言於帝曰。
柏年恃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柏年下。帝欲
不問諧之。又言見獸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柏年
本梓潼人。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柏年。
鄉州復有此水否。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
水。又問鄉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歎其善
答。

南齊集

卷之二

十六

虞玩之

玩之字茂瑤。會稽人。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
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銳。莫斷
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
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
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
華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
霸府初開。賓客輻輳。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
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玩之於人物好
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暹使魏。玩之言論不相

饒邊儉並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
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
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數年卒其後
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鹽投阜茨於地
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陸澄

澄字彥深吳郡人也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
食手不釋卷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
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
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

南齊書

卷之七

十七

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
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中
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
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
物奪將去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
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
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澄當世稱爲
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
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

陸慧曉

子倕

從孫厥

雲公

慧曉字叔明吳郡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
曉祖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爲
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貞仕宋爲海陵太守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昌門曰
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椽英英門戶陸子貞五世內

侍我之流亞子貞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
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盧
江何黠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
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慧曉
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黠歎曰此

南齊書

卷之七

十八

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沛國劉璉清介士也行
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
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
盡矣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
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
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旣而曰吾思得人矣
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
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
帝大悅後爲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爲左長史府
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

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遷吏部郎。吏曹郎。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儁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朝議又欲以為侍中。王亮曰。濟河

南齊集

卷之二

十九

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兖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則貂璫緩拒。寇切當。今朝廷甚翫宜。從切者。乃以為南兖州刺史。俄爾以疾歸。卒三子。僚任。倅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曉兖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歎服。倅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與樂安任昉友及昉為中

倅以下
俱染人
附此

丞簪裾。輻輳預其讌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劉綽。及倅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子緬有似於倅。一看殆不能別。慧曉從孫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較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官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螽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別官商識清濁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

南齊集

卷之二

三

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官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眾賢。似不都聞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揚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官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約答曰。官商之聲有

五文字之別累萬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乘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此約論四聲妙有詮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

南齊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藪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叙勳僧正何爲無隊父道人。不爲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雲公九歲讀漢書畧能記憶從祖倕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雲公善奕暮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鱖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大清元年卒張纘與雲公

叔襄書曰黃門頌逝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其爲士流稱重如此

庾杲之 從子夔

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劭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蔞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爲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杲之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謂齊武帝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卽真上甚悅王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其卽真當在胡諧之後武帝嘗與朝臣商畧酒後謂羣臣曰我後當得何謚羣臣莫有答者王儉因目杲之從容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仰量時人雅歎其辯答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旣欲掃蕩京洛剋復

南齊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敕杲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杲之從子夔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狀貌豐美。頰頰開張。人皆謂夔必為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尅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羅。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王謙 從叔摘

謙字仲和。東海鄉人。有學義。明帝即位。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謙屢諫。不從。請退。坐此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圍碁。置圍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碁州都大中正。謙為小中正。謙少貧。常自紡績。及通

南齊墓

卷之二

三十三

甚。後每為人說之。世稱其達。謙從叔摘。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

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坐簞。執扇容氣甚自得。摘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摘操筆便成。文章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摘乃命左右抽憲簞。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羽林隊主潘徽有寵。二官勞。傾人主婦弟犯法。徽為之請。摘摘投書於地。更載四

十。敞怒。諧之。明日而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眾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摘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

孔珪

珪字德璋。山陰人也。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為主簿。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

南齊墓

卷之三

三十四

甚有慙色。

劉懷珍 族弟善明

懷珍字道玉。平原人。幼隨伯父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家本州辟主簿。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討平之。宋文帝問破賊事。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左。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肝台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母憂去職。服闋。見江夏王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

恩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初宋孝武世齊高帝為舍人。懷珍為直閣。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高帝有白驄馬。齧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齊臺建朝士人人爭為臣吏。以懷珍為宋臺右衛。懷珍謂帝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豈以臣篤於本乎。懷珍族弟

善明。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餽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

南齊書 卷之二

三五

命田魏寇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為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郡。不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涕泣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魏。贖母還。時宋後廢帝新立。羣臣執政。善明獨事齊高帝。委身歸誠。齊臺建為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彥回謂善明日。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答曰。我本無宦情。既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天地廓清朝。廷濟濟。鄙吝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

善明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刻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為吏當清。子孫楮杖足矣。及累為州郡。頗贖賒。賸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為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俸祿散之親友。建元二年卒。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懷珍從弟峻。從子杏。敲。計俱。

劉瓛 弟璉 族子顯

瓛字子珪。沛郡人。晉丹陽尹憐六世孫也。年五歲聞。劉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

南齊書 卷之二

三六

受曰。此可及也。舉秀才。兄璉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間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齊高帝踐祚。召瓛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瓛曰。陛下戒前弊。

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履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裕彥回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敬璣使數入而璣自非詔見未嘗到官門上欲用璣為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遜言最謂璣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授璣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司徒記室璣與張融王思遠書曰性拙人間不習仕進者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嘗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

南齊書

卷之二

五十一

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客住在壇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璣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何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璣小名也初璣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能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故不能感動木石璣亦以為然璣弟璉方軌正直儒雅不及璣而文采過之為武陵王暉參軍暉與僚佐飲自割鴛炙璉曰應刃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刃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邊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邊目送曰美而豔璉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凡璣夜隔壁呼璉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璉怪其久璉曰向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璣族子顯字嗣芳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璣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為後天監初舉秀才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

南齊書

卷之二

五十一

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沈約時領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詰張壯武王粲謂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

南齊纂

卷之三

三十九

明僧紹 弟僧嵩 子山賓

僧紹字休烈平原人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舍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謂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為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

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空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顓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為恨昔戴顓高臥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箠冠隱者以為榮焉渤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 僧嵩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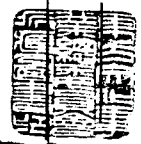
南齊纂

卷之三

三十一

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昨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 子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傳性篤實家中嘗之凶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及朴激薄停澆矣

南齊纂卷之二終



南齊纂卷之三

明海虞錄 卷之四

同邑姚宗儀鳳率南救

諸臣傳

以下原入宋史及附各祖文傳後齊書中今改入齊史

劉祥

齊人載齊書之族子原附穆之傳

祥字顯徵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

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

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

能殺表劉安得免寒士王魚為尚書僕射祥與魚子

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

南齊纂 卷之三

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其譏議者云希世

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

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付廷尉上

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乃徙廣

州終日縱酒少時卒

徐孝嗣

宋徐湛之之子

孫君蒨

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

有子自牀投地者無算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

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見宋孝武

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孝嗣始適東莞劉舍

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謂舍曰徐郎

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齊建元初累遷

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彥回相埒尚

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武帝問儉

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從武

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孝嗣答

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

少更留神上乃止隆昌元年為丹陽尹明帝謀廢鬱

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替即

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

南齊纂 卷之三

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帝大悅時議悉

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孝嗣愛好文

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初在

率府晝臥齊北壁下夢兩童子遠云移公牀孝嗣驚

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逮帝失德孝嗣不

敢諫始安王遙光反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

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為應四五目之文季輒

亂以他語孝嗣乃止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陳說

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干戈理須少主

出游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

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林省遣
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畧曰始安事吾
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
至斗餘方卒初孝嗣復故封使故吏吳興丘叡筮之
當傳幾世叡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
有此慮故令卿決之 孝嗣孫君禧字懷簡幼聰

朗好學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
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
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
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

南齊集

卷之三

三

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禧辯於辭令湘東王嘗
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
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舊應聲曰項籍壯士猶
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舊文冠一
府特有輕艷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謝朓

宋謝述子原附謝裕傳

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為齊隨王子隆
鎮西功曹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朓尤被賞不捨日夕
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欲以啓聞朓知之因事
求還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寄言爵羅者寥廓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中軍記

室朓戕辭子隆曰朓聞潢汗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驚
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臯壤摧落對之惆悵岐
路東西或以鳴嗚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
雨飄似秋帶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
受納褒采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捨末塲圃奉筆兔園
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
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睇陽未測涯涘
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
方春旅嗣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車輕舟反泝弔影

南齊集

卷之三

四

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
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
如其替屨或存枉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
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時荆州信去倚待朓執筆
便成文無點易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
年來無此詩也朓常輕江祏為人祏常詣朓朓因言
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
祏以為輕已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
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構
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下獄死時年三十六

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為三代史亦不得見
沒初朮告王敬則及敬則女為朮妻常懷刀欲報朮
朮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
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朮有愧
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
因我而死朮好獎人才會稽孔顛粗有才筆未為時
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朮朮嗟吟良久手自折簡
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
論其好善如此

謝超宗

宋謝靈運之孫原附靈運傳

南齊集

卷之三

五

超宗父鳳好學有文辭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
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
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
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
觸其父名曰且侍宴至尊說若有鳳毛超宗徒跣還
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閣待不得乃去坐公事免詣東
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齊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
不衣自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辭氣橫出高帝對
之甚歡及齊受禪有司奏撰郊廟歌作者凡十人超
宗辭獨見用為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

謝靈運

上召見詔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
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
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為
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為有司奏以怨望免
禁錮十年後司徒褚彥回因送襄州刺史王僧虔閣
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跪下車超宗拊掌笑曰落水
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露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
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
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表
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諂稍布朝野超宗為子

南齊集

卷之三

六

娶張敬兒女為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謂丹陽
尹李安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
人具啓之請付廷尉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

謝瀹

宋謝莊子原附謝弘微傳

瀹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召
見於人眾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
性甚敏贍嘗與劉俊飲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
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湏千日俊甚慙無
言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
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

事明帝即位滄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謀以兵臨起之
滄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
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滄獨不
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為己力獻觴遂不見報
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滄共載欲相撫悅滄又正色
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滄謂曰身家太傅裁
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初融為吳興滄
於征虜渚送別融指滄口曰此中唯宜飲酒滄建武
之朝專以長酣為事齊武帝問王儉當今誰能為五
言儉曰融得父膏腴江淹有意

滄子覽覽弟舉入梁史

南齊纂 卷之七

王融 宋王僧達孫原附王弘傳

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
十名位自然儉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
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九年芳林園稷宴使
融為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
魏使房景高宋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
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
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
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
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

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
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駑不若將且
且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
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于天下若騏驎之性因
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勤
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
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
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躁
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詣王僧祐因遇
沈昭畧未相識昭畧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

南齊纂 卷之七

八

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
不知而卿此問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
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
標置如此及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
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捉車壁曰車中乃
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融與竟陵王子良特相
友好武帝病篤蹇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
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
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西昌侯聞急
馳到雲龍門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融知不

遂乃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救下廷尉獄時年二十七歸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

王儉

宋王僧綽子原
附王曇首傳

子規

孫承

儉字仲寶生而父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

南齊纂

卷之三

九

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括相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齊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贊大業時謝朓爲長史帝夜召朓却人與語久之朓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朓難之仍取燭遣見朓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于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

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高帝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專見任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爲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

南齊纂

卷之三

十

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秀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 答儉寡嗜慾唯以

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

子規字

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湘東王繹時爲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此舉特進蕭琛光祿大夫傳昭在坐並謂爲知言卒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

南齊集

卷之三

十一

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儉孫承字安

期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唯承獨好儒業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久之出爲東陽太守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昇門曰此中輻輳皆爲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幼也

王僧虔

宋王僧綽弟原附

子慈

僧虔弟

附王曇首傳

僧虔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

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後爲御史中丞甲

南齊集

卷之三

十三

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臧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儉旣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僧虔嘗有書誠子曰

重華無嚴父放勛無令子亦各由已耳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獲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賁賤殊兄弟聲名異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子慈字伯寶

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袁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謝鳳子超宗嘗

請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

南齊纂

卷之三

十三

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王琨

宋王誕從子原附誕傳

琨誕從子父憚不辨菽麥時以為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獵婢恭心侍之遂生琨歷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貨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懶尾慟泣

吳郡人

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兩淚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或為輕薄所笑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

王晏

原宋史查係齊書今入齊史

從弟思遠

祖

弘之并附

晏字休默仕宋初為車騎時齊高帝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僻漸見親待常參議機密鬱林即位明帝謀廢立時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湛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湛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

南齊纂

卷之三

十四

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進號驃騎大將軍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啓曰驚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

五明士
鞠是五蕭

有勲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帝默然變色。遂有詠晏意齋前柏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樓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果敗。思遠晏從父弟也。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彼亦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南齊纂卷之三 十五

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晏祖弘之字方平，家貧性好山水，求為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家在會稽，上虞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南齊纂卷之三 十六

欲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日且申。令夕須至一處作。適還當取奴尋遇殺。齊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

張融

宋張暢子原附張邵傳今入齊史

徐文伯附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出為封溪令。從叔承出夜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思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及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眾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顛之顛。

南齊集

卷之三

十七

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辭。脩儀範。為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為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准而退。帝問何異。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

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

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

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

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歎曰。王前儉不得

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為慕勢。而今君為趨士。豈不

善乎。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融

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

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

自非是。乃去。其為異如此。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

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解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

南齊集

卷之三

十八

非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

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

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後使

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

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慶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

夷。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自序云。丈夫當刪詩

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融自名集為玉海。司

徒褚彦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耳。融

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初濮陽太守。熙

好黃老。嘗游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獻與之。

文伯一
家俱神

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秋夫生道度能精其業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碁范悅時褚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融謂文伯曰昔王微稽叔夜並南齊纂卷之三

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成零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閭敢有見者撻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常有姬人患滯冷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嗣伯曰此石虻耳當死人枕煮服之虻蟲出病卽差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南齊纂卷之三

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得死人枕投之鬼氣飛越不得復附體石虻者久虻也醫療旣僻虻中轉堅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耳張融臨歿遺令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耶

周顥 子捨 原宋史今改入齊

顯字彥倫晉左光祿大夫顯七世孫也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顯攜入蜀為府主簿嘗謂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顯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明帝頗好玄理以顯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顯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顯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州智林道人遺顯書深相贊美言捉塵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見重如此顯少從外氏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

南齊纂

卷之三

三

惠太子使顯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顯換之顯笑答曰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顯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儉謂顯曰卿山中何所食顯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顯菜食何味最勝顯曰春初早蕪秋末晚菘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顯卿精進何如何胤顯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如此子捨捨

字昇逸幼聰穎顯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辯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以為有公輔器時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為帝紀之籠百事如乾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為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畧有仰述從之捨占對辯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坐皆悅捨弟子弘正入陳史

江敦

原宋史查係齊書今入齊史

南齊纂

卷之三

三

敦字叔文母宋文帝女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為丹隄丞時袁粲為尹見敦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敦好文辭圍碁第五品為朝貴中最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敦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敦登榻坐定敦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敦風格不為權倖降意

柳世隆 子倓 暉 從弟慶遠

宋柳元景
從子原附

元景傳

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眾同雖門勢子弟獨脩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出為武威將軍帝復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元景為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閻並見繫襄陽獄以

南齊纂

李之

主

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歌而妻閻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為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居母憂寒不衣絮齊高帝踐祚起為南豫州刺史上手詔司徒褚彥回甚傷美之彥回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敦厲風俗性愛涉獵啓高帝借秘閣書上給二千卷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性清

以下俱
梁人附

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涉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永明九年卒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長子悅早卒世隆子倓 倓

南齊纂

李之

主

隆謂為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倓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疑曰倓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道麗梁武帝之鎮襄陽倓祖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見其喜愠甚重其婦頰成畏懼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倓狎密而為倓妻嘗敬稷每詣倓必先相問夫人倓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其妻

隔幔坐。妓然後出。倏因得留目。倏弟憚。憚字文。

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隣居深見友

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

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憚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

陵王子良聞而引為參軍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

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憚憚彈為雅弄子良曰卿

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

稱奇亦可追蹤古烈。梁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憚少

工篇什為詩云亭臯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邪王融

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

南齊纂 卷之五 三五

憚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

高樹秋。翠華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

共稱傳初憚父世隆彈琴為士流第一憚每奏其父

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

坐客過以筋扣之憚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

琴自於此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日將朝見憚投壺梟

不絕停舉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

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四匹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

闊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

好奕碁使憚品定碁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

優劣為碁品三卷憚為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

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憚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

人世隆從弟慶遠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梁

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憚求州綱紀憚言慶遠

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為別駕

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盡誠

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為謀主從軍東下身先

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

吾又何憂城內嘗夜火眾並驚懼武帝時居宮中悉

斂諸門籥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

南齊纂 卷之五 三五

此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始武帝為雍州慶遠為別駕

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

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為逾於魏詠初慶

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

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

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循吏傳 虞慮

愿字士恭餘姚人也宋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及

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藩國舊恩意遇甚厚帝性

猜忌體肥

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變災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內省直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

南齊集

卷之三

二十七

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出爲晉安太守郡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褚彦回嘗請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張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傅琰 子翽

傅琰字季珪靈州人也美姿儀仕宋爲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母喪隣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隣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焰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偷琰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時鄞縣

南齊集

卷之三

二十七

令丘寂之皆有能名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或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或方於車中爲教然後開或歎曰不意到君章近在閣下即轉爲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於時丹徒縣令沈嘖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爲也政當處季孟之間耳嘖與武康人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嘖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

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嶺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歛。吏人爲買棺器。齊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居宅。死令吏衣棺之。此固宜罪。貶。無論褒恤。乃敕不給贈賻。

瑛子翽爲官亦。有能。名後爲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獲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南齊纂一

卷之三
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後翽又代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

文學傳
丘靈鞠 子遲

靈鞠烏程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

歌三首云：雲橫廣階閣。霜深高殿寒。帝適句嗟賞。嘗

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與臣不可復爲。覆餗其疆切如此。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

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僮輩。度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

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子

南齊纂一
卷之三
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宛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檀超

超字悅祖。高平人也。少好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蕭惠開爲別駕。超便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議

此

美入附

此

此

之惠開欣然更爲刎頸之交。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齊高帝賞愛之初，置史官以超。江淹掌史職，史功未就，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名爲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爲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卑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抵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南齊纂卷之三

十彬

彬字士蔚，濟陰人也。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謂此憤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齊高帝輔政，彬意猶以高帝事無所成，嘗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爲齊王彬曰：殿下卽東宮府，則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者

蚤。蚤蝨蟲蝦蟇等賦，大有指斥，又爲禽獸錄畧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鷺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狠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鷺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謂如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又有陳郡袁淑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廷之不爾飛去。被王敬則賊所殺，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才，劉蒨爲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爲縣，蒨遣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南齊纂卷之三

問其所以答云：劉蒨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孫抱爲延陵縣爽，又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爽機悟多如此，抱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孝義傳

樂願之弟頽

願之字文德，南陽人也。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吏部郎庾杲之嘗任候願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

自出帶膳魚羹數種果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

松宗 弟預字文介亦至孝隆昌末預謂丹楊尹

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

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

齒冷無為効尤孝嗣故吏吳興沈昇之亦說之曰昇

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豈願聞

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為反覆人

事成則無處逃咎矣昇之草萊百姓言出禍已隨之

孰與超然謝病高枕家園則與松柏比操風霜等烈

豈不美雅孝嗣並改容謝之預建武中為永世令人

南齊纂 卷之三 三

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嫗年可六七十擔榘藜菜造市

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

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隱逸傳

宗測 宋少文之孫原附少文傳今入齊史

測字敬微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

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

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

人重事乎齊豫章王嶷徵為參軍不起測答府云何

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嶷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

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

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

責有限魚鳥慕哉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

平圖於壁上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

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

衣碎難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

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

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

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

畫僑札輕以自方耳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

南齊纂 卷之三 三

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至此竟不答

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郭上坐臥對之

顧歡

歡字景怡吳興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歡獨

好學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

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

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

自照及長篤志不倦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

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亥我篇不復講焉晚節服食

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通解

陰陽書為數術多効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弑。逆是其年月日也。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齊高帝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初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五帝三王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及端委摺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南齊纂卷之三 三五

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友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除無死之化切。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羸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且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夷俗長跪法與華異。翹左跛右全是躡踞。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若以剪落為異。則胥靡剪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歡自尅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南齊纂卷之三 三六

南齊纂卷之三終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帝紀

武帝

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令整之後整六世而生皇考諱順之於齊高帝為始族弟少而款狎嘗六登金牛山路側有枯骨縱橫齊高謂皇考曰周文士以來幾年當復有掩此枯骨者乎言之慄然動色皇考由此知齊高有大志常相隨逐

南梁纂

卷之十一

齊高每外討皇考常為軍副表擊之據石頭黃回與之通謀皇考聞難作率家兵據朱雀橋回覘人還告曰朱雀橋南一長者英威毅然坐胡牀南向回曰蕭順之也遂不敢出時微皇考石頭幾不據矣及齊高創造皇業摧鋒決勝莫不垂拱仰成焉齊武帝在東宮皇考嘗問訊父退齊武指皇考謂豫章王嶷曰非此翁吾徒無以至今日及即位深相忌憚故不居台輔以參豫佐命封臨湘縣侯帝生而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景兩脛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為兒時能蹈空

而行。及長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丁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等並游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帝每謂所親曰平制天下必在此人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齊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帝及兄懿王融范雲等為帳內軍王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帝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帝曰憂國欲為周召欲為豎刁邪懿曰直哉史魚何其木強也初皇考之薨不得志事見齊魚復侯傳至是鬱林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為廢立計帝欲助齊明傾齊武之嗣以雪心恥齊明亦知之每與帝謀建武二年魏將王肅劉昶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帝為偏帥行次尉斗洲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綠江呼曰蕭王大貴帝既屢有徵祥心益自負時公誕百里眾軍以魏軍盛莫敢前惟帝獨奮請先進一旦有風從西北起障雲隨之來當肅營尋而風回雲

轉還向西北帝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乃傾壁十萬陣于水北帝揚麾鼓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崩肅昶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絳野得肅昶巾箱中魏帝敕曰聞肅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則江東吾有也以功封建陽縣男尋爲司州刺史帝在州甚有威名嘗有餉馬帝不受餉者密以馬繫齋柱而去帝出見馬答書殷勤縛之馬首令人驅出城外馬自還都齊明性猜忌帝避時嫌解遣部曲常南梁纂

卷之一

三

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且其城主遣參軍朱曉求降帝謂曰城中自可不識天命何意恒罵曉曰明公未之思耳。桀犬何嘗不吠堯自發雍州帝所乘艦恒有兩龍導引左右莫不見者緣道奉迎百姓皆如挾纊壬午帝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十二月丙寅兼衛尉張櫻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黃油裹首送軍帝乃入收嬖妾潘妃誅之及兇黨王暄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以宮女二千人分賚將士宣德皇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南康王卽帝位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丙辰南梁纂

卷之一

四

乘折角小牛車齊明每稱帝清儉勗勵朝臣及齊明崩遺詔以帝爲都督雍州刺史時東昏立六貴八要及舍人四十餘人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帝謂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尋而大臣相次誅戮永元二年兄懿被害信至帝召僚佐集於聽事告以舉兵三年二月帝發襄陽自冬積霰至是開霽士卒咸悅帝遂留弟偉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於襄陽人腹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遂移檄建鄴闡揚威武四月逼郢城己未夜郢城有數萬毛人踰堞且

齊帝下詔禪位天監元年夏四月卽位于南郊十六年春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公家織官紋錦飾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衣裁翦有乖仁恕郊廟牲牲皆代以麩時以宗廟去牲則爲不復血食雖公卿異議朝野喧置竟不從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通大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中大通元年秋九月癸巳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法衣升講堂法坐爲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於卯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大捨僧衆默許百辟

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宸極。二請乃許。帝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大同二年十二月與東魏通和。是歲都下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飴天狗。大小相警。日晚便閉門持杖數月。乃止。太清元年春。東魏司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三州內屬。以侯景錄行臺尚書事。二年八月。侯景舉兵反。以臨賀王正德都督諸軍屯丹陽郡。已酉。景自橫江濟采石。至建鄴。臨賀王正德率眾附賊。景立正德爲天子於南關前。辛酉。賊攻陷東府城。三年春。侯景遣使求和。皇太子固請帝乃許之。盟于西華門。下時景奸計既成。乃表陳帝失復舉兵向關。四

南梁篡

卷之一

五

方征鎮入援者三十餘萬。莫有鬪志。自相抄奪而已。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辛未。援兵各退散。已酉。帝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崩于淨居殿。帝性淳孝。少而篤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孝經講疏。凡二百餘卷。爰自在田及登寶位。躬制質序。詔誥銘誥。頌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閒。碁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腍。惟

豆羹釋飯而已。或遇事擁日。儻移中便。嗽口以過。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卽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愛。愆犯多有縱捨。故政刑弛紊。每決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後可。素性方正。雖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嘗褰袒。見內豎小臣。亦如遇大賓也。初。齊高帝夢展而登殿。顧見武明

南梁篡

卷之一

六

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答曰。順子。後推此而言。蓋天命也。雖在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不能進膳。鹽澉如初。皇太子日中再朝。每問安否。涕泗交面。賊臣侍者。莫不掩泣。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賊祕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慟于閣下。始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帝啓封。見捨手迹。爲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剋建鄴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寔起火。之始。遂至喪。亾云。

簡文帝

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封晉安王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奕擾道我以班劍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為皇太子臺城陷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無懼容帝崩即皇帝位秋七月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之景仲自殺太寶元年冬十月侯景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害司空南康王會理二年廢帝為晉安王矯為帝詔以為次

南梁纂

卷之一

七

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于豫章王棟使呂季畧送詔令帝寫之帝書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嗚咽不能自止賊眾皆為掩泣乃幽帝于永福省冬十月帝崩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之信於前面試帝攬筆立成文武帝歎曰嘗以東阿為虛今則信矣及長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慍色尊嚴若神方願豐下須鬢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盼睞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博綜羣言善談玄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

美性恭孝居穆貴嬪憂哀毀骨立所坐席露濕盡爛在襄陽拜表侵魏拓地千餘里文案簿領纖毫必察弘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嘗於玄浦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雖在蒙塵尚引諸儒論道說義披尋墳史未嘗暫釋及見南康王會理誅知不父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龐涓死此下又曰吾昨夢吞土試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帝曰儻幽冥有徵異斯言不妄初景納帝女溧陽公主公主有美色景

南梁纂

卷之一

八

惑之妨於政事王偉每以為言景以告主主出惡言偉知之懼見讒乃謀廢帝而後間主苦勸行殺以絕眾心廢後王偉乃與彭儁王修纂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儁等并齎酒餚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圖為樂一至於斯既醉而寢偉乃出儁進土囊王修纂坐上乃崩竟協於夢帝自幽繫之後圍守墻垣無復紙乃書壁及板韜為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讚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

豈說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元帝 敬帝附

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鑪稱託生王宮。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塞戶幔有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生帝。十三年封湘東王。太清元年三月侯景陷建鄴鎮西長史王冲等拜牋請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帝不許曰吾於天下不賤寧侯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籍上台之位。議者可斬投筆流淚不從。又請為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九月岳陽王譽舉兵寇江陵尋遁。

南梁纂

卷之十

九

走及簡文帝即位改元為太寶元年。帝以簡文制于賊臣卒不遵。用四月岳陽王譽自稱梁王。藩于魏魏遣兵助伐襄陽。二年九月簡文帝崩。王僧辨等奉表勸進帝不許。時巨寇尚存。帝未欲即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斷表。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眾軍發自尋陽。帝馳檄四方購獲景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僧辯等復拜表上尊號。帝猶固讓。乙酉斬賊左僕射王偉於江陵市。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勸進。乃許之。即位於江陵。三年冬魏軍至襄陽。梁王蕭譽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

柵下帝親臨陣督戰軍敗帝見執如梁王蕭譽營甚

見詰辱他日乃見魏僕射長孫儉。儉云埋金千斤於城內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謂儉曰向聊相譎欲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辛未魏人戕帝。帝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為論音響若鍾。初生患眼。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目。乃憶先夢。彌加慈愛。及長好學博極羣書。武帝嘗問曰孫策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武帝曰正是汝年。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性好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

南梁纂

卷之十

十

已者必加毀害。忌劉之遴學使人鳩之。如此者甚眾。雖骨肉亦徧被其禍。始居文宣太后憂。依丁蘭作木母及武帝崩秘喪逾年。乃發凶問。方刻檀為像置殿內。事之甚謹。朝夕進蔬。會動靜必啓聞。迹其虛矯如此。性愛書籍。既患目多。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為常。畧無休息。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恒致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檟楚。雖戎畧殷。奏機務繁多。軍書行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魏師至。

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見剋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梁王啓遣尚書傳準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爲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禁進土囊而殞之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而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而遘禍。

敬皇帝立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也太清三年魏剋江陵王僧辯陳霸先定議以帝爲梁王太宰承制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明來主梁嗣七月僧辯納貞陽侯

南梁纂

卷之一

十一

蕭明自采石濟江甲辰入建鄴丙午卽僞位年號天成以帝爲皇太子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黜蕭明而奉帝焉紹泰元年秋九月帝卽位二年九月丞相陳霸先改受相國封陳國公辛未帝遜位于陳陳受命奉帝爲江陰王薨于外邸時年十六

后妃傳

文獻張后

后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父穆之娶文帝從姑而生后后以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武帝方孕忽見庭前菖蒲花光采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常聞見

菖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將產之夕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

武丁貴嬪

嬪諱令光譙國人也生於樊城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當大貴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紉則貴嬪也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而有赤誌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在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日舂五斛舂每中程若有助者被遇雖嚴益小心祇敬及太子定位於是貴嬪備

南梁纂

卷之一

十二

典章禮數同乎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居宮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爲親戚私謁及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得其指歸允精爭名經貴嬪父道遷天監初爲歷陽太守廬陵威王之生武帝謂之曰賢女復育一男答曰莫道猶狗子世人以爲笑

元帝徐妃

妃諱昭佩拜襄東王妃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以

候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酷妬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卽手加刀刃帝左右監季江有姿容與淫通季江每歎曰栢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深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帝見疾逼令自殺妃知不免乃透井死帝以屍還徐氏謂之出妻

宗室傳

吳平侯景 子勵

景字子照梁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

南梁纂

卷之十一

十三

言曰其後必大景好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爲永寧令政爲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勝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武帝踐祚詔景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羣蠻悉度漢水來降議者以爲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盾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卽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子勵勵字文約弱不好美喜慍不形

新舊山傍石

於色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至新淦縣听山村有一老姥以擊擊鱸魚自送舟側奉之上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勵性寬裕左右嘗將羨至曾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

臨川王宏

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肩容止可觀

南梁纂

卷之十一

十四

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宏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馬仙理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反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武謂

韋獻也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宏自洛口之敗常
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爲名屢爲有司所奏
帝每貫之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驃騎航
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事發稱爲宏所使帝泣謂宏
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爲者我非
不能爲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於是以
罪免而縱恣不悛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庭數
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
昏潘妃寶歷直千萬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宏以
介弟之貴無佗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在內
南梁墓 卷之十一 十五

堂之後關籬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
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幸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佗日
送盛饌於江曰當來就汝權宴與宏及江大飲半醉
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閣輿徑往屋所
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言是伏屋屋檢
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勝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
標如此三千餘間帝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
雜貨但能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伏大悅謂曰阿
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情方
更敦睦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爲錢愚

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言與綜天下文章何限
那忽作此雖今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
改

安成王秀 子推

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爲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
堅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
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
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
豈可不及後胤即日辟爲西曹秀美容儀每在朝百
寮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在都巨臨公事厨人
南梁墓 卷之十一 十六

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諫也時諸
王竝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
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鄧孝
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子推字智進
少清敏好屬文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
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節
死之

南平王偉 子恭

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仕齊爲晉安
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爲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

及始興王憺俄聞入沔帝欣然謂佐史曰阿八十一行至吾無憂矣初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為錢富僧藏錫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偉性端雅持軌度少好學趨賢重士常如弗及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為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彫靡有伴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之記梁藩邸之盛無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遺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為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采隨之絕者賦給之朝庭得失時有匡正斯人斯疾而不得助主興化梁政漸替自公薨焉子恭字敬範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赦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遷相州刺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官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

南梁纂 卷之一

二

多有不好權輿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除雍州刺史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名為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明且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于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為邊鎮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而典籤陳保印更侵剋百姓被詔徵還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為誰對曰前衡山侯南梁纂 卷之一 一八 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叙用

南梁纂 卷之一

一八

始興王憺 子暎

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為荊州刺史天監四年荊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眾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身為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堤立酈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

驚走登屋綠樹檐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以免吏人歎服咸稱神勇詔還朝人歌曰始與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為爹故云 子暎字文明年十

二為國子生詔諸生口策宗室可否帝知暎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奇謂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為吳興太守常載粟帛遊於境內有遇貧者即以振焉及徵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身行部伍中暎見其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以畧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關養

南梁纂 卷之一

十九

乏是以行役映大異之召賜之養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聲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遂無影將以人人告別乃止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

昭明太子統

統武帝長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強仕方有冢嗣時徐元瑜降而續人荆州使至云蕭穎胄暴卒時人謂之三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立為皇太子統生而聰敏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獄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為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為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母丁貴嬪薨水漿

南梁纂 卷之一

二十

不入口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眾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各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嘗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

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綵與竹山水有清音軌
慙而止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
浙江詔發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
伏聞開漕溝渠導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甦
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聞吳興累年
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
稔復非恒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所
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疎少此雖小舉
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人盡又出丁之處遠近不
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
南梁纂 卷之一 王
會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
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
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不武帝優詔以喻
三月遊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
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誠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救
看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
云何今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鳴咽薨時年三十一
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屐屨
及壇徽之人聞喪者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防
捉荆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

手板代之頻倉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梓邊恐厨人獲
罪不令人知所著文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豫章王綜

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也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
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
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
肥壯自擊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
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
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
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勿洩綜相抱哭每日夜恒泣泣

南梁纂 卷之一 王

又每靖室閉戶籍地被髮席藁輕財好士分施不輟
唯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飧服厨庫恒致罄乏常
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
里嘗有人士姓王以屯躡投告綜于時大乏唯有胝
狀故皂襪帳卽下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
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唯武帝不疑及長有
才學善屬文後在徐州政刑酷暴招引道士探求數
術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
帝性嚴群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所行弗之知也徐
州所有練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藏於累在西州於

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卽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旣遂。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開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受之。問其名氏。不答。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答其拜。送于洛陽。及旦。齋內諸閣猶閉不開。

南梁纂

卷之一

三十五

武陵王紀

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色。勤學有文才。特爲帝愛。爲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帝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歔歔旣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越雋。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績。

及侯景陷臺城。大寶元年六月。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京王繹節度。繹報紀以武帝崩。問紀總戎將發。益鎮繹書止之。曰。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暗與蕭棟同名。識者尤之。以爲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立子圓照爲皇太子。永豐侯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爲謂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先是元帝已平侯景。執所俘馘。頻

南梁纂

卷之一

三十四

遣報紀世子圓照鎮巴東。留執不遣。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荆鎮爲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爲實。然故仍率衆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旣居尊位。宣言於衆。敢諫者死。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勞如何。自醜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壁儻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能懽愉。月上

林靜洪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平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別字也帝又爲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貫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看詩而泣紀頻敗知不拯遣使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遊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逸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卿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拔刃升舟第五子圓滿馳來就父紀首既落圓滿軀亦分初紀將僭號祇

南梁纂

卷之一

五

怪不一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祿花非佳事也

哀太子大器

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侯景寇建鄴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父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冕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答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

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人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意答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夷我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景之西上藉太子同行及敗歸船往往相失所乘船入樅陽浦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涕泗嗚咽命卽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

南梁纂

卷之一

五

諸臣傳

王茂

茂字茂先太原人也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隱不交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後爲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者因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嘗從武帝東下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及

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勳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潔美如生與出尉吏俱行非禮乃以俞妃賜茂亦潘之亞也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頗快快侍宴醉後每見言色武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爲吏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不冠儼然

南梁纂

卷之一

三七

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表瓌麗鬚眉如畫爲衆所瞻望徙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者茂在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卒

曹景宗

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麀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

冠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每箭殺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梁武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頓西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除郢州刺史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部下厭之魏攻鍾離圍徐州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之豫州刺史韋叡亦

南梁纂

卷之一

三八

受景宗節度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魏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稱計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早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官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圍鐘離

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觀焉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啟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景宗爲人自恃尙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景宗好內伎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蹇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廔聲箭如餓鴉叫平澤中逐麀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餅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爲人嗜酒好樂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爲笑

樂

南梁纂

卷之一

三九

夏侯詳 子亶 夔

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梁武帝起兵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今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以女適其子夔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爲中領軍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後徵爲左僕射道病卒 子亶嗣字世龍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答云是臣從弟帝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俗人如何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亶歷六郡三州不爲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伎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伎衣 亶弟

南梁纂

卷之一

三十

夔字季龍為豫州刺史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備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宣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為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

魚弘

南梁纂

卷之二

三

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晳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酬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輓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

鄧元起 羅研李膺附

元起字仲居南郡人也少有膽幹性任俠梁武起兵蕭穎胄與書扣之即日上道為益州刺史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鄧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

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又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眾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幸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季連計窮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於建康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為蜀土所稱微為右衛將軍以

南梁纂

卷之二

三

西昌侯蕭藻代之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遠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藻志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眾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

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辯元起平蜀辟為主簿臨

汝侯朝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之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

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况貪亂乎。蜀土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李膺字公胤。有才辯。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加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萇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萇在城內。甚懼。城平而元起先遣迎。萇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

南梁集

卷之一

三

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詐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

馮道根

根字巨基。廣平人。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爲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邪。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蠻反。爲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

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拜豫州刺史。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性儉約。所居宅不脩。墻屋無器。南梁集

卷之一

三

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徵時不學。既貴。初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爲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踞踏。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張弘策 子縝 綰

弘策字真簡。范陽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弘策與梁武帝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入室常

江拓劉

覺有雲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從武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敬則張兩赤眼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為天下唱先爾王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與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帝曰舅欲敦鄧晨乎是冬齊明帝密詔武帝代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夜

南梁纂

卷之一

三五

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帝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且乃發兵及郢城平諸將皆欲頓軍夏口帝以為宜乘勝長驅直至建業弘策與帝意合即日上海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為圖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官封檢府庫於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作亂帥數百人入衛尉府弘策踰垣匿於龍廐遇賊見害上戎服御前殿

張華謚壯武
細弘策長子

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於東市張氏親屬鬻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復與誰論子續字伯緒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續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續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任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

南梁纂

卷之一

三五

續與琅邪王錫齊名魏使劉善明通和求識續與錫續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俄而長兼侍中時人以為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唇之任已恨其晚矣續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為皇太子愛賞時續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祗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續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續從容曰續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慙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續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續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

陽之言深用爲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續與參
掌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
續續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
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
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
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
言以指敬容也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
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續
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續見規在坐意不
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晏規尋起還

南梁纂

卷之一

三七

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
卒規恨續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
痛夫于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續一盃酒殺吳氏三人
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在政四年流人自歸
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
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他物稱是及死湘東王
皆使收之弟縮 縮字孝卿少與兄續齊名湘東
王繹嘗策之百事縮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遷御史
中丞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時當
縮兄續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分騶兩塗

前代未有時人榮之

南梁纂

卷之一

南梁纂卷之一終

三八



明海虞錢代汝騰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補校

諸臣傳

庾域 子子輿

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為郢州辟為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以為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眾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及長

南梁纂 卷之二

沙王為益州城隨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曰而域所禾大布餘奉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 子子輿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恒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錄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輿天監三年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卒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馬次有瞿塘大灘行侶忌之部伍至

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滅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淫預如僕本不通衢塘水退為庾公

鄭紹叔

紹叔字仲明滎陽人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佗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及帝為雍州紹叔間道西歸補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

南梁纂 卷之二

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為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間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 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眾一戰帝初起兵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為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汀湘糧運

無闕之紹叔少孤貧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纖豪無隱每爲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爲其事常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紹叔卒後帝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已當今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

呂僧珍

僧珍字元瑜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事

南梁纂

卷之三

三

梁文帝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曹輩皆敬之司空陳顯達出軍汜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深自努力東昏卽位司空徐孝嗣嘗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知不久當敗竟弗往武帝臨雍州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爲止舍多伐林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林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

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及武帝受禪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並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兗州刺史坐非呂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反惹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膂性甚恭

南梁纂

卷之二

四

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初僧珍忽頭痛肚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十年疾病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政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于領軍官舍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十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曰錢一千闌人少之弗爲

通彊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爲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沈約

約字休文吳興人十三而遭家難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書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蔡興宗爲郢州引爲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及齊文惠太子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

南梁纂

卷之十一

五

針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瑯琊王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初梁武在西邸與約遊舊時帝勲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識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

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

南梁纂

卷之十一

六

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日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年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約又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

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爲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已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常爲郊居賦以序其事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嘗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嘗侍宴有妓婢帥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約昏家相爲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劔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亦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

南梁纂

卷之二

七

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宵矜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約孫衆字仲興好學頗有文詞時梁武于文德殿令衆爲竹賦賦成奏之手敕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

范雲 從兄嶺

南梁纂

卷之二

八

雲字彥龍南鄉人六歲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見之曰公輔才也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在郢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笑曰卿定可見立出就舍明旦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內城內或欲誅雲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齊乃免之齊建元初爲竟陵王子良府主簿王未知之後剋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竝不得韻又皆大

家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未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爲上賓自是寵冠府朝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子良爲雲求祿齊武帝曰聞范雲詣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汝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獲稻雲時從文惠

南梁纂

卷之二

九

萬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遂參讚謨謀毗佐大業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齊茂帝賢其意而許之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聞外迹圖識云齊祚不乂別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齋中坐讀書內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乃不復敢言雲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雲性篤睦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與領軍張長史王暕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咳亾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箱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哈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及居選官任寄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瞻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於此即起二年果卒從

南梁纂

卷之二

十

父兄纘

纘字子真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

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纘簡詣

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時

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纘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

信釋教而纘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

富貴貧賤纘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

拂簾悅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糞溷之中

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賈賤雖復

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

理著神滅論以爲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則神存

南梁纂 卷之十一 十一

形謝則神滅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

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

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

論出朝野誼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

乃著論譏纘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

欲杜纘後對纘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

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誼皆此類也子良使王

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

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乎刺爲此可便毀

棄之纘大笑曰使范纘實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

中書郎邪

草叡 子放

叡字懷文杜陵人也伯父祖征累爲郡守每攜叡之

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愷姨弟杜暉並有鄉里盛

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暉叡謙不敢對祖征

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物業皆

莫汝逮也累遷齊興太守齊末多故欲還鄉里俄而

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

西土人謀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

而武天下真人殆興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

南梁纂 卷之十二 十二

梁武及兵起檄叡倍道來赴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侂

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軍發郢謀留

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秦驕驥而不求焉遑遑

而更索卽日以爲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天監四年

侵魏詔叡都督衆軍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

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

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

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

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

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

急攻之中宿而城拔。獻每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墻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半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爲所躡獻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獻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獻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人畏魏軍盛多勸獻緩行獻曰鍾離今鑿穴而處百戶而汲

南梁纂

卷之二

十三

車馳辛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韋叡卿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壘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障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葦大艦會淮水暴長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

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所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土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爲侯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壑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性時是時

南梁纂

卷之十

十四

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耻聞叡至乃退十四年爲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容陰雙光泣止叡還爲州雙光道候叡笑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校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擿稜滄弗之逮叡雅有曠世之度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爲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役

昌義之甚德。獻請曹景宗與獻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獻徐擲得盧。遂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啓之捷。獻獨居後。其不尙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獻子放。放字

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大通元年

武帝遣攻渦陽。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

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

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

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逐北至渦陽。大破之。放性

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別。及行

南梁纂卷之二 五

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比之。三姜初放與吳郡張

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昏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

成長。而率亾。遺嗣孤弱。放常贍卹之。及爲北徐州時

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

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獻孫冊 八陳史

裴遂 子之禮

遂字深明。河東聞喜人。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遷

廣陵太守。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

甥王篆之密啓梁武帝云。裴遂多大言。有不臣跡。由

是左遷。始安太守遂志立功邊。垂不願聞遠。乃致書

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

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四年大軍北侵。以

遂督征討諸軍事。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魏將出

城挑戰。遂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爲謝玄所笑

乃爲四甄。以待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

尋卒。遂沈深有思略。爲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

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

以爲遂不死。當大關土。宇子之禮。嗣之。禮字子義。美

容儀。能言玄理。遂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

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

南梁纂卷之二 六

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

江淹

淹字文通。濟陽人。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

爲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宋建平王景素好

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

言受金。淹被繫獄。景素覽書。卽日出之。及齊高帝輔

政。聞其才。召爲參軍。俄而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

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

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鶩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王儉嘗謂曰卿三十五已爲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尙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玉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識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殆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尙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

南梁纂

卷之二

七

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何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朓等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秘書監侍中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供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清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

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蹟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鄉處多年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梁又有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進

任昉

南梁纂

卷之二

十八

昉字彥升樂安人也母河東裴氏高昉有德行嘗晝臥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昉父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聞聲籍甚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曰自傳季有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

文其見知如此時瑯琊王融有才雋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悅然自失以父喪去官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也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即嘔出父遂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檳榔昉尤長爲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公王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

南梁集

卷之十一

十九

梁武帝尅建鄴霸府初開以爲記室參軍專主文翰始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出爲義興太守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復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

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昉好交結獎進衣冠貴遊莫不多與交遊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以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昉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幸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

南梁集

卷之十一

十

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爲過於董生楊子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屨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計乃者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王僧孺

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也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

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誦亦了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義輩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夤俱爲學林出爲南海太守外國舶物高涼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回而卽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竝無所取視事二歲聲績有聞俄遷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

南梁纂

卷之二

三

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註素問訪以疋后僧孺答曰古人當以后爲針必不用鐵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后郭璞云可以爲疋針春秋美疾不如惡后服子慎注云石疋后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虞義餘姚人丘國賓吳興人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措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

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壁書籍妄耳徐夤高平人有學行常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傳昭 弟映

昭字茂遠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十歲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顛見而奇之顛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顛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

南梁纂

卷之二

三

成佳器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竝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遵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見禮辟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明帝踐祚引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籠屨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歷

位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且
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
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
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
所致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
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
勿封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終日端居以書記爲
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
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爲學府性尤
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

南梁纂

卷之五

三

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
室類皆如此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
昭弟暎字徽遠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
俱懼日暮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
候接同乘而歸兄弟並已班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
卒映喪之如父

孔休源

休源字慶緒山陰人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
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尙此可謂後
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休源初到都寓於

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
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
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
備水陸之品雲駐筓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
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
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尙書令沈約當朝貴顯
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
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尙書徐勉求
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尙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
見清通詳練故事武帝亦素聞之卽日除拜時多所

南梁纂

卷之七

三

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卽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
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爲晉安王府長
史休源累佐名藩甚得人譽王深相倚仗常於中齋
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
此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
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太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
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兼天子

江革

革字休映濟陽人六歲便解屬文父系之深加賞器
曰此兒必興吾門與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

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吏部郎謝眺雅相
欽重眺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
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
革充臥而去僕射江祐深相引接祐時權傾朝右以
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革防
杜形迹外人不知詎誅賓客皆罹其罪革獨以智免
建安王爲雍州刺史以革爲記室參軍與弟觀少長
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爲行參軍兼記室時
吳興沈約樂安任昉與革書云比聞雍府妙選英才
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

南梁纂

卷之十一

五

千里途次江夏觀卒革在雍州爲府王所禮欵若布
衣革素不便馬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執魏
徐州刺史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腳疾不
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暉同
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歌器漏刻銘革唾罵暉曰卿荷
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
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
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筆朴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
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
不可屈乃止後放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

畏延明善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夭豈畏延明帝
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時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
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手救曰
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乞受
菩薩戒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至鎮唯資公俸食
不兼味人安吏畏百城震恐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
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
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進輕艚革既無物乃
令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徐勉

南梁纂

卷之十一

五

勉字脩仁東海鄉人也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
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及長好學宗人
孝嗣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時瑯琊
王融一時才雋特相慕悅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
郎名高望促難可輕繫衣裾融後果陷於法以此見
推識鑒初與長沙宣武王游梁武帝深器賞之及帝
卽位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
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
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亾後亦是傳中一事遷吏部
尚書勉居選官彞倫有序既閒尺牘兼善辭令雖文

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嵩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論退者以貧寒見沒矣舊楊徐道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選首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僮工以來未之有也勉耻以其先爲戲答旨不恭由是左遷散騎常侍尋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

南梁纂

卷之十一

十一

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后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章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已後莫有逮者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蓄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駟如不才終爲侘有嘗爲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廉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劍關田園或勸興立邸店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管小園非存播藝以要

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煩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死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后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陸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荷夜湖裏殊富芰蓮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

南梁纂

卷之十一

十一

既多理亦須此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亾更貽恥笑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負杖躡履道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家間細務自茲以後吾不復言汝亦勿復與吾言之普通末武帝自筭擇後官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賚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之外月別給錢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兩

宮參問冠蓋結轍有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頓
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及卒帝聞而流涕勉雖骨
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
之言相者稱范徐云

陳伯之

伯之濟陽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鄰
里稱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
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
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而歸及年長
在鍾離數爲劫盜嘗援面覘人船船人所之獲其左

南梁纂

卷之十一

三

耳車騎將軍王廣之愛其舅每夜臥下榻征伐常將
自隨頗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梁武起兵東昏假伯
之節據尋陽以拒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即以
爲江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會東昏將鄭伯
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伯
卿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伯
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
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
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河南褚綢都下之薄
行者武帝卽位頻造尙書范雲雲不好綢堅拒之綢

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
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強
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今者一行事若無
成入魏何減作河南郡於是投伯之大見親狎乘伯
之愚闇恣行姦險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
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伯之於是集府
州佐史於廳事前爲壇殺牲以盟武帝遣王茂討伯
之敗走間道與褚綢俱入魏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
王宏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之書曰將軍勇冠三
軍才爲世出遭遇時主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

南梁纂

卷之十一

三

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
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昔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手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
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
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
松栢不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
亦何可言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
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
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方
當係頸鬻邸縣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

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鴛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綯在魏。魏人欲用之，魏元會綯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墜馬而死。

南梁纂卷之二終

南梁纂

卷之二

三

南梁纂卷之三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賀瑒 從子琛

瑒字德璉，會稽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爲儒者宗矣。舉明

南梁纂

卷之三

一

經梁天監初，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領五經博士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從子琛字國寶，幼孤，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閒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以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樂，究其精微，吐言辯潔，坐之聽授，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爲行事，聞

珠性貪
高多受
珠賂家
產院豐
買主第
為宅馬
有司券
焉

珠美名命駕相造會珠正講學侶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珠說經無輒曾不降意漑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漑歎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珠了不酬答神用顏然漑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珠辭以母老終於固執

俄遭母憂服闋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珠有門業累遷御史中丞珠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剗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珠容止閒雅故時人呼之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奸諂深害

南梁纂 卷之三

時政琛啓陳四事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受敕責琛琛奉救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

朱异

异字彥和錢唐人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好羣聚蒲博頗為卿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异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徧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遂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

有文義基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尋有詔求異能之士明山賓表薦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

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舉殊得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异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開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

南梁纂 卷之三

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詔救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啓求於儀賢堂奉述老子義救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异博解多藝園基上品而貪財賈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餉饋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曠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筭既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侃

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包鱸不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齋餽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異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異敬容質慤無文以網維爲已任異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倖異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異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高異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

南梁纂

卷之三

四

稱慶甚悅以語異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異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羣臣廷議衆以爲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腕至紛紜悔無所及異探帝微旨答曰聖明御寓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魏相高澄欲申和陸救有司定議異又議以和爲允帝從之時侯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異餉金二百兩異納其

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景至城下射啓言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异等臣歛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賦特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异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祇氛既息誅之未晚帝乃止异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尤异簡文爲製園城賦末章云被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香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並以指

南梁纂

卷之三

五

异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惡憤發病卒异居權要二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甃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顧協

協字正禮吳郡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養

於外氏外從祖張永嘗攜內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初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教喚出於是協爲兼太學博士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

南梁集

卷之三

六

不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以竟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

徐摛

摛字士秀東海鄉人也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

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爲侍讀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召摛加誚責及見應對明

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帝出爲新安太守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

南梁集

卷之三

七

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

子陵弟孝
克入陳史

王僧辯

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捷器宇肅然元帝後爲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爲中兵參軍討平安州反蠻由是以勇略稱及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赴援臺城陷沒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及荆湘疑貳元帝令僧辯討之時僧辯以竟陵間

部下皆勁勇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元帝性
忌以爲遷延不去大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
邪今唯死耳僧辯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
母帝自斫之中其髀流血至地悶絕又之方蘇卽送
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繫之其母脫簪珥待罪帝意解
賜以良藥故不死會岳陽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元帝
遣就獄出僧辯以爲城內都督遂平湘土母姓魏氏
初僧辯下獄母流淚徒行將入謝罪元帝不與相見
時貞惠世子有寵母詣閣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
矜之及僧辯罪免母深相責厲辭色俱嚴雖剋復舊
南梁纂卷之三 九
都功蓋宇宙母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稱之
謂爲明哲婦人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
都督軍次巴陵賊攻城不剋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
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
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先是陳武
帝率衆五萬行至益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爲盟於
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霑衿及發
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
忠臣奉辭代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
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

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景
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景走朱方僧辯
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
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
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石頭至于東城被
執縛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焉爲
行臺趙伯超降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
日之事將欲如何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
客曰朝廷唯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辯乎社稷既傾
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
南梁纂卷之三 九
僧辯懷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威德羣帥用命老夫
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及敬帝初
卽梁王位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爲梁嗣與僧
辯書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禮并遣龍舟
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
未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
太傅楊州牧陳武帝時爲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
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
而入僧辯與子頽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
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頽下就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

公欲與齊師賜討是夜及子願俱被絞殺

羊侃 子鵬

侃字祖忻泰山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壞偉雅
愛文史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為尚書郎以力聞
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為虎豈辛質虎皮乎試作虎
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初其
父祉恒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魏帝
授侃兗州刺史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
衆十萬相繼而至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
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
南梁纂 卷之三

十
匹將入南士卒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幸適
去留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
史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
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駟令
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
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為折樹
稍北人降者唯侃是衣冠餘緒帝寵之踰於他者謂
曰朕少時捉稍形勢似卿今失其舊體殊覺不奇上
又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上應詔帝覽曰吾
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鄉魯遺風英賢不

絕後遷都督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

未嘗游造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
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
宜宦者張僧胤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關人所坐竟不
前之時論美其貞正侯景反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
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
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侃
曰今茲敗矣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
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時
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搦一決於侃
南梁纂 卷之三

十一
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克懼侃偽稱
得外射書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
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侃
長子鶯為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領宗報
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
侃謂鶯曰汝以汝為死猶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
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
弗之害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
訊天子何為閉拒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
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

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尋以疾卒於城內。侃少雄勇。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踴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

南梁纂

卷之三

十三

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鷗。臺城陷。竄於陽平。侯景以其妹爲小妻。呼還待之甚厚。及景敗。鷗密圖之。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鷗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謂景曰。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鷗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鷗以稍入刺殺之。

江子一 弟子四子五

子一字元亮。濟陽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少慷慨。有大志。仕梁起家。爲奉朝請。上書言事。爲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北。爲刺客。武帝異之。其姑夫左衛將軍朱異。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輳。異不爲物議。所歸欲引子一爲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弟子四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極言得失。武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詳擇。施於時政。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

南梁纂

卷之三

十三

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子四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稍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稍洞胷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

陰子春 子鏗

子春字幼文。姑臧人。父智伯。與梁武帝鄰居。少相善。嘗入帝臥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

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帝每有求如外府焉。子春仕歷位，胸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靡費，毀神影壞屋舍。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憇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醮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問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胸山，間謀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詔授高青州刺史。

南梁纂

卷之三

十四

鎮胸山子春雖無他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汗，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子鏗，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當爲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

張彪

彪不知何許人，少亡命，在若邪山爲盜，頗有部曲。及侯景將朱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爲子仙所知，後去子

仙還入若邪。趙伯超兄子稜爲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僞就彪計，請酒爲盟，引刀子破心出血，自歎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按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爲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爲東揚州刺史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還州保城。彪

南梁纂

卷之三

十五

後至泰等及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復敗走，不敢還城，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卽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

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枕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南梁纂

卷之三

一六

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彪始起於若邪與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為時所重異楊氏天水人有容貌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為彪所納彪友人吳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吳昌門為詩一絕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為留意氣特寄禹川人

以下原入宋史及附各祖父傳後查係梁人載梁書中今改入梁史

蕭介

宋蕭思話孫原附思話傳

介字茂鏡少穎悟有氣識為始興太守會侍中闕選司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

介為之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太清中侯景入壽陽帝歎納之介聞而上表致諫極言不可帝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介從兄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也少明悟有才辯數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與吾宗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南梁纂

卷之三

一七

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與語大悅永明九年魏始通好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謙之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用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悅服彪乃受琛酒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卽科行琛乃密啟曰郎有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是以古人多耻為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梁武在西邸與琛有舊為御史中丞始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

度唯齋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獻於東官後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林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聽事間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帝每朝讌接琛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歛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

南梁纂

卷之三

十八

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邪琛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每呼琛爲宗老琛嘗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

謝幾卿

宋謝靈運曾孫原附靈運傳

幾卿超宗之子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徙越嵩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瀝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裁能言年十二召

大和陳郡陽夏人

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爲侍書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畧不復理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普通六年詔北侵幾卿啓求行擢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

南梁纂

卷之三

十九

別勉云淮肥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

謝朓

宋謝莊之子原附祖弘微傳

朓字敬冲幼聰慧父莊器之嘗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邛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撫朓背曰真吾家千金宋孝武帝游姑孰敕莊攜朓從駕詔爲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雖小重也仕宋爲衛尉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朓謂退粲曰謝令不死矣

朓與靈運俱晉中即謝萬之後

宋明帝嘗敕肅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肅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齊高帝方圖禪代欲以肅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肅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肅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卽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肅爲侍中及齊受禪肅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肅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南梁纂卷之三

諛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謝覽弟舉宋謝瀟子原附祖弘微傳覽字景滌梁武平建鄴朝士皆拜覽時年二十餘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帝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覽弟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爲約所賞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耄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梁武嘗訪舉於覽覽曰識藝過臣甚遠唯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悅北度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卑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道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况重席焉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眾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憤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慙色舉託情玄勝尤

長佛理

王籍 弟瞻

齊王僧祐之子原附宋從祖王弘傳

籍字文海好學有才氣為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中為湘東王叅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已又甚工草書筆勢道放蓋孔琳之流亞也 籍弟瞻字思範年六歲從師時有伎

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遠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太宗不哀寄之此子梁臺建

南梁纂

卷之三

三

為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其意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贍不廢簿領梁武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

王泰 弟筠

宋王曇首孫原附曇首傳

泰字仲通父慈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歡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梁天監元年為秘書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宮火延燒秘書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

也 泰弟筠字元禮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及長

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嬉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為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雌霓連蜺約撫掌欣忭曰僕

南梁纂

卷之三

三

常恐人呼為寬次至墜石礎星及水懸墻而帶抵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嘗與筠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

王錫 兄銓

宋王或孫原附或傳

錫字公叡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

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辨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啟聞敕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錫兄銓 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王昆金南梁纂

卷之三

三

友

到溉 弟洽

宋到彦之從孫原附彦之傳

溉字茂灌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爲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爲山澤之遊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憲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爲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

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爲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溉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答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勅繹曰到溉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歷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祖彦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云溉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棋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南梁纂

卷之三

五

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爲笑樂。溉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礪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歛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溉奕棋入第六品常與朱异於御坐校棋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別營小室朝夕從僧禮誦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孫蓋早聰慧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盡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定是

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
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
賜溉連珠曰硯磨墨以膽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
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
蓋其見知賞如此溉弟洽

洽字茂洽清警有才

學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
文武朓後爲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絕遂
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沼
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梁武帝
嘗問待詔丘遲日到洽如何沆溉遲曰正情過於沆

南梁纂

卷之三

三六

文章不減溉加此清言殆將難及上謂任昉曰諸到
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袁昂

馬仙埤

附宋袁湛從孫原附湛傳

昂字千里顛之子也顛敗時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
於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乳媪匿所見一彪因去遂
免會赦得出年十五初顛敗傳首建業藏於武庫以
漆題顛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
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見從叔司徒
粲粲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齊
爲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

謂曰卿必居此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
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卽字千里從

兄豕卒昂幼孤爲豕所養乃制菽服人有怪而問之
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孤子風
以不天幼傾乾蔭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
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昔馬稜與從弟
毅同居毅亡稜爲心服三年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
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臨紙哽咽言不識次明帝爲
領軍欽昂風素頰降駕焉及踐祚奏事多留與語謂
曰我昔以卿有美名親經相詰昂答曰陛下在田之

南梁纂

卷之三

七

日遂家三顧草廬帝甚悅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
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喻之昂答曰都史至循復嚴旨
若臨萬仞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唯僕一人
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
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帥
之威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
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時帝使豫州刺史
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
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宜旨昂亦
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

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啟謝曰恩隆絕望之辰慶集冥心之日熒灰非喻美枯未擬臣徧歷三墳備詳六典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主之日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鄴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斯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幸因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紺赭斂骨吹鳧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武帝答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尋遷吏部尚

南梁纂

卷之三

天

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孟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閣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爲貴昂在朝嘗譖世號宗臣初昂之歸梁有馬仙理者亦以義烈稱馬仙理字靈馥仕齊位豫州刺史梁武起兵使其

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理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理曰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爲請乃免建康城平仙理舉哀謂衆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今衆寡不侔勢必屠滅公等雖無二心其如親老何我爲忠臣君爲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理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帝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帝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忘卿勿以戮使斷

南梁纂

卷之三

天

運苟自嫌絕也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帝笑而美之天監四年師侵魏仙理每戰恒冠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理曰大丈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仙理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爲用帝雅愛仗之初仙理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王代女云

何敬容

宋何昌寓子原附從祖何尚之傳

敬容字國禮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亦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慰之或暑月背為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答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敬容久處臺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詰朝理事日肝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南梁纂

卷之三

三

苞直餉餽無賄則畧不交語貪恡為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所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郗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後坐妾弟夜盜官米為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將軍敬容以書求解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即封書以奏帝大怒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耳及敬容為宰相謂何姓當召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為河東所敗初侯

景滿陽退敗傳者乃云景身與眾並沒朝廷以為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南梁纂

卷之三

三

衆造寺敬容特為從兄胤所親愛敬容唯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胤別胤問名敬容曰仍欲從兄求名胤即命紙筆名曰毅曰書云兩玉曰毅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毅也位祕書丞早卒

劉繪

子孝綽

宋劉勰孫原附勰傳

繪字士章初為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為不亡也及豫章王嶷鎮江陵繪為外兵參軍以文義見禮時琅邪王綱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性通悟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賴謁繪繪戲嘲之曰

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辯速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便捷周顒彌爲清綺而繪音采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敕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吾語亦難夫子孝綽

南梁纂

卷之三

三

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卽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父黨范雲命駕造焉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梁天監初遷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武帝時嘗侍宴于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臥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

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強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于下宅武帝爲隱其惡改妹字爲姝孝綽坐免官孝綽少

南梁纂

卷之三

三

每於朝夕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及呼騶卒訪道途問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嶠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悱卒喪還建鄴妻爲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勉本欲爲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孝綽子諒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爲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謂孝威也弟孝

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
頌甚美瑱字士溫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
並為當世所稱時有榮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
人並為當世第一瑱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
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
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
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娒示
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即
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

南梁纂 卷之三

三品

南梁纂卷之三終



南梁纂卷之四

明海虞錢

同邑姚宗儀鳳

諸臣傳

陸杲

以下原入齊史及附各江
梁人數梁書中今改入梁書
原齊史查係梁書今入梁

杲字明霞吳郡人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
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天監五
年位御史中丞性悻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
任贓污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
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帝曰

南梁纂 卷之四

峻字

劉峻

齊劉懷珍從弟原附懷珍傳

峻字孝標魏剋青州峻時年八歲為人所畧為奴至
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貧
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為尼僧既而還俗峻好學寄人
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

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勵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初梁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卽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畧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

劉杳 弟歆 從弟訐

齊劉懷珍從子 原附懷珍傳

南梁纂

卷之四

二

杳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寔千里之駒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郊居宅時新構閭齋杳爲贊二首併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卽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

後晉撰

仍報杳書共相歎美在任昉坐有人餉昉酪酒而作榘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昉卽檢楊記言皆不差大通元年爲步兵校尉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府之職政爲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杳弟歆字士光生夕有香氣

南梁纂

卷之四

三

氛氲滿室幼有識慧六歲誦讀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爲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訐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書籍相娛而已性尤愛山水登危履嶮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忽著華終論以爲人吾固無知之質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

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初許之疾。歎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爲之誄。又著悲哀賦。以序哀情。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歎心知其異。試遣尋之。莫知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香曰。兩兄祿仕足伸供養。歎之歸泉。復何所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年三十二卒。始沙門釋寶誌。遇歎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歎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歎謂兄子。南梁纂

卷之四

四

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歎從弟許。許字彥度。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許經一造。孝緒卽顧以神交。許族兄歎。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許善玄言。尤精意釋典。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丰神穎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見。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許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歎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纈。許嘗者。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

野人

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人。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天監七年。卒於歎舍。臨終執歎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卽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歎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庾黔婁

弟肩吾

齊庾易子原附庾易傳

黔婁字子貞。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仕齊爲廩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遽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鑿南梁纂

卷之四

五

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至月末。晦而易亡。弟肩吾。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充其選。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麗靡。復踰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競學浮疎。爭事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

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其湛江水遂同大傳今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昔賢爲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又時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

南梁纂 卷之四

六

使夫懷鼠知慙濫竿自耻相思不見我勞如何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有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卽作若能將貸汝命有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之

劉虬 子之遴 之亨

原齊史查係梁書今入梁

虬字靈預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歸家靜處常服鹿皮袷斷穀餌朮及胡麻齊永明中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虬答曰虬四節臥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虬精信釋氏及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子之遴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沙門僧惠有異識每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卽調爲太學博士昉曰爲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除南郡太守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象

南梁纂 卷之四

七

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遯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爲此郡歷祕書監出爲郢州行事之遯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命絕離異不敢東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旣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奏免之遯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甕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官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南梁纂卷之四

八
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皇太子今之遯參校異同之遯錄其異狀數十事始武帝於齊代爲荊州諮議時之遯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換穀百斛之遯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躡士云何能得春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卽位常懷之候景初以蕭正德爲帝之遯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綬之遯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遯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鬪化爲支道林及之遯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子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遯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之遯弟之亨 之亨字嘉會好學美風姿善占對武帝之臨荊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遯之亨帝曰之遯必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大通六年出師南鄭之亨爲行臺承制途出本州北界總督眾軍仗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觀曰是前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大致尅復軍士有功皆南梁纂卷之四

九
錄唯之亨爲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而爲文吏所抵宦者張僧胤曰外聞論者竊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爲臨江子固辭不拜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旣不協懼爲所害故出之以代之遯爲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喜不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在郡有異績吏人稱之卒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

循吏傳 郭祖深

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選爲長兼南梁郡丞。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輿攬，詣闕上封事。其畧曰：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陛下。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未置適効，賒也。今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統，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皆使還俗務農。如此則法興族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

南梁集 卷之四

荆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

傳岐

齊桓吏琰孫原附琰傳，今改入梁。

岐字景平，除如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而死，岐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椽固爭曰：古昔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間數十里。兼中書舍人，累遷記室。岐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比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遣使還述。

魏欲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息人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墮其計中，和不可許。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寇。景於關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城西立盟，訖城中文武喜躍，冀得解圍。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豈有求和及景背盟莫不歎服。

文學傳

南梁集 卷之四

鍾嶸

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煩密，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啟聞，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頌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恭已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悻謂大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答曰：嶸雖位未名卑，而所言或有可採。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令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言。

梁天監初未能盡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卽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供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一宜改削以懲，澆競敕付尚書行之。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嶸常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於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遂稱獨步，故當辭密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云。

南梁纂卷之四

十二

周興嗣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人也。世居姑熟，博學善屬文，嘗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梁天監初，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員外散騎侍郎。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帝稱善，賜金帛，興嗣兩手先患風疽，十二年又染癘疾，左目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疾。

劉勰

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勰早孤，篤志好學，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勰爲文長於佛理，遂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何思澄 族子朗附

澄，字元靜，東海邳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勝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

南梁纂卷之四

十三

工文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家賦，擬莊周馬捶，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

孝義傳

吉玠

玠，字彥霄，馮翊人。幼有孝性，父原，鄉令，爲吏所誣，逮

請廷尉罪當大辟。粉乃搗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爲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祭法度，嚴脅誘之，取其款實。法度乃盛陳徽纆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錡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矜，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貌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胃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耶？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粉曰：凡鯢鮪蠖蟻，尚惜其生，况在人斯，豈願壅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頌什，冀延父命。粉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粉弗聽，曰：粉求代父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粉有覩面日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暮年風化大行。

隱逸傳

阮孝緒

孝緒字士宗，陳留人也。幼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遍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

南梁纂 卷之四

十五

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趨舍旣異，何必相干。芸乃止。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况僕非往賢之類耶？後於鍾山隱，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獲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

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麀，可駢何以異夫？驥隸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齋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卒謚曰文貞處士。

陶弘景

弘景字通明，丹陽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有娠。弘景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

南梁纂

卷之四

十六

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神儀明秀，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爲務。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敕所在月給茯苓五觔，白蜜二升，以供服餌。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

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居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僅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笙歌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梁武帝早與之游，及卽位，恩禮愈篤。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

南梁纂

卷之四

十七

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帝手敕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於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教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無疾自知應逝，逆尅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嘗，香氣累日，氤氳滿山。謚曰貞白先生。弘景少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視

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

恩倖傳

陸驗徐麟

並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鳧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貨以事權貴朱异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麟兩人遷為少府丞大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為生犀驗麟並以苛刻為務百賈異之异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蠢司農卿傳岐

南梁纂

卷之四

十八

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言知之久矣心苟無媿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彦和將死矣侍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問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鑿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為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理貂並肩英彦卒遠近聞其死莫不快之麟素為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為綸所殺

叛逆傳

侯景 王偉附

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

爾朱榮甚見器重始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眾降仍為歡用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矣益歡乃止又言于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林任若已之半體景請於歡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偽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及歡疾篤其庶子澄矯書召之

南梁纂

卷之四

十九

景知偽懼禍因用王偉計遣使上表求降梁帝召羣臣議之眾議納景非便武帝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黃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使至校景質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封景為河南王高澄乃遣軍相繼討景帝遂命羣帥指授方畧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蕭明為都督明軍敗見俘高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相持連月景食盡誑其眾以為家口並見殺眾皆信之紹宗遙謂曰爾等家並完乃披髮向北斗以誓之景士卒並非人不樂南渡

部降紹宗景軍潰

史記

散乃與腹心數騎自破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
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詆之曰跛脚奴何為邪景怒
破城殺言者而去景乃遣于子悅馳以敗聞自求貶
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授南豫州刺史魏人更求
和親帝召公卿謀之朱異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偽
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將許之傳岐曰侯
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朱
異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書曰貞陽
且至侯景夕及景謂左右曰我知吳兒老公薄心腸
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已下
南梁集 卷之四 三

訪之景志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王偉曰今坐聽亦
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之於是遂懷反計景自渦陽
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私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明
遣使還梁述魏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武帝覽之流
涕乃與魏和通景聞之懼馳啟固諫帝不從景乃招
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錄送其使時鄱陽王範
鎮合肥及鴉仁累啟稱景有異志朱異曰侯景數百
叛虜何能為役並抑不奏聞景所以姦謀益果景又
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為內啟
景遂發兵反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以折筮筮

之乃令邵陵王綸董督眾軍景聞之謀於王偉偉曰
莫若直掩揚都臨賀及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
定也兵聞拙速不聞巧遲今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
及人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是時鎮戍
相次啟聞朱異尚曰景必無渡江志蕭正德先遣大
船數十艘偽載荻實擬濟景乃自採石濟馬數百疋
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即分襲姑熟皇太子見事
急入面啓武帝曰請以事垂付不勞聖心帝曰此自
汝事何更問為既而景至朱雀航遣徐思玉入啓乞
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
南梁集 卷之四 三

所部與景合景遣百道攻城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
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高籍數百厨一
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焚書
至是而驗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為帝景自為相國天
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城陷景使盧
暉率數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俱身
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景於城東西各起
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
畚鍤初景至使望寇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
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總集眾必潰散乃縱兵

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爲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被錦袍詭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造諸攻具百道攻城邵陵王綸湘東王繹等赴援景立柵相拒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至相疑貳無有關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是時城中圍逼既久膳

南梁纂

卷之四

三

足時湘東王繹師於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桂楊王憺頓江津並未之進既而有勅班師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得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踰十旬逼辱妃主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丁卯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景乃先使王偉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姦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劔升殿

南梁纂

卷之四

三

味頓絕簡文上厨惟有一肉之膳軍士煮弩燻鼠捕雀食之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之雜以人肉食者必病時景軍亦饑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爲援軍所斷景乃與王偉計拜表僞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圖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耻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乃聽焉景遂運東城米於石頭食乃

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問初渡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

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屬曰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懼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既而景屯兵西州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絕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

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帝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餒崩景迎簡文卽位及葬修陵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景乃殺蕭正德子永福省時江南大饑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芟實行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爲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其絕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絕烟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而景虛于用刑酷忍無道於石

南梁纂 卷之四

頭立大春確有犯法者擣殺之十月景矯詔自加字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爲戲笑百姓雖死不從之是月景乃廢簡文幽于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卽皇帝位尋矯蕭棟詔禪位升壇受禪既唱警蹕識者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爲備蹕人又曰備于此便畢矣及升御牀牀脚自陷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

吾不復憶唯阿命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咲之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景纂脩南郊路僞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爲昔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王僧辯軍至蕪湖擊景軍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臥良久方起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遂將逃王偉按劍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仰觀

南梁纂 卷之四

石闕逶迤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百餘騎東奔時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煙老小相扶競出纜度淮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叫徹于石頭僧辯謂爲有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辯之終初景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滄瀆入海至胡立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疎秀廣額高顴色赤少鬢低眦屢顧聲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刃爲戲方斬人於前言笑自

若口不輟餐或先斷手足割舌剝鼻經日乃殺之景
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
駟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後精神沮喪臥不肯動景
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景將敗有僧通
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初言隱伏久乃
方驗人並呼爲闍黎景甚敬信之景後宴集召僧通
僧通取肉搯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鹹僧
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
首江陵杲以鹽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於市百
姓爭取屠膾羹食皆盡并首至江陵元帝命杲於市

南梁纂

卷之四

王

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

王偉學通周易

雅高辭采仕魏爲行臺郎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
爲景報澄書其文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
偉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協景謀
謀其文檄並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潛
匿草中直瀆戍主黃公喜禽送之見王僧辯長揖不
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爲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
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顛而不扶安用彼相
偉曰廢興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言明公
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甚異之命出以徇偉曰

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
萬里何八十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及送
江陵偉尚望見全于獄爲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
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
五百字詩于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
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
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
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劍其腸顏色自若雉豕鬻其
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

南梁纂

卷之四

王

南梁纂卷之四終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帝紀

武帝

帝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姓陳氏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十世祖達為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焉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帝以梁天監二年生少儻有大志長於謀畧氣雄傑不事生

南陳纂

卷之一

一

產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為當時推服身嘗游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帝心獨喜初任為新諭候蕭映傳教勤於其事映甚重帝謂僚佐曰此人將來遠大必勝於我及映為廣州帝為參軍隨之鎮土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進寇廣州州中震恐帝率精兵救之賊眾大潰梁武帝深嘆異焉授直閣將軍仍遣圖帝貌而觀之侯景寇逼帝將赴援或說停帝泣曰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僕行計決矣遂發南康瀆石舊有二

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以為難帝之發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進軍頓西昌有龍見水濱高五丈五采鮮躍軍人觀者數萬人帝又嘗獨坐胡牀於閣下忽有神光滿閣廊廡之間並得相見趙知禮侍側慳而問帝帝笑不答時王僧辯督眾軍討侯景次盆城帝會焉乃登岸結壇刑牲盟約與諸軍進尅姑熟仍次蔡洲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曰一把子人何足可打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僧辯問計於帝帝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使救首救尾困而無暇今我師既眾賊徒甚寡應分賊

南陳纂

卷之一

二

兵力以弱制疆乃命諸將分處置兵帝悉力乘之景眾大潰及魏平江陵帝與王僧辯等進啟請晉安王以太宰承制十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帝固爭之以為不可不見從帝居常憤歎曰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事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乃部列將士水陸俱進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帝至石頭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聞外白有兵遽走帝大兵尋至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是夜縊之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即位詔授帝

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尋封十郡為陳公太平二年九月梁帝禪位於陳帝即位於南郊在位三年崩帝雄武多英畧性甚仁愛及居阿衡恒崇寬簡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蟬盤肴核庶羞裁令充足不為虛費初平侯景及立敬帝子女玉帛皆班將士其充闈房者衣不重采飾無金翠聲樂不列於前踐祚之後彌厲恭儉故能隆功茂德光於江左云

文帝 廢帝附

帝諱蒨字子華武帝兄昭烈王之長子也少沈敏有南陳纂

卷之一

三

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武帝甚愛之常稱吾家英秀侯景之亂避地臨安縣及武帝舉兵南下景遣收帝帝乃密袖小刀候見景欲圖之及至以付郎中王翻幽守故其事不遂武帝圍石頭景欲加害者數矣會景敗乃得出武帝崩遺詔徵帝入纂皇統在位六年崩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識貞偽下不容奸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堦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彊若此廢帝諱伯宗字奉業文帝嫡長子也文帝崩即皇帝

位太建二年薨時年十九帝性仁弱無人君之器及即位政刑皆歸冢宰故宣太后稱文帝遺志而廢焉

宣帝

帝諱頊字紹世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武帝平侯景鎮京口梁元帝徵武帝子姪入侍武帝遣帝赴江陵時有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游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及乃見帝是大龍便驚走他室魏平江陵遷於長安帝貌若不慧魏張子照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太後黜廢帝為臨海王以帝入繼皇統在位十四年崩帝居尊位寔允天人之屬

南陳纂

卷之一

四

於時國步初弭瘡痍未復淮南之地並入於齊帝志復舊境意反侵地疆弱之形理則縣絕犯斯不遑適足為禽及周兵滅齊乘勝而舉畧地還至江際自此懼矣既而修飭都城為扞禦之備獲銘云二百年後當有癡人脩破吾城者時莫測所從云

後主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宣帝嫡長子也宣帝崩即皇帝位初隋文帝受周禪甚敦隣好宣帝尚不禁侵掠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命班師遣使赴弔修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後主益驕書末云想彼親

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說以示朝臣清河公楊素以爲主辱再拜請罪後副使袁彥聘隋竊圖隋文帝狀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每遣間諜隋文帝皆給衣馬禮遣以歸後主愈驕不虞外難荒於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倖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襲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爲常而盛修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徵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滿隋文南陳纂卷之一 五

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二人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既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隋文帝聞之大驚及至京師列陳之器物於庭引後主於前使內使令宣詔讓後主後主伏地屏息不能對乃見宥初武帝始卽位其夜夢有人自天而下北面執玉策金字曰陳氏五帝三十二年及後主在東宮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爲獨足蓋指後主南陳纂卷之一 六

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啟告急。叔寶為飲酒遂不省之高。穎至日猶見啟在床下。未開封。此亦是可笑。蓋天亡也。後主以隋仁壽四年終於洛陽。時年五十二。

后妃傳

陳武章后

后諱要兒。吳興人。本姓鈕。父景明為章氏所養。因改姓焉。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采五色。曰。三平有徵。及期。后生。紫光昭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

南陳纂

卷之一

七

瓜先折。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文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令黜廢帝為臨海王。命宣帝嗣位。后親屬無在朝。唯本族兄鈕治官至中散大夫。

張貴妃

妃名麗華。兵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為業。後主為太子。以選入宮。時龔貴嬪為良娣。貴妃年十歲。為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窓牖壁帶。縣

楣欄檻之類。皆以沉檀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

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

古未有。每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

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

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

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有王季二美人。張薛二淑

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游

其上。以官人有文學者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

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

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選

南陳纂 卷之一 八

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

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壁月

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美。皆張貴妃孔貴嬪

之容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

慧。有神彩。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睐。光彩溢

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靚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

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薦諸宮女。後宮咸

德之競。言其善。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

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

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疏條。無所遺

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於是張孔之權熏灼四方。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奢亂矣。及隋軍尅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於青溪中。

宗室傳

始興王伯茂

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也。除揚州刺史。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文帝深愛重之時。

南陳纂

卷之一

九

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於祕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書。甚得右軍法。

始興王叔陵

叔陵字子嵩。宣帝第二子也。少機辯。狗聲名。強梁無所推屈。遷都督。湘州刺史。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嘗不臥。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為。性不飲酒。唯多置餼。蔽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白。修飾虛名。每入

朝嘗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

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又好游冢墓。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命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為翫弄。藏之府庫。人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卽逼納。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叔陵所生母彭氏卒。啓求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宣帝不豫。後主諸王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礪切藥刀。及翌日。小歛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剗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自奮得免。因斬叔陵。尚書入坐奏。請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後主從所奏。叔陵諸子卽日並賜死。

諸臣傳

周文育

文育字景德。義興人也。少孤貧。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群兒聚戲。衆莫能及。義興人周蒼為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姊妹並長大。困於賤役。蒼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為己子。母遂與之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

勸學及古書以遺之文育不之省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蒼同郡素相善蒼蒼爲前軍主時賊徒甚盛一日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蒼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贈遺而遺之至大庾嶺請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遇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更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

南陳纂 卷之一

十一

勝之得銀二千兩武帝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文育以累戰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及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上下軍人掘焉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爲熊曇朗所敗文育見殺

侯安都

安都字成師曲江人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爲五

言詩頗清靡兼善騎射爲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陳武帝入援臺城安都引兵從武帝攻蔡路養破李遷任尅平侯景並力戰有功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翼奉文帝時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莫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壘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卽位遷司空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獻王昌初昌之將入致書於文帝辭甚不遜帝不懌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

南陳纂 卷之一

十二

一藩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愚臣不敢奉詔因自迎昌中流而殺之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自以功安社稷漸驕矜招聚文武士騎馭馳騁每命以詩筆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文帝性嚴察深卿之安都日益驕慢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游稷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便借供張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帝雖許其

請甚不憚。天嘉三年，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於坐收安都明日於西省賜死。初，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章昭達

昭達字伯通，武康人也。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後因醉墮馬

南陳纂

卷之

十三

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儕等。累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鉞，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昭達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其所克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並同羣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

飲會盛設，女伎雜樂備。羗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

吳明徹

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紿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應。明徹即樹

南陳纂

卷之

十四

之小子也。及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餓，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柰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帝，帝為之降階執手，即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畧，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奇之。累功進位司空。詔明徹北侵，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憂遘疾卒於長安。

孫瑒

瑒字德璉吳郡人也少儻好謀畧博涉經史尤便書翰徵為侍中領軍將軍未拜文帝謂曰昔朱買臣願為本郡卿豈有意授乎改授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後主嗣位歷授度支尚書後主頻幸其宅賦詩述勲德之美瑒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令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巧思過人為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鑿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

南陳纂

卷之一

十五

今江總為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宣敕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為榮

蕭摩訶

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陳武帝赴援建鄴路養起兵拒武帝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侯安都嘗從征討武帝遣安都北拒齊軍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

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獲免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燈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

南陳纂

卷之一

十六

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發弓未發摩訶遙擲銃覘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騎深入周軍從橫奮擊斬馘甚衆會隋總管賀若弼鎮廣陵後主委摩訶禦之弼乘虛濟江襲京口摩訶請率兵逆賊後主不許及弼進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必克又不許及將出戰後主謂曰公可謂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八千初

無戰意被禽弼以刀臨頸詞色不撓乃釋而禮之及城平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于舊厨取食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隋文帝聞摩訶抗答賀若弼曰壯士也此亦人之所難摩訶訥於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

虞寄

寄字次安會稽人少聰敏年數歲客方造其父遇寄於門朝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

南陳纂

卷之一

十七

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足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張彪往臨川強寄俱行寄乃奔走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寶應結昏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

兄荔
世基
兩之父

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讎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嘗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托遣人燒寄所臥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寄

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之已智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寶應覽書大怒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禽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

南陳纂

卷之一

十八

識免禍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慧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文帝尋敕寄還朝頃之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旣出閣須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覓屈卿游藩非止一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寄少篤行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

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朞月便目
求解退嘗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詣
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待坐
嘗出游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
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

傅緯

緯字宜事靈州人也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
萬言長好學能屬文後主卽位遷中書舍人掌詔詰
緯爲文典麗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
者亦無以加甚爲後主所重然性木強不持檢操負

南陳纂

卷之一

十九

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譖之後主收緯下獄緯素
剛因忿恚於獄中上書曰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
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
直若仇讐視百姓如草芥後官曳綺繡廐馬餘菽粟
兆庶流離轉戶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
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
之稍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緯對曰臣心
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賜死獄
中緯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死有
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辭去而復來者百餘

日時時有彈指聲時有吳興章華家本農夫至華獨
好學與上君子游處頗善屬文後主時除太市令非
其所好乃辭以疾頑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畧曰陛下
卽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
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
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墻場日
感隋軍屢境陛下如不改茲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
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卽日斬之

顧野王

野王字希馮吳郡人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畧知大旨
九歲能屬文嘗制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
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嘿
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爲臨賀
王府記室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
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及侯
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軍援都
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
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
不壯之

南陳纂

卷之一

三

以下原入宋史及各附祖父傳查係陳人載陳書
中今改入陳史

蕭九

宋蕭思話孫

弟引

允字叔佐南蘭陵人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醜藉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何事于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景避迹吾勿為也乃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至德中鄱陽王出鎮會稽允為長史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以敘意辭理清典

弟引字叔休方正

南陳纂

卷之一

三

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引善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常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為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袁憲

宋袁淑從孫原開淑傳

憲字德章陳郡人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憲時年十四被召為正言生祭酒到既目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否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堂弟子畢集乃廷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與義得無憚此生邪何謝乃遽起義端深極理致憲

南陳纂

卷之一

三

與往復數番酬謝開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辨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語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漑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漑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于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勣謂憲曰卿何矯眾不

拜錄公憲曰於禮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
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陳受命授中書侍郎嘗陪宴
承香閣賓退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從席山亭談
宴終日帝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隋軍
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
士各藏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曰吾從來待卿不先餘
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松柏也非唯由我無德亦是
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匿憲正色曰非兵之入必
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依梁武見侯
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後主投井中憲拜

南陳纂

卷之一

五

哭而出

蔡凝

宋蔡廓孫原附廓傳

凝字子居濟陽人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
工草隸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
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
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塔錢肅爲黃門侍郎卿意如何
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
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後主嗣位爲
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私範官衆
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爲凝曰長樂亭

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
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
矜才無所用也陳亡入隋道病卒

孔奐

宋孔靖孫原附靖傳

奐字休文會稽人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顥以博學稱
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
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時左
戶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連官臺閣人懷憂
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侯景陷建鄴朝士並被拘
繫或薦奐于賊率侯于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

南陳纂

卷之一

五

記時子鑿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
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
以求全乎梁元帝於荊州卽位徵奐及沈炯僧辨累
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共爲朝
廷所重如此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爲大郡
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
自守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
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
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時文帝不豫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宜須長君朕

晉周顯
九世孫
汝南安
成人

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須遵此意與乃流涕獻
跪而對曰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
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卿乃用與為太子詹
事宣帝即位為吏部尚書性耿介絕諸請托雖儲副
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為屈始與王叔陵之
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與曰袞章本以德舉未
必皇枝因抗言于宣帝帝曰始與那忽望公且朕兒
為公須在鄱陽王後與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
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為太子詹事與曰江有潘陸之
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為

南陳纂

卷之一

三五

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與乃奏曰江總文華
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于總如臣愚見願選
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與曰都官尚書王廓
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
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與又曰宋朝范曄即
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總為詹
事由是忤旨

以下原入齊史及各附祖父傳後查係陳人載陳
書中今改入陳文

周弘正

齊周顯孫原附顯傳

弘正字思行父寶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伯

續後種
此三字
依本

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
曰觀汝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弘正醜而不
陋喫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為當世所
宗藏法師于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
名著紅袴錦絞髻踞門而聽眾人獲之弗譴也既而
乘間追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
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匹約曰險衣
來者以賞之眾人兢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
有甚于此矣既而弘正綠絲布襖繡假種軒昂而至
折標取帛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
不堪為尚書郎乃獻書于勉其言甚切稍遷國子博
士學中有宋元凶講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
即表刊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
傾朝野焉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
弘讓曰國家阨在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何所
逃之及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及王
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
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
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
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驢甚曰吾固知王

南陳纂

卷之一

三五

弘正字思行父寶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伯

僧遠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僧辯即日啟。元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元帝常著金樓子曰。余于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義理。情轉無窮。亦一時名士也。弟弘直。幼而聰敏。方雅敦厚。氣調高于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

江總

齊江陵王孫原附數傳

江智深附

總字總持。濟陽人。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南陳纂

卷之二

二七

性舅吳平侯蕭勣。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為尚書殿中郎。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總預。同此作。帝覽總詩。深見嗟賞。陳天嘉中。累遷太子詹事。總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于浮靡。及為宮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之後。主即位。歷尚書令。加秩。當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為豔詩。好事者相傳。諷詠于今。不絕。唯與孔範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

斥之。君臣昏亂。以至於滅。陳亡。入隋。拜上開府。

江智深。總族子也。為隨王誕參軍。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智深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私其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集智深常為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眾為慙。未常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已。聳動。媿慙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上每酣宴。輒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為歡笑。智深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

南陳纂

卷之二

二八

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謚。智深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

以下原附梁史各祖父傳查係陳人載陳書中今改入陳史

章鼎

梁章獻孫原附賦傳

鼎字超。盛少通脫。博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侯景之亂。鼎兄昂于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于中興。

寺求棺無所得，鬻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鬻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歛。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陳武帝在南徐州，鬻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歷數當歸舜，後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至德初，鬻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初，鬻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及陳亡，驛召入。

南陳纂

卷之一

三九

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宴，恒預焉。性簡貴，雖為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謂鬻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鬻還杜陵。鬻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章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

陳暄

梁陳慶之子，原附慶之傳

暄義興人，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沈湎諛譎，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

于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吾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于顏原，名未動于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吾常譬酒之猶水，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曰：『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何爾曹眼不識孟鑑，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

南陳纂

卷之一

三九

吾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爾無多言，非爾所及。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搢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挿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作容，作書謗陵甚。病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為學士。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為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剝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為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搏艾

爲帽加於其首，以焚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於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翫臣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救，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悖而死。」

徐陵

梁徐摛子

弟孝克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磨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

南陳纂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從橫有口辯，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卽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我今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爲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遷吏部尚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乃爲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叅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

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比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曄、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及朝議。北侵宣帝命舉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議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卽良副也。」是日詔明徹

南陳纂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地宜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目有青精，時人以爲聰慧之相。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爲一代文宗，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於周齊家，有其本。」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餽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質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曰：「今饑荒如此，供養

交關欲嫁卿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

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為侯景將多從左右逼而迎

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

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

恩數私致餉饋故不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

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

既得脫當歸供母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為夫

妻後東遊居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

三論每日二時講且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

數百人後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

散當其前膳差損臧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

自是何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

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嘆良久乃

赦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

儒林傳

鄭灼

灼字茂昭東陽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

佩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學士仕

陳武帝累遷中散大夫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

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

三十通

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

削用之嘗蔬食講授多苦心執若瓜時輒偃臥以瓜

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時有會稽賀德基亦以

禮學自命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

耻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

人容貌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

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

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為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

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為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張譏

南陳集卷之一

譏字直言武城人也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

論語篤好玄言受學於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為先

輩推服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敕令論議

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諸審循環辭令溫雅

帝甚異之賜帟襦絹等云表卿稽古之力及侯景寇

逆於闡城之中獨侍哀太子于武德殿後講老莊臺

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

世晉經

以標

以標

以標

以標

以標

以標

以標

以標

以標

以標

以標

以標

以標

以標

以標

以標

以標

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正謂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議在席使人凜然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議耳即手授議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議暨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議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即張議後事陳亡入隋終於長安

恩倖傳

司馬申

南陳纂

卷之一

三五

申字季和河內温人也申早有風鑒十四便善奕棋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溉時領軍朱异在焉呼與棋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之因引申游處歷事二帝內堂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過雍其殃叅預謀謨乃於外宣說以為已力省中秘事往往泄漏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已者用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遂使文武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為譖賢之効也

孔範

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少好學博涉書史後主即位與江總等並為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瞻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愚很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為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因驕矜以為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為備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

南陳纂

卷之一

三六

隔虜軍豈能飛渡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為然故不深備隋軍既逼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未陣而比範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攸之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名為四罪人流達裔以謝吳越之人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萬機碎密不關外司權歸近

狎故環纓歛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竦躬陪蘭檻而高躬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振裘持領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賞罰事般能不踰漏官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雲陛天居巨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莫不左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爲銅落筆由利染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媼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龍雀馬之翫莫不充物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爲切况乎主幼時昏讒應亦

商陳纂 卷之一

何可勝也

南陳纂卷之一終



北魏纂卷之一

明海虞錢氏校汶瞻南纂
同邑姚宗儀風象甫校

帝紀 并序

敘曰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爲業淳樸爲俗簡易爲化不爲文字刻木結繩而已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仕堯歷三代

北魏纂 卷之一

至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彙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積六七十代至成皇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又五代而宣皇帝推寅立宣帝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變南徙未行而崩又七代而獻皇帝立時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獻帝年老乃以位授子聖武皇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似馬其聲類牛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遷徙策畧多出宣獻二帝故時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

義

聖武帝

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歛見輜輶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於此言終而別及碁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卽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帝崩神元皇帝立

神元帝 文帝附

帝諱力微先是西部內侵依於沒鹿廻部大人賓賓

北魏纂

卷之一

二

神元有雄傑之度後與賓攻西部賓軍敗失馬步走神元使以所乘駿馬給之賓歸求馬主帝隱而不言賓後知大驚將分國之半奉帝帝不受乃進其愛女賓猶思報恩乃從帝所欲徙所部北居長川積數年舊部人咸來歸附及賓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神元其子不從乃陰謀逾帝召殺之盡并其眾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威樂四月祭天諸部君長皆來助祭唯白部大人觀望不至徵而戮之遠近肅然帝乃告諸大人為與晉和親計遣子文帝如晉且觀風土是歲晉景元二年也

後文帝以神元春秋已高求婦晉征北將軍衛瓘以

文帝雄異恐為後患請雷不遣復請以金錦賂國之

大人令致間隙方遣帝神元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

帝酒酣帝仰視飛鳥飛丸落之時國俗無彈衆大驚

相謂曰太子被服同南夏兼奇術絕人若繼國統變

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帝竝先馳還曰太

子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自帝在晉後諸

子愛寵神元頗有所惑及聞諸大人請因曰當優除

之於是諸大人馳詣塞南矯害帝其年神元不豫烏

丸王庫賢親近任勢先受衛瓘之貨欲沮動諸部因

北魏纂

卷之一

三

於庭中礪鉞斧曰上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諸大

人長子殺之大人皆信各各散走神元尋崩年一百

四歲道武帝即位尊為始祖文帝少子思皇帝立

思帝

帝諱弗政崇寬間百姓懷服一年而崩神元子昭帝

祿官立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西東接宇文

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使文帝長子桓帝

諱猗也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桓帝弟穆帝

猗盧統之自神元以來與晉和好是歲穆帝自杏城

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道立碣與晉分界三年桓

帝度漠北巡因西畧諸國凡積五歲諸部降附者三十餘國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會中疊嘔吐之地仍生榆參合陂土無榆故時人異之十年匈奴別種劉元海反晉於離石自號漢王晉來乞師桓帝大舉以助之大破元海衆於西河上黨晉假桓帝大單于金印紫綬是歲桓昭二帝相繼崩穆帝遂總攝三部爲一統帝天姿英峙勇畧過人晉懷帝進帝大單于封代公先是國俗質簡至是明刑峻法諸部人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皆舉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攜悉赴死所人問何之

北魏集

卷之二

四

曰當就誅其威嚴若此子平文皇帝立

平文帝

帝諱鬱律姿質雄壯甚有威畧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茲士馬將百萬是歲晉元帝卽位於江南劉曜僭帝位帝聞晉愍帝爲曜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曜遣使請和帝不納石勒自稱趙王遣使乞和請爲兄弟帝斬其使以絕之晉元帝遣使加崇爵服帝絕之講武有平南夏志桓帝後以帝得衆心恐不利已子害帝遂崩 桓帝中子惠帝賀儻立帝未親政事太后臨朝遣使與石勒

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帝崩諸部大人共立烈帝

諱翳槐崩弟昭成帝立

昭成帝

帝諱什翼犍平文帝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卧則乳垂至席烈帝臨崩顧命迎帝曰立此人則社稷乃安帝以中州紛擾將親率六軍乘石氏之亂廓定中原諸大人諫乃止二十八年劉衛辰謀反度河東帝討之衛辰懼遁走帝征衛辰時河冰未成帝乃以葦絙約漸俄冰合乃散葦於上冰艸相結若浮橋衆軍利涉衛辰與

北魏集

卷之二

五

道武帝

帝諱珽昭成帝之嫡孫母獻明賀皇后寢夢日出室內寢而見光自牖屬天歎然有感生帝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恍保者以帝體重倍於常兒

帝下叶
生公
第次
所以
列

竊獨奇怪。明年有榆生於藏胞之坎。後遂成林。帝弱而能言。自有光曜。廣額大耳六歲而昭成崩。苻堅遣將內侮。國眾離散。堅使劉庫仁、劉衛辰分攝國事。帝於是轉在獨孤部。帝雖冲切而凝然不羣。劉庫仁常謂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必興復洪業。七年晉敗苻堅于淮南，慕容文殺劉庫仁弟眷，代攝國部。庫仁子顯殺眷而代之，乃將謀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于眾中。帝乃馳還。其日顯果使人殺帝，不及。登國元年春，帝即代王位。二年帝親征劉顯，顯奔慕容永。盡收其部落。六年冬，衛辰遣子寇南，部帝大破之于鐵

北魏纂 卷之一

六

岐山南滅之。自河以南諸部悉平。收衛辰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殺之。十年秋，慕容垂遣其子寶來寇五原，帝親兵于河南，大破之。禽其王公以下文武將吏數千人於俘虜中，擢其才識者參謀議憲。章故實。皇始元年春，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于是改元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駱驛二千餘里，鼓行而前。人屋皆震。初建臺省，置百官，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畱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人得盡言。苟有微能，咸蒙敘用。已未，詔東平公儀攻鄴軍，所行不得傷

桑棗。帝軍于鉅鹿之柏肆塢。其夜寶悉眾犯營，燎及行宮。兵人駭散，帝驚起不及衣冠，跣出擊鼓。俄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集，帝設奇陣，列烽營，外縱騎衝之。寶眾大敗，走還中山。獲其器械數十萬計。寶弟賀麟將妻子走西山。九月，賀麟飢窮，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紂以甲子亾，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勝，平崇無以對。遂大破之。賀麟單馬走鄴。慕容德殺之。獲其所傳皇帝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中山平。天興元年，寇鄴。帝至鄴，巡登臺榭，徧覽宮城，將有定都之

北魏纂 卷之一

七

志。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奏曰：昔周秦以前帝王居所生之土及王天下，即承為號。今國家啟基雲代，應以代為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遼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掃平中土，凶逾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為魏。四年冬，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眾文。經六年夏，帝不豫，或數日不食，或不寢，達旦啼咎，羣下喜怒乖常。謂百寮左右不可信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敗得失，終日竟夜，獨語不止。若旁有鬼物對揚者，朝臣至前，追其舊惡，便見殺害。其餘或以顏

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辭失措帝以爲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歿者皆陳天安殿前於是朝野人情各懷危懼有司廢怠莫相督攝百工偷劫盜賊公行巷里之間人爲稀少帝亦聞之曰朕故縱之使然幸過災年當更清整之耳十月清河王紹作亂帝崩時年三十九

明元帝

帝諱嗣道武之長子也母曰劉貴人登國七年生於雲中宮道武晚有男聞而大悅初帝母旣賜死道武召帝告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北魏集 卷之十一 八 國政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帝素純孝哀不自勝及元紹之逆帝還而誅之永興元年冬卽皇帝位八年帝崩時年三十二帝兼資文武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該洽古義云

太武帝

帝諱燾明元長子也體貌瓌異道武奇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兒明元帝疾命帝總攝百揆帝聰明大度意豁如也八年冬卽皇帝位始光元年秋蠕蠕六萬騎入雲中殺畧人吏攻陷盛樂帝卽輕騎討之虜乃退

走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回配四年車駕西討赫連昌帝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甲辰大破赫連昌虜昌羣弟及其母妹妻妾宮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蠕蠕寇雲中聞破赫連昌懼而逃遂戰禽昌二年車駕北伐蠕蠕震怖焚廬舍絕跡西走冬十月振旅凱旋于京師列置新入于漠南東至蠕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七年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毀鄴城五層佛圖于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十一年秋宋將王玄謨攻滑臺北魏集 卷之十一 九 辛卯車駕南伐玄謨棄軍而走乃命諸將分道並進車駕至淮詔刈翟葦作筏數萬而濟淮南皆降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于瓜步山諸軍同日皆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附者不可勝數甲申宋文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正平元年車駕至自南伐飲至策勳告于宗廟以降人五萬餘家分置近畿二年中常侍宗愛構逆帝崩帝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綵羣臣白帝愛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

屈乃蒸土築城而於城之內也。今天下未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於賞賜，未嘗橫有所及。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性又知人，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長，不論本末，兼甚嚴斷。明于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果于誅戮，後多悔之。司徒崔浩，後帝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為卒，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

北魏集

卷之一

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貶雅意，皆此類。

景穆帝

帝諱晃，太武長子也。延和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強識，聞則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太武甚奇之。初，太武之伐河西，咸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太子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臧，乃詔太子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澤州茂威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太子謂宮臣曰：為人臣不實若此，豈是忠乎？吾初聞有疑，但帝決行耳。幾誤人，大事言者，復何面目見帝也。真君四年，從征

蹻蹻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太子言於太武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尚書令劉潔固諫，以為塵威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由賊，惟擾何有？營上而有此塵，太武疑之，遂不急擊。蹻蹻遠遁，既而獲虜候騎，乃云：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正平元年薨於東宮，時年二十四。太子文成即位，追尊為景穆帝。

文成帝

帝諱濬，景穆長子也。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

北魏集

卷之一

七

嫡皇孫。年五歲，太武北巡，帝從在後，逢虜帥柅一奴，將加罰，帝謂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太武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奇之。及長，風格異常，每叅決大政，可否正平二年，常侍宗愛弒逆，奉迎世嫡皇孫興安元年冬，即皇帝位。和平二年，幸中山，遂幸信都，霧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羣臣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六年五月，帝崩，時年二十六。

獻文帝

太后內
帝因事
後天大
帝

帝諱弘文成長子也和平六年即皇帝位帝幼而神武聰敏機悟有濟人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及即位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欲禪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舉臣固請乃止景午冊命皇太子升帝位于是羣公奏上尊號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宮采椽不斷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承明元年文明太后有憾帝崩于永安殿年二十三

孝文帝

帝諱宏獻文之太子也母曰李夫人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室天地氣氤和氣充塞帝潔白有異姿襁褓

北魏秦

卷之十一

岐嶷長而弘裕仁孝綽然有人君之表獻文尤愛異之延興元年秋即位二年詔曰頃者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人之心競為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人志隆政道自今牧守溫良仁儉克已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以為彛準詔曰尼父廟隔非所遂使女巫妖覲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雜合以祈非望之福又詔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兼靜

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九年詔自今

圖讖祕緯及名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雷者以大辟論太后崩帝居廬欲終喪三年太尉東陽王丕等據權制固請帝引古禮往復羣臣乃止次年以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三日哭不輟聲十七年發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萬太尉丕奏請以宮人從詔以臨戎不語內事不許庠午幸洛陽周巡故宮基跡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脩荒毀至此遂詠黍離詩為之流涕求天下遺書祕閣所無有禪時用者加以厚賞二十年春詔改姓元氏發卒士二十萬將以南討

北魏秦

卷之十一

大破齊將崔惠景蕭衍軍於鄧城行幸樊城觀兵襄沔耀武而還二十三年帝崩時年三十三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癱帝親自吮膿五歲愛禪悲泣不自勝獻文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獻文甚歎異之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覆帝手又曾于食中得蟲穢物並笑而恕之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凡所脩造不得已而為之不為不急之事重損人力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

精與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譚莊老尤精釋義才藻
富膽好爲文章詩賦銘頌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
一字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
邁不以世務嬰心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
碎羊膊骨射禽獸莫不隨行所至而斃之至十五便
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輦
勒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

宣武帝

帝諱恪孝文第二子也母曰高夫人初夢爲日所逐
避于床下日化爲龍繞已數匝寤而驚悸遂有娠在
北魏纂卷之一

古

位十六年崩時年三十三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于
色雅性儉素初孝文欲觀諸子志尚大陳寶物任其
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競取珍玩帝惟取骨如意而已
孝文大奇之及庶人恂失德孝文謂彭城王勰曰吾
固疑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乃立爲儲貳雅愛
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善風儀美
容貌臨朝深嘿端嚴若神有人君之量矣

孝明帝

帝諱詡宣武之第二子也在位十四年崩年十九

孝莊帝

帝諱子攸彭城王勰第三子也幼侍明帝書於禁中

及長風神秀慧姿貌甚美雅爲明帝親待明帝崩幼

主卽位大部督爾朱榮謀廢立以帝家有忠勳且兼

人望陰與帝通率衆來赴帝與兄弟夜北度河會榮

於河陽永安元年夏帝南濟河卽皇帝位以爾朱榮

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榮以兵權在已遂有異

志乃害霽太后及幼主列騎衛帝遷於僂幕榮尋悔

稽顙謝罪榮爲天柱大將軍榮自晉陽來朝帝殺榮

於明光殿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侯深率衆

鎮北中是夜左僕射爾朱世隆榮妻鄉郡長公主率

北魏纂卷之一

五

榮部曲自西陽門出屯河陰已亥攻河橋禽毅等屠

害之據北中城南逼京師爾朱兆自晉陽來會之十

二月爾朱兆襲京城事出倉卒禁衛不守帝步出雲

龍門兆逼帝幸永寧寺遇弒時年二十四

節閔帝

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王羽之子也帝少有志度以

元又擅權託稱瘖病絕言垂一紀居於龍華佛寺無

所交通永安末有白于莊帝言帝不語將有異圖人

間遊聲又云常有天子氣帝懼禍遂逃匿上洛尋見

追躡送京師拘禁多日以無狀獲免及莊帝崩爾朱

世隆等以元暉疎遠又非人望所推以帝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帝所親申意兼迫脅帝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普泰元年春卽位以爾朱兆爲天柱大將軍封平陽郡公高歡爲勃海王歡起兵信都以誅爾朱氏爲名推渤海太守元朗卽皇帝位於信都二年夏四月辛巳高歡與廢帝朗至芒山使魏蘭根慰喻洛邑且觀帝之爲人蘭根忌帝雅德還致毀謗竟從崔陵議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是爲孝武帝帝旣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

北魏纂

卷之一

六

惟有脩真觀五月景申帝遇弒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三十五 廢帝諱朗二年歡敗爾朱氏於韓陵帝於河陽遜位於別邸十一月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

孝武帝

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遍體有鱗文年十八封汝陽縣公夢人有從諱謂已曰汝當大貴得二十五年高歡旣敗爾朱氏廢帝自以疎遠請遜大位歡乃與百寮議立帝在田舍先是高山道士潘彌望見洛陽城西有天子氣候之乃帝也於是

造第密言之居五旬而高歡使斛斯椿求帝椿從帝所親王思政見帝帝變色曰非賣我耶椿遂以白歡歡遣四百騎奉迎帝入氈帳陳誠泣下霑襟讓以寡德歡再拜帝亦拜昧爽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盤折延首而不敢前帝令思政取表曰視此便不得不稱朕矣於是卽位於東郭之外永熙二年高歡大敗爾朱氏山東平帝內圖高歡乃以斛斯椿爲領軍使與思政等統之以爲心膂軍謀朝政咸決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辛卯下詔戒嚴揚聲伐梁實謀北討帝親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衆知

北魏纂

卷之一

七

帝將出其夜亡者過半高歡入洛遣左右追帝請迴駕率勁騎及帝於陝西帝鞭馬長驚至湖城飢渴甚有王思村人以麥飯壺漿獻帝帝甘之復一村十年是歲二月熒惑入南斗衆星北流梁武踣而下殿以禳星變及聞帝之西慙曰虜亦應天乎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梁禦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帝過河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帝於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歡追車駕至潼關九月己酉歡東還洛陽帝親督衆攻潼關其冬十月高歡推清

此

河王賈子善見為主徙都鄴是為東魏魏於此始分
為二帝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主明
月二曰安德公主三曰羨梨亦封公主帝內宴令諸
婦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
明月入君懷帝既以明月入關羨梨自縊宇文泰使
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擊弓或時推案
君臣由此不安閏十二月癸巳潘彌奏言今日當甚
有急兵其夜帝在逍遙園宴阿至羅額侍臣曰此處
彷彿華林園使人聊增凄然謂潘彌曰今日幸無他
不彌曰過夜半則大吉須臾帝飲酒過醜而崩時年
北魏纂 卷之一 六

文帝

帝諱實炬孝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也孝武與歡
構難以帝為中軍四面大都督及從入關拜太宰錄
尚書事孝武崩丞相畧陽公宇文泰率羣公卿士奉
表勸進大統元年春即位城西進宇文泰都督中外
諸軍事十三年東魏渤海王高歡薨其司徒侯景據
潁川率河南六州內附秋侯景據豫州叛十七年春

文帝係
所立以
繼孝子
靜帝即
高氏所
建

帝崩帝性強果始為太尉時侍中高隆之恃渤海王
高歡之黨驕狎公卿因公會帝勸酒不飲怒而歐之
罵曰鎮兵何敢爾也孝武以歡故免帝太尉歸第及
歡將改葬其父朝廷追贈太師百僚會弔者盡拜帝
獨不屈曰安有生三公而拜贈太師耶及躋大位權
歸周室嘗登逍遙觀望嵯峨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
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使委政儲宮尋山餌
藥不能一日萬機也既而大運未終竟保天祿云
廢帝諱欽文帝長子即皇帝位二年秋安定公宇文
泰殺尚書元烈三年宇文泰廢帝而立齊王廓帝
北魏纂 卷之一 九

自元烈之誅有怨言故及於辱 恭皇帝諱廓文
帝之第四子也即位三年冬十月安定公宇文泰薨
十二月帝遜位於周周閔帝元年正月封帝為宋公
尋殂

東魏孝靜皇帝

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賈之世子也孝武帝既入關
渤海王高歡乃與百僚會議推帝以奉明帝之後時
年十一五年春渤海王高歡薨大將軍高澄來朝以
太原公高洋領中書監七年盜殺渤海王高澄詔太
原公高洋嗣事徙封齊郡王景辰遜帝位於齊帝好

文美容儀力能挾石獅子以踰墻射無不中從容沉雅有孝文風渤海王高澄嗣事甚忌焉以參軍崔季舒爲中書令監察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澄嘗侍帝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亾之國狀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澄使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去明日澄使季舒勞帝帝亦謝焉賜緡季舒未敢受以啟澄澄使取一段帝束百足以與之曰亦一段爾帝不堪憂辱密謀於宮中僞爲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動以告澄澄勒兵入北魏纂

卷之一

三

官曰陛下何意反耶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及將殺諸妃嬪帝正色曰王自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況妃嬪澄下床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及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和求入奏事帝在昭陽殿見之和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外聞矣願陛下則克禪舜帝便歛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楊愔進禪詔於帝凡十條書訖曰將安朕何所後若爲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

孝文乃
獻文帝
犯李夫
人所生

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敝履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况在後宮乃與夫人嬪以下訣莫不歎歔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德以故憤車一乘候於東上閣帝上車德超上車持帝肘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尚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僚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隨竟遇醜而崩

卷之一

三

后妃傳

文成文明后

后馮氏長樂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入宮文成踐極選爲貴人後立爲皇后文成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宮皆號泣而臨之后悲呼自投火左右救之良久乃蘇獻文卽位尊爲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獻文年十二居於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孝文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奕獻文因事誅

文宗

元正容
親社偉
百傳其
確博記
國事燕
享之際
恒居生
端抗音
大言敘
列成敗
帝后款
納焉

之太后不得意遂害帝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
臨朝聽政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籠學書計及登尊極
省決萬機與孝文遊於方山顧川阜有終焉之志因
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
為貴哉吾百歲後神其安此孝文乃詔有司營建壽
陵於方山太后以帝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
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性儉素不好華飾宰
人上膳菜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太
后嘗以體不安宰人昏而進粥有蠅蟻在焉后舉匕
得之帝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自太后
北魏集 卷之一 三

臨朝專政孝文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
於太后太后多智猜忌能行大事殺戮賞罰決之俄
頃多有不關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王獻出
入卧內數年便為宰輔賞賚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
以不灰之詔李冲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幃幄密加
錫賚不可勝數外禮人望元丕等頒賜金帛輿馬每
至哀美獻等皆引丕參之以示無私自以過失懼人
議已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后之崩孝文不知所生
崩年四十九

孝文廢后

姊幽后附

后馮氏太師熙之女孝文既終喪立后為皇后恩遇
甚厚孝文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
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待念輕后而不
率妾禮后雖性不妬忌時有媿恨之色昭儀規為內
主譜構百端尋廢后為庶人昭儀即幽后亦馮熙女
母曰常氏本賤微得幸於熙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
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
其一蚤卒后有姿媚偏見愛幸當夕宮人稀復進見
後立為皇后帝頻歲南征后遂與中官高菩薩私亂
及帝在汝南不豫后復公然醜恣是時彭城公王年
北魏集 卷之一 三

少發居后為弟北平公夙求婚於孝文孝文許之公
主志不願后欲強之婚有日矣公主密與侍婢及僮
從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懸瓠奉謁孝文自陳本
意因言后與菩薩亂狀帝聞因駭愕未之信而秘匿
之此後后漸憂懼與母常氏求託女巫禱厭孝文疾
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命者賞報不貴
帝至洛執問菩薩等具得情狀帝以疾卧含溫室夜
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搜衣中稱有寸
刃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孝
文令菩薩等陳狀又讓后曰汝有妖術可具言之后

乞屏左右有所密狀孝文勅中常侍悉出惟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衛直刀柱之后猶不言孝文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再三呼整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孝文乃喚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使他人但入勿避曰此老嫗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帝素至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行廢帝命中官有問於后后罵曰我天子婦當面對豈令汝傳也帝尋南伐后留京師雖以罪失寵而夫人嬪妾奉之如法帝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自絕於天吾歿後可賜自盡別宮葬以后

北魏纂 卷之一

禮庶掩馮門之大過帝崩遺詔北海王詳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豈有此也此是諸王輩殺我執持強之乃含椒而盡咸陽王禧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謚曰幽皇后

宣武霧后

后胡氏安定人司徒國珍女也產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為天地母后姑為尼頗能講宣武初入講禁中積歲諷左右言后有姿行帝聞之乃召入掖庭

觀女太子之母 子之母 鄭賜人 恐婦人 預國政 以防其 後故放 庭中不 生太子

為承華世婦而椒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惟后每稱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家嫡也明帝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為請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身歿不辭既誕明帝進為充華嬪先是宣武頻喪皇子自以年長深加眷護為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皆莫得而撫視焉及明帝踐阼尊為皇太后臨朝聽政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為尼幼相依托畧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與明帝幸華林園宴羣臣於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明帝詩曰恭已無為賴慈英王公以下賜帛有差太后逼幸清河王懌嫪亂肆情為天下所惡領軍元叉奉明帝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宮於禁中殺懌後明帝朝太后於西林園宴文武侍臣飲至日夕太后乃起執明帝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與帝計解又領軍太后復臨朝自是朝政疎緩感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恣鄭儼汙亂宮掖勢傾海內

北魏纂 卷之一

五

居主太
子時大
有的見
何未路
至此

李神軌徐紇竝見親侍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
爵輕重在心宜淫於朝為四方之所穢文武解體所
在亂逾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太后從子僧敬因聚集
親族涕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內豈宜輕脫如此大怒
自是不召僧敬內為朋黨防蔽耳目明帝所親幸者
太后多以事害焉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
與太后陰行鴆毒明帝暴崩

文帝文后

后乙弗氏洛陽人也美容儀少言笑年數歲父母異
之指示諸親曰生女何妨也若此者實勝男年十六
北魏纂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從后端
驚王長
文帝帝
以端端
約好結
婚近女
為后

文帝納為妃及帝即位冊為皇后性好節儉蔬食
故衣珠玉羅綺絕於服玩又仁恕不為嫉妬之心帝
益重之生男女十二人多蚤夭惟太子及武都王戊
存焉時新都關中蠕蠕寇邊未遑北伐故帝結婚以
撫之於是更納悼后命后遜居別宮出家為尼悼后
猶懷猜忌復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
雖限大計恩好不忘後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然事
秘禁外無知者六年春蠕蠕舉國渡河前驅已過夏
頗有言虜為悼后之故與此役帝曰豈有百萬之眾
為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亦何顏以見將帥

耶乃遣中常侍曹寵賁手勅令后自盡后奉勅揮淚
謂寵曰願至尊享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因命
武都王前與之決遺語皇太子辭皆悽愴因慟哭久
之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後悼后懷孕將產居於瑤
華殿間見婦人盛飾來至后所后謂左右此為何人
醫巫旁侍悉無見者時以為文后之靈產訖而崩

宗室列傳

高涼王

孫鸞

五代孫長

長子華

高涼王孤平文帝之第四子也孫鸞字孔雀武泰元
年爾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時鸞與榮共登高塚俯
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永安初封華山王莊帝既殺
爾朱榮從子兆為亂帝欲率諸軍親討而鸞與兆陰
通乃勸帝曰黃河萬仞寧可卒渡帝遂自安及兆入
殿鸞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皆由鸞之謀鸞容
貌魁壯腰帶十圍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
省闈雖暑月不解衣冠曾於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
坦恃力使酒眾皆下之坦謂鸞曰孔雀老武官何因
得王鸞荅曰斬及人元禧首是以得之眾皆失色鸞
怡然如故 孤五代孫長孝文時襲爵松滋侯性
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長以代

北魏纂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尹雷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葺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捉腕大笑宣武時為河內太守葺以河橋船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為船路遂廣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案以為峴橋濶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葺子子華孝莊初除齊州刺史撫集豪右委之管籥眾皆感悅境內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

北魏集

卷之一

天

以為中毒母甚憂懼子華遂擲吐盡噉之其母乃安

河間公

孫志

河間公齊少雄傑魁峴太武征赫連昌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捍决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 孫志字猛畧少清辯彊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為洛陽令不避彊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駢論道劍鼓

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眾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車駕南征帝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鄣之帝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尋為雍州刺史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尚華侈聚飲無極聲名遂損

北魏集

卷之一

天

衛王

子幹

幹子禎

衛王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髯有算畧少能舞劍騎射絕人帝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道武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為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王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脩文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帝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

弱王之臣。釁將內起。是可計之。帝以爲然。儀督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公稍。儀子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鷓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鷓旋飛。稍高。幹以二箭下雙鷓。軍中於是號幹爲射鷓都將。幹子禎。膽氣過人。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召新蔡襄城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參射。限命不中。禎卽責而斬之。蠻鬼等伏伎畏威。相北魏纂

卷之一

三十一

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卽斬之。因慰喻遣還。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

江陽王 子善

江陽王繼子。父字伯雋。小字夜叉。霽太后臨朝。以父妹夫深所信。委常直禁中。明帝呼爲姨父。自後百僚

重跡初。父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得志之後。便自驕。復耽酒好色。與奪任情。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咸陽王禧子樹。遺公卿百僚書。暴父過惡言。父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况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父爲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霽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父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臣聞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北魏纂

卷之一

三十一

不殺。霽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父謀反。霽太后以妹婿故。未忍。便決羣臣固執。不已。明帝又以爲言。太后乃從之。於是父賜死於家。子善亦名善。任性奸學。通涉五經。隋開皇初。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愛起朕心。賚絹一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蘊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

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頰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羸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惟獨高頰上初然之及頰得罪上以善言為頰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病頰而卒

濟南王 叔孚

濟南王或字文若臨淮王譚之孫少有才學侍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盧思道謂吏部崔休曰三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阜白太多未若濟

北魏纂 卷之二

三十一

南風流寬雅時人為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負方或姿削間裕吐發流美琅琊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或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或同署避紹父諱啟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或以取定體相倫之美會爾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或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或為人建孫稱或風神間雋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自前後奔叛皆候旨稱魏為偽惟或表啟常云魏臨淮王梁武體或雅性不以為責及知莊帝踐阼或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

武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或曰或曰然猶願北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爾朱兆率眾奄至出東掖門為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為羣胡所毆斃

叔孚字秀和少有令譽司徒崔光見孚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

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為四卷奏之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瓊瓊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蚤還宅也因持酒婦周文撫手大笑

北魏纂 卷之二

三十一

陽平王 孫太興

陽平王新成子欽字思若位尚書右僕射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少好學蚤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畧畧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論者輕之欽會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歿始經五朝餽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孫太興嘗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

齊安汝 陰王附 表字也 於義學 為高居 所屬何 以稱焉

曰齋食既盡惟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為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

濟陰王 孫顯和

濟陰王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惟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

北魏纂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重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 孫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閒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

惡鬼不能生為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

汝陰王 孫褒

汝陰王脩義字壽安頗有文才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惟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而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 孫褒字孝整隋開皇中拜

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

北魏纂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隋文帝遣竊之使者簿責褒何故利金而捨盜褒引咎無異辭遂坐免官其盜尋發他所上謂曰何至自誣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臣罪一也百姓為人所誦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罪二也無顧形迹至今為物所疑臣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為長者

任城王 子澄 澄子順

任城王雲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絕聲太武

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及獻文欲禪位於
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
久矣皇魏未之有韋太尉源賀又進以為不可顧思
任城之言帝曰儲宮正統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
傳位孝文後驪驪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
之過大磧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楯若令此楯
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敕勒首領執手勞遣之於
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兇首遷冀州刺
史甚得下情合州請戶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
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勸勵雲廉謹自脩畱心

北魏纂

卷之一

三

庶獄挫却豪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
子澄字道鏡少好學言辭清辯嘗若縣鐘除梁州刺
史文明太后引見誠厲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
風神吐發當為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朝京師引
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
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
於強鄰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
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
為魏子產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
齊庾單來朝見澄音韻適雅風儀秀逸謂王客郎張

彘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
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齊詔太常卿王謨親令龜卜
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
欲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
卜征不得云革命未可全為吉也帝厲聲曰此象云
大人武變何言不吉也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升階
遙謂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懼眾人競言沮我大
計故厲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
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
興文峭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

北魏纂

卷之一

三

意以為何如澄深贊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
房及車駕自代北巡畱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
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
能否之用咸無怨者帝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
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
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殷墟而弔比干
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
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子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豐奇之白澄曰
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

重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起家爲給事中，時高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會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荅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床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惜。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睹。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况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元又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又謂順曰：卿何得了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至於朝論得失，順常

北魏纂

卷之十一

三九

鯁言正議，會不阿旨。由此見憚，肅太后頗事糲餼，數出遊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亾，人首去珠珥，衣不被絲，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脩容飾，何以示後世？肅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賞納。而廣陽王深通微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深自定州被徵入爲吏部尚書，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微疑順爲深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肅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順奉辭於西遊園，微紇侍側，順指謂肅太后曰：此

人魏之宰，懿魏國不滅，終不亾。紇脅肩而出，順因抗聲叱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爲機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葵倫，遂振衣而起。肅太后嘿而不言。後除吏部尚書，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微，後拜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懷謝，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爲北宮幸臣，僕射李思冲尚與王洛誠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爲之震動。而順安然自得，時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類，順託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

北魏纂

卷之十一

三九

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湧，長歎而不言。久之，搥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旣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有恒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

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

河間王

河間王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宜武舅女高皇后妹琛恃內外在州貪恠及還朝露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敘用由是廢於家

咸陽王 子樹 坦

咸陽王禧字思承孝文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誠而終不改操帝崩禧受遺輔政雖為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簡聘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禧意不安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將害帝是日帝息於於山止浮圖陰下少時睡卧魏孫便欲赴廷承祖私言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爛魏孫且止帝尋覺悟禧是夜宿於洪池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禧者惟兼防閣尹龍武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歛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禧不以為諷已因

北魏集

卷之一

甲

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俄而禧被禽賜歿私第絕其諸子屬籍其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瀾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絃管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一名樹字秀和一家獨立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畧位宗正卿後奔梁梁武尤器之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鵠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光祿大夫張安期說之樹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殺白馬為盟樹恃誓不為戰

北魏集

卷之一

甲

備與杜德別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歔初發梁睹其愛姝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歿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此驚不絕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為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為達野拔所殺一名坦字延和傲狠兇麤因飲醉之際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為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

葉有文
蕭中
山王
臨淮王
或正以
才學名
世雖風
不及
或而精
古滯馬
過入

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
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為驢王

彭城王 孫詔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孝文大奇之
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帝升
金墉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
不食今梧桐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凰應德而來
豈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
徽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制詩至勰詩
帝乃為改一字勰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
北魏纂 卷之一 三

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瑠瑤一字猶是王之本
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
等連城勰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
竝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
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帝
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道德相親緣
此而言無慙前烈帝不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
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帝崩宣武即位固以勰為宰
輔總請遂素懷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尚書令高肇
性兇悞肇兄女入為夫人帝欲以為后勰固執以為

不可摩於是屢譖勰帝信之遂賜勰死勰妃李氏號
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霽汝還當惡死及肇以
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勰無罪見害行
路士女皆流涕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德寺僧
鳴鐘欲飯忽聞勰薨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為之不
食但飲水而齋莊皇即位追號文穆皇帝 孫詔

字世胄好學美容儀初爾朱榮將入洛詔因亂與乳
母相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居十餘日莊
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
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詔家有二玉鉢相感轉而不
北魏纂 卷之一 三

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詔性
行溫裕文宣常剝韶鬢髮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
隨曰以彭城為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
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詔曰漢光武何故
中興詔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元
氏自昭成已下並無遺焉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
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
屍渾水剖魚者多得瓜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
北海王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孝文自洛北巡詳

高如助
後杖引
子香結
止軍

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
銘所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
步惟詳簡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為制孝
文臨崩顧命詳為司空輔政宣武覽政除太傅領司
徒侍中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
十圍於立本處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既以季父
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慚公私營販詳母高太妃頗
助威虐怨響嗷然又忝於安定王燮妃高氏詳雖貪
侈宣武禮敬尚隆常別任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宮館
相接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為
北魏集 卷之一 四
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
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
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
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為必死亦乘車旁路哭送至金
墻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
保共汝掃帚作活也免為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
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
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密抄名字潛託侍婢
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至司遙見突入就詳手
中覽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之初禁乃以淫高事告

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感如花何共
高麗婢姦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啖其肉乃杖詳
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
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瘡
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
畏而不檢校夫婿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

北魏纂卷之一終

五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呂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王建

建廣寧人也少尚公主登國初為外朝大人參與計謀從征伐諸國破慕容寶於參合道武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棟擇俘眾有才能者畱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為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獲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

北魏纂

卷之二

二

建言非伐罪弔人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為然建又固執乃阮之帝既而悔焉時諸郡皆降惟中山不下帝遂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候天明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驛為主遂閉門固守帝乃悉眾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眾皆曰但恐如參合之眾故求全月日命耳帝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

燕鳳

鳳字子車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

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圍代謂

城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

賓禮常使侍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

愛經畧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

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

兼耶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人雄

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

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

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

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眾則可說馬太多鳳曰

北魏纂 卷之二

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

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畧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

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

以道武幼弱固請於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

沖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

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為二令人統之

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上策待其

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亾國也堅從之鳳

崔宏 子浩

宏字玄伯武城人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苻堅聞之徵為太子舍人不就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亾避難齊魯間為晉叛將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鷄雀飛沈豈不惜哉道武素聞其名遣求之及至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惟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故詩云

北魏纂卷之二

三

般商之旅此其義也國家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為宜號為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宏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帝聞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講論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帝善之嗟嘆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於賓附之國朝臣子弟良族美彥不得尚焉尋

進爵為公卒子浩 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

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時人莫及道武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官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隱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息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為窮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為寵密時有兎在後宮檢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

北魏纂卷之二

四

女姚興歿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歿亾失不知所在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於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亾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畱守盤旋明年姚興歿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太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

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與歿子幼乘其危亾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岍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彪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懸

北魏纂 卷之十一 五

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王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爲國家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途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強鄰報復讎恥乃結蠕蠕背德於姚擐豎小人無大經畧終爲人殘滅耳帝大悅說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至天漢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浩曰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果代晉

北魏纂 卷之十一 六

帝聞之驛馳召浩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時朝廷禮儀文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為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廷。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與亾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歛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陶也。因謂浩曰。吾當兼脩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為北魏纂卷之十一 七

彼背天不助人。願避之。夏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麤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惟浩贊成之。太史張深說帝曰。今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羣臣共贊深云。深少時常諫。荷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召浩與深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脩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人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眾也。願陛下勿疑。深慙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譚施之於今。不合

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州。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為。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死。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北。魏。纂。卷。之。三。九。十。有。何。凶。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凶。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殊。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

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膏。肉。一。鬻。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特。遠。謂。國。家。力。不。能。至。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艸。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果。克。乎。浩。曰。必。克。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北。魏。纂。卷。之。三。十。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啼。降。者。三。十。餘。萬。落。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追。軍。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鈿。於。醉。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卽。以。鈿。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帝。為。舉。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內。加。侍。中。帝。從。

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庀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

北魏纂

卷之二

十一

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

可必尅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逾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在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人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歿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艸矣願陛下

北魏纂

卷之三

十二

必行無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畧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自謂踰人遠矣至於婦終乃不能及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人心離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京成滅之國也帝命公

卿議之皆表曰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
畧無水艸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
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共相
難抑諸人不復餘言惟曰彼無水艸浩曰漢書地理
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艸何以畜牧羣臣
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艸如浩所
言伊馘代人少勇健走及奔馬曳牛却行因浩勸行
馘曰涼州若無水艸何得爲國宜從浩言帝善之及
尅涼州帝謂羣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
正奇馘于馬士所見能與崔同耳顧謂浩曰馘智力

北魏纂

卷之三

三

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乃詔浩總
理史務務從實錄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
著作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總焉浩上五貨
元曆表曰太宗卽位元年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
宮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專心思書忘寢
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自秦
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
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
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遇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
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彥海者

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於明元廢不著
述神麈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敘成國書三
十卷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景穆善焉遂營
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書國事
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念毒相與搆
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浩服受賕遂誅浩清河
崔氏無遠近盡夷其族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
之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
取而焚之指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
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

北魏纂

卷之三

十四

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始浩與
崔頤及榮陽太守模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頤三
人別祖而模頤爲親浩不信佛道模深所嗜向雖糞
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
神也模嘗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也浩
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二家
獲免浩工書人多托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
所書蓋以百數世實其跡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

張來

袁字洪龍上谷人也篤實好學有文才道武爲代王

選為左長史從追驢蹄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
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
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既而帝
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驢蹄奔走
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
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曰
聖策非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資傑
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
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

長孫道生 孫冀婦即承業 承業子子彥

北魏纂 卷之三

次紹遠

道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脊重使掌機密道生廉約
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靴泥數十
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
憂脩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
無用家為今強寇尚遊覓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
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為將有權畧善待士眾帝命
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與從父嵩俱
為三公當世以為榮 孫冀婦六歲襲爵孝文以
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

宣武時為揚州刺史梁將裴邃襲據壽春承業諸子
駭果遂頗難之號曰鐵小兒雒州刺史蕭寶寅豫州
反以承業為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霽太后勞
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答
曰死而後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
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為大臣各居寵位
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雒州平
除雒州刺史 長子子彥少嘗墜馬折臂肘上骨
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時以為
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為惡

北魏纂 卷之三

十六

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
嘗聞惡疾輿馳蝨蝨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
乃於南山得虵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久文帝
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 次子紹遠字師少名仁
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壽春
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
遠強記遂白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禮
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碩歎服
之累遷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
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冠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足

建侯子
注以
清其
服

為當今模楷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惟黃鐘不調每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

于栗磾 子烈

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拜冠軍將軍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脩理大悅即賜以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額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

北魏集

卷之三

十七

覽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帝顧而謝之後為河內鎮將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北侵擾築壘河上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稍將軍栗磾好持黑稍裕望而異之故有其號 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累遷侍中尚書時遷都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曰陛下聖畧深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不唱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已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此乃有

對魏族

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詔曰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為太子翊軍校尉咸陽王禧為宰輔權重當時會遣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杖出入烈不許禧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答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惡烈剛直出之為恒州刺史烈不願藩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辭 封回 回子隆之從子孝琰 族叔軌 軌子

北魏集

卷之三

六

述 回字叔念宣武時象遷安州刺史山人愿杆父子賓族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後榮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荷國寵霧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長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時朝議以爾朱榮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為人臣親行殺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之

理隆之歷事五帝以謹素見知凡四為侍中再為吏部尚書一為僕射四為冀州刺史每臨冀部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物情如此隆之從子孝琰孝琰字士光少脩筋學尚有風儀後除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母喪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竝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甲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瓌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語帝遂決馬鞭一百放出

北魏纂

卷之三

九

回族叔軌字廣虔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頗自脩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為賢言者慙退軌深為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竝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之津梁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

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子述字君

義有幹用久為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為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途驟乃嫌脚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為恠畜所及每致紛紜

古稱

北魏纂

卷之三

十

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為獵郎門下奏事以敏正稱明元嘉其真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才也景穆總攝萬機徵為東宮四輔弼雖事務殷輟而讀書不輟端謹密口不言禁中事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捧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基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為臣逞志於君前者非無

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帝召之。謂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人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爲之。無所顧也。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齋畱守詔以肥馬給騎人。齋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齋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屬官懼。誅齋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盤游。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北魏纂卷之三三

實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理于。此自吾罪。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齋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慘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

薛彪子 子琚

彪子代人也。姿貌壯偉。素剛簡。爲近臣所嫉。衆遷徐

州刺史。沛郡太守邵安下。邵太守張攀咸以賊汙彪子案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彪子南通賊虜。孝文曰。此妄矣。推案果虛。子琚 琚字曇珍。形貌瓌偉。少以幹用爲典。客令每引見。儀望甚美。宣武謂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叔荅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之外。非庸臣所及。衆遷吏部郎中。先是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琚乃上書曰。臣聞錦穀雖輕。不委之以學。割瑚璉任重。豈寄之以弱。力若使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北魏纂卷之三三

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畫擇才。并學通古今。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勳。多少書奏。不報。琚久在省闈。明閑簿領。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若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理舞法。人士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淫逸。放恣。琚初與姦。通後納以爲婦。惑其讒言。遂棄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允家人內忿。競相告列。深爲世所譏鄙。

慕容子契 慕容白曜從子

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

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積金寶之賂為楨慙而不言事發太后引見羣臣謂曰前論貪情皆云剋脩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小人之無定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剋堪乞垂還免帝曰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為求還遷宰官令

宋弁 宋隱從孫 族弟穎 翻

弁字義和至京師見尚書李冲因言論移日冲異之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弁與李彪州里迭相

北魏纂

卷之十一

三

祇好彪為秘書丞請為著作佐郎孝文曾因朝會次歷訪政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帝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孝文曾論江左事問弁在南興亾之數弁以為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為幸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慢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而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為時人所怨孝文北都之選李

冲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恨冲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謂彪曰爾如狗耳為人所嫉及冲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雋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帝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怪 族弟穎字文賢穎前妻劉氏亾後十五年穎夢見之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為高崇妻故來辭

北魏纂

卷之十一

十四

君法然涕流穎且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李 族弟翻字飛鳥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為河陰令縣舊有大柳時人號為彌尾青及翻為縣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墻下以待蒙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訴于宣武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于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于是威振京師

辛穆

從子世良世乾入齊史

穆字叔宗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于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

杜銓 族孫正玄 正藏

銓字士衡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五世孫徵爲中書博士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于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杜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令管護凶事浩曰京兆爲美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

北魏纂 卷之二

三五

上玄附此

後於今爲諸杜最密召見銓器度瓌雅太武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爲宗正 族孫正玄字知

禮少傳家業耽志經史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王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任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

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吏部優敘曹司以擬長寧王記室叅軍時素情背曹官及見曰小王不盡其才也晉王廣方鎮揚州妙選府寮乃以正玄爲晉王府叅軍 正玄弟正藏亦好學善屬文爲文迅速有如宿構曾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爲當時所異

李先 孫預

先字容仁中山人少好學善占相術皇始初先于井陘歸道武問先曰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

北魏纂 卷之二

三五

孫預字元凱羨古人殮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襍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麤黑者亦篋盛以還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後更求玉于故處皆無所見預服經年云有効驗及疾篤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絕自致于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殮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哈之口閉常謂曰君自云食玉有神驗何不受哈言訖齒啟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歛于棺堅直不傾委先少子皎天興中密問先曰

子孫永爲魏臣將復事他姓邪先曰國家政化長遠不可紀極自皇始至齊受禪百五十歲先之所言有明徵焉

李訢

訢字元盛范陽人也父崇率十餘郡歸降太武甚禮之呼曰李公訢母賤爲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大武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効用于朕之子孫因識

北魏纂

卷之三

七

強記明察初李靈爲文成博士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爲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應之或以爲浩阿黨其親戚言于景穆以浩爲不平聞之于太武太武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遂除中書助教博士入授文成經已出爲相州刺史訢政爲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受納人財物兵人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獻文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抵罪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諷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從其言

趙郡范欄具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免未幾而復爲太倉尚書用范欄陳策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使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于是遠近大爲困弊道路羣議曰畜聚斂之人未

若盜臣訢弟左軍將軍璞謂訢曰范欄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所謂諂諛諛諛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後范欄知文明太后之忿訢希旨告訢外叛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欄證訢言爾妄云知我吾又

北魏纂

卷之三

八

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欄曰公德于欄何若李敷之德于公公昔忍于敷欄今敢不忍公乎訢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遂見誅

毛脩之

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太武平赫連昌獲之使領吳兵脩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太武親待之以軍功遷特進撫軍大將軍位次崔浩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不博洽猶涉獵書傳與共論說之次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

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捷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守窮崎嶇之地借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以趙他為偶而以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欲以邊夷之眾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岐山一攻陳倉踈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知難乎脩之謂浩言為然

寇讚

北魏纂 卷之二

三五

讚字奉國上谷人也少以清潔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凝非禮不動符堅僕射章華州里高遠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歸魏拜河南郡太守加安南將軍雖位高爵重接待不倦初讚之未貴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百姓禮拜謁曰明公憶疇昔言乎延文坐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為盤屋

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 弟儁入周史

陸侯 子馥 孫琇 凱 凱子暉 孫子彰

印义

侯代人也少聰慧以功賜爵建鄴公遷懷荒鎮大將未替諸高車莫弗訖懼侯嚴急請前鎮將郎孤太武許之徵侯至京朝見言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帝疑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孤以叛帝聞之大驚召侯問其故侯曰夫高車之俗上

北魏纂

卷之二

三十一

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為其上臣莅以威嚴節之憲網欲漸加訓導使之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于百姓譏臣為失專欲以寬惠臨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暮年無復上下既無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忿怨忿既多敗亂彰矣帝歎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仍遷長安鎮大將擊蓋吳于杏城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藏寶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眾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

自追吳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
俟曰諸君不見毒虵乎不斷其頭猶能為害况除腹
心之疾而曰必遺其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期及
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
背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俟之明略獨決
皆此類安定盧水劉超等叛太武以俟威恩被關中
詔都督秦雍諸軍鎮長安俟單馬之鎮既至申揚威
信示以成敗超猶無降意俟乃率其帳下見超超使
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
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詣超超備甚嚴遂縱酒盡

北魏纂

卷之三

三十一

醉而還後偽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
為限俟乃詐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遂
平之帝大悅進爵東平王 長子馥多智有父風
文成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
復踰于父矣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強
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
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發姦樞伏事
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
貧約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馥皆不受人亦不取干
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獻文將禪位于

俟父
先以功
封侯

京兆王子推馥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瞻望
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
帝乃解詔曰馥直臣也其能保甘子乎遂以馥為太
保有六子琇凱知名 琇字伯琳馥第五子也馥

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冲
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闕力何患童幼馥
奇之遂立琇為世子咸陽王禧謀反責琇通情徵詣
廷尉竟斃于獄琇弟凱仍上書訴冤痛兄之死哭無
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至正始初宣武復琇官爵

北魏纂

卷之三

三十一

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
者顧門計耳今願已遂以其年卒 凱長子暉字
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
曰僕以老年更親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
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
延譽 俟九世孫子彰崇好道術曾膺重病藥中
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如此教訓
六子雅有法度子卯 卯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
好學不倦善屬文甚為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子彰
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為羣

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為縉紳所推許卽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卽昆季六人並主所出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

源賀 子懷

賀西平人禿髮僊檀之子也僊檀為乞伏熾盤所滅賀自樂都奔魏賀偉容貌善風儀太武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

北魏纂

卷之十一

三

氏賀為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帝深誠之賀本名破差是役也帝謂曰人之立名宜保其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南安王余為宗愛所殺賀部勒禁兵靜邊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文成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賀營中為內應俄而麗抱文成單騎而至及卽位賀有力焉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于生命德之厚者莫厚于宥死今勅寇游魂于北狡賊負嶮于南其在疆場猶須戍防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賊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

生成之恩徃後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帝嘉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之帝謂羣臣曰昔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藩諸戍自尔至今一歲所活殊為不少濟命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賀朕臨天下復何憂哉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

子思禮

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詔為使特節巡行北邊六鎮賑給貧乏懷銜命撫導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為沃野鎮將頗有受納將入鎮祚郊迎道左

北魏纂

卷之十一

三

懷不與相聞卽劾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旣而懷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正始元年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並進詔懷以本官出據北蕃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稍一枚懷拜受旣訖乃于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悍之衆足以

禽其首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
亾遁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為政固當舉綱
何必須大子細如為屋但外望高敞楹棟平正足矣
斧斤不平非屋病也

北魏纂卷之二終

北魏纂

卷之二

三五



北魏纂卷之三

明海虞錢代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撰

諸臣傳

劉尼

尼代人也宗愛既殺南安王余于東廟秘之唯尼知
狀尼勸愛立文成愛自以負罪于景穆聞而驚曰君
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立誰
愛曰待還宮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
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共南
北魏纂 卷之三

部尚書陸麗謀密奉皇孫于是尼與麗迎文成于苑
中麗抱文成于馬上入于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
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
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奉文成于宮門外入登
永安殿以尼為內行長封東安公

司馬楚之 孫悅 悅孫裔

楚之字德秀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
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穎間楚之
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
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

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齋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于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接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太武征蠕蠕楚之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謝杏亾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驢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

北魏纂

卷之三

二

孫悅字慶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

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于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為劫又于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惟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于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悅孫喬字遵胤少孤有志操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眾入關者並加重賞喬領戶千室先至周文欲以封喬

說周人
附此

喬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發豈喬能率之乎今以封喬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周文善而從之

蕭寶夤

寶夤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密計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船于江岸脫本衣服着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屨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假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將寶夤遁匿山澗賃

北魏纂

卷之三

三

驢乘之晝伏宵行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待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為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容禮及至京師宣武禮之甚重梁武寓書招誘之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邊除寶夤開府大都督西征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夤之力三年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寶夤自以出師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將有異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歿一子不歿關中

說晉殷
附此

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
疑慮遂反借舉大號詔長孫承業討之戰敗遂奔万
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尔朱天光破醜奴于安
定追禽醜奴及寶寅並送京師詔置閭闔門外都街
中京師士女聚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
侍郎高道穆並與寶寅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于莊
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輿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時
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
不殺蕭寶寅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寅周欵並居
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寅逆在前朝
北魏纂卷之三四

蕭大園

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幼而聰敏年四
歲能誦三都賦梁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
園詞約指明應答無滯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
學臨淄好文尔實兼之又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大
園深信因果心安開放管云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
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
閭闔有優游之美朝廷有眷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

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于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
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
足知止蕭然無累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
臯築蝸舍于叢林構環堵于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
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投芳桂仰翔禽于百
仞俯泳鱗于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卉蔬圃居
前坐簷而看灌叻二頃以供餽粥十畝以給絲麻侍
兒五三可充絰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
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
露葵徵隱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

北魏纂

卷之三

五

時披良書採至蹟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
慮有朋自遠揚榷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
矣豈若蹙足入絆申頸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
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方物管管靡
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寧
俟百年幾何擊蹠曲拳四時如流倪眉躡足出處無
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耻抑亦宣尼耻之除滕王
道友道骨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
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
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恠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

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迨乃大笑後大軍拔晉州或問大園師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居數月齊氏果滅聞者以為知言

盧玄 孫伯源 伯源孫思道 從兄昌衡

伯源從子義儻 伯源弟昶 昶子元明

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謚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皆以儒雅稱神廡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儒以玄為首外兄司徒崔浩每與言

北魏集

卷之三

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當時雖無以異之竟于不納浩歎願亦由此使宋文帝與之言嘉歎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 孫伯源性溫雅寡欲有祖父風初謀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跡伯源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白馬公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 伯源孫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脫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

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復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 思道從兄昌衡字子均小字

龍子沈靜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並為後進風流之士常行至浚儀所乘

北魏集

卷之三

馬為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 伯源從子義儻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雅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婚姻義儻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儻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也義儻曰所以不從正為此耳從恐禍大而連連誦乃握義儻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敕停內外惶怖義儻夷然自若 伯源弟昶字叔達學涉經史早有時譽

太和中使齊遇齊明立孝文南討和兄伯源為別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橫流謁者張思寧辭氣審愕遂以壯烈死于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脩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罷黜後為徐州刺史昶既儒生本少將略胸山戊王傳文驪粮樵俱罄以城降梁昶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軍人

北魏纂

卷之三十一

九

凍死及落手足者大半自魏經略江右唯中山王英敗于鍾離昶于狗山失利最為甚焉 昶子元明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形閑潤進退可觀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于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為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亾日乃是發夢之夜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與忘返性好玄理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

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 玄孫潛 詢祖 景裕 光並入齊史

高允 從弟祐 祐從子乾 乾弟昂 昂弟

季式

允字伯恭渤海人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年十餘歲祖父泰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允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

北魏纂

卷之三十一

九

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于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惟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恠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

君長于曆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于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于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為先。時多禁封良田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初崔浩薦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荅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于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于太武奉使并州受布于疋事發黑子問允。允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幃龍臣荅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鑿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鑿等為親已怒而絕

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性巧佞為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主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敕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于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北魏纂

北魏纂 卷之十一
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初崔浩薦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荅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于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于太武奉使并州受布于疋事發黑子問允。允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幃龍臣荅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鑿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鑿等為親已怒而絕

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于浩。帝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真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于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

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爨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耀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于書朝廷舉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寔

北魏纂

卷之三

十三

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及文成卽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

重賞允旣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允進諫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迂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

北魏纂

卷之三

十三

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疋粟千斛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阜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于纖微及于詔責崔公聲嘶股

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于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內崔亦漏之于形外。其為人物所推如此。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者何望。

北魏纂

卷之三

十四

乃表脩葺之。允于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決為事。遂以疾告歸。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侍。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不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雖處貴重。志同貧素。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亾。劉項之際。英布黥面。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爨况凡人。能無咎乎。初允

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者。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于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于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資。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絲百疋。粲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蒙賚者莫及朝廷。榮之。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

北魏纂

卷之三

十五

博涉書史。好文字。襍說性通。放不拘小節。文成未充。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鯪。鯪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于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乾字乾邕。祐從子。少時輕俠。長而脩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兄弟本有縱橫志。見余朱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

于河濟間受葛榮官爵榮死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
大喜以乾兼侍中弟昂爲通直散騎常侍令俱歸招
集鄉閭爲表裏形援帝親送于河橋上舉酒指水曰
卿兄弟真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爲
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援劍起誓以死繼
之及介朱氏旣弑害乾旣宿有報復之心屬齊神武
出山東揚聲以討乾爲辭衆情惶懼乾謂之曰高晉
州雄材蓋世不居人下且介朱弑王肆虐正是英雄
効節之時今者之來必有深計勿憂乃間行迎于滏
陽因說神武曰介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

北魏纂

卷之十一

十一

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忠公則屈
強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
穀秭之稅足濟軍資願公孰詳其計神武大笑曰吾
事諸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爲叔父孝武將貳于
神武于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奕世忠良今
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
約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對然非其
本心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其口曰勿復言帝
聞其與神武言怒使謂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後
反覆神武聞其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啟以

聞帝對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若
死而有知差無負莊帝詔遂賜死于門下省臨死時
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
諸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旣小
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神武討斛斯
椿等謂高昂曰若早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

昂字敖曹乾之弟也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
爲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
死張使積薪于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于渾
水然後哭之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儼儼

北魏纂

卷之十三

十三

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
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
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
不減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少
與兄乾數爲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陵
崔聖念女爲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
謂兄曰何不行禮于是野合而歸父次同語人曰吾
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鉢土邪及次同
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鉢土今
被壓竟知爲人不聞莊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

據信都起兵。余未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千
人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乾城守
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
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轉司徒。公
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
督。徑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
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酌時山道險阻。巴寇
守險。昂轉鬪而進。莫有當鋒。時昂為流矢所中。創甚。
顧左右曰。吾死無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耳。神武聞
之。馳驛啟季式為濟州刺史。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嚴

北魏纂 卷之三

祖提架御史劉貴。忽召嚴祖。昂不時遣。加其使者。
曰。枷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
貴不敢校。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惟憚昂神武。每申
令三軍常為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為華言。昂嘗詣
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
責。元年與周文帝戰。敗于芒陰。死之。是役也。昂使奴
京兆侯西軍。京兆千傳婢強娶昂。佩刀以行。昂執殺
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
京兆以血塗已。寤而怒。使折其二脛。昂心輕敵。一軍
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隙。閉

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
至。伏于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
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
夢為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

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豪率好酒。與光州

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
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
之。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神武塔勢盛。當時
因退食。暇尋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並關。消難固
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角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

北魏纂 卷之三

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更索一
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方俱
脫車輪。更留一宿。及消難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白
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輦。并令朝士與季式
親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此。神武初起兵
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為余朱氏守。據薊。神武厚禮
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為。二曹曹愠曰。將田
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
髏為馬。皂脛長丈六尺。以為二稍。送其一于神武。諸
將莫能用。唯彭樂強舉之。未幾曹遇疾。恫聲聞于外

巫言海神為祟遂率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葵畢潛散曹身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臥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冠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于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為神力唯曹與之角焉曇讚聞叫聲則勝

崔伯謙 從弟巨倫 弘度 挺

伯謙字士遜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之曰崔伯謙清直奉公真良佐也歷瀛州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之晉陽勞之曰卿驍足瀛部已著康歌

北魏纂 卷之三

十一

督府務總是用相授臨別又馬上執手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晚年好老莊容止儼然無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為儀表 從弟巨倫字孝宗父辯巨倫

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為黃門

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贈詩

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

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

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十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

吾受救而行賊焚火觀救火未燃巨倫手刃賊十餘

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

到洛陽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偷饑乏巨

倫傾貲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 弘度字摩訶

濟力絕人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象宰宇文

北魏纂 卷之三

十一

護引為親信時護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令弘度

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

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歟擲下至地無所損訓大

奇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

止盜賊屏跡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

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

懼之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

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

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為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為

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炙三斗艾不逢

屈突蓋。挺字雙根，辯之從父弟也。拜光州刺史。

風化大行及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略。因及文章，帝甚悅，謂曰：「別卿以來，儻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願謂侍臣曰：『擁旄者皆如此，何憂哉！』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于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夏秋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龍相去何遠，之有軒龍儻，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卽爲風雨所毀，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

李順 孫孝貞 阿 順從弟孝伯 孝伯從

子安世 安世子謚

順字德正，鉅鹿公靈之從父弟也。太武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前驅之事，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然，性果于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初，浩弟娶順女，

北魏纂

卷之三

三十一

北魏纂

卷之三

三十一

又以弟子娶順女，雖昏媾而浩頗輕順，順又不伏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帝欲簡行人崔浩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順，卽其人也。」帝從之，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太傅，涼王蒙遜辭疾箕坐隱几，無起動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于是。」握節而出。蒙遜使中兵校郎楊定歸追順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曰：「爾拜爾跪而不承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公賜胙，命曰：『伯舅無拜。』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蒙遜拜伏盡禮。順還帝問與蒙遜往復辭及其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臺，無懺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臣不信，于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帝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襲世之後，早晚當滅。」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如聞燉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于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爲晚。」及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

孝貞係
附此

卿言蒙遜死驗矣又言牧健立何其妙哉寵待彌厚
政無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蒙遜數與順游宴頗
有悖言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
不聞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
驗矣浩又毀之帝大怒刑順于城西順死後數年其
從父弟孝伯為太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誅帝怒甚
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至此由浩遂
殺卿從兄 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與弟孝基

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
孝貞對曰禮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妄
北魏書 卷之三十一 三四

有名吾賢必當遠至後遷蒙州刺史吏人安之自此
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焉
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

問字道度孝文幸長安問以咸陽山河嶮固秦漢舊
都勸帝去洛陽都之後孝文引見問笑謂曰昔婁敬
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使朕不廢
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及耳問曰昔漢祖
起于布衣欲藉喻以自固婁敬之言符于本旨今陛
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帝
大悅 孝伯順從父弟也父曾郡三辟功曹並不

就曰功曹之職雖曰卿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

人亦何容易道武時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
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下
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
故處郡誰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
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真君末宋文帝聞車駕南
伐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眾赴彭城宋徐州刺
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遣
孝伯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王上
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駝

北魏書 卷之三十一 三五

及貂裘襍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于此孝伯曰
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縱為鄰國之君何為不稱
詔于鄰國之臣又何至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
管墨未立此精甲十萬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待彼
休息兵士然後共脩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
止王將常事何用廢橋杜門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
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既開門暢屏人却仗出
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
義恭獻皮褥襜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帝又遣
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鼓孝伯曰有

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自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
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自痛戎
鹽療諸瘡赤鹽駸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
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
朕為人暢曰魏帝為人久為往來所具故不復遣信
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疋孝伯風容閑雅應蒼
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嘆帝大喜孝伯體度恢雅明
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景穆曾啟太武廣徵後
秀帝曰朕有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訪
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貴如此孝伯美名聞于遐邇

北魏纂

卷之三

七

李彪使江南齊武帝謂曰北有李孝伯于卿遠近其
為遠人所知若此 安世幼聰悟興安二年文成
帝引見侍即博士子簡其秀儁欲以為中書學生安
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
次第即以為生帝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
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累遷王客令齊使劉績朝貢
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績等自相謂曰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績等呼安世為典客安世曰何
以凶秦之官稱于上國績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
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王客君等

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以秦績又指方山曰此山去
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與番禺耳時每有江南
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
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績曰北方金玉大賤
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于瓦
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績
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出為相州刺史初廣平
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擱親往討
之大為波敗遂為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語曰李
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

北魏纂

卷之三

七

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
姪三十餘人斬于鄴京州內肅然 謚字永和少
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
就謚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
在明經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
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
千有餘矣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替近機朝野
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荅云趙郡李謚耽學守道
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效耳諸君何為輕自媒
銜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謚以此負

朝廷耳

游雅 弟明根

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人也性剛憲好自矜誕凌
躡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允才允性柔寬不以
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
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
貴已賤人皆類此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幼
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壺倩人
書字路邊書地學之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
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
北魏纂 卷之三 二六
明根世號高游焉

高閭

閭字閭士漁陽人也幼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軍少
為車子送租至平城脩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為
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駢馬呼閭諸車子皆
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為閭而字焉由是知名獻文即
位徙崇光宮閭表上至德頌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
以自代遂為獻文所知參論政事詔令書檄碑銘贊
頌皆其文也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于皇信堂令辯
忠佞閭曰佞者飾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

玉石礫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

同理求之于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于異則失其所
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礫然易明
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之子綦
後事雖忠初非佞邪閭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
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為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
無由得顯帝善閭對閭好為文章其文亦高允之流
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閭強果直諫其在私室言裁
聞耳及于朝廷廣眾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

胡叟

北魏纂 卷之三

二九

叟字倫許安定人也世為西夏者姓叟少聰慧年十
三辯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披讀羣籍再閱于
目皆誦焉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時
京兆韋祖思少閱典籍多羨時彥待叟不足叟拂衣
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
叟曰論天人者其亾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
歸王人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
載無違傳美敘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黷人皆奇
其才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後入沮渠牧健
牧健遇之不重叟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

曰郡犬吠新客，俠暗排疎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眇楚悼靈均。何用宜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叟曰：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收礎，破降叟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于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不事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犍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北魏纂卷之三 三十

惠以為過厚，子惠于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于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叟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案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免。

劉延明

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于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

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京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昭王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晷，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日：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

北魏纂卷之三終

北魏纂卷之四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王慧龍

慧龍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為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曾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忽疑為王氏子孫彬稱為受業者乃免後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効力南討言終北魏纂 卷之四

俯而流涕天子為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會明元崩太武初卽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昏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躡鼻江東謂之躡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直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授安南大將軍宋將到彥之檀道濟頗頌淮頹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誅之宋文

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

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文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緡一千匹玄伯為反間來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為干鹵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北魏纂 卷之四

其寬恕卒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呂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 慧龍五世孫邵入隋史

薛聰 子孝通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閭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悚然加敬博覽籍籍精力過人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論美之後遷侍書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強禦孝文或欲

寬貸者聽輒爭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况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聰深為孝文所知親衛禁兵委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閣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北魏纂卷之四三

亦朱天光鎮關右深見任遇莊帝既幽崩議王社稷孝通以廣陵王恭高祖猶子在茂親風有令望不言多載理必陽瘖奉以為王天人允叶密贊天光察之廣陵王曰天何言哉於是定冊即節閔帝也于時孝通內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謨加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俊多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以裴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傲也裴笑而不荅宏放自若薛周史 孝通子道衡入隋史 薛澄入周史 端入北魏纂卷之四四

奚康生

康生河南人也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為部落大人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齊將據渚斷津路孝文募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閣將軍康生應募縛棧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過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眾乃假康生直閣將軍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為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分為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為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射殺辛支齊置義陽招誘邊人康生

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自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牕扉開卽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爲狂弩時梁聞康生能引強弓故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爲絕倫弓卽表送置之武庫梁直閣將軍徐玄明以城內附詔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梁一張并棗柰果而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

北魏纂

卷之四

五

歲明帝引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闥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明帝旣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爲人所執鑣于門下至曉詔殺之康生又爲將及臨州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于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于禍

楊大眼 子華

北魏纂

卷之四

六

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驍健跳走如飛太和中國南伐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冲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所遣督將皆懷畏懼時傳言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

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于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爲荊州刺史。嘗縛縈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于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

北魏纂

卷之四

七

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有三子。皆潘氏所生。咸有父風。子華能作驚軍騎。華本名白花。少有勇力。容貌瓌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宋胡太后追思不已。爲花歌。辭使官人晝夜連臂躡蹄歌之。聲甚悽斷。

裴安祖

安祖聞喜人。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未嘗獨食。人勸其仕。進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于棲屑耳。于是閒居養志。不出城邑。曾天熱舍

于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恠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裴諫之入齊史。裴矩入隋史。裴俠入周史。

韓麒麟 子顯宗

麒麟昌黎人。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在官寡于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

北魏纂

卷之四

八

懼而退。孫子熙。字元雍。少自脩整。頗有學識。除國子祭酒。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刀。時以祭酒間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尚之。麒麟次子顯宗。字茂親。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耶耳。太和初。除著作佐郎。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

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耻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台之亂自墜于阜隸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又曰古之聖王必令四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襟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宜令童齒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襟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襟居則風俗難改帝善之孝文曾謂顯宗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若欲取况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濶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顯宗曰陛下貴古而賤今昔楊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獲菟之譚二百年外則越諸子

北魏纂

卷之四

九

今臣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觀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于唐典值徽于虞書帝哂之時帝詔諸官曰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宜校量之李冲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梁兒地爲欲益政替時陛下今日何爲尊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祕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顯宗因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惟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

北魏纂

卷之四

十一

不審中祕監令之子必爲祕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會車駕南征以顯宗統軍次赭陽齊遣法援等來擊軍營顯宗斬法援首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練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

程駁

駿字驕駒本廣平人少孤貧師事劉延明白延明曰
今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不可以
經世駿謂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
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偽生爽性則
冲真喪延明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
益播獻文屢引駿與論易老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
人言意甚開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
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
陛下尊過西伯觀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

李彪

北魏纂 卷之四

十二

彪字道固頓丘人也孝文賜名焉家寒微少孤貧有
大志好學不倦與漁陽高悅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
兄間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悅家手抄口誦不
暇寢食孝文初為博士遷祕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
已來至于大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為春
秋體遺落時事彪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體創
為記傳表志之目焉加散騎常侍使于齊彪將還齊
主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
歲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荅請
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王惘然曰

清都可介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濶朕當以殊
禮相送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
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譽博後
為御史中尉彪既為孝文所能遂多劾糾遠近畏之
豪右屏氣帝常呼為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
生猶漢之有汲黯帝宴羣臣于流化池謂僕射李冲
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得賢之基彪素性剛
豪與僕射李冲意議乖異遂形于聲色殊無降下之
心冲積其前後罪過上表奏之有司處彪大辟帝怒
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

北魏纂 卷之四

十二

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為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
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為志歲寒為心
卿因報國盡心為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
為朕與卿為宰事為卿自取彪曰臣憊由已非陛下
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帝曰朕欲用卿憶李
僕射不得宣武踐阼彪自託于王肅求復舊職脩史
官之事彪乃表曰惟我皇魏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史
官敘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勳有闕美隨日
落善因月稀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竊尋先朝
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

王隱

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尚書令王肅許之遂在秘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脩史宣武親政詔彪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卒于洛陽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與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聞其名召為婕妤在官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後宮成師宗之宣武崩後為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

甄琛

琛字思伯中山人少敏悟學覽經史頗有刀筆而形貌短陋黻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棄日至

北魏纂

卷之四

十三

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頭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官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碁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感遂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為孝文知賞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于時趙脩寵貴琛傾身事之至脩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日琛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

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以言戲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曰謹案甄琛身居直法糾撻是司風邪響巒猶宜劾糾况趙脩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朋附趙脩是親是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北魏纂

卷之四

十四

播字延慶弘農人也播少脩飭奉養盡禮累遷衛尉少卿車駕耀威城污水上已設宴帝與彭城王勰睹射左衛元暹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暹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于是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 子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侄早通而侃獨不交游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蕭寶夤反長孫承業討之除侃

為承業行臺左丞軍次恒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阪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關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承業從之與侃于恒農北度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于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以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火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人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火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泥頗有力焉 播弟椿字延壽性寬謹為內

卷之四

十五

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武興王楊集始降于齊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疾遂來降元顥入洛椿子昱為顯禽椿為顯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或勸椿携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上書頻請歸老臨行誠子孫曰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今汝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

棟宮祖
珍上各
大守相
真清河
太守俱
仕魏

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每自相誠又論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于後終以不言蒙賞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聞汝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

北魏祭

卷之四

十六

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 子昱字元略初尚書令王肅于洛陽東亭酣後北海王詳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屈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洵則從其洵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 津字羅漢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

一除侍御中散時考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聞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游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且則聚于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

北魏纂

卷之四

十七

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佗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且暮參問子姪羅列塔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並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為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

亂離存代稱述 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其建焉介朱世隆將害椿家誣其為逆奏請收之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于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禍籍沒其家節閔惋悵久之

揚備入齊 揚素入隋 玄感 約附素下

王肅

肅字恭懿琅邪人也父與及兄弟並為齊武帝所殺肅自建鄴來奔孝文帝時幸鄴聞其至虛矜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肅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帝于是圖南之

北魏纂

卷之四

十八

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孝文崩遺詔以肅為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禧兄弟並敬昵之上下稱為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巨在已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恒降避之肅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為言

劉芳

芳字伯支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于榮利不戚戚于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詔芳授皇太子經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于是禮遇日隆賞賚

北魏纂卷之四

十九

豐渥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嘗宴羣臣于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理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

世造三字石經于大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感芳理義精贍類皆如是

郭祚

祚字季祐太原人魏車騎將軍淮之從孫也祖逸本州別駕以女妻司徒崔浩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于

北魏纂卷之四

二十

世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遷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聖明自唯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是時孝文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內外規略號為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安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多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

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啟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于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讎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推之遷北魏墓

卷之四

三十一

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鴈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唇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弓僕射黃鴈少師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為左丞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于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祚心惡之忠聞而大怒矯

詔殺祚遠近莫不惋惜祚子景尚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

張彝 曾孫乾威

彝字慶賓清河人也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督責之令其脩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有所巡檢彝常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眾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北魏墓

卷之四

三十一

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懼懼莫敢討逆遂持火虜掠道中新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撻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于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仲瑀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于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乃卒官為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即為大赦以安眾心有識者知

被焚屋宇
神武以
此為所
網系
遂有異
志焉

後威附人附此

國紀之將墜矣靈太后以其屢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為張彘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若此初大乘賊起于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屍數萬始均以耶中為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為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焚至于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烟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

書隋開皇中累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為二張焉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北魏纂卷之四

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絳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為誰乾威下殿就視而荅曰淮南太守楊絳帝謂乾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絳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其廉慎皆此類也帝甚嘉之

李崇 從弟平 平子諧 諧子庶
崇字繼長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襲爵陳留公孝文初為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

崇辭尉 秦陝二州兵送崇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

北魏纂

增未已乘船附于女墻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商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沉深有將略寬善御眾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彪賊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授開府儀

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為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為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徵拜尚書左僕射崇在官和厚明于決斷蠕蠕犯塞詔崇都督諸軍事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後北鎮人反所在響應詔曰去歲李崇北征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二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尔不僕射蕭寶

北魏纂

卷之四

三五

為使王懷曰文采與識懷不推李諧口頰顧顧諧乃大勝于是以諧兼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聘焉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清河崔瞻為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儁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遵彥遇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為之傾動

北魏纂

卷之四

三六

貳輯 16 - 596

嘗夢庶謂已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日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于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

崔光

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備書以養父母拜黃門侍郎甚爲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

北魏書卷之四

七

也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答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此宣武卽位正除侍中正始元年有獻四足四翼雞詔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雌雞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王司時起居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雌雞欲化爲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上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

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于頭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是後張角作亂破壞四方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親之惡權乃能招福闇主視之而慢所用致禍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雉集鼎武丁用熙準諸往記信可爲誠今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人勞物悴莫此之甚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

北魏書卷之四

七

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于山岳宣武夜崩廣平王懷扶疾大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欲上殿哭大行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喜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不敢不服于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正光元年獲禿鶩鳥于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此卽詩所謂有鶩在梁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于殿廷昔魏氏黃初中有鶩鵠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博求賢俊

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珩惡鵠賈誼忌鵬鵠鵠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誠况今親入官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饜養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食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早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豈可棄人養鳥留意于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謂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脩德進賢消災集慶明帝覽表大悅卽棄之池澤光寬和慈善不忤于物進退沈浮自得而已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于門下省畫

北魏纂

卷之四

三十九

去

崔亮 從弟光詔 從孫道固

亮字敬儒武城人年十歲常依季父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父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能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于冲冲召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卽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冲甚奇之

北魏纂

卷之四

三十一

迎爲館客冲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冲薦之爲中書博士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吏部郎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郭神安頗被孝明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明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曩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負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于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

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

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

言乃有深致吾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昨為此格有

由而然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

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

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選

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

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

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人至多官真至少不可

周薄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

北魏纂卷之四

何田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

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後

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

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

始也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磨嘉其有濟時

用遂教人為礮及為僕射奏于張方橋東堰穀水造

磴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 光詔亮從父

弟也光詔與弟光伯孿生操業相伴相友愛光詔

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于兄弟議論

外聞謂為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元顥入洛自

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

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詔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

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何但大王家事所宜

切齒等荷朝奉未敢仰從欣乃斬顥使光詔博學強

辯尤好理論至于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權而論之不

以一毫假物家足于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

薄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

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詔曰

此兄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

詔之繼室兄女弼貪憚不法光詔以親情亟相非責

北魏纂卷之四

弼銜之時耿翔反于州界弼誣光詔與賊連結囚其

合家考掠非理而光詔與之辯爭詞色不屈會樊子

鵠為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

謝光詔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

尚之 亮從孫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

之輕侮之父醜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人門戶

汝等何以輕之攸之過之彌薄轉乃資給道固令其

南仕時宋孝武以道固為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

習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

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為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

傷之可為歎息後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于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毋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荅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

裴祭

祭字文亮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為失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祭祭不從雍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救畿內

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為州牧祭脩謁雍含怒待之祭神情開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頰及坐定謂祭曰可更為一行祭便下席為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祭善自標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惶懼不測所以祭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摩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祭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祭曰何可自同凡俗也曾詣清河王

北魏祭

卷之四

三五

憚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祭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釋學親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節閔帝初復為中書令帝出臨洛

祭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鬻竊神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于性情祭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為命酌孝武初出為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于海神祭憚違眾人乃為祈請直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祭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祭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祭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祭乃徐云

裴祭

卷之四

三五

耿王可引上屣事自餘部眾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為翔害送首于梁

北魏祭

卷之四

三五

夏侯道遷 子夫 李元護附
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婚求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遂單騎歸魏累封濮陽縣侯道遷雖學不深治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于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

不啻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

子夫好酒居喪不戚醉

醪肥鮮不離于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饑寒夫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夫心驚懼謂人曰世寶爲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父乃寤流汗徹于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夫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夫乃具陳所夢夢後二日

北魏纂

卷之四

五

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初夫與南人辛謙庚遊江文遥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聞耳脫有先亡者于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飲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

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發陰私竊盜感有次緒

時有李元護遼東

入爲齊州刺史病前月餘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云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伎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旣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爲齊州經拜舊墓越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焉

北魏纂

卷之四

五

北魏纂卷之四終



北魏纂卷之五

明海虞錄 卷之五 汝贍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 纂補核

諸臣傳

傳永

永字脩期清河人也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鞞轡
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永乃
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為王肅平南長史齊
將侵豫州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為事
又賊若夜來必于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

北魏纂 卷之五

伏仍密令人以輒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

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果來斫營東西二伏夾擊之
奔起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
爭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帝嘉之每歎曰上馬
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傳脩期耳中山王英之征義
陽永為寧朔將軍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
永乃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
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
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
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

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
司馬陸希道為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
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英深賞之後
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永求以
為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
白首見拘此郡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諱
言老每自稱六十九永嘗登北芒于平坦處奮矛躍
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子叔
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
角騁見者以為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北魏纂 卷之五

傳豎眼

豎眼本清河人也祖父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陽為鄉
間所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
以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
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唯傳靈
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傳
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
唯有傳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才幹以駕
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爾虫之子有三
靈此圖識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

將蕭斌冠礮槁時融始死強引靈慶為軍王靈慶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既至執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宋恐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為冀州中從事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出遣船迎

北魏纂

卷之五

三

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知判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越殊不應荅乾愛不以為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着此當見南方國王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楊宋孝武見而禮之靈越意恒欲為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菜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為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遂詣建康宋明帝

欲加原有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為參軍

孫紹

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與常景共脩律令紹表曰臣等脩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于挹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筆早卒紹後聞爭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為太府少

北魏纂

卷之五

四

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于眾中引吏部郎中辛雄于眾外竊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張普惠

普惠字洪賑常山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于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聲價澄為雍州刺史啟普惠為府錄事參軍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于澄澄

納其言託辭自罷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
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
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
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乃密表曰竊
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故已功餘
九錫褒假鸞熏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而太
上之號竊謂未表高祖受禪于獻文皇帝故仰尊爲
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救下
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于十亂則司徒爲太上
恐乖繫救之意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

北魏纂

卷之五

五

上博議其事普惠並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
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
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
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
不得非極雕虫小藝微或相許至于此處豈卿所及
翻其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或以太后當朝志相黨
順遂奏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又宣令謂普惠曰朕
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
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驅馬來
甚迅速行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涕泗普惠謂曰我

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
便是唯唯職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
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荷其幸
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
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蹇蹇如也諤諤如也昨承在
朝司徒第當庭面評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
之帶始縈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察拱默
雖不見用于一時固已傳美于百代聞風快然敬裁
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

成淹

北魏纂

卷之五

十一

淹字季文上谷人也好文學有氣尚獻文于仲冬月
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接輿釋游
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
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
侍裴昭明來弔欲以朝服行事王客不許昭明執志
不移孝文敕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
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
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
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
崩紀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

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服間衣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聽于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搥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相顧笑曰非孝者宜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齋袴褶不可以弔幸借樂帽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還南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

北魏纂

卷之五

七

敕送衣帽給昭明等明日引入皆令文武盡哀其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萼何憲來聘孝文敕淹接于外館萼等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為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王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庾萼及從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至鸞輿行幸肅多扈從敕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

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

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敘之肅言臣于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敘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

北魏纂

卷之五

八

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為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

袁翻 子聿脩

翻字景翔陳郡人也翻少入東觀為徐紘所薦拜尚書殿中郎議選邊戍事翻議甚悉時論違之明帝靈太后曾燕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 子聿脩字叔德年十八領本州中正聿脩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

最為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初馮子棕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為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響然在官廉謹當時少匹為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為清郎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脩不受與邢邵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欣然領解報書云

北魏纂

卷之五

九

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陽尼

尼字景文北平人以尼碩學舉幽州中正老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弟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後坐為中正時受鄉人貨免官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美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 從子休之人齊史

賈思伯

思伯字仕休齊郡人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于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練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思伯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言

北魏纂

卷之五

十

祖瑩

瑩字元珍范陽人也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于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窓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僅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

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于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于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為世生以才名徵署彭城王總法曹行參軍帝顧謂總曰蕭贖以王元長為子良法曹今為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總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為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郎中尚書令王肅曾于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總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

北魏纂

卷之五

十一

云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總云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也總有慙色瑩在座即云悲彭城王公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總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孝昌中于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玉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為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

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其製裁之體減于袁常焉

子瑛入齊史

朱榮 子文略 從子兆 榮從弟世隆

從子天光 斛斯椿附

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介朱川因為氏焉高祖羽健為領人酋長所居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祖代勤繼為酋長曾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

北魏纂

卷之五

十三

角呪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馳馬日覺滋盛色別為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警眾便為軍陣之法號令嚴肅眾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為汝耳正光中四方兵起榮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明帝崩事出於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

元顓入
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

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

王相密迎莊帝莊帝自高渚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

歲及莊帝即位度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

向河橋迎駕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

可取乃譎朝士共為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

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即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

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

北魏纂卷之五

就戮乃遷帝于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于河時又有

朝士百餘人後至仍于堤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云

能為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儁頓丘李

諾太原温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圍中耻是從命俯

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榮令

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余朱氏與其眾咸稱萬歲榮

遂鑄金為已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

善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

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

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

帝望馬首叩頭請死既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

向北為穆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官時諸

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

穆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

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

疑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

乃止即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

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時葛榮向京師眾號百萬榮

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榮身自陷陣大破

之于陣禽葛榮餘眾悉降榮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

北魏纂卷之五

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于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

數十萬眾一朝散盡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

速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兔起于馬

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

弦而登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于其所號雙兔碑詔

加榮天柱大將軍榮尋還晉陽選制朝廷親戚腹心

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靜莫不以申至于除授皆須

榮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

納孜孜不已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

相嫌責榮使入京雖復微獲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

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僞遂上表
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啓北人爲河
內諸州欲爲犄角勢上不卽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
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
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
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
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
今乃不用我語葛榮枝黨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
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幽涇榮遣其
從子天光討之關中悉平于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

北魏纂

卷之五

十五

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
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
卽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
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恠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
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見帝年長明悟爲衆所歸欲
移自近皆使由已乃蹇來向京帝懲河陰之事終恐
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謀皆勸帝刺殺之三
年八月榮發并州向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卽具
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于是榮不
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

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况何可保邪帝既有圖榮
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
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螻蛇螯手壯士解脫
割指節與解脫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召
中書舍人温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
昇具通本上曰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
又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况必不
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
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榮與元天
穆同入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

北魏纂

卷之五

十六

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
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卽馳向御坐帝拔于牛刀手斬
之時年三十八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于是
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旣而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
止輕脫止以馳射爲伎藝每入朝見更無所爲唯戲
上下馬于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妃
至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呼將相卿士
悉皆盤旋乃至妃王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
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爲樹梨普梨之曲性甚嚴暴
愠喜無恆弓箭刀槊不離于手每有頃嫌卽行忍害

左右恒有死憂 子文略當從坐靜帝使人徃晉

陽欲拉殺之神武特加寬貸奏免之文略聰明雋爽

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章永興馬上彈琵琶奏十餘

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

老壽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憐

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

多所陵忽齊天保未嘗邀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

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略獎示而徃從奴

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

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

北魏秦 卷之五 十七 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

秦王訴之于文宣繫于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

詠詠倦極便臥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

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

收金請為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 兆字

萬仁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趨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

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

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榮曾送臺使見

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篝火以待之俄而兆

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死兆

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介

朱家欲度河用介作灑波津令為之縮水脉月餘夢

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徃徃表插

而導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度是日暴風彭怒

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弩弓欲射袍撥弦矢

不得發一時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擊

幽于永安佛寺兆撲殺皇子汗辱妃嬪縱兵虜掠停

洛旬餘初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神武不赴曰兆

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反事介朱也俄而兆克

京師神武大驚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

北魏纂 卷之五 十八 惡名于海內兆怒不納而帝遂遇弒神武自鄴進討

破之兆竄于窮山殺所乘馬自縊于樹神武收葬之

兆勇于戰鬪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

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世隆字宗榮從

弟也莊帝之將圖介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乃為

匿名書自榜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等為計欲殺

天在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

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

又勸其速發榮曰何忽忽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

妻燒西陽門夜走會兆于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隆

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今天枉受禍按劍
噴目辭色甚厲世隆遂詞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
初世隆之爲僕射尚書文簿在家省閤性聰解又畏
榮深自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
死之後無所顧憚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兄弟羣從各
擁強兵割剝四海于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及齊神
武起義兵世隆獨深憂恐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
隆黨附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兄
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
聞局上談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
北魏纂卷之五 九一
畫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
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
殊不適未幾見誅 天光榮從祖兄子也少勇決
榮特親愛之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
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榮死天光圍入
洛之策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世隆累使徵
天光天光不得已東下敗于韓陵被執神武送于洛
斬于都市介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賞罰自出
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爲
不同矣 斛斯椿字法壽椿投介朱榮性佞巧甚

得榮心及榮死椿甚憂懼會介朱兆入洛椿復歸兆
椿以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
隆不悅欲害椿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介朱吾等附
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
俱禽爲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計
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入北城收介朱部曲盡殺之
世隆兄弟並斬于閭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
于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介朱約爲兄弟今何
忍縣其頭于家門寧不愧負天地

賀拔勝 弟岳

北魏纂卷之五 九二
勝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
略勝與兄允弟岳委質事介朱榮榮死勝與田怡等
奔赴榮第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
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衆放不多
何輕介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爲臣
無讎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莊帝大悅後爲兆所執
將斬勝數之曰天枉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
仲遠我欲殺介朱矣勝曰天枉被戮以君誅臣勝寧
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內
構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

策兆乃捨之太昌初孝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爲都督荊州刺史齊神武已遣行臺侯景赴之勝敗奔梁梁武帝遇之甚厚勝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于南苑勝自是之後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帝握勝手歔歔久之曰初平西徙永嘉南度漢晉皆公事乃關天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師從周文帝摧破東魏軍于沙苑及齊神武率衆攻玉壁周文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神武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勝持

北魏纂

卷之五

五十二

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悅因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弟岳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爲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大駭後投介朱榮以爲都督每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計于岳岳曰夫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強位望隆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何向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真丈夫之論也未幾榮舉兵赴洛至河陰榮既殺朝士因欲稱帝疑未能決岳乃從容致諫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孝莊從榮破葛榮平元顥累遷武衛將軍時乃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醜奴足爲勍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慝生焉乃請介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榮大悅乃以天光爲大都督雍州刺史時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南度渭水攻圍趨柵天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柵已克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乃自驕

北魏纂

卷之五

五十三

今省事傳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
弦而倒時已逼暮于是各還明日身先士卒急擊之
遂禽菩薩又輕騎追醜奴及之于平涼之長吃一戰
禽之天光雖云元帥而岳功効居多孝武密令岳圖
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岳懼託以牧馬于原州
為自安之計神武乃遣左丞翟嵩使至關中間岳及
侯莫陳悅悅受神武指密圖岳岳弗之知而先又輕
悅悅乃誘岳入營斬于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翟嵩
復命于神武神武下牀鳴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也何
日忘之

北魏纂

卷之五

三三

高恭之 兄謙之

恭之字道穆遼東人也道穆以字行于世學涉經史
所交皆名流儁士幼孤事兄如父母謂人曰人生屬
心立行貴于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
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
御史道穆奏記求用于匡匡遂引為御史其所糾擿
不避權豪及元顥逼武牢介朱榮欲廻師待秋道穆
謂曰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今諸侯此桓文之
舉也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可謂養虺成蛇悔無
及矣榮深然之及孝莊反政因宴次謂介朱榮曰前

若不用高黃門計社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醉帝
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
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
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
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
朕以愧卿卿反謝朕 兄謙之字道讓專意經史

天文筭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孝昌中行河陰令先
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
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囚立于馬市宣言
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
北魏纂 卷之五 三三

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
時道穆為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
官之稱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
表求鑄三銖錢事未就會卒

儒林傳

徐遵明

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詣山東求
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使
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磨
數月乃私謝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七所講

設不慙。岳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于此。乃詣平原唐遷居于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

李業興

業興，上黨人。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于趙魏。北魏纂卷之五 二五

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者。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資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又逐羗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于是振衣而起曰：羗弟子正如此耳。遂便竟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諱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于權貴，不爲之屈。使梁業與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荅曰：陸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爲吳兒所笑。

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着被罵。神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興曰：某自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爲本州刺史，旣而以爲太原太守。文襄之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剋。剋後凶文襄旣剋，欲以業興當凶而殺之。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脩，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深博。性躁隘，至于論難之際，無儒者之風。

劉晝

北魏纂卷之五 二六

晝字孔昭，渤海人。少孤貧，愛學，常閉戶讀書。暑月唯着犢鼻褌，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爲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後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于六合。君四體又愚于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馳伏而無斌媚，書求秀才十年不得，孝昭卽位好受直言，晝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

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晝夜嘗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興。倭令寤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為興。倭縣令得假暫來辭別云晝自謂博物奇才言好於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于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竟無仕卒于家

文苑傳

溫子昇

子昇字鵬舉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避難歸魏博覽百家人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

北魏纂

卷之五

二七

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深恠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塞等二十四人為高第于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塞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皆委焉孝莊即位子昇復為舍人及帝殺介朱榮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介朱兆入浴子

昇懼禍逃匿梁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于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于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王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子昇為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國書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重易作通峭難為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子

北魏纂

卷之五

二八

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馬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以終致禍敗

節義傳

于什門

什門代人也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

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王致敬何須苦見逼也
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
干羣衆中回身背跋被袴後襜以辱之既而拘留隨
身衣裳敗壞略盡蟻虱被體跋遺以衣服推而不受
歷二十四年後馬弘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書侍
御史太武下詔褒美比之蘇武

隱逸傳

莊夸

夸趙郡人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
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

北魏纂

卷之五

三九

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
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
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
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于夸懷亦不開口夸
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吾便將別桃
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
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
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哇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
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
法甚峻夸既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

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更不
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
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或人謂夸曰
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中遂著知
命論以釋之

藝術傳

晁崇

崇字子業遼東人也善天文術數道武天興五年月
暈左角崇奏占為角靈將死帝既剋姚平于柴壁以
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

北魏纂

卷之五

三九

巨瞎數百頭同日斃于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
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好矜容儀被服僭度
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悚帝知而惡之後
其家奴告崇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為
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北齊纂卷之一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帝紀

神武帝

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渤海蓊人也深沉有大度
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自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
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
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
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

北齊纂

卷之一

二

子寧而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建興
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
路往來無風塵之色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
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為慢已咎
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恠問之荅
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
其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
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司馬子如及劉貴賈顯
智為奔走之友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獵于沃野
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迥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

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

狗斃屋中乃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

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因自言善暗相徧捫

諸人言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出行數里還更訪

之則本無人居向乃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

昌元年歸介朱榮于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

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

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

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

此馬矣榮遂坐神武于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

北齊纂

卷之一

二

日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
但言余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
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
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
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邑人罷蒼鷹
止帝居團焦中蒼鷹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
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
不見始以為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
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為義子及
得志以其宅為第號為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

其本所在團焦以石壘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為官既而榮以神武為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余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眾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余非其匹終當為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為晉州刺史于是大聚歛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無幾而孝莊誅榮及余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辭兆恨焉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以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

北齊纂

卷之二

三

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于海內兆不納殺帝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兆徵神武辭以河無橋不得渡初孝莊之誅余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其後兆請救于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藩後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為兄弟時世隆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天下苦之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于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

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殿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周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為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建牙陽曲川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于是莫不皆至兆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祭神武乃自晉陽出溢口路逢余朱

北齊纂

卷之二

四

祭妻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于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渾水暴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眾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于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為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

置之兆雖勁健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且日兆歸營神武馳還晉陽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晉泰元年朱度律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掠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朝爲部曲衆皆愁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偽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零涕執別人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尔

北齊纂

卷之一

五

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尔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推牛饗士喻以討尔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極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乃抗表罪狀尔朱氏孫騰以爲朝廷隔

魏書

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奉章武王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乃敗兆于廣阿十一月攻鄴城陷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永熙元年尔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于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尔朱兆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

北齊纂

卷之一

六

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尔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此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卽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神武帥師北伐尔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等往事尔朱普皆反嗟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爲然二年追破兆于赤洪嶺兆自縊時斛斯椿內不自安構神武于魏帝于是魏帝與神武隙矣天平元年魏帝既有異圖乃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尔朱擅權舉大義于四海奉戴王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

魏孝武
帝從此
入長安
依宇文
泰為而
魏為
是為

為逆首昔趙鞅與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
誅椿而已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
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
遜于長安已酉神武入洛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
十啓魏帝皆不答乃集百寮議所推立遂立清河王
世子善見是為孝靜帝魏于是始分為二神武留洛
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
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
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鸚鵡謂神
武也武定四年神武將伐西魏自鄴會兵于晉陽自
北齊纂

卷之一

七

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關占者以為黃
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
是時黃螳盡死九月神武疾班師徵世子澄至晉陽
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
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
子為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
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
謂世子曰我雖疾余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
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
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願我能養豈為汝駕御

也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
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
曰日蝕其為我邪死亦何恨遂崩于晉陽神武性深
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
于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擢人授
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于厮養有虛聲無實
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
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
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
以明經稱魯郡韓教以工書顯成以謀逆見禽並蒙
恩貸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
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規略遠
矣

北齊纂

卷之一

八

文襄帝

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生而岐嶷神武異之年
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
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三年入輔
朝政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
無疑滯于是朝野振肅神武崩魏帝詔以文襄為大
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武定七年進位相國封齊王

七月文襄朝于鄴八月辛卯遇盜而崩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厨欽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謀作亂時文襄將受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謀于北城東柏堂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一月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京聞之寘刀于盤下自言進食文襄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曰將殺汝因見弒時年二十九文襄美姿容善言笑談詭之際從容弘雅性聰警多籌策嘗朝作相聽斷如流愛士好賢待之以禮有神武之風焉然少壯氣猛嚴刑峻

北齊纂

卷之一

九

法高慎西叛侯景南翻非直本懷狼戾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淫動乖制度嘗于宮西造宅牆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極殿神武入朝責之乃止

文宣帝

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之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恠之及產命之曰侯尼子鮮卑言有相子也時神武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尚未能言欬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及長黑色大頰允下鱗身重蹠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晉陽有

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秃師太后見諸子焉歷問祿位至帝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神武嘗從諸子過鳳陽門有龍在上唯神武與帝見之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發揚曾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儻語一事必得事衰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勒衆與彭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叔曰此兒意識過

北齊纂

卷之一

二

吾叔亦私恠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後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無人見者文襄遇賊帝在城東雙堂事出君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鬻斬羣賊而漆其首秘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乃赴晉陽總庶政帝內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帝于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羣情始服魏帝詔進帝封齊王帝既為王夢人以筆點已額旦日以語館客王曇首曰吾其退乎曇首拜賀曰王上加點

爲主當進也。帝如鄴，魏帝遜位別宮。天保元年，帝卽位于南郊。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至建州，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五年春，帝討山胡，大破之。時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劓其五歲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行威虐。十年冬，帝暴崩，帝沈敏有遠量，外若不慧，內鑒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爲不及。文襄嗣業，帝以次長見猜，嫌帝后李氏色美。

北齊纂

卷之一

十一

敵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指辭款實，衆皆欣然。曰：「誰謂左僕射翻不滅，令公令公卽指文襄也。」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徙一郡而郡人張思進上言：「陛下生于南宮坊，名上黨卽是上黨。」出聖人，帝悅而止。先是童謠曰：「一束棗，兩頭然，河邊殺，羸飛上天，藁然兩頭于文爲高，河邊殺，羸爲水邊羊，指帝名也。」于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亾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于是乃作。」

北齊纂

卷之一

十二

圓丘備法物，草禪讓事及登極之後，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果于斷割，人莫能窺，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于任使，故揚情等得盡于匡贊，朝政粲然，軍國機策，獨決懷抱，規謀宏遠，有人君大略。以三方鼎峙，繕甲練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厄，常致剋捷，征伐四剋，威鎮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酒肆行淫，暴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襍衣錦彩，拔刃張弓，游行市肆，黜戚之第，朝夕臨幸，盛夏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

坐巷宿處。游行多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或擔胡鼓而拍之。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姬。悉去衣裳。分付從官。朝夕臨視。或聚棘為馬。紐草為索。逼遣乘騎。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為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沈酗既久。彌以狂惑。太后嘗在北宮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有傷。損醒悟之後。大懷慙恨。遂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梘。因此戒酒。一旬還復如初。自是耽酒。轉劇。雖以楊愔為宰輔。使進廁籌置。愔于棺中載以輜車。幾下釘。

北齊纂

卷之一

十三

者數四。至故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不。李曰。結髮義深。實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自斬之。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意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于懷。于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于梓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為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也。載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鄴下繫徒。罪至大辟。簡取隨駕。號為供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為戲。兼以外築長城。內營臺殿。賞費過度。天下騷然。內外憚憚。各懷怨毒。而素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強記百寮。戰慄不敢為。

世宗乃文襄也
河間王
齊文
其父破
容慮故

非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有甚于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火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後物遂解放之。初帝登。昨改年為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為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乎曾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為天子。荅曰。得二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終位。時以為知命。

北齊纂

卷之一

十四

廢帝

帝諱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于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豈非自反邪。嘗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

後繼帝
果實天
子因見
文宣時
別字

來不登嬰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文宣崩。太子即帝位。乾明元年。秋。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

昭帝

北齊纂卷之一

十五

帝諱演。字延安。神武帝第六子。文宣之母弟也。幼而英峙。早有大成之量。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為諸弟師。帝所覽。文藉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衄。以為能。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為焉。聰敏過人。所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天保初。進爵為王。時文宣溺于游宴。帝憂憤。表于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杯于地。曰。汝似嫌

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沉酒。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聞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帝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不敢復諫。及文宣崩。幼王即位。朝政皆決于帝。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為。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己。以聽政。太后尋下令。廢少王。命帝統大業。皇建元年。即位。二年。冬。帝崩。帝聰敏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克勵。輕徭薄賦。勤恤

北齊纂卷之一

十六

人。隱內無私窺。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母。訪問左右。與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尔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尔耳。此事安可久行。其樂聞過也。如此。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顯安。我親姑子。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更。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性至孝。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于時。國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

駕平陽為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城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鳩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時有令史姓趙于鄴見文宣言相與復讎帝在晉陽宮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山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于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克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去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牀枕叩頭求哀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手

北齊纂 卷之一 十七 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武成帝 後主緯 幼主恒附

帝諱湛神武帝第九子孝昭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為帝聘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皇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孝昭崩遣詔徵帝入統大位河清三年殺樂陵王百年四年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乃傳位于皇太子改為天統元年四年帝崩于鄴宮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長子母曰胡皇后 夢于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

五日生帝于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河清四年武成禪位于帝天統元年即位于晉陽宮武平七年周師攻晉州帝列陣而行戰于城南軍大敗帝棄軍先還憂懼不知所之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朝野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預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為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斛律孝卿居

北齊纂 卷之一 十八 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為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哈將士莫不解體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于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

名恒帝之長子也時年八歲改元為承光元年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周師漸逼幼王自鄴東走禪位于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綬于瀛洲孝卿乃以之歸周太上皇并皇后携幼王走青州為入陳之計為周將尉

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至建德七年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而言語澁訥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初琅邪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策乃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官由財進獄以

北齊纂

卷之一

十九

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官奴婢閹人商人胡戶襍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乃更增益宮苑諸院中起鏡殿寶殿瑋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陵霄郡君鬪雞亦號開府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

凡此諸役皆漸于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于武成云

魏徵總論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朽故能氣懾西鄰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連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又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場無

北齊纂

卷之一

二十

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旣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爲善未能以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有函夏享齡不永績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肝食武成卽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暨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于平陽身禽于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權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

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王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既與其存以故得同其生死後王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雕牆峻宇甘酒嗜音鄠肆遍于賓園禽色荒于外內忠信弗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闖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刑淫剝削被于忠良森位加于犬馬讒邪並進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搥樹者

北齊纂 卷之一

三

不唯一手于是土崩瓦解親離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

后妃傳

武明后

后婁氏少明悟強族多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策后恒參預及拜渤海王妃

閭闔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如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嚮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歎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賴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于蠕蠕欲娶其女而未决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

北齊纂 卷之一

三

異已出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后未崩有童謡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五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于昆季次寔九蓋其徵驗也

彭城太妃

妃尔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爲別室敬重踰于婁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還尔朱氏迎于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鳴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

烏亦一法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文襄敬后

后元氏魏孝靖帝之妹也孝武帝時歸于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悅時文襄為世子三日而孝靜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疋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于是十屋皆滿天保六年文宣漸致昏狂乃曰吾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于后其高氏女婦無親疎皆使左右亂交之于前

文宣后

后李氏諱祖娥武成踐阼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

北齊篡卷之一

三三

殺介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大原王紹德至閣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邪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尔殺我女我何不殺尔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搗撻之號天不已盛以綯囊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饋車載送妙勝尼寺

後王后

后穆氏母名輕宵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后小字黃花欽道婦始輕霄面黥為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于後

王女侍中陸大姬知其寵養以為女薦為弘德夫人

陸以國姓之重穆陸柏對奏賜姓穆氏遂立為皇后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于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王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為穆后之瑞焉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不久也後王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酌后既以陸為母提婆為家更不採輕霄輕霄後自療面欲求見為大姬陸媪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馮淑妃

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進之

北齊篡卷之一

三四

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王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周師之取平陽帝獵于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為後王名緯殺圍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沒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將立為左皇后即令使馳取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成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于是復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

至帝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後王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絃後主以李祖欽女為左昭儀進為左娥英裴氏為右娥英娥英者兼取舜妃娥皇女英名

宗室傳

趙郡王琛 子劼

琛字元寶齊神武之弟也年二十三卒

子劼嗣

北齊集

卷之一

三五

幼孤聰慧夙成特為神武所愛養于宮中令游娘母之恩異諸子年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宮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劼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劼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劼前跪拜因抱頭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劼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開習吏事有知人之鑒出為定州刺史時年十七稱為良牧詔劼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劼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歲水長史宋欽道以劼目

執遣倍道送水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劼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進寒水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孝昭帝臨崩預受顧託奉迎武成于鄴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宮人避之劼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並令取劼節度而使段孝先總焉帝與官人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于是以劼為能劼久典朝政譽望日隆漸被疎忌武成崩劼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兗州

北齊集

卷之一

三六

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劼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劼劼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便出其夜劼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劼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嘆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劼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劼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劼執之彌固出至永巷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

清河王岳

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也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移于別室如前所見恠之詣卜者筮遇乾之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岳于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岳自討寒山長社並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爲領軍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

北齊纂

卷之一

三七

彥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爲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帝讓岳以爲奸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奸也帝益怒使歸彥就宅賜以鳩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

永安王浚 上黨王渙附

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日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己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

裕不能荅及長以讀書爲務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爲文襄所愛文宣性雖懦每參文襄有時洩出浚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日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昨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爲樂襟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王所宜帝甚不悅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鐵籠

北齊纂

卷之一

三八

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呼長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于是新火亂投籠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儼不羣雖在

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為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槩而不甚耽習初術士言下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為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為當之與浚同見殺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有敕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脩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于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

北齊集

卷之一

三十一

自盡幸蒙恩詔得及藩闈汝是誰家孰奴猶欲見侮

于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

彭城王浹

浹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浹書見浹筆迹未工戲浹曰五郎書盡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浹正色荅曰昔甘羅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教甚慙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叅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齋

糧食浹織介知人間事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入舍食雞羹浹察知之守令畢集浹對眾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政化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微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浹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浹重其意為食一口自後車駕巡幸浹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羣盜數十人謀劫浹為王詐稱使者徑向浹第至內室稱敕呼浹牽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浹大呼不從遂遇害

北齊集

卷之一

三十一

廣寧王孝珩

孝珩文襄第九子也學涉經史好綴文有技藝嘗于聽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孝珩為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于信都共為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遂見虜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為之改容親為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枉石之寄恨不得握

樂陵王百年

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崩，遺詔傳位于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樂處置之，勿學前人。河清三年五月，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又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不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于玄都，死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

北齊纂

卷之二

三三

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于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為王紹德。

南陽王綽

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為第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狗破胡諫之，欬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好裸人，畫

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馬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蠅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蠅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噤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為後主寵。後綽親信誣告綽反，後主益殺之，瘞于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

北齊纂

卷之二

三四

琅邪王儼

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拜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任車去，牛頓軛于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驃馬趣伏，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觀者。傾京邑，帝幸并州，儼恒居守，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

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王同所須。悉官給于南宮。嘗見新冰綠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王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于帝曰。阿兄。僕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王爲劣。有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脩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鬻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中。常侍劉辟

北齊書

卷之一

三五

強說儼曰。殿下被疎。正由士開。問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乃令侍御史王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執士開送御史。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旣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斛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于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卽亂至。尊宜自至于秋門。琅邪必不敢動。景和亦以爲然後。王從之光步道使

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辨頭良久。乃釋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于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請殺之。九月帝啟太后曰。明且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兒喚兒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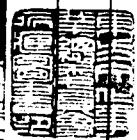
北齊書

卷之一

三五

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

北齊書卷之一終



明海虞錢

益汝贍浦纂

同邑姚宗儀鳳萊甫校

諸臣傳

韓賢

賢字晉賢廣寧人也壯健有武用天平初為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兩傳于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佛歷代實之賢知北齊纂 卷之二 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

薛孤延

孤延代人也少驍果從神武起兵及實奉失利神武班師延後殿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十五刀神武嘗閱馬于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案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鬣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鬪

慕容紹宗

紹宗是第四子容貌恢毅少言深沈有膽略介朱榮即其從舅子也榮入洛私告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

成俗不除剪恐難制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

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既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實謂非策榮不從侯景反命紹宗討景于渦陽時景軍其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鞞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時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已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竿也其竿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

北齊纂

卷之二

東北來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焉

司馬子如 子消難 從子膺之

子如字遵業河內温人也初為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子如性既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與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為以頭為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于

是除削官爵子消難

消難字道融幼聰慧微涉

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譽性貪淫輕于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方之子如兄子膺之膺之

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天平中叔父子如執鈞當軸膺之既宰相猶子兼自有

名望所與遊集盡一時名流性方古舊與楊惜同為黃門郎至惜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惜嘗有從姊慘尚

書卿尹皆跪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惜威儀道引乃于樹下側避之惜于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

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惜甚重之然以其

北齊書卷之二 三 疎簡傲物竟天保間淪滯不齒初司徒趙彥深起自

孤微為子如管記膺之甚相忽略不為之禮及彥深為宰相朝士輻湊膺之自念故被延請永不至門每

與相見捧袂而已園宅閑素門無襍客性不飲酒而不愛重賔遊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奕碁永日名士

有素懷者時相尋候無襍言唯論經史好讀太玄經又注楊雄蜀都賦每云我欲以楊子雲周旋

尉景 景字士直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城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以氏焉景性温厚頗有俠氣景妻常山君神武

之姊也以勲戚每有軍事與庫狄干常被委重而不

能忘懷財利神武嫌責之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

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刺景衣曰公刺百姓董桶何為不剝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

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荅坐匿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

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神武造景景恚臥不動叫

曰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

北齊書卷之二 四 煎迫至此又曰我為爾汲水朕生因出其掌神武撫

景為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牆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

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邪

庫狄干 子士文 狄干善無人也鯁直少言有武藝以家在寒鄉不宜

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鎚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子士文 士文性孤直雖隣里

至親莫與通狎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于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綃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摘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于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于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撈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

北齊集

卷之二十

五

斛律金 子光 次子美

律金字阿六敦朔州人也高祖倍侯利魏道武時內附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統所部詣雲州魏除爲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鴈臣神武密懷匡復金贊成大謀進爵爲侯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爲西師所乘遂亂神武將集兵便戰金曰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

以鞭拂馬神武乃還于是大崩喪甲士八萬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至危矣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况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誠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及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帝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擬金胷者三金立不動于是賜物千段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美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北齊集 卷之二十 六 異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子光 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嘗從文襄于涇橋枝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拜丞相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尔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懼又穆提婆水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

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于是官無菜賒買于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于鄴曰百斗飛上天明月照長安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遂協謀以謠言啟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廷因請問唯何洪珣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卽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未可珣未對洪珣進曰

北齊書

卷之二

七

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珣言而猶預未決旣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將爲不軌帝謂何洪珣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卽有變令洪珣馳召祖珽告之珽因請賜一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弦貫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于地刻之迹終不滅于是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二千石郎那祖信掌簿籍其家珽于都

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具刀七口賜稍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以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常爲士卒先在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

北齊書

卷之二

八

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憚罪旣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光弟美 美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歷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及光誅馳驛捕之旣至門者白美曰使人裏甲馬汗宜閉城門美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執死于長史聽事謂其妻曰啟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

不敗并害五子美及光並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卽効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美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 upper 着箭豐樂隨處卽下手數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

孫舉

舉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被知也會神武西征命司馬李義深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舉代神武乃引舉

北齊藝

卷之二

九

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舉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舉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舉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舉要其爲晉子昇笑曰但知劣于卿便是何勞且且舉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舉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舉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

陳元康

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舉劇飲舉醉死神武命求好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聞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爲華藻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

北齊藝

卷之二

十

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于氈下作軍書蠅頭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毆蹋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露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賾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爲甚况常然邪神武自是爲懲忿時或恚捷輒曰勿使元康知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爲之請神武曰我爲尔不殺然須與苦手

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百因歷階升日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况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用張亮張後纂並為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侯景反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于機變不如慕容紹宗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

北齊書 卷之十二

十二

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文襄家蒼頭蘭固成掌厨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聞東齋叫即加刃于文宣時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可惜與賊爭力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

杜弼 子臺卿

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

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為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荅如響大歎異之弼長于筆札每為時輩所推累遷大行臺郎中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即令宣讀承間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于前弼進曰孔子言微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石頰此人天下蒙利豈獨吾家也初神武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

北齊書 卷之十二

十二

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勳貴掠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竟膽諸勳人觸鋒刃

神武每事長慮自是出

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頌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奉使詣闕。魏帝見之。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異。弼曰。正是一理。又問曰。說者妄。皆言法性。寬佛性。陜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陜成陜。若論性體。非陜非寬。詔曰。旣言成寬成陜。何得非陜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陜。若定是陜。亦不能爲寬。以非寬非陜。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入經庫。賜地持經一部。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帶經行文。襄令陳政。要可爲鑒。誠者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則天下之人喜。罰

北齊纂

卷之二

十三

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後魏帝集名僧于顯陽殿。講說佛理。敕弼升師子座。莫有能屈。帝歎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常與邢劭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晝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性。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牘。旣如所論。福果可以鑄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于斯。此卽

真教。何謂非實。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復歸于土。寬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寬遊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于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于崔琰。其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帝嘗問弼。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爲譏。已銜之。弼恃舊。仍

北齊纂

卷之三

十四

有公事。陳請上。因飲酒。積其德。失遣使就州斬之。子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令史又故不曉。諭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爲嗤笑。

房謨

謨字敬放。洛陽人也。少淳厚。雖無造次。能而沉深。內敏。除太宰。太守及京都。淪覆爲賊黨。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囚。並叛安定。于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

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如此神武以謨忠貞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知無不爲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黥面爲房字而付之謨寡嗜慾貞白自守然內營家產足爲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稱清白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爲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爲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

北齊纂

卷之二

十五

之今引決訴于地下便以繩自經于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謨前妻子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爲子列時以謨爲後妻盧氏所諧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祭神武嘆曰知子莫若父信哉

王紘

紘字師羅太安人也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豈

驕乎紘曰君子防未然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右尚書敬顯儒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與和中文襄召爲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頗爲文宣所知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紘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紘曰

北齊纂

卷之二

十六

君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遵彥崔季舒逃難位至僕射尚書冒危效命之士翻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于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舍之陳入寇淮南議討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僞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

唐邕

邕字道和晉陽人也少明敏有材幹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以上勞效由緒無不諳練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閱邕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謬誤七年于羊汾堤講武令邕監宴射之禮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于丞相斛律金上啟太后云邕一人當千邕非唯強濟明辯亦善揣上意是以委任彌重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共弊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

北齊纂 卷之二

十七

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後謂邕云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求堪代卿者如卿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文宣或切責侍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奴其愛遇如此屬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那肱請之由是被疎邕懼那肱請懇尋降周邕性識明敏在齊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靡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支度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中郎封長業參軍平濤並為徵

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撻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

元文遙 子行恭

文遙字德遠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常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召河間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齊受禪于登壇所受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

北齊纂 卷之二

十八

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解所着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祠部郎中文遙歷事三王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宰縣多用厠濫至于士流恥居百里文遙以縣令為字人之切遂請革選于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

子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選自洛遷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選卽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選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子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行恭少頗驕恣文選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選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荅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北齊纂

卷之二十

十九

趙彥深 子仲將

彥深初名隱字彥深漢太傅喜之後隱避齊廟諱改以字行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初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子如言于神武徵補大丞相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及神武崩秘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臨發握手泣曰以

彥深自
云南陽
宛人

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旣而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維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諭卽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卽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宜嗣位仍典機密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于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孝昭旣執朝權

北齊纂

卷之二十

二十

羣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傳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傳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傳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子孤露蒙訓得至于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收服後爲宜陽國太妃 子仲將知名沈敏有父風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卽似相輕易

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齊
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
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挺子君
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
叔堅身才最劣

郎基

基字世業中山人也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尤
長吏事除海西鎮將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
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
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
北齊纂 卷之二 三十一
之思何以相過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
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于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
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云觀
過知仁斯亦可矣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爲司
馬畢義雲爲屬與基並有聲譽爲刺史元疑所目三
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唯郎騎兵任真過甚
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

魏收 族弟愷

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人也少機警不持細行年
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

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箭讀
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爲之銳減而
精力不輟以文華顯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
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于言所改無幾
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
無以過此救典起居注并脩國史與濟陰温子昇河
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
辯收辭藻富逸梁王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
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利器並爲隣國所
重至此梁王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

北齊纂 卷之二

三十一

何如耳收在館遂質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
亦喚取遍行奸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不
而鄙其行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
收常所欺忽頓丘李庶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
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
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
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其所嗤視收忽以季景方之
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望顯脫見知位既不
遂求脩國史崔暹爲言于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
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乃啟收兼散

騎常侍脩國史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曰皆莫能
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勳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
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
七日爲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自魏梁和好書下
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
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
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後神武
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啟啟成呈上文襄時
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于西
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善惡
北齊纂 卷之二 三

襄音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
終身病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
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
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
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于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
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
悉此亦難有天保二年詔收撰魏史初帝令羣臣各
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
其任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收
于是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
北齊纂 卷之二 三

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
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
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收
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驚蚊蝶文襄曾游東山
謂羣臣曰魏收恃才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
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情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
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
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
情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
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

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
宣詔收于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
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紀錄。或
云矣有非毀。收皆隨狀荅之。帝大怒。親自詰責范陽
盧裴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
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
迹。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曰。綽雖無位道義可嘉。所
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讚
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
卿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
北齊纂 卷之二 三五

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猶以羣口沸騰。敕魏
史且勿施行。于是眾口誼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次
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
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
史不實。抑塞。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帝曾游東山
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辭理宏壯
帝對百寮。大嗟賞之。收娶其舅女。崔之妹。產一女。無
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
並賜收為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
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

離賦。以申意。帝數宴喜。收每預待。從皇太子之納鄭
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
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
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
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
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于前。問諸人莫知其意。
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眾。
多。帝大喜。後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
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乃虛心倚仗。收畏避。
不能匡救。為議者所譏。帝于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
水臺觀之麗。詔于閣上。盡收其見。重如此。始收比溫
子昇。邢邵稍為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死。收遂
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
議陋邢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
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于沈約集中作賦。何意
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好武。平中黃
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荅曰。見邢魏
之臧。不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
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
士。唯以童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

北齊纂 卷之二

三五

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也收以子姪年少申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游每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

北齊纂 卷之二

三七

子才每日佛助察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那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于東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收荅曰頰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頰狗頰頭團鼻平飯房苓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緣史筆多憾于人齊亡之歲收家被發棄其骨于外 收族弟愷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

死與長史任卿所擇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愔于路微自陳愔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

以下原入魏史及附各祖父傳查係齊人載齊書中今收入齊史

崔悛 子瞻 悛弟仲文 仲文子儵 悛從

子子約 原附魏崔暹傳

悛字長儒清河人狀貌偉麗善于容止少知名異部北齊纂 卷之二 二八

豪傑之起爭召悛兄弟悛中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三百騎劫取之以為師友齊神武至信都以為開府諮議參軍議定廢立太僕基儁盛言節閔帝賢明可王社稷悛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王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興王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為孝武悛恃預義旗願自矜縱尋以貪汙為御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齊文襄以石愷為太守令得專殺愷經悛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悛顧曰何不荅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

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及。遇。赦。出。授。徐
州。刺。史。悛。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妓。家。人。號。曰。成。母。
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
政。不。立。初。悛。爲。常。侍。求。人。脩。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悛
曰。收。輕。薄。徒。耳。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悛。備
刺。史。鹵。薄。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恠。儀。衛。多。稽。古。力
也。收。語。蹇。急。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悛
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
悛。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疑。如。神。以。簡。貴。自。處。齊
神。武。言。崔。悛。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道。趙。郡。李。渾。將

北齊集

卷之二

三九

聘。梁。名。董。畢。萃。詩。酒。正。謹。悛。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
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效。爲。洪。鐘。響。胸。中
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悛。以。籍。地。自。矜。常。與。蕭
祇。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少。遐。晚。謂。悛。曰。驚。風
飄。白。日。忽。然。落。西。山。悛。亦。無。言。直。曰。介。每。謂。盧。元。明
曰。天。下。盛。門。唯。我。與。介。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遲。聞
而。銜。之。神。武。葬。後。悛。又。竊。言。黃。頌。小。兒。堪。當。重。任。不
遲。外。兄。李。慎。以。造。遲。遲。啟。文。襄。絕。悛。朝。謁。悛。要。拜。道
左。文。襄。發。怒。曰。黃。頌。兒。何。足。拜。也。于。是。鑣。悛。赴。晉。陽
訊。之。不。服。有。新。生。女。乃。許。妻。陳。元。康。子。元。康。爲。言。于

文。襄。曰。崔。悛。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文。襄。曰。若
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悛。若。在。邊。或。將。外。叛
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還
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請。崔。琰。傳。追。恨。魏。武。不
弘。悛。若。在。所。作。而。頌。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曰。然
則。奈。何。元。康。曰。悛。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寬。濟。猛
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召。捨。之。悛。進。謁。奉
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以。爲。黃。頌
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悛。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
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悛。妹。爲

北齊集

卷之二

三十一

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
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悛。跪。對。孝。順。乃。自。臣
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爲。東。兗。州。刺。史。復。携。馮。氏。之
部。馮。氏。受。納。狼。籍。爲。御。史。劾。與。悛。俱。召。詔。付。廷。尉。諸
囚。多。姦。焉。獄。中。致。競。尋。別。詔。斬。馮。氏。于。都。市。支。解。爲
九。段。悛。以。疾。卒。獄。中。悛。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
迄。于。孝。武。詔。誥。表。檄。多。悛。所。爲。然。性。侈。耽。財。色。于。諸
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素。與。魏。收。不。協
收。後。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
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悛。子。瞻。瞻。字。彥。通

潔白善容止神彩凝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初穎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于濟故得經史有師法侍中李神雋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瞻歎謂邢邵曰昨見崔悛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瞻與其父悛俱侍宴爲詩詔問邢邵等曰瞻此詩何如其父咸曰悛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冕宴罷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爲崔瞻父子楊愔欲引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愔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卽日奏用之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于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媿裴子與趙郡李粲爲莫逆之友粲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除太子中庶子太子納妃詔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爲一議朝士莫不雷同瞻別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家大典少傅名位不輕瞻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崔瞻居聖朝顯職尚不免見疵草萊

北齊纂 卷之二

三三

諸生欲云何自進瞻容貌方嚴詞旨雄辯收慙遠竟無一言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爲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瞻經熱病面多癩痕然雍容可觀辭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此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筋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北齊纂 卷之二 三三 自携匕筋恣情飲噉瞻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于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籍者爲潦倒而瞻終不改焉悛弟仲文 仲文有文學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度河波中乍沒乍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及至謂曰卿爲君爲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天保初悛爲侍中仲文爲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嘗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宣怒將罰之

無傳人
今附此

試使為觀射詩十韻操筆立成乃原之 仲文子

儻字岐政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

京師灼灼崔儻李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儻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思道與儻嘗酒後相調

儻曰偃邈無聞思道譏儻云高曾官簿授員外散騎侍郎以聾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越國公楊素時方

貴幸重儻門地為子玄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儻敝衣冠騎驢而至

北齊纂 卷之二

三三

素推令上坐儻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

竟罷坐後數日儻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儻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

道義 悛從子子約五歲喪父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瞻長子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

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為二天人也

盧潛

魏盧玄五世孫原附玄傳

從孫詢祖 景裕 光

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為文襄所知言

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于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

常從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謂左

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除揚州刺史潛

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為陳人所憚陳王與其邊

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備之四年陳將吳明徹來

寇領軍封輔相赴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爭不

得憂憤發病臥幕下果敗陳人遂圍壽陽城陷潛及

巴陵王王琳左丞李駒駱等督將五十八皆沒焉陳

人殺王琳餘皆囚于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

潛時李駒駱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

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

北齊纂 卷之二

三四

因寄書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

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往苻偷生今可死矣于是閉氣而絕潛雅性貞固行臺慕容特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為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驛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特德極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為特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驛馬其子遠奉命極乃行潛以馬價為營福事其為時重如此 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俊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

門敕祖勳母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于東止車門外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士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鷲雀相賀那邵常戲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瞻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眾共嫉之其淫于從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為北齊纂

卷之二

三五

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與思道俱為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為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為人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爾衡思道無冰稜文舉 玄族孫景裕字仲孺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于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齊文襄入相于第開講招延時儒令景裕所解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所難或相詆訶大厲聲色言

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誦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性清靜淡于榮利敝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所注易大行于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愍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為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加鍊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遍臨刑刀折王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 景裕弟光字景仁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常從周文狩于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謂羣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北齊纂

卷之二

三五

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于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及為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王昕 弟晞 皓

魏王憲孫原附憲傳

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疊舉手極上為率汝南王悅辟為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逆遊或馳聘信

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兵在前手爲驅策昕拾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于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昕獨執板却立悅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與牀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刑安敢以親王寮從昕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于闕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王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酒其亾也忽諸府王自忽傲寮佐敢

北齊書 卷之二 三十一

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後遷東萊太守昕少時與河間邢邵俱爲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果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我才當先執我邵乃免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爲笑樂昕聞之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頃之以被謗左遷陽平太守在郡有稱績文襄謂人曰王元景殊獲我力由吾數戲之其在吏事遂爲良二千石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

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樂于似道我輩文宣以昕疏誕非濟世才罵曰好門戶惡人身帝怒臨潼令嵇華及舍人李文師以暉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啟文宣仍曰王元景此陛下于紂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于御前投屍潼水昕弟晞皓最知名 晞字叔朗少名

北齊書 卷之二 三十一

沙彌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與邢子良游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朗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于造次言必詣理吟咏情性麗絕當時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獬書勸令赴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獬吾豈願其必獬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獬亦可疑其是獬其疑半矣者疑其是獬而管護雖非獬亦無損疑其非獬而不療儻是獬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于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

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于是方得見寬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者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晞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若苟使回邪致相誑誤。臯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晉陽。補常山公。演友齊。天保初。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于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惟乃于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王又固諫。爭大被毆。捷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

北齊纂

卷之二

三九

謂左右曰：憫小兒死。奈我老母何。于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憊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強坐而飯。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于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于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絕。王上顯顯。賴殿下扶翼。王深納焉。後王乘間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伏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

天徐文宣年號

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臥得解。介後襲躡之。好遍于宗戚所往。留連俚晝。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王晞曰：天保享祚。東宮委一胡人。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

北齊纂

卷之二

早

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邪。王不荅。及王至鄴。誅楊燕等。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誓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正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機變化。舛響斯集。雖執謙挹。糝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

意墜先人之基。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是時諸王公將相日敦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昭帝踐祚除晞吏部郎中。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後楊休之及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于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畢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誦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

北齊集

卷之二

聖

無以魚鳥致性。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迥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燼。每不肯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皓字季高。少立名行。爲士友所稱。儒緩亦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且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爲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寮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大疾。季高曰。大鵬始欲舉。鷲雀何啾啾。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游逸。于是喧笑。季高不復得言。

北齊集

卷之二

聖

北

卷之二終

北齊纂卷之三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以下原入魏史及附各祖父傳查係齊人載齊書中今改入齊史

宋世良

魏宋弁從孫原附弁傳

弟世軌

世良字元友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翔在南兗州屢有戰功尋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情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于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後拜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開明尤善政術在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

北齊纂

卷之三

世良訊其情狀唯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于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誣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弟

世軌 世軌幼自脩整好法律歷廷尉少卿洛州

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昂為廷尉以為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為少卿判其事為劫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救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救義雲曰卿此所為誠合死以志在北齊纂 卷之三

許惇

魏許彥孫原附彥傳

惇字季良清識敏速達于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為入鐵主簿遷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敢復長人又號齊鬚公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並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咏詩賦更相朝戲欣笑

滿堂惇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坐柱口或隱几而睡不為勝流所重

元忠趙郡人

李元忠

魏李靈曾孫原州靈州人

子拯

元忠從弟渾

渾子湛

渾弟繪

緯

從孫公緒

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居喪以孝聞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為我孝莊時盜賊蝨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納千餘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賊平拜南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

北齊纂

卷之三

三

幽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僑僚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遂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佞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豈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豈已見神武因給曰從叔輩羸何肯來元忠曰雖羸並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

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

與言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

之策深見嘉納孝武帝納神武女為后詔元忠致聘

于晉陽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

比來寂寥無人間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

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疋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

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虞無止畏如此老翁不

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神武

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徵拜侍中元忠雖處

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

北齊纂

卷之三

四

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遊里閭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拯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每言于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閑冗以養餘年俄卒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未及賻至金蟬質絹乃得斂焉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

龍作刀
筆更救
十

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性甚工彈彈

桐葉嘗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文襄

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九

而落對曰一九奉至尊威靈一九承大將軍意氣兩

九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子孫嗣 孫字德沈少聰

敏有才藝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有

思理 元忠從弟渾字季初除給事中後以四方

多難求為青州征東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

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介朱榮入洛永冠

雖盡物論以為知幾 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

北齊纂 卷之三 五

家風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渾與弟繪緯俱為

聘使王湛又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

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

竊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為

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儻第五舅河間邢晏

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

良在此甥歷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

常令繪先發言端為羣僚之首首詞辯正風儀都雅

聽者悚然為聘梁使王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

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

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啟

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高陽內史

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脩檻遂因鬪俱死

于郡西咸以為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獸因鬪

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為功人將窺我竟不聽河間太

守崔誥待其弟遲勢從繪乞廉角鴿羽繪答書曰鴿

有六翮飛則冲天糜有四足走便下海下官膚體疏

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倭人時文襄使遲

選司徒左長史遲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

繪弟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

北齊纂 卷之三 六

相倫董晚不逮之位中散大夫聘梁使王緯前後接

對凡十八人頗為稱職鄴下為之語曰學則渾繪緯

口則繪緯渾梁謝蘭來聘勞之蘭問安平諸崔緯曰

子玉以還雕龍絕矣崔遲聞之怒緯詣門謝之遲上

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

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緯常逸遊放達自號隱君

蕭然有絕塵之意 渾從孫公緒字穆叔性聰敏

博通經傳尤明天文善圖緯之學嘗謂子弟曰吾觀

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七及齊亡歲距天

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有祕記傳之子孫而不好

焉臨終取以投火

宋遊道

魏宋孫孫原附孫傳

遊道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孝莊即位除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聰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彧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即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于河橋遊道于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齊神武自太原北齊纂

卷之三

七

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于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于是啟崔暹為御史中尉以遊道為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彈劾不避權豪是時朝士皆忿為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高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

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除名後復被禁獄吏欲為脫枷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游道抗志不改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被殺游道為獎訟寃得雪獎二子構誦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誦其使氣黨使如此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

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北齊纂

卷之三

八

死後構為定州長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為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于禁所祭游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如夢者見游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即日而卒

鄭述祖

魏鄭義孫原附義傳

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為先達所稱舉歷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為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于鄭兗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為兗州于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

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
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
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
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
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
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悟而寫得常時以為絕妙所
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盛饌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
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
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
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
北齊纂 卷之三 九

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名遺子孫死無所恨述祖
女為趙郡王叔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
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
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
得並之

裴讓之

魏裴侘子 原附佗傳

弟諷之

皇甫和附

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
之曰棄我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讓之少好學
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累遷屯田主
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與楊愔友善相遇

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為不
矣第二弟諷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

云諷之何在荅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
况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

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
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

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醜籍文襄目之曰士禮
佳舍人也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

涕歔欬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密奏言當陛下
受禪之時讓之卷戀魏朝嗚咽流涕此為內官情非

北齊纂 卷之三 十

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
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家邪于是無敢言者竟賜死于

家 弟諷之字士正少好儒學嘗從常景借書百
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荅無遺

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彌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于
裴生矣楊愔闔門改奕託諷之頗作十餘墓誌文皆

可觀讓之諷之及皇甫和弟亮並知名于洛下時
人語曰諷勝于讓和不如亮 皇甫和弟亮性質

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敕下司各列勸情亮三
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兩一日醉一日

病。酒文宜以其慤實優容之所居宅。洿下標勝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為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

羊烈

魏羊社從孫原附社傳

烈字信卿。少通敏。頗自脩立。有成人風。從兄侃為太山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為己利乎。卒無所受。烈家傳素業。閨門脩飭。為世所稱。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代累世。本州刺史卿。

北齊纂

卷之三

十一

世為我家。故史烈云。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為言。豈若我之漢河南尹。晉朝太傅。名德學行。百世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

楊愔

魏楊播從子原附播傳

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兒。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嘗戲弄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涓陽。未邪。愔便。嗔。泣。感。噎。子恭亦對之。獻。欲。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

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比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頽然獨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見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為愔于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勵。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及中山為杜洛

北齊纂

卷之三

十二

周隋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逼以偽職。愔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于衆中。吐之。仍陽喑不語。榮以為信然。乃止。父津為并州刺史。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為寬所執。至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亾國破。一至于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儻。得自溢于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矜感。遂與俱逃。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

詠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卽署行
臺郎中南攻鄴歷楊寬村寬于馬前叩頭請罪情謂
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及韓
陵之戰惜每陣先登朋寮咸共恠歎曰楊氏儒生今
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乾明元年爲孝昭帝
所誅時年五十情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
野所稱家門遇禍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一食之
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
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
情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情聞不以爲意其
北齊蔡 卷之三 十三
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
無有誤者後有選人曾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情
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
麴郵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
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珠爲士深
士珠自言情曰盧郎潤朗所以比玉自尚公主後衣
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爲恥謂曰我此衣服
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經綜機衡
千端萬緒神無滯用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
令宣揚詔冊情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寮觀聽莫不

棟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
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
情鄰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
幸無此物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
以後事爲念情與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並
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議出二王爲刺史
及二王拜職于尚書省大會百寮情將同赴子默止
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情云我等至誠體國豈有
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且伏家
僅數十人于後室執情因執子默于尚藥局子默曰
北齊蔡 卷之三 十四
不用智者言以至于此豈非命也遂送情等于御前
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博叩
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情欲擅朝權威福
自己自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階
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帝時嘿然太皇太后令却
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卽令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
在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
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耳
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遂
遇害長廣王以子默背詭已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

其手太皇太后臨愴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趙彥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聽可悲之甚

邢邵

魏邢邵從弟原附錄傳

邵字子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因飲譴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

北齊書

卷之三

十五

無所遺文章典麗既瞻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陽固裴伯茂從兄景陸道暉等諸名士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王人奴處且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為忘年之交深為領軍元叉所禮又新除遷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又令邵作謝表須臾便就以示諸賓神儁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明之後文雅太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誦讀徧遠近于時袁翻

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瞻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造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邵請置學奏曰二賢兩學盛自虞殷爰暨亾秦阮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

北齊書

卷之三

十六

二代炎漢勃興更脩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經始事殷未遑多就世宗統曆聿遵先緒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孰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室構儀刑萬國者也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兕絲薦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儀刑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于禮樂則曰未敢是敢于殺人不敢于養人也以臣愚量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林苑之

力兼分石窟鑄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
隙脩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
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于外槐官棘寺顯麗于中
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
凱可得之于上序游夏可致之于下國豈不休歟靈
太后敕有司別議經始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當時
文人皆邵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
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
何為不作聘使荅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
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

北齊纂

卷之三

十七

祭酒何為不可除西兗州刺史吏人姦伏守令長短
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
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
其所以舊格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為不可
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使尸祝兼刀匕之
役家長侵雞犬之功詔從之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
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
頓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邵率情簡素內
行脩謹博覽羣籍無不通曉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
疑去惑為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筆立

成證引該洽帝命朝重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
時與濟陰温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温邢鉅鹿
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
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
不脩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
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
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傾接對客或解衣覓
虱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離校見人校書笑曰
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日
思誤書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

北齊纂

卷之三

十八

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
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踈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
內閣為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又不能
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伴

陽休之

魏陽尼從孫
原附尼傳

弟俊之

休之字子烈雋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
曰能賦能詩陽休之齊神武啟除休之太常少卿神
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
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
洛伊為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神武曰

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
齊受禪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文宣郊天百寮
咸從休之衣兩襜甲手持白棓時魏收爲中書令嘲
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戴蟬冕今處
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
服其夷曠後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爲
中山太守並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
有者卽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爲非及至郡復相因循
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爲其失仁義今日行
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耳文宣崩

北齊纂

卷之三

十九

與魏收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頰
屑而已他日楊遵彥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
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
鄙夫以衆人見待佞哀詐泣實非本懷除吏部尚書
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
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
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休之少年
頗以峻急爲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祿期好游賞太
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
與之游休之始爲平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

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焉尚書僕射崔暹爲文
襄所親任勢傾朝列暹子達肇幼而聰敏年十餘已
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肇數首詩
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
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
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初休之在洛將仕夜
夢見一銅柱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
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
而止休之尋寤其夢竟驗云 弟俊之當文襄時
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
北齊纂 卷之三 二十

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
誤讀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
取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文集十卷六兄亦不知吾
是才士也

祖珽

魏祖瑩子原附瑩傳

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邁逸少馳令譽爲當世所
推齊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
爲僚類所賞時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納
豐于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
儂爲娛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等爲聲色之游諸人

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
令諸嫗擲樗蒲賭之以爲戲樂其豪縱淫逸如此常
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性不羈曾至膠州刺史司馬
世雲家飲酒遂藏銅釐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于珽
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駟駒又與
寡婦王氏奸通每入前相聞往復裴讓之珽早狎
于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
駟駒奸耳順尚稱娘子于時誼然傳之神武宴寮屬
于坐失金叵羅簣太令飲酒者皆脫帽于珽髻上得
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爲秘書丞文襄州客至請實華

北齊書

卷之三

三

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
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作晉
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
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
彥深彥深荅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卽引伏神武大
怒決鞭二百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曰昔
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
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
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
不問然猶免官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

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
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
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一挺餘盡自入祖喜懷恨遂
告元康以語楊愔愔嘆眉荅曰恐不益以者因此得
停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
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
是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技文宣每見
之常呼爲賊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
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于移易珽私于士開曰君之
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

北齊書

卷之三

三

求策焉珽曰宜說王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
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成中宮少王
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王上以解珽當自
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書云除舊布
新之徵珽于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案
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
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
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大被親寵既見重二
官遂志于宰相乃疏侍中和士開罪狀帝大怒執珽
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

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卑弄威權控制朝廷賣官鬻職政以賄成天下歌謠若為有識所知安可聞于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廢矣帝曰余乃誹謗我瑛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瑛曰何不開食振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鐶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少復寬放瑛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余自作范增以我為項羽邪瑛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

北齊纂 卷之三

三十一

但天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母資財得至此臣以謂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于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跡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扆于已及子俱保休佑曩余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瑛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徙于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瑛雖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半掌奉禮曰半者地牢也乃為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

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薰眼因此失明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瑛乃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娣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瑛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媼言于帝曰襄宜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竒略出人緩急真可馮仗且目雙盲必無反意帝從之以瑛為侍中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

北齊纂 卷之三

三十一

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正恐誤他國家事瑛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謹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蓄奏之帝問瑛瑛證實因啟告光反遂滅其族瑛又附陸媼求為領軍後王許之高元海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且面奏具陳瑛不合之狀瑛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瑛自分疏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怒頗不能諱曰然瑛列元海結朋樹黨遂除元海鄭州刺史瑛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

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後珽日以益踈爲北徐州刺史至州會有陳冠百姓多反珽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靖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珽忽令大叫鼓譟誼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言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恠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

北齊書

卷之三

三五

術廉

辛術

魏辛術從孫原附雄傳

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于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于劉聰聰敗沒于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永融送于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送術以進焉尋遷吏部尚書時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獎者踈表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惜風流辯給取士失

于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術清儉寡嗜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貨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以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饒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

李幼廉

魏李義深從子原附深傳

幼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之地州牧以其蒙幼

北齊書

卷之三

二六

而廉故以名焉性聰敏齊文襄薦爲濟州儀同府長史齊神武行經冀部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引取備事非一緒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爲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是時諸人並謝罪幼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神武還并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謂人曰吾是知人矣文襄嗣事除霸府掾時以彬州王政所基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後因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幼廉即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常在文

襄第內號為館客出為南青州刺史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于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孝徵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幼廉幼廉抗聲曰李幼廉結髮從宦豈不曲意求人天生德于予孝徵其如予何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耳齊末官至三品以上悉加儀同獨不霑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覺為榮

儒林傳

權會

會字正理河間人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始

北齊集 卷之三

三七

盡幽微詩書二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性甚儒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由是為諸儒所推而賁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夜乘間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玄象至于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賁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子亦不授此術會曾遣家人遠行久而不返其行還將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會每占筮大小必

中曾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驢忽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恠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去家數里

熊安生

安生字植之長樂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馬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日禮義弘深自有條

北齊集 卷之三

三八

貫必欲升堂親與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為次第陳之公正于是問所疑安生皆為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于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惟而問之安生日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日黃帝尚有阪泉之戰况陛下龔行天罰乎帝大悅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為祖師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于屐上冀州人為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

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歲歲游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焉。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訴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晒之。

文苑傳

李廣

北齊書 卷之三

三九

廣字弘基。范陽人。博涉羣書。有才思。少與趙郡李謩齊名。為邢魏之亞。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侍御史。脩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齊宣欲以為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竟以疾終。

循吏傳

孟業

業字敬業。鉅鹿人。魏彭城王詔齊神武之婿也。拜定

州刺史。除業為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為中書令。臨路啟詔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且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詔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詔。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賄止。患無方便耳。令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詔左右並以馬死。託肉為長史。裴英密啟

北齊書 卷之三

三九

神武有書與詔。大致諷讓業。尋被請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詔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仁之後為西兗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兗如此。欽歎。業荅曰。唯知自脩。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為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夾處謂曰。卿斷夾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耶中孟業。不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

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

蘇瓊

瓊字珍之長樂人幼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齊文襄引爲刑獄參軍并州嘗有強盜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

北齊錄

卷之三

三十一

賊及瓊至姦盜止息零陵縣人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釋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卽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啟口其

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頰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頰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于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頰餽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頰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任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

北齊錄

卷之三

三十一

濟州刺史獻伯酷于用法瓊恩于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荅云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

藝術傳

秦母懷文

懷文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齊軍戰於山時齊軍
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
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黃神武遂改為赭
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
以重柔銀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為刀春浴以五牲之
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
宿柔銀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
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
土可瑩刀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筭子即知其實

北齊纂

卷之三

三三

陸法和

法和不知何人也隱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
戒行沙門同者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
侯景始告降于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
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
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
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
熟時固問之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

王于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湘東遣胡僧祐領

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
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
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
介冑汎流而下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
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遂縱火船而
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眾皆見梁
兵步于水上于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
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
前于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

北齊纂

卷之三

三四

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于水中見約
抱刺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
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于王有緣決無他慮王于
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
約以兵赴救力戰馬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于
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宜
即逐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
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
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
果遣兵來度峽口勢屢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

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為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版龜，乃入草。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法和不稱臣，其啟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

北齊纂

卷之三

三五

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于空王佛所，與王上有香火因緣，見王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致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乃還州，聖其城門，著纊白布衫，大繩束腰，坐葦蓆，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法和始于百里洲造壽王寺，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

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無疾而告弟子死，至期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齊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通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王共五年焉。

北齊纂卷之三終

北齊纂

卷之三

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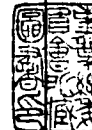
北周纂卷之一

明海虞錄 代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家補校

帝紀

文帝 閔帝 明帝附



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其後有葛烏兔者雄武多筭畧鮮卑奉以為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為大人及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字文北周纂 卷之一 故國號宇文并以為氏又十數傳而生肱肱曰德皇帝帝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升天纔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帝生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色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為務後以別將從賀拔岳入關以帝為左丞領岳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決焉齊神武既除爾木氏遂專朝政帝請往觀之至并州神武以帝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帝詭陳忠款具託左右若求復命

倍道而行行一日而神武乃悔發上驛千里追帝至關不及而反帝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耶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收諸蕃馬以資吾軍西輯氏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臣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帝詣關請事密陳其狀魏帝納之加帝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岳以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皆舉帝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乃從眾議表帝為夏州刺史岳欲討曹泥與帝謀帝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是

北周纂 卷之二

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為悅所害二軍未知所屬於是趙貴言於眾稱帝英姿雄畧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馳至夏州告帝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帝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恐眾心自離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眾帝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也景於此還帝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初賀

拔岳營河曲軍吏獨行忽見一翁謂曰賀拔雖據此衆終無所成當有一字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至是方驗帝乃與悅書責以殺賀拔岳罪又三月帝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悅意士卒莫不懷忿帝縱兵奮擊大破之悅遁走帝追斬之傳首洛陽齊神武聞關隴尅捷遣使於帝深相倚結帝拒而不納封神武書以聞時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杖於帝帝乃傳檄方鎮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穴電繞虵擊霧合星羅歡遠負天地毒被鬼神乘此掃蕩易同俯

北周纂

卷之一

三

拾歡若渡河稍逼官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羣帥百道俱前輾裂賊臣以謝天下諭諸君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入洛吾欲令寇洛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罷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熊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卽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七月帝帥衆發自高平齊神武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帝謂左右曰

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一處得度大事去矣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帝備儀衛奉迎謁見於東驛免冠流涕謝罪乃奉魏帝都長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決於帝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帝與羣公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爲嗣是爲文帝大統三年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坡造三道浮橋度河遣其將寶泰趣潼關高昂圍洛州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倚吾三面又造橋示欲必度是欲

北周纂

卷之一

四

綴吾軍使寶泰得西入耳且歡起兵以來泰每先驅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尅尅泰則歡不戰而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若差跌悔何及也帝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謂吾但自守耳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尅賊雖造橋未能徑度比五日中午吾取泰必矣庚戌帝還長安聲言欲向隴右潛軍至小關寶泰卒聞軍至陳未成帝擊之盡俘其衆斬泰傳首長安高昂聞之焚輜重而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帝率十二將東伐至潼關先是河南豪傑應東魏者皆降齊神武

懼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帝召諸將謀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東南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師至望見軍少競萃於左軍亂不成列兵將交帝鳴鼓士皆奮起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尅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兵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李穆曰高歡膽破矣逐之可獲帝不聽乃還軍渭南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帝以冢宰總百揆三年帝復與公卿議立齊王廓是為恭帝恭帝元年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帝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遣中山公護討之尅其城戕梁元帝虜其百官士庶以歸立蕭譽為梁主居江陵為魏附庸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三年初行周禮建六官九月帝不豫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十月乙亥帝薨帝知人善任使從諫如順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駕

北周纂

卷之十一

五

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及河橋之役以充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畧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為心云 孝閔皇帝諱覺字陀羅尼文帝第三子也七歲封畧陽郡公時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相但恨不壽耳魏恭帝三年命為安定公世子文帝崩世子嗣位為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詔禪位於帝元年春正月即位帝性剛果忌晉公護之專謀誅護引宮伯張光洛光洛以白護時小司馬尉綱總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入殿中帝無左右獨在內殿以宮人執兵自守護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貶為畧陽公遂幽於舊邸以弒崩時年十六及武帝誅護謚曰孝閔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文皇帝之長子也孝閔廢晉公護遣迎帝於岐州即位以晉公護為太師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萬機軍旅猶總於護二年夏四月帝因食糖粳遇毒庚子大漸詔曰朕兒幼少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其詔即帝口授也辛丑帝崩

北周纂

卷之十二

六

武帝

帝諱邕字禰羅突文帝第四子也生於同州有神光
照室帝幼而孝敬聰敏有氣質文帝異之曰成吾志
者此兒也武成二年明帝崩遺詔傳位於帝即皇帝
位建德二年冬集羣官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
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爲先道教次之佛教爲後四年
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帝親諭以伐齊之旨言
往以政出於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機便圖東討
惡衣菲食繕甲練兵數年以來戰備稍足而僞主昏
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羣臣咸稱善丁丑
下詔暴齊氏過惡上親帥六軍直指河陰八月攻拔

北周集

卷之一

七

河陰大城未剋上有疾班師五年冬帝復諭羣臣伐
齊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者事之微不可失矣沮軍
事者以軍法裁之丁酉帝發京師帥諸軍八萬置陣
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
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厲將戰
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亦於壘
北列陣帝勒諸軍擊之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
并州齊衆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齊主
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走鄴延宗
僭即僞位改年曰德昌己卯軍次并州帝帥諸軍合

戰破之禽延宗并州平六年帝至鄴齊主帥數十騎
走青州甲子帝入鄴城禽齊主及其太子恒於青州
丁未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禮齊諸行臺州
鎮悉降關東平十一月陳將吳明徹侵呂梁宣政元
年春上大將軍王軌破陳師於呂梁禽其將吳明徹
等俘斬三萬餘人癸巳帝不豫還京崩於乘輿時年
三十六帝沈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
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尅已勵精聽
覽不怠用法嚴整多所罪殺羣下畏服莫不肅然身
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

北周集

卷之一

八

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榑栱其彫文刻鏤錦繡纂組
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強不
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
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
士卒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
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宣帝 靜帝附

帝諱贇字乾伯武帝長子也武帝崩即皇帝位大象
二年夏帝不念詔揚州總管隋堅入侍疾以堅受遺
輔政是日帝崩帝之在東宮也武帝以其不堪承嗣

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嗜酒武帝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扑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懼威嚴矯情修飾以是惡不外聞 靜帝諱衍宣帝之長子也宣帝於鄴官傳位授命居正陽宮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大定元年春遜位於隋居於別宮壬申帝崩時年九歲

后妃傳

英壽周史缺后妃傳今攷令狐德棻所撰周書聯纂一二以補其缺焉

文帝元后

北周纂

卷之一

九

后魏孝武之妹初封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后無禮又嘗殺后侍婢后怒訴之於帝帝乃執歡殺之改封后為馮翊公主以配太祖生孝閔帝閔帝踐祚追尊為皇后

宣帝楊后

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宮高祖為帝納后為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為皇后帝後自稱為天元皇帝號后為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左右皇后與后為四皇后尋又立天中太皇后與后為五皇后后性柔婉不妬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

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毋獨孤氏聞之詣閣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居弘聖宮初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后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已聞此詔心甚悅之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不能譴責內甚愧焉開皇六年封后為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

論曰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祚席

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於矯枉官闈有貫魚之

北周纂

卷之一

十

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於是升闈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階房帷而拖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一族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於是民厭苛政弊事寔多太祖之祚忽諸

宗室傳

晉公護

護字薩保切方正有志度特為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時年十七文帝諸子並幼遂委以家務內外無

不嚴肅文帝嗟之以爲類已大統十五年文帝西巡
遇疾召護曰吾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涕泣奉命
文帝崩時嗣子冲幼強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
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護以天命有歸遣諷魏帝以
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孝閔乃謀誅
護密要張光洛爲腹心護微知之諫曰天下至親不
過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他人何易可親但恐除臣
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危社稷因泣涕
久之乃止帝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誅護光洛告
護護乃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公卿畢集護第護曰

北周纂

卷之一

十二

先王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畧陽公
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爲四海主自
卽位已來荒淫無度昵近羣小疎忌骨肉寡人若死
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畧陽公豈可負社稷
羣公咸曰唯命於是弒帝迎明帝而立之明帝性聰
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
擢爲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令安自因進食加毒帝遂
崩護立武帝百官總已以聽初文帝創業卽與突厥
和親謀爲犄角共圖高氏是年與突厥東伐破齊長
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

是護母閻與皇第四姑並沒齊皆被幽繫護居宰相
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
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乃留其母以爲後
圖仍令人爲閻作書與護曰吾念十九入汝家今以
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與
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今寄汝小
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着禽獸草木母子相依
吾有何罪與汝分隔假汝貴極公王富過山海有一
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
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

北周纂

卷之一

十三

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今日以後吾之
殘命唯繫於汝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
仰視報書云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
年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
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
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
姑卽蒙禮送草木有心禽魚感澤况在人倫而不銘
戴有國有家信義爲本伏度來朝已應有日一得奉
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
足勝荷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

抱表年歲雖久死然猶識抱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
忍死知復何心齊朝不即發遣更令重與護書要護
重報護復書往返至於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
失信今有司移齊檄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
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
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
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突厥復率眾赴朝護以齊氏
初送國親未欲即行復慮失信蕃夷不得已遂請東
征護性無戎畧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
獲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護自恃建立

北周纂

卷之一

十一

功久當權軸所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盜
莫不羸政害人帝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先是
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謂太后太后必賜之
坐帝每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
好酒諸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
垂納兄今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
太后護入如帝所誠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王璉自後
擊之陪地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殺護訖
卽令收護子及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曰安出
自阜隸所典庖厨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

宗之崩安所爲也

廣川公測 弟深 子孝伯

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性沈密少篤學歷位侍中
開府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
抄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
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衛
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兩界遂通慶甲
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爲我
安邊何爲間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
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是常預遣

北周纂

卷之一

十四

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
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
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
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
是不敢復至 測弟深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
累石爲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
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爲名將齊神武屯
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周文帝將襲泰諸將咸
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
高歡驍將歎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

實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禽也虜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秦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眾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耻失竇氏懷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何為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

子孝伯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

北周纂

卷之十一

十一

長又與武帝同學時年十六性沈正嘗諤好直言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為右侍上士恒侍讀武帝嘗謂曰公與我猶漢高與盧縮也自是恒侍左右出入臥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回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左宮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

所及帝歛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將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誰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

北周纂

卷之十二

十二

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為不忠陛下為不孝帝因疎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持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柰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狗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違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秦州

總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疎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謂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賜死於家時年三十六

齊煬王憲 子貴

憲字毗賀突文帝子性通敏有度量少與武帝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駸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

北周書

卷之一

十七

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圍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駸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取以賜之明帝即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初平蜀之後文帝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問武帝以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明帝追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輳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晉

公護誅武帝召憲入免冠拜謝以憲爲大冢宰時帝

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爲

刻薄憲既爲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

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

勸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

不能平雖遷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

侍讀帝嘗御內殿引見謂曰昔晉末不綱太祖巨輔

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

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

又有一弊嘗經隸屬使卽禮若君臣此乃亂時權宜

北周書

卷之一

十八

非經國之術爾所陪侍齊公不得卽同臣主且太祖

十兒寧可悉爲天子卿宜規以正道無令兄弟自致

嫌疑文舉再拜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心

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五年大舉東

討憲復爲前鋒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

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

旣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遁走留其安德王延

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尅之延宗遁走

追而獲之仍詔憲趨鄴進尅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

御摧鋒陷陣爲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畧自以威

不以死
聖之立
有也

名曰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尋而
帝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之詔諸王俱入
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
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
智相質或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
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
留慈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四十 子貴
貴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
足為立身之本出為幽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
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
北周纂 卷之一 十九
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
不嗟伏白獸烽經為商人所燒烽帥受貨不言其罪
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
烽帥愕然遂即首伏其明察如此卒時年十七武帝
甚痛惜之

諸臣傳

李賢 子崇 崇子敏 賢弟遠 遠子植

賢弟穆

賢字賢和隴西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
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賢幼有志節不

系以下
從隋人
今附此

妄舉動嘗出遊逢一老人鬢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
親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為台牧努力勉之九歲從
師受業各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能領
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 子
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勲
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
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幼小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
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隋文帝為丞相授
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尉遲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
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文帝慨然嘆息曰合家富

北周纂 卷之一 二十

貴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何面目處天
地間乎其兄詢時為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
歸心焉突厥犯塞崇挺刃突賊沒於陣 子敏字
樹生文帝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宮中美姿容善騎射
工歌舞絃管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
妙擇昏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宮日以百數公主選
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
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
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悅謂公主曰敏
何官對曰不過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答上

曰不滿爾意耶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今授卿柱國敏迺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

器局嘗與羣兒為戰鬪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下鼎沸賊胡琮侵逼原州遠昆季勵鄉人欲圖拒守而眾情頗有異同遠乃拔劍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者請斬之眾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壁自守無援城陷其徒

北周纂

卷之一

主

多被害惟遠兄弟並為人所匿得免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授都督原州刺史周文謂遠曰孤有卿若身之有臂本州之榮乃私事耳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周文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為應接諸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寔難救援但不入獸穴不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願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周文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

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遠善撫馭有幹畧嘗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羣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眾未有答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畧陽公為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為嫌請即斬信便起拔劍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

北周纂

卷之一

主

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遠子植文帝時參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密欲誅護頗泄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良久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謂曰公兒遂有異謀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有口辯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謂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自來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召入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日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

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自殺 賢弟穆

字顯慶文帝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芒山之戰周文馬中流矢驚墜地敵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見其輕侮不疑是貴人遂捨而過穆以馬授周文遂俱逸是日微穆周文已不濟矣既而與穆相對而泣自是恩盼更隆顧左右曰成吾事者其此人乎兄子植謀害宇文護被誅穆亦坐除名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北周纂 卷之一 三

獨孤信 子隄

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美容儀善騎射信既少年自修飾服章軍中號爲獨孤即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信入關撫岳餘衆屬周文帝已統岳兵與信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洛請事魏孝武雅相委任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灑澗孝武嘆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從我世亂識忠良豈虛言哉及周文以信爲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

宰闇弱政令乖方人有冤訟歷年不能斷決及信在州事無壅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入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通故賜名

爲信信美風度雅有奇謀大畧在秦州嘗因獵日莫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隣境及士庶所重如此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爲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 子隄字黎邪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穆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信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上以隄后之異母弟隄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隄所爲上又辟左右諷隄言無有上不說令左僕射高頌等雜案之隄婢徐阿尼言本從隄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隄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沽隄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隄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官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

北周纂 卷之一

三

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呼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祇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犢車載阼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阼弟整詣關求哀於是免阼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入訟其毋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祇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阼未幾而卒

王羆

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羆雅相欽挹朝廷以亮頗舉羆故當可用乃拜羆冠軍

北周纂

卷之十一

將軍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奉祿優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林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辭耳孝武西遷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潼關人懷危懼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沙

死之役神武士馬甚盛文帝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堅諸

北周纂

卷之十一

二十六

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客與羆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每至享會自稱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嗚

其鄙碎罷舉動率情不為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庸
功迹咸去後見思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服其清
潔

王思政

思政太原人漢司徒允之後也容貌魁梧有籌策孝
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為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
委以心膂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
事拜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
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峭函之固且士馬精彊宇
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

北周纂

卷之一

三七

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二年修復舊京何
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大統
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
文帝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屬及雜綾絹數千
段令諸袴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
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
至思政乃歛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
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
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為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
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

驚即拔所佩刃橫於膝上攬袴蒲拊擲之比周文
止之已擲為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
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

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戣悶絕會日暮敵
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着破衣斃甲敵人疑
非將帥故得免周文復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
令開城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
魏將劉豐生率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
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
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加都督荊州刺史

北周纂

卷之一

三十八

境內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工匠繕修之掘得黃
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左史以金示之曰
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
思政入守潁川東魏大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
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築土山以臨城飛
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積因迅風便投之
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健而出戰據其
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
灌城時雖有恠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
崩頽岳悉眾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

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為閑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暴風大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鈞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禽永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畧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岳既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

北周集

卷之一

三十

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剄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馴固止之不得引決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接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遂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為務不營貨產嘗被賜固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耶命左右拔

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

尉遲迥 弟綱

迥字薄居羅代人也父侯覽性弘裕有鑒識生迥及綱迥年七歲綱年六歲侯覽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耳各勉之迥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周文以此深委仗焉十六年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時鎮江陵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眾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移書請救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

北周集

卷之一

三十

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為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周文以為然謂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以平蜀功封一子安國郡公自劔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畧未附人夷悅而歸之宣帝崩隋文帝輔政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肅孝寬為元帥孝寬乘勝進至鄴迥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自號曰黃龍兵迥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

頗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迺眾大敗遂入鄴城迺自殺 迺弟綱迺伐蜀從周文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免周文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克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免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佳口及尅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嘗從周文北狩雲陽見五鹿俱走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周文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

王軌 樂運附

軌太原人也漢司徒允之後軌性質直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

北周纂

卷之二

三

管梁士彥頗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二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軌性嚴重善謀畧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

武帝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趨皆委軌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並得幸於宣帝宣帝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乃撻宣帝除譯等名仍加撻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爲慮武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

北周纂

卷之二

三

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爲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軌因內宴上壽又將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恐寇欲爲身計

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效豈以獲罪於國主便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蓋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友信就徐州殺執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樂運字承業南陽人

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也武帝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北周纂卷之一

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宦官以匡弼之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武帝崩宣帝嗣位昏暴滋甚運輿視詣朝堂陳帝入失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諫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甚怒莫不爲運乘心後見獲賞又加相賀以爲幸免獸口內史鄭譯常以私事請託運不之許因此術之及隋文帝爲丞相譯爲長史遂左遷運爲廣州涇陽令運常願處一

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二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蕪綽 從兄亮 弟湛

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汾州刺史周帝餞於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文乃召爲行臺郎中周文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惠達入呈周文稱善

北周纂 卷之一

三四

謂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玉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周文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蕪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蕪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

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疆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修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周文嘗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諾。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

北周纂

卷之十

三五

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卒於位時年四十九。亮字景順。綽從兄也。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等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內。常景深器之。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乎。亮少與綽俱知名。然綽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趨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蘓焉。亮自大

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亮弟湛。字景雋。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

西土蕭寶夤。西討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蒙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

北周纂

卷之十

三六

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于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蘓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為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為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為。已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孝莊帝即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為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

之但臣與寶貨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史 裨子威 威子獲入隋

帝叔裕即帝孝寬 子總 孝寬兄夔

夔子世康

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為三輔著姓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晉泰中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穰城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連璧遷南兗州刺史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

北周纂卷之一 三十一

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遠今謀人送於琛管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恒及琛嶠灑遂清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王壁齊神武傾山東之眾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

其地道仍簡戰士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禽殺之及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

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

北周纂卷之一 三十一

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眾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常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揚畧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

惠遂租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塹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塹處植槐樹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遂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

北周纂

卷之一

三十九

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當其要路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守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一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天和五年齊人解宜陽之圍經

畧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旣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恠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况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敝之人竊爲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柳樹不扶自

北周纂

卷之一

四十

豎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旣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乎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大定九年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卽經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湘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孝寬績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

行又使人至湘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般酒及芻粟以待之迺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迺自出戰大破之迺窮迫自殺關中悉平十月凱還京師薨時年七十二孝寬在邊多載屢抗疆敵所有經畧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

北周纂

卷之一

四

所得奉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贍朝野以此稱焉子總聰敏好學位京兆尹帝常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鑿愚誠今奉叢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孝寬兄夏夏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前後十九徵辟皆不應命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夏養高不仕遣使屬周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所居之宅枕帶林

泉夏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夏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卽位禮敬愈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頴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僊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夏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夏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夏談諠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夏至賓館夏不時赴弘正乃

北周纂

卷之一

四

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當時所欽挹如此武帝嘗與夏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夏唯取一匹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爲延州總管夏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夏夏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夏子世康幼而沈敏有器度授絳州刺史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于懷在州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

已四紀於茲。亟登袞命。頻蒞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為實。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聞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與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願乞骸骨。上曰。冀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筋力衰謝。猶屈公卧臨。一隅於是。出拜荆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荆并楊益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荆北周纂卷之二

卷之一

四

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為美。

北周纂卷之二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柳蚪 弟檜 檜弟慶 慶子機 弘

蚪字仲盤。河東解人也。年十三。便專精好學。徧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好屬文。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蚪在陽城。裴諷在潁川。信等俱徵之。以蚪為行臺郎中。諷為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為之語曰。北府裴諷。南府柳蚪。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蚪判事。我不復重看。因使見周文。被留為丞相府記室。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為鑒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表崔杼之罪。董狐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于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且著述之人。密書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

北周纂卷之二

一

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今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
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事
遂施行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獎衣蔬食未嘗改操
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夜夜營求
徒費思慮耳蚪弟檜

檜字季華性剛簡任氣少

文善騎射果于斷決從周文戰于河橋先登有功授
都督鎮鄆州時檜兄蚪爲秘書丞弟慶爲尚書左丞
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
羣司服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
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周文謂

北周蔡

卷之二

二

檜曰卿昔在鄆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蕭清無勞經略
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有黃衆
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府君
勇悍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也
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城卑下土衆寡弱又無守禦
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力屈城陷遂爲賊所獲賊進圍
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城中檜乃大呼曰羣
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遂
害之弟慶 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
不爲童向好飲酒閑于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

試令慶于襍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
三編便誦之無所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守地接都畿
人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
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
有荅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慶乃具書草僧習讀嘆
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北
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
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
相公軌人柄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
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况

北周蔡

卷之二

三

才子也尋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
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
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
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
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
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
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劫
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
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
胡家徒侶混襍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

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慶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嘆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辯周文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周文亦以此深委仗焉先是慶兄檜為魏興郡守為賊黃眾寶所害後眾寶歸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眾寶于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天昆弟之讎不同國明公以孝臨

北周纂

卷之二

四

天下何乃責于此乎護逾怒慶辭色無屈竟以俱免子機 機字匡時性寬簡有雅望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昂機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 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與楊素為莫逆交建德初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令弘勞之偃人謂弘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漲所齋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為尋此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為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命乎偃人慙不能對武帝聞

而嘉之盡以偃人所進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敏絕見稱于時後卒楊素誅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頽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所痛惜如此

達奚武 子震

武字成興代人也少儻好馳射齊神武趣沙苑周文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幕下馬替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情以告周文遂從破之七年詔武經略漢川自劍門以北悉平明年振旅還京師朝議欲以武為柱國

北周纂

卷之二

五

武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武微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從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戟恒畫掩一扉或謂曰公位冠羣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武之在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不可同于眾人在常祀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聖與岳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于是稽首祈請晚不得還即

于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對雨。遠近雷洽，武性貪吝，其為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實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王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

子震字猛略，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于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躡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號為著翅人。周文聞而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北周纂

卷之二

六

蔡祐

祐字承先，陳留人性聰敏，有行。周文在原州召為帳下親信，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望元進等陰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計，事既而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伏誅。一坐皆戰慄，于是諸將盟同心誅悅。周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父視我。」從戰河橋，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

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敵乃稍却，祐乃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已還，祐至弘農。

夜與周文會，周文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周文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于芒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避之。祐少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各大哭，後皆如言。及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周文每嘆之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性節儉，所得祿秩皆散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北周纂

卷之二

七

耿豪

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少羸，獷有武藝，好以氣陵人。賀拔岳西征，引為帳內，岳被害，歸周文，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周文嘆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為驗，不須更論級數也。」進爵為公，從周文戰芒山。

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
斫直刺慎莫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
咸謂豪歿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
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尔
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周文嘉
之豪性兇悍言多不遜周文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
亦自謂意氣冠羣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
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不能平謂周文曰人間物議
謂豪勝李穆蔡祐周文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李穆
蔡祐是丞相驍解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在上故為
北周纂卷之二人

高琳

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也琳母嘗被袂泗濱遇見一
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
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
子母驚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河橋之
役琳勇冠諸軍周文謂曰公即我之韓白也除正平
郡守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
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武成二年討平
文州氏師還帝宴羣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童

云寄言寶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
氛帝大悅曰獯獯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
也天和三年為江陵副總管時陳將吳明徹來寇琳
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明徹退
走帝乃優詔追琳入朝親加勞問

李遷哲

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為山南豪族少脩立有識
度慷慨善謀畫以戰功進爵安康郡公遷哲累葉雄
豪為鄉里所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
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媵之
北周纂卷之二九

此亦何
謝汾陽
公案也
有此可
稱福科

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閭人守護遷哲每
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譙盡生平之樂子孫參
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唐永 子瑾

永北海人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
然有萬里之志永善馭下士人競為之用臨陣著帛
展襦把角如意以指揮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
與賊數十戰未常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尔逢唐
將永所營處至今猶稱唐公壘也子陵少習武藝頗
閑吏職 陵弟瑾字附璘性温恭有器量雅好屬

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周文聞其名乃
貽永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從橫多武略瑾
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于時
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並參之時燕公于
謹勲高望重朝野所屬白周文言瑾學行兼脩願與
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周文
嘆異者久之更賜瑾姓萬紐于氏瑾乃深相結納敦
長幼之序瑾亦廷羅子孫行弟姪之敬其爲朝望所
宗如此轉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時六
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六俊然瑾尤見

北周纂

卷之二

十

器重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
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並沒爲僕隸瑾察其
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
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
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
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
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嘆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
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
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轉荆
州長史入爲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內史中大夫

曾未十旬遂遷四職播紳咸以爲榮

賀若敦

敦洛陽人父統勇健不好文學爲潁川長史執刺史
田迅以州降拜兗州刺史敦少有氣幹統之將執田
迅也慮事不果沈吟者久之敦年十七進策贊成其
謀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西時羣盜蜂起龜山賊張
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走統
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見
年時膽略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爲國名將
明年從河內公獨孤信于洛陽被圍敦彎二石弓箭

北周纂

卷之三

十一

不虛發信乃言于周文引至麾下授都督嘗從校獵
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周文大怒人皆股戰
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
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乃掣之而下周文大悅諸
將因得免責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陳將侯瑒圍逼
湘州遏絕糧援乃令敦度江赴救敦連戰破瑒乘勝
遂次湘州俄而秋水泛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瑒
等知其糧少乃于管內多爲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
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卽遣之瑒等聞之良以爲實敦
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瑒

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項軍。敦患之，乃偽爲土人裝船，伏甲士于中。項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禽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項，項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于江岸，使人乘長船馬以招項軍，詐云投附。項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亾奔項者，猶畏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歲餘，項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我百里當爲汝去。項等遂留船。

北周纂

卷之二

十二

于是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之，非詐，勸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頰，舌出血，誠以慎口。子弼入隋史

申徽 趙軌附

徽字世儀，魏郡人也。性審慎，不妄交游。入關見周文，周文與語，奇之，薦之于賀拔岳。岳周文臨夏州，以徽爲

記室參軍。周文察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先是東陽王元榮爲瓜州刺史，其女婿劉彥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周文難于勸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于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爲疑，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岳之重，恃遠背誕，不恭

北周纂

卷之二

十三

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卽申明罰，以謝邊遠耳。于是宣詔慰勞吏人，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還都。官尚書徽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爲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于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于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于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時有趙軌

爲齊州別駕其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杆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後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

陸通

通字仲明吳郡人也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逢寇難

北周纂

卷之二

十四

與政相失乃入關周文時在夏州引爲帳內督項之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亾散者周文憂之通以爲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于長安周文將討之以人馬疲敝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爲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

往百姓謂爲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敝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周文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錄前後功進爵爲公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不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薨

韓褒

褒字弘業潁川人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恠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于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沉有遠略屬

北周纂

卷之二

十五

魏室衰亂避地夏州時周文帝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周文周文問以去留之計褒曰此天授也何可疑乎周文納焉出爲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置爲王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于是諸被置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亾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

藏之。因大勝州門口。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累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廢耕業。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襄至。適會寇來。乃不下屬縣人。旣不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于不覺。以爲州先未集兵。令還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襄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襄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爲多。俘

北周纂 卷之二

十六

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頓息。襄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武帝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始論政事。

杜杲

杲字子暉。京兆人。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攢。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爲質于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周文帝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卽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地。仍請

畫野分疆。永敦鄰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更往分界。陳于是歸魯山郡。帝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荅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止伴魯山。固當不貪一鎮。况魯山梁之舊地。梁卽本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已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慙。惡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並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搖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息人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止。主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了。女玉帛備禮。將送。今主社稷。孰謂非恩。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亾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

北周纂 卷之三

十七

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並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搖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息人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止。主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了。女玉帛備禮。將送。今主社稷。孰謂非恩。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亾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

竄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迭主，上還國，既以爲恩，衛公共元，定度江孰云非怨？計恩與怨亦足相埒。杲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王負屨馮王，其恩猶在。且怨由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笑而不荅。建德初，仍使于陳，宣帝謂杲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旣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荅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旣不死節，安用此爲？且猶牛之北周，蔡一卷之二十八

命。
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止。及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曰：合從圖齊，豈唯樊鄧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于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
孟信
信字脩仁，廣川人也。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純酒饋之。

信和顏接引，慙慙勞問，乃自出酒以饑，鑄溫之，素木盤盛蕪菁，道唯此而已。又以一鎗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純脯耳。酒旣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擊純進之。酒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任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若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嘆異焉。
北周蔡 一卷之二十九

劉璠 從子行本

璠字實義，沛人也。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十七爲上黃侯蕭擘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于世。以擘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屈。綰嘗于新渝侯宅，因酒後詬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擘以爲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擘謝之，乃止。後璠躡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

舉身措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
又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及璠終于毗陵故吏多
分散璠獨奉擘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帝在東宮
遇璠素重請不送者多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宜豐侯
蕭脩出爲北徐州刺史即請爲記室恭軍屬侯景度江
梁室大亂脩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
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
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元帝承制後以璠爲
中書侍郎遣召璠使者八反乃至蜀制于蜀以璠爲中
書侍郎遣召璠使者八反乃至蜀

北周纂

卷之三

二十

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
章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脫使
盜逸于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夏使身名俱美
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于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
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
殿下方布大義于天下終不逞志于一人紀知不爲
已用乃厚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
見物思人璠曰敢不奉揚威靈剋剪奸宄紀于是遣
使拜脩爲益州刺史以璠爲府長史屬達奚武軍已
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武周文帝素聞其名先戒

武曰勿使劉璠死故武先令璠赴闕周文見之如舊
詔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晉人
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劉璠也周文既納
蕭脩降又許其反國脩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
侍宴周文曰我于古誰比曰常以公命世英王湯武
莫逮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晉文之不若周文曰我不
得比湯武豈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
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于伐原語未終周文撫掌
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即命遣脩行本璠兄子也
與璠歸周寓居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力怠疲雖

北周纂

卷之三

三十一

衣食乏絕晏如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武帝親總萬
機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
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
筆于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
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旣不得
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
行所職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上嘗怒一郎于殿
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願行本
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
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于理安得輕臣

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致殤于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筭者。拜太子左庶子。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嬖昵房幃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于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于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汝，何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爲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于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太子慙而止。

北周纂 卷之二

三三

柳遐 子靖 莊

遐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遐幼而爽邁，神采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百姓禮脩謁風儀，端肅進止，許雅藻羨之，試遣左

右踐退，衣裾欲觀其舉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盼。陳郡謝舉時爲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于此矣。岳陽王蕭譽于襄陽承制授遐吏部郎及登踐帝位于江陵，以襄陽來歸，辭答曰：陛下中興興業，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柏，嘗誠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譽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及登北周纂 卷之二 三三

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莊字思敬，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于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譽諮議，見莊歎曰：襄陽水鏡復在于茲。文帝踐祚，除給事黃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

以下原入魏史及附各祖父傳，查係周人載周書中，今收入周史。

長孫儉 魏長孫嵩五世孫，原附嵩傳。

北周纂 卷之三

三十四

儉本名慶明，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游造門，亦不與相見。荆襄初，附周文，表授儉荆州刺史，所部鄭縣令泉璨爲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卽大集僚屬，遂于聽事前引已過肉袒，自罰捨璨，不問。于是屬城肅厲，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周文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聞之嘉嘆。良久，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微授行臺尚書，常與羣公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

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時梁岳陽王蕭譽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儉于聽事列軍儀具，戎服以賓。王禮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荅。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于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嘗詣闕奏事，時大雪，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謹慤若此。

于謹 子翼 魏于栗磾六世孫，原附磾傳。

謹字思敬，深沉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居未有任，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從軍北伐，蠕蠕逃，出塞，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屬鐵勒數千騎，卷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賊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廣陽王元深引謹爲長流，參軍侍中元晏宣言于靈太后曰：廣陽坐圖非望于謹，智略過人，爲其謀，王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于尚書省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許之，謹遂到，勝。

北周纂 卷之三

三十五

謹字思敬，深沉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居未有任，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從軍北伐，蠕蠕逃，出塞，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屬鐵勒數千騎，卷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賊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廣陽王元深引謹爲長流，參軍侍中元晏宣言于靈太后曰：廣陽坐圖非望于謹，智略過人，爲其謀，王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于尚書省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許之，謹遂到，勝。

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卽是也有司以聞
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靈后遂捨之後從
尔朱天光與齊神武戰于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
周文赴平涼謹言于周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
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
逼迫羣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
時也周文大悅初梁元帝于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
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昝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
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周文
餞于青泥谷長孫儁曰爲蕭繹計將如何謹曰曜兵
北周纂

卷之二

三六

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
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于移動據守羅郭
是其下策儁曰裁釋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儁曰何也
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
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釋儒而無
謀多疑少斷愚人難以慮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
保羅郭所以用下策梁人堅木柵于外城廣輪六十
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王退
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立蕭
昝爲梁王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

僞王卷
人也

奴婢一千口及梁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子
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謹平江陵所賜得軍實分
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內名望子弟有士風
者別待遇之出爲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頗有
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
馮君焉

冠僞

魏冠僞之孫原附讚傳

僞字祖僞性寬雅幼有識量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
賣物與人而利得絹一疋僞于後知之乃曰得財失
行吾所不取訪王還之初華州人史底與司徒穆椿

北周纂

卷之二

三七

訟田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僞曰史
底窮人穆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
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孝莊帝後知之嘉僞
守正不撓武成初僞年齒雖高志識未衰明帝尚儒
重德特欽賞之思與相見僞不得已乃入朝常與同
席而坐顧訪洛陽故事僞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
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爲之前膝及僞
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
事所望于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于帝前
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

見重于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為榮僞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僞結友僞每造光常清談移日小宗伯盧辨以僞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僞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為通人所敬重如此

薛端 魏薛蕤五世孫原附薛傳

端字仁直本名沙陲性強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周文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實相副軍東討柱國李弼為別道元帥妙簡英寮數日不定周文謂弼曰為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真才也乃遣之梁王

北周繫 卷之三 五八

蕭督督獻馬璫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擗蒲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至端乃執擗蒲頭而言曰非為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即以賜之魏帝廢近臣有勸文帝踐極文帝召端告之端以為三方未一遠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龔翦借僞然後俯順樂推文帝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並以賜之賜姓宇文氏

薛愷 原魏史今改入周

愷字景猷汾陰人愷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

暇則覽文籍疎宕不拘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愷世無貴任解褐不過侍郎既羈旅不被擢用常嘆曰豈能五十年戴憤死一枝尉低頭傾首俯仰而向人也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嘗趨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鑿裾數參吏部愷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察古人以為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及齊

神武起兵愷乃東游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乃

北周繫 卷之三 五九

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為行臺郎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愷獨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即為人所虜何慶之有乎長高以愷言為然並有愛色尋而周文平悅引愷為記室叅軍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愷為之頌文帝又造二歌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鉞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乎器烟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歌器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于蓮而盈乎器為鳧鴈以飾

之謂之水。芝。歌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
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形似觥而方滿而平
溢則傾。橙各為頌。

裴俠

原魏史今改入周

俠字嵩和河東人年七歲猶不能言後于洛城見羣
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
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
有人曰童子何悲。葬于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
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
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魏孝武與齊神

北周纂

卷之二

三十一

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
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為三
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
雖欲撫之恐是據于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
有立志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
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于帝及帝西遷俠將
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
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既食人
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除河北郡守俠躬履
儉素愛人如子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

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又有丁

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為市官馬

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

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

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

奉公為天下之最令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眾

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仍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為獨

立使君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

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

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

北周纂

卷之二

三十一

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許國公宇文貴來候
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于帝帝矜其
貧苦乃為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
備足搢紳咸以為榮

文苑傳

頽之儀

元之推
博學
穎悟
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
之儀字子升琅邪人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
涉羣書好為詞賦嘗獻梁元帝荊州頽辭致雅瞻帝
手勅曰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
求才子頽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周明帝

以爲麟趾學士宣帝崩劉昉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厲聲曰王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于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王者宰相何故索之于是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以其人望乃止

孝行傳

北周纂 卷之二

張元

元字孝始河北人性謙謹有孝行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于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樹本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王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

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啣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聞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鏡療其祖目于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

藝術傳

李順興 強練附

北周纂 卷之二

順興杜陵人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及入洗浴略不患寒嘗爲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脚踏泥舉坐驚異號爲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貴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實貧反召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爲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實貧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實貧之黨實貧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頂之起活

如初周文嘗至溫泉順興乞溫泉東間驪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此何爲對曰有用未幾至溫湯遇患卒于其地初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文曰可于沙苑北作一老君像面向北作笑狀周文曰何爲荅曰今笑破蠕蠕時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國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像于老君側

強練不知何許人亦

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爲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亦呼爲練焉容貌長壯有異于人神情敞悅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荅初聞

北周恭

卷之二

三四

其言略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大象末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練張囊受之隨卽漏之于地人或問之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于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

庾季才

季才字叔奔新野人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初荊州覆亾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爲

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項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沉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

但辭未獲免自是漸踈及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托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禮隋文帝爲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爲箕穎事乎帝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

北周恭

卷之三

三五

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絲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帝將遷都

夜與高顯蘇威二人定議季才且奏臣仰觀玄象俯
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
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為遷徙計帝愕然謂顯
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北周纂卷之二終

非同纂 卷之三

三六



北隋纂卷之一

明海虞錢

同邑姚宗儀鳳

帝紀

高祖文帝

帝姓楊氏諱堅本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十四世
孫也皇考忠美鬚髯狀貌瓌偉武藝絕倫識量深重
有將率之略歸周文帝召居帳下嘗從周文帝狩于龍
門皇考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周文壯之
北臺謂猛獸為揜于因以字之以功歷雲洛二州刺

北隋纂 卷之一

史除大都督賜姓普六茹氏進封隋國公皇妣曰呂
氏以周大統七年六月生帝于馮翊波若寺有紫氣
充庭時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
不可于俗間處之乃將帝舍于別館躬自撫養皇妣
抱帝忽見頭上出角徧體起鱗墜帝于地尼自外見
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帝龍額額上有五柱入
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沈深嚴重
初入太學雖至親昵不敢狎也周文帝見之歎曰此
兒風骨非世間人明帝即位遣善相者來和視帝和
詭對曰不過在國既而私謂帝曰公當為天下君必

來和京
兆人好
相術
詭對

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家勞問，自強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祭藏充實。雖未能致臻于至道，亦足稱近代之良主。然雅性沈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言神燭聖杖，堪能療病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勳及有功諸將，誅夷獲罪，罕有存者。又不悅詩書，楊素由之。希旨遂奏除學校，唯婦言是用。廢熟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失常，果于殺戮。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關，其所經之處，受收宰小物饋鸚鵡、麋、馬、鞭之屬，聞而大怒，又詣武庫見署中，蕪穢不理。于

北隋纂

卷之一

四

是執武庫令及諸受遺者，出開遠門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千人。又往往潛令賂遺令，史府史受者必死，無所寬貸。議者以此少之。

煬帝

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摩。高祖文帝第二子也。母曰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諸子中，特所鍾愛。開皇元年立為晉王，好學，善屬文。沈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絕，文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為不

好聲妓之觀。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雨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伐陳以上為行軍元帥，及陳平執陳州刺史，施文慶等以其邪佞有害于民，斬之。石闕下以謝三吳，于是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及太子勇廢立，上為皇太子。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興公成帝業，今上出舍，大興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高祖崩，即皇帝位。大業元年八月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文武官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葭舳，舳相接二百餘里。二年春三月，車駕發江都，備千乘萬騎入于東京。四年九月，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六年春角觝大戲于端門街。天下奇伎異藝畢集。終月而罷，帝數微服往觀之。三月幸江都宮，七年上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于涿郡。八年春詔伐高麗，左右各十二軍，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軍，乃盡旌旗巨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癸巳上御師大軍為賊所拒，不果濟。高麗各固城守，攻之不下。癸卯班師，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間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十二

北隋纂

卷之一

五

年夏上于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
之光遍巖谷秋七月幸江都宮奉信郎崔民象以盜
賊充斥于建國門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願
乃斬之車駕次汜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諫
上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十三年五月甲子唐公
起義師于太原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遙尊帝爲
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二年三月右屯衛
將軍宇文文化及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溫室
時年五十初上自以藩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
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重文獻皇后而性

北隋纂

卷之一

六

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失愛帝後庭有子
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
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
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嘗私入宮掖密謀于文獻后
楊素等因機構煽遂成廢立自高祖大漸暨諒闇之
中蒸淫無度山陵始就卽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
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理宮室窮極
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絕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
恭命以兵擊之盛興屯田于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
富室分道市武馬疋直十餘萬凍餒者十家而九性

多詭譎所幸之處不欲人知每幸之所輒數道置頓
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焉求市者無遠不至郡縣
官人競爲獻食豐厚者進擢疎儉者獲罪姦吏侵漁
內外虛竭頭會箕歛人不聊生于時軍國多務日不
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冤屈不理奏請罕決又猜
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族
滅之高頴賀若弼先皇心膂恭謀帷幄張衡李金才
潘邸者舊績者經綸惡其直道忌其正義求其無形
之罪加以丹頸之誅其橫受夷戮者不可勝紀東西
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費不給逆收數年之賦所至

北隋纂

卷之一

七

唯與後官流連沉酒惟日不足招迎燒媼朝夕共肆
醜言又引少年令與宮人穢亂不軌不遜以爲娛樂
區宇之內盜賊蜂起劫掠從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
掩蔽皆隱賊數不以實對或有言賊多者輒大被詰
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徒敗亡相繼戰士盡
力不加賞賜百姓無辜咸受屠戮蒸庶積怨天下土
崩至于就禽而猶未之悟也

恭帝

帝諱侑元德太子子也煬帝親征遼東令于京師總
留事義兵入長安尊煬帝爲太上皇奉帝纂業義寧

元年十一月即皇帝位以唐公爲假黃鉞大都督內
外諸軍事二年五月遜位于唐武德二年夏五月崩
時年十五

后妃傳

文獻后

后獨孤氏周大司馬信之女也信見文帝有苜表故
以后妻焉時年十四帝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
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
比而后每謙卑自守及周宣帝崩隋文居禁中總百
揆后使李圓通謂文帝曰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
北隋纂 卷之一

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
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
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帝每臨
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
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帝退朝而同反宴寢相
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
爲致禮焉有司奏曰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皇后憲章
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
其源也不許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
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異

母弟施以猫鬼巫蠱呪詛于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
爲之請命曰施若蠹政害民者不敢言今坐爲妾身
請其命施于是減死一等后雅性儉約上以后不好
華麗時齊七寶車及鏡臺絕巧麗使毀車而以鏡臺
賜后后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官
中稱爲二聖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廻女孫
有美色先在宮中帝于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
伺帝聽朝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
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頰楊素等追及扣馬諫帝太
息曰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高頰曰陛下豈以一婦
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方還官后候上
于閣內及帝至流涕拜謝后自此意頗折初后以高
頰是父之家客甚相親禮至是聞頰謂已爲一婦人
因以銜恨又以頰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
譖毀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
雲氏害之由是諷帝黜高頰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
后之謀也后崩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
俱有寵帝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
后在吾不及此

北隋纂

卷之一

九

宣華夫人

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為嬪時獨孤后性妬後官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煬帝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為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于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后崩進位為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為比帝寢疾于仁壽宮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于上所上恠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誠負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曰呼我兒述呼太子

北隋纂 卷之一

十

帝曰勇也述為敕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脯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帖紙于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惶懼以為鳩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官人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去坐不肯致謝諸官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

煬帝惑后

后蕭氏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

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及收養之未幾歲夫妻俱死轉養舅張軻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為晉王文帝為選妃于梁卜諸女皆不吉歸乃迎后于舅學解屬文頗知占候文帝大善之煬帝甚寵敬焉帝每游幸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措言因為述志賦以自寄焉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官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官人言于帝帝大怒曰非汝宜言乃斬之後官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謁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

北隋纂 卷之一

十二

已去然無可救也何用言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文化及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没于寶建德建德妻曹氏妬悍煬帝妃嬪美人並使出家并后置于武強縣是時突厥方盛其可賀敦即隋義城公主也遣使迎后建德不敢留遂攜其孫正道及諸女入于虜庭

宗室傳

房陵王勇

勇小名覲地伐文帝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皆令勇參決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人

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爲德土懷舊人之本情波逆
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閻時昏周平東夏繼以
威虐人不堪命致有逃亾非厭家鄉願爲羈旅若假
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犯邊
今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是後
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帝常從容謂羣臣曰
前世皇王溺于雙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
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
爭爲亾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
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勇嘗文飾蜀鏡帝見而不悅

北隋纂

卷之一

十三

恐致奢侈之漸因誠之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
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
官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于東官是賀不得
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
有司徵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
此殊乖禮制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勇多內寵昭
訓雲氏嬖幸禮足于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
日而薨獻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頗求勇罪過晉王
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恒備食數唯與蕭妃居處皇
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

皆爲儉素接朝臣禮極卑聲名藉甚冠于諸王臨還
楊州入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亦相
對歎欷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
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干
投杼鳩毒遇于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亾皇后
忿然曰覲地代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
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
婦忽爾暴亾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是我亦不
能窮治何因復于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
當魚肉汝乎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

北隋纂

卷之一

十三

勝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深交
楊約令喻旨于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
必如所言吾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
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皇后泣曰公言是
也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
廢立之意勇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帝知其不安
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勇主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
待之故亦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于言色素還言勇
怨望恐有他變帝甚疑之遂疎忌勇晉王又令段達
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于是

長安即
勇李

內外諠謔過失日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
相勸我廢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
人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遭
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
其體亂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
類便亂宗柘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
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
事天子無貳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
下察之旻辭直事強聲色俱厲帝不荅時姬威又表
告太子非法帝使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令師姥卜

北隋纂 卷之十一

十四

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足矣帝泣然曰
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于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
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
居獄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于勇
情有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于朝堂與旻題封
云勿令人見帝曰朕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于驛馬
恠之甚久豈非此邪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太史令
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
羣臣無敢言者于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
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于東面諸

親立于西面引勇及諸子列于殿庭命薛道衡宣詔
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為庶人勇再拜曰臣
合尸之都市為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
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立晉王廣
為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于東宮時勇自以廢非
其罪頓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過不得聞勇于是
升樹叫聞于帝與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
又癡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帝遇疾
于仁壽宮皇太子入侍醫姦亂事聞于帝帝抵牀曰
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崩勇有十男雲昭訓

北隋纂 卷之十一

十五

長寧王儼初儼誕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
不得地雲定與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
以為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
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于
螻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鴆卒諸弟分
徙嶺外皆赦殺之

秦王俊

俊字阿祗仁恕慈愛初頗有令問帝聞而大悅後漸
奢侈違犯制度盛脩宮室窮極俊麗俊有巧思每親
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簾籬重不

可戴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楹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以賓客伎女絃歌于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于瓜中進毒後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二

北隋纂

卷之一

十六

十年六月薨于秦邸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不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蛛蝮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爲也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故下詔廢絕賜死于其家子浩後爲化及所害

庶人秀

秀有膽氣容貌瓌瑋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懼帝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

必及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諫之乃廢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煬帝卽位禁錮如初守文化及之弒逆也欲立秀爲帝羣議不許于是害之并其諸子

元德太子昭 子侗附

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置大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生昭養于

北隋纂

卷之一

十七

宮中三歲時于玄武門弄石獅子文帝與獻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腰痛舉手馮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文帝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末昏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遠離是以啼耳上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大業元年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惟席極于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

史奉言楚分有喪于是改封越公楊素于楚及昭慶日而素亦薨蓋隋楚同分也昭子侗 侗字仁謹美姿容性寬厚大業三年立為越王宇文化及之弒逆眾議尊立侗乃招懷李密拜密為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密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遂東拒化及未幾王世充破密眾望歸之遂自為鄭王侗不得已遜位于世充被幽于含涼殿世充遣其姪行本齋鴆詣侗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家及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

北隋纂

卷之一

六

齊王暕

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煬帝次子美容儀疎眉目少為文帝所愛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後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帝不悅陰挾左道為獸勝事帝大怒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于時政宇文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疎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時尚臥未起賊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

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為誰

趙王杲

杲小字季子煬帝第三男也年七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蕭后嘗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為停灸由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斬之帝前而血滿御服時年十

二

諸臣傳

北隋纂

卷之一

七

高頴

頴字昭玄自言渤海脩人也父賓仕東魏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為僚佐賜姓獨孤氏頴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隋文帝得政素知頴強明久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邢公楊惠諭意頴承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于是為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春縱被暕帝彌屬意于頴委以心膂尉遲迥起兵也

帝令韋孝寬伐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頽遂自請行
深合上旨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獻
歛就路至軍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于臥內帝
撤御帷以賜之任寄益隆及帝受禪進封渤海郡公
朝臣莫與爲比帝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頽伴避權
勢上表遜位讓于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
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頽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
可令去官于是令頽復位頽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
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
後人其見重如此帝嘗問頽以取陳之策頽曰江北

北齊書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熟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
徵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
彼更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
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
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
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而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
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敝九年晉王廣大舉
伐陳以頽爲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于頽及陳平晉
王欲納陳王寵姬張麗華頽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
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帝

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
青蠅所間也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
後短頽于帝帝悉皆被蹙黜因謂頽曰獨孤公猶鏡
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親禮逾密帝幸并州留頽居
守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
賜錢百萬絹萬疋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頽與賀
若弼言及平陳事頽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于蔣山
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
嘉其有讓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頽曰晉
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頽跪曰長幼有序不

北齊書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頽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頽夫
人卒后言于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
不爲之娶帝以后言告頽頽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
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納室
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頽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
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頽邪始陛下欲爲頽娶頽心存
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疎頽以頽爲元
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帝以漢王年少專委軍于頽
頽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
因甚銜之及還諒泣言于后曰免頽殺幸矣帝聞彌

陳書

不平俄而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事云
于頔處得之帝欲成頔罪聞此大驚頔竟坐免以公
就第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頔侍宴頔獻祱悲不自
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

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于高頔勝兒子雖或
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賸然忘之如本無高頔不
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頔之頔國令上頔陰事稱
其子表仁謂頔曰昔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
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于是帝大怒囚頔于內史省
而鞠之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

北隋集 卷之十一

三三

積如更誅頔天下謂我何于是除頔名初頔為僕射
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頔
曰是常恐禍變及此頔歎然無恨色以為得免禍賜
帝即位修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頔甚病之謂
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亾殷鑒不遠安可
復爾時帝遇啟人可汗恩禮過厚頔曰此虜頗知中
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有人秦之帝以為訕謗
朝政誅之頔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任寄之後
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
弼韓會等皆頔所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

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
物無異議時致昇平頔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及
誅天下無不傷惜

牛弘

弘字里仁安定人也弘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
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
博聞開皇初授祕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
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
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
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工墳籍

北隋集 卷之十一

三三

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
言之官至孝成之八遣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
劉向父子儻校篇籍漢之典文于斯為盛及王莽之
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
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
林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獻
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
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
魏文帝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以外三閣遺祕書
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共亦有別晉氏承之文

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
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荒
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
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
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倫依劉氏七略撰爲
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
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
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
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
周師入郢繹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

北隋纂

卷之二

三十四

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
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
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
本日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襍三
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
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闕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
至于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
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
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猶令大備不可王
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

致觀閣斯集上納之于是下詔獻書一卷齊縑一疋
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弘請依古制脩立
明堂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
常卿詔定雅樂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
議樂事上甚善其議時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
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
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
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
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骨懷獻皇后崩王公
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

北隋纂

卷之二

三十五

今日之事決在于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
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
也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滯滯所
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
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
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于斯爲最時論服弘
識度之遠煬帝嘗召弘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
食其親重如此六年從幸江都卒弘榮寵當世而車
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于言而敏于行上嘗
令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

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代。委
遇彌隆。性寬厚篤志于學。雖職務繁祿書不釋手。隋
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炳好
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
射殺牛弘。聞無所恠。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
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
輟。其寬和如此。

李德林

德林字公輔。博陵人也。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
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嘆。遍告朝士云。若假

北隋纂

卷之一

三六

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
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
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
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
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
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博陵豪族有崔諶者
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
赴吊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
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恠人。燠灼任城王浩為
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游。殆均師友。嘗

此下俱
屬隋書
卷八

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才
朝廷縱不見允。亦懼明靈所譴。于是舉秀才入鄴。王
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故多奇士。此言誠不
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
其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虫小技。殆相如子
雲之輩。今雖唐虞之世。俊乂盈朝。然脩大厦者。豈厭
夫良材之積也。遵彥即命德林製尚書令表。援筆立
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
已大見其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人制
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又與德林周旋。戒之

北隋纂

卷之一

三七

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為模楷。齊王留情文雅。召入
文林館。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多判文林館事。
及周武帝克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唯在于
爾。宜即入相。見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
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于
雲陽宮作解甲語。謂羣臣云。我當日唯聞李德林名。
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
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是大異。神武公
紇豆陵毅荅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為瑞。是
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

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木用無所不堪勝於麒麟鳳凰遠矣武帝笑曰誠如公言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令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大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懷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以德林為丞相府屬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畧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節公芾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為沁水泛長兵

北隋纂 卷之一

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諸大將皆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怪怪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為憂議欲代之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得使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節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指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恐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為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

敗大事即令高頴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高祖登祚之日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頴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唯依班列進爵為子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為古人焉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鄴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書後御筆註云伐陳事宜自隨也時高頴因使入京上語頴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畧高祖

北隋纂 卷之一

以之付晉王廣後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及陳平授柱國郡公晉王廣已宣勅訖有人說高頴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言之高祖乃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湝趙彥深魏收陸卬六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宦以

後卽興機密慎重嘗云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遲屬與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行於世有子曰百藥。

元胄

胄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隋文帝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委以腹心恒宿卧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周趙王招謀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

北隋纂

卷之一

三千

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帝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抽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道後至帝降階迎之胄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

不辭死死何益耶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趨而去趙王將追帝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帝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帝受禪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親顧益隆

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煬帝卽位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舊因數從之游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

北隋纂

卷之一

三

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

史萬歲

萬歲京兆杜陵人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趨治裝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釋褐侍伯上士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襲封太平縣公尉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則之應茲而落三

軍莫不悅服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於是馳馬奮發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及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亦未勸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燉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大虜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誓北夷實宋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策定素聞其名見而

北隋纂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策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既而復叛遂以萬

歲爲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東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金縱賊致生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

北隋纂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也萬歲曰臣留爨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顧有司曰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頴進曰史萬歲雄畧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歲餘復官辭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萬歲出馬邑道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曰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燉

煌戌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積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上怒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搽殺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惜之

北隋纂

卷之一

三

劉昉

昉博陵人也輕狡有姦數周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及帝不念入卧內屬以後事帝失音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隋文帝時文帝以後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帝乃從之及帝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

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時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朝野傾囑稱為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羸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帝令帝孝寬討之帝欲遣昉譯二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為將譯以孝母為請帝

北隋纂

卷之一

三

見高頴向之叩頭求哀，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

裴蘊

蘊，河東聞喜人也。明辯有吏幹，仕陳奉表於隋文帝，請為內應。及陳平上悉闕，江南承冠之士次至，蘊以夙有向化，心超授儀同僕射。高頴不悟，上旨諫曰：「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又加上儀同，頴復諫，上曰：『可。』加開府，頴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煬帝徵為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伎，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北隋纂 卷之一 三

遣從百姓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於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疎闊，戶口多漏，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

見親委權授御史大夫，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誹私議，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均處行役，輕非隋纂 卷之一 三

我童穉共高頴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蘊又欲重已權勢，奏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眾，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及司馬德戡難作，遂見害于情亦同日死。

元巖

巖字君山，洛陽人，好讀書，不守章句，剛硬有器局，以

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顯太原王詔同志友善劇宜

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與觀請朝堂陳帝

入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嚴謂

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

吾將與之俱斃詣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

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

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

後帝將誅烏丸嚴不肯署詔帝曰汝欲黨烏丸軌

叩嚴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望帝怒使閣豎

搏其面遂廢於家隋文帝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

北隋纂 卷之一 三五

昌郡公嚴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

爭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帝懲周代

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倖王室以為

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

並幼選貞良有重望為之寮佐時嚴與王詔為行臺

僕射帝謂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

齊之意及嚴到官法令明肅吏人稱焉蜀王好奢嘗

欲取獠口為關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嚴皆不

奉教排閣切諫王輒謝而止卒於官上悼惜久之後

蜀王為非法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嚴若

沈起三

山韶既

而謀王

在吾兒豈有是乎

龐晃

晃字元顯榆林人也少以良家子召補州都督周文

帝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衛王直出領襄州

晃以本官從隋文帝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

令晃詣文帝晃知帝非常入深自結納及帝去官歸

京師晃迎見於襄邑帝甚歡與晃同飯晃因曰公相

貌非常名在圖錄九五之日幸願不忘帝笑曰何妄

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帝令晃射之曰中則有

賞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文帝受禪與晃言及之晃再

北隋纂 卷之一 三五

拜曰陛下君臨寓內猶憶曩時之言上笑曰公此言

何得忘也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

廷晃每凌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

與高顯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

李安

安字玄德隴西人也美姿容善騎射隋文帝作相引

之左右復拜安弟哲為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

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帝誘哲為內應哲謂安曰寢

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

相父也。其可肯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帝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帝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帝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拜安哲俱爲柱國。安謂親族曰。雖家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歎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

來護兒 子整

護兒字崇善。江都人。幼而卓詭。初讀詩。至擊鼓其鐙。

北隋纂

卷之一

四

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及長。雄略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爲章句。學始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爲鄉人陶武子所害。母吳氏每流涕爲護兒言之。武子宗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懼。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所任白土村。地居疆場。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高智慧。據江南。反。隨楊素討之。

賊據浙江岸爲營。周三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頗見勞勉。煬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得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爲各將。今天下

北隋纂

卷之一

四

無事。又爲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大業六年。車駕幸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並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涓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堅。建驍勇。紀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郭。營於城外。

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門不敢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十一年又率師度海破高麗高元震懼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軍謂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敝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尅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以爲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閩外事合專決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遣師方始奉詔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

北隋纂

卷之一

四三

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爲咨怨在外羣盜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羣醜上稟聖筭指日尅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爲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及宇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旦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歎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何言乃遇害 子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至是並遇禍

樊子蓋

北隋纂

卷之一

四三

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大業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進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是歲朝於江都宮帝

蕪威字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
良筭嘉謀侯公後動卽以此盃賜公用爲永年之瑞
十一年從駕至鴈門爲突厥所圍帝欲潰圍出子蓋
諫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帝從之後援
兵至虜乃去卒於東京上悲傷者久之顧黃門侍郎
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
耻帝聞之歎息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
在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
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周羅睺

北隋纂

卷之一

四

羅睺字公布九江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
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
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仕陳
爲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爲
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
有鬪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被靡大僕卿蕭摩訶副
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
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之於重圍之內勇冠三
軍明徹之敗羅睺全衆而歸後以軍功進爵爲侯時
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

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
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睺都督巴
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王被禽上江猶不
下晉王廣遣陳王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
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喻之許以富貴羅睺垂
泣對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
富貴榮祿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郢
漢捉兵卽知楊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答
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先是陳裨將牟翔
歸降使爲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睺上韓擒於朝堂

北隋纂

卷之一

五

戲之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下羅睺答曰昔在江南
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人臣之論
擒有媿色煬帝卽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大
將軍及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絰送至墓
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
諒餘黨據絳州未下詔羅睺行晉絳州諸軍事進兵
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
之不動有飄風旋繞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
恨小寇未平邪尋卽除殄無爲戀恨是時風靜馬行
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

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周法尚

法尚字德邁汝南人也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仕陳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尚遂歸于周宣帝甚優寵之隋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煬帝嗣位轉定襄太守時帝幸榆林法尚朝於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非隋纂

卷之一

四六

旌旗千里令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聞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鈎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

其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遊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

衛玄

玄字文昇洛陽人煬帝幸遼東玄留守京師會楊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城示士卒必以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峭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泂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此計非堅子所及也乃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非隋纂

卷之一

四七

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武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太半玄苦戰賊稍却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還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自牢也與樊子蓋俱賜以玉麟符以代銅獸十一年詔玄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

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

李諤

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博學解屬文隋文帝受禪遷侍書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之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

北隋纂

卷之十一

哭

豈容遽褫衰經強傳鈿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聘以得為限無廉耻之心素友朋之義上覽而嘉之諤又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返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五教六行為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鑄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

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

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及大隋

北隋纂

卷之十一

四九

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明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

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往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譽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汗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卽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

北隋纂

卷之一

五

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

隋纂卷之一終

北隋纂卷之二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高構

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辭給過人好讀書工史事隋文帝受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

北隋纂

卷之二

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痘又聾嫁之不售嘗樵菜于野爲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于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于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爲姓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章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

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榮毗 兄建緒

毗字子謹北平人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羣言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兄建緒性甚亮直仕周為下大夫與文帝有舊及為丞相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

北隋纂

卷之三

二

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嚮睹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于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帝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

梁毗

毗字景和安定人開皇初以鯁正拜書侍御史名為稱職直道而行無所回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雋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

歲毗還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于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干

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檀權百寮震懼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于積年桓玄基之于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

北隋纂

卷之三

三

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蹇蹇有誠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于素蓋由察毗之言

柳彧

彧字幼文河東人隋文帝受禪歷尚書郎時制三品

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顯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與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意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類聞而歎伏後遷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寮敬憚上嘉其婞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于世無容容而已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在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在國和千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

北隋纂

卷之二

四

鳴漏盡前在趙州閻干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千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上善之千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感譙爾之親冒此直衰命彼褊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亾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贅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

俗二家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于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又所謂勞于求賢逸于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盱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喜之以其家貧敕有司與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之士國之龜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

北隋纂

卷之二

五

塗顯貴百寮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諛敕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于階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或據案坐立素于庭前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于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褻伎詭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襍繼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

盜賊由斯而起非益于化實積于人請頒天下並卽
禁斷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
吏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
嘉之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入城而諒
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
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
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詔徵還
卒于道

趙綽

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文帝受禪歷尚書
北隋纂卷之二六
都官侍郎每有奏獻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以盜賊
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
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遷大
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
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
子爲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
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
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
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
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曰卿惜

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頌將綽斬之綽曰陛
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
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
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免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
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
諫曰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
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
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
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
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或復上

北隋纂

卷之二

七

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
遇上與皇后同榻卽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
萬計時河東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
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上每謂綽曰朕于卿無所愛
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

麥鐵杖 子孟才 沈光附

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
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
不脩生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頎
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

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且。還。及。牙。時。仍。又。執。徽。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且。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于。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齋。敷。而。往。明。且。反。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公。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禽。縛。送。高。智。慧。行。至。虔。亭。衛。者。愁。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飧。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後。北。隋。纂。卷。之。二。八

唯誠與孝。其勉之。遂與賊戰死。子孟才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錫。殊厚。拜武賁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武牙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于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泄。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沈光。字總持。吳興人。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並以備書為事。光獨跡弛。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贍遺。北。隋。纂。卷。之。三。九

特勇捷 武少果 勁勇力 絕人能 軍甲上 馬掌倒 授于井 未及泉 後麗而 出其奉 提如此

放還鄉里。煬帝即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何相性。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為敏捷。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歃鼻。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

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霸上。百餘騎。光酌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于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

競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召與語大悅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賜之同輩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為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為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總統營于禁內時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俛首事讎受其驅率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于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鷂之逐鳥雀期以北隋纂卷之二

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諠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復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遇害時年二十八麾下百人皆闕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為之隕涕

宇文述 雲定興 述子化及

述字伯通代郡人也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

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開皇初平陳之役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于述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于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王上之與內官戚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王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今與公為歡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

北隋纂卷之二
約然其說退言于素亦從之于是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煬帝嗣位後改封許國公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頒賜中使相望于道述善于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宮掖由是帝彌悅焉言無不從勢傾朝廷性貪鄙知人有珍奇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史羅

綺者甚衆家僅于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將軍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卽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綠水遂進東濟陸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賊擊後軍于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述于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能降臨帝遣司宮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

北隋纂

卷之二

十三

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爲佳述奏並雲定典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及述長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卽位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達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訖以王救之乃釋時李密據洛口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于東城風聞兵士欲叛因謀構逆共所善直閣裴虔通互相扇惑時李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趨行樞先交智及以吉智及智及素在悖聞之喜卽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請以化及爲王約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駑怯初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

北隋纂

卷之二

十三

述評

稱許

之名爲許公稱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

率做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典曰入內宿

爲製馬轡于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

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炫耀時人定典

雲定典者附會于述數共交游定典每時節必

陛下耳帝泣然曰述憶我邪將親臨之百寮諫乃止

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

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

之望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唯憶

述下耳帝泣然曰述憶我邪將親臨之百寮諫乃止

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

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

之望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唯憶

述下耳帝泣然曰述憶我邪將親臨之百寮諫乃止

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衆人恐心未一更請詐以脅驍果謂直長許弘仁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宣布此言驍果遁相告謀反逾急德戡等知計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王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于東城門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誼竄耳

比隔纂

卷之二

十四

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帝于官中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化及于是入據六宮其自奉一如煬帝故事每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共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

北隋纂

卷之二

十五

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卽爲汝歸虔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謁之但低頭據案荅曰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

及立德戡爲王弘仁知之密告化及德戡不知事露出管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共戮力共定海內出于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于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盡收德戡支黨殺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化及數戰不利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飲奏女樂醉

後允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有弒主之名天下之所不納滅族豈非由汝乎抱其兩子而泣兄弟數相鬪閱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自知必敗乃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于是鳩殺浩僭皇帝位于魏縣國號許竇建德悉衆攻之禽化及悉虜其衆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弒逆并二子皆斬之智及幼頑凶逆將死抗表言其兇悖必且破家江都弒逆事皆智及之謀也竇建德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北隋纂

卷之二

十六

王世充

世充字行滿本胡人也祖支頹禛徙居新豐頹禛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氏世充捲髮豺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煬帝世累遷至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以郡丞領江都官監乃彫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于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內使徼倖甲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

心及楊玄感反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剋世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頹破之每有剋捷必歸功于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之然性多矯僞許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于鴈門關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然在軍中垢面悲泣晝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爲愛已益信任之後還江都自執盃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諸女資貨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敕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于淮泗中沈船溺殺之者前後千數或有發露世充爲秘之是後益見親昵宇文化及弒帝于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奉越王侗爲主侗拜李密爲大尉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于黎陽遣使獻捷衆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董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

北隋纂

卷之二

十七

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將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以謀告之世充夜勒兵圍宮城遂攻門而入時宮門尚閉世充遣人扣門言于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拜爲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勅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比隋篡卷之二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于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營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于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既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密營中亂無能拒者卽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密以數千騎遁逸世充收其衆而還東盡于海南

北魏至
房記

至于江悉來歸附世充尋自稱鄭王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曰楊隋姓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卽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禱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于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旣而廢侗陰殺之

北隋篡

卷之二

偃卽皇帝位國號鄭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于是出降至長安爲讎家所殺

原入魏史及各附祖父傳查係隋人載隋書中改入隋史

長孫晟 魏長孫道生玄孫原附道生傳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隋文帝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送千金公

王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
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箭兩
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鵬相攫遂一發雙貫焉
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異昵近之以學彈
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焉攝圖所忌密
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
強弱皆盡知之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
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約諸面部落
謀共南侵文帝大懼晟先知攝圖叔姪兄弟各統強
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

北隋纂

卷之二

二十

征易可離間因上書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
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
用焉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
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遣晟使于攝圖賜公主
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
曰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
婦公攝圖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乃拜受詔七年
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及其子雍閭爲可
汗八年處羅侯死晟奏曰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
承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

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
曰善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同城詔發六總
管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
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
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遁夜南走至巨
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
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吾乎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
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
然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
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

北隋纂

卷之二

二十一

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
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
入朝帝大喜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旣衆雖在長城
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吾原以
河爲固必自安上並從之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
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
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入畜
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
之斬者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
歡有突厥遣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

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震為比一何壯
哉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行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
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
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
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賊眾多降
達頭眾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積口事
畢入朝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
經突厥中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
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
北隋纂 卷之二 三

謙字子約謚之子趙郡人也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
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瑒深所嗟尚曰吾家顏子也
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親賓至輒陳罇俎對之危
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
宴無不沈醉誼亂嘗集士謙所戚饌盈前而先為設
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
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
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
責曰何乃為人疎頓至於此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
北隋纂 卷之三 三

李士謙 魏李孝伯從孫 原前孝伯傳

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
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
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
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
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
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
人及諸部落爭放効之乃發榆林北竟至于其牙又
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
帝聞益喜焉五年卒帝悼惜之後突厥圍廐門帝歎
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
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為設酒食對
之燔契曰責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他年飢多
有死之士謙罄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收
埋骸骨所見無遺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
叅軍遺惠也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
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
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
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譚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
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

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魼爲黃熊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猛獸君子爲鴟小人爲獲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龜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容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譚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容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隋開皇八年終於家趙北隋纂

卷之二

三四

州士女老幼聞之莫不痛哭流涕曰我曹不然而令李參軍歿乎會葬者萬餘人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有子四人竝仕晉平字伯括機字仲括隱字叔括保字季括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人謂之四括機孫四人晃字仲黃菜字季黃勁字少黃叡字幼黃竝以兄弟著美爲當世所宗時人謂之四黃

魏晉陽

王劭

魏王愷龍五世孫原附愷龍傳

劭字君懋少沈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帝受禪授著作佐郎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千之表指示羣臣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上覽之大悅時蜀王秀以罪廢上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北隋纂

卷之二

三四

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尔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入扶持實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劭自志學暨于暮齒篤好經史遺略世事用思既專心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鄭譯

魏鄭義孫原附義傳

譯字正義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九善音樂有名于世年十餘歲嘗詣府司錄李長宗長宗于衆中戲之譯歛容謂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隋文帝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結及隋文爲大冢宰譯出入臥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賦貨狼籍隋文陰疎之然以其有定冊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于譯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

北隋纂 卷之二

三五

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當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于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同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見于禮泉官賜宴甚歡因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艱關危難與言及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頰戲謂譯曰筆乾荅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

脩七史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帝嘉美焉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

薛道衡

魏薛辯五世孫原附薛傳

道衡字玄卿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產相鄭之切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亾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聶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平初陳使傅粹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粹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粹所

北隋纂

卷之二

三五

謂以蜎投魚耳隋文受禪兼散騎常侍聘陳使王道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帝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王尤愛彫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八年王師臨江高頰夜坐幕中謂曰今段定克江東以不君試言之道衡荅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亾自古興滅皆有此道王上

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彫牆醕酒荒色其必
克二也。爲國之體在于任奇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
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
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
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
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
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頰
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
略乃耳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踟壁而臥聞戶外
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

北隋纂 卷之二

壬

子諸王爭與交好高頰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
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
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一旦見
出不勝悲戀言之哽咽帝愴然改容曰尔尤陰晚暮
侍奉誠勞朕欲令尔將攝今尔之去朕如斷一臂于
是慰勉遣之煬帝嗣位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
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
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
義也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與相
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

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頰不
死令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頰乎付執法者
推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解奏日與帝赦之
赦家人具饌以備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
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
年七十天下冤之

裴矩 魏裴佗孫原附佗傳

矩字弘大繼祿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
父讓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
世之務矩由是始留情世事隋文帝爲定州總管補
北隋纂 卷之二 三

記室甚親敬之受禪遷給事郎奉詔巡撫嶺南未行
而高智慧等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
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賊立九柵屯大庾嶺
兵爲聲援矩進擊破之拔廣州及還上大悅命升殿
勞苦之謂高頰楊素曰韋洸將一萬兵不能早度嶺
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獎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
朕亦何憂煬帝即位時西域諸蕃多至西域與中國
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蕃至者矩
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
之帝大悅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

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西夷經略咸以委之復令社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將巡河右復遣矩使說諸蕃

隋書

卷之三

五九

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于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幃帳盛酒食遣掌蒼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嘆謂中國為神仙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孰能若是從帝巡塞北幸啟人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啟人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地本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為二郡晉世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為外域

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于突厥親見啟人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亾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觀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臧穢之響以是為世所稱尋從幸江都宮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

北隋纂

卷之三

五九

久安臣請聽兵士于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官監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奸通婦女及尼女官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文化及反以矩為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僭帝號以矩為尚書右僕射及宇文氏敗為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為之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擬于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敗遂歸于唐

楊素

魏楊數子
原附數傳

子玄感

素弟約

同族

有侍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御史

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

唯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羣絕倫非常

之器非汝曹所逮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

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

有英傑之表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

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于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

素又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贈敷

刺史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漸見禮遇常令草

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相自勉勿憂

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

貴及齊平加上開府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

其妻鄭氏性妬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

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

進取陳計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

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檣竿並高百五十尺容戰士

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及大舉

伐陳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

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

主進爵郢國公賜陳主妓女伎十四人素言于上曰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

于是改封越國公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

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貴之內頗推高頴

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臣多被

陵轢其才藝風調優于高頴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

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矣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

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

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

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

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

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

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

者微功必錄至于他將雖大功多為文吏所遣却故

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為晉王廣長史王甲躬交

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紀及

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

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

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

因高智慧沒為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其盛近古未

聞朝臣有違忤者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

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

卷之三

三

卷之二

三

柳述以帝塔之重數于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
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跡忌之素嘗以五言詩七百
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上為一時
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
乎素雖有建立策然特為帝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
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于楚寢疾之日
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
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
曰我豈更須活邪素營求產業東西京居宅侈麗爰
及諸方都會之處邸店水禮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
北隋纂 卷之三 三

進逼東都城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輒先運長矛身先士
卒暗嗚叱咤所當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
馭士樂效死由是戰無不捷後追兵遂至大敗之玄
感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至葭蘆戍窘迫
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
辱汝可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
玄感首俱送行在所公卿請改玄感姓為梟氏詔可
之 素母弟約字惠伯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為楂
傷由是竟為宦者性如沈靜內多譎詐好學彊記素
友愛之凡有所為先籌于約而行時皇太子無寵晉
北隋纂 卷之三 三

此學文
建計又
云張衡

此鄙之子玄感 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
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美鬚髯儀貌雄俊
好讀書便騎射弱冠以父軍功位在國與其父俱為
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
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獲私敬性雖
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後見朝
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
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時從官狼狽玄感欲
襲擊行宮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
玄感乃止時帝征遼東今玄感逐度河眾至十餘萬

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王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

原入周史及附各祖父傳查係隋人載隋書中改入隋史

宇文貴 子忻 忻弟愷

文貴字永貴夏州人也父豆莫干以貴勳贈安平郡公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

北隋纂

卷之三

三五

士也貴善騎射有將帥才周文帝又以宗室甚親委之嘗在天游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卽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 子忻字仲樂幼而敏慧爲童兒時與羣輩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從周武帝攻拔晉州齊後主親總兵六軍憚之欲旋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而不剋若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未易平也帝從之乃

戰遂大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挺

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曰破城士卒輕敵微

有不利何足爲懷今破竹形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

其言明日復戰拔晉陽齊平進位大將軍隋文帝龍

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遲迥作

亂忻以奇兵破之直趨城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軍

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

矣吾當以權道破之于是射觀者走之轉相騰籍聲

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急擊之迥

軍大敗及平鄴以功遷上柱國文帝謂曰尉遲迥傾

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無全陣誠天

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自是每參帷幄出入臥內禪

代之際忻有力焉忻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

一善事雖非忻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

見推服如此上嘗欲令忻擊突厥高頰曰忻有異志

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甚有威名上由

是微忌之以譴去官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

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

扶卽是公于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

結天下可圖也謀泄伏誅忻弟愷 愷字安樂諸

北隋纂

卷之三

三五

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文多伎藝
為名公子及遷都上以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
頴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于愷煬帝即位遷都洛
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愷揣帝心在宏侈于是東都
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
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
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離合
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
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是時將復古制明
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為明堂圖樣奏之又

北隋纂

卷之二

三

以張衡渾象用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一寸為千
里臣之此圖以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于時議者或
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棟將為臆說事不經
見今錄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為議
凡千餘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

蘇威

周蘇綽子
原附綽傳

子夔

威字無畏少有志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大家
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與公主妻焉威見護
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為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
居山寺以諷讀為娛有從父妹適河南原英雄先與

威武功人

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
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雄論者
義之隋文帝為丞相高頴屢言其賢召入臥內與語
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頴請追之
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
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頴稱為重既
而歎曰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
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
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官
中以銀為慢鈞因盛陳節儉之美諭帝為改容雕飾

北隋纂

卷之二

三

舊物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閭進諫不
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不出
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
吾無憂矣于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因謂朝臣曰蘇
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揚
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蘇
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隋承
戰爭之後憲章踏駢帝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
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威子夔以公子盛
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博士

何安各有所持于是夔安各為一議朝廷多附威同
夔者十八九安志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
暮兒所屈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等為朋黨上令推
贊之事皆驗乃以宋書謝晦傳朋黨事令威讀之威
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于是免威俄而復位帝
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作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
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
此其大病耳煬帝嗣位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
為納言與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
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楊
北隋纂 卷之二 三九

水帝不悅而罷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玩威
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于是除名其年從
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
帝乃止宇文文化及弒逆以威為光祿大夫化及敗歸
于李密密敗歸王世充僭置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
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太宗
平世充坐于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
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
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
既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
北隋纂 卷之二 三九

許終于家時年八十二威行已清儉然每至公議惡
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所修格令章程並行于
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為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
尤多征役至于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
故出師攻討多不剋捷由是遂致敗亂為物議所譏
子夔 夔字伯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
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
雄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
觀見者皆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
名夔父威由是哭之頗為有識所哂楊素見而奇之

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
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晉王昭時
為雍州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
謂侍臣曰唯此一人稱吾所舉于是拜晉王友煬帝
嗣位方勸遠略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
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
美儀容可接賓客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即日拜鴻臚
少卿

韓雄

原周史今
失入隋

子禽 卽擒虎

雄字木蘭河南人也少敢勇膂力絕人工騎射有將
北隋纂 卷之二 四十一

率材略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于洛西舉兵數
日間衆至千人每抄掠東魏所向剋獲東魏洛州刺
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與賢合勢
討雄戰數十合雄衆略盡兄及妻子皆為賢所獲將
以為戮乃遣人告雄皆免之雄乃詣賢軍卽隨賢還
洛潛引賢黨謀欲襲之車洩遁免謁周文于弘農遣
還鄉里更圖進取除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
叔略接壤頗為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
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畧城服東魏人衣服詐若
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威

中遂斬略首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
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
益壯東魏深憚之子禽 禽字子通少慷慨以膽
畧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
子遊集隋文帝作相遷和州刺史陳將任蠻奴等頗
寇江北前後入界禽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文
帝潛有吞江南志拜禽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
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禽為先鋒禽令五百人
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遂取之攻姑孰半日而拔次
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

北隋纂

卷之十

四十二

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禽禽以精騎直入朱
雀門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若弼亦有功乃下詔
於禽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
人俱出湯火數百年賊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
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逃聽前古罕聞其匹班
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
禽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禽其
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禽畧不交陣豈臣之比禽
曰本奉明旨令與弼同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達賊遂
戰致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

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
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
與臣爲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後突厥來朝上謂曰
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
厥詣禽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禽厲然顧之突
厥惶恐不敢仰視其威容如此無何其隣母見禽門
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
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家曰我欲謁
王左右問何王曰聞羅王禽子弟欲撻之禽止之曰
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卒

北隋纂

卷之三

四三

賀弼

周賀若敦子原附若敦傳

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隋文帝受
禪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頴薦弼有文武才幹
於是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忻然以爲已任與
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暮
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
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
總管將度江醉酒呪曰弼親承廟畧遠振國威若使
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
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際必集歷陽於

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
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
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并覺軍令嚴肅秋毫不犯
陳將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相繼進弼軍屢却弼
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
之禽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
而禮之從北掖門入時韓禽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
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
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
而弼恚恨不獲叔寶於是與禽相詢挺刃而出上聞

北隋纂

卷之三

四三

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之迎勞曰尅定三吳公之功
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女樂二部
又賜陳叔寶妹爲妾平陳後六年弼撰其書策上之
謂爲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
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婢妾曳綺
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廷之右每以
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
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弼獄上
謂曰我以高頴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唯堪
噉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頴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

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
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
將八千兵度江卽禽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
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
行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旣而上
低徊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
忌之不復任使然毋宴賜遇之甚厚明年春弼又有
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
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
心太猛無上心太猛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發
北隋纂 卷之二 四

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呪曰臣若
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不然發不中也弼射一發
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
東宮嘗謂曰楊素韓禽史萬歲三人俱良將也優劣
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是鬪將非領將
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
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
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時爲大帳下可坐
數千人召突厥故人可汗饗之弼以爲大侈與高穎
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告竟坐誅

儒林傳

辛彥之

彥之隴西人也九歲而孤不文非類博涉經史與天
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見而器之
時國家草創朝貴多出武人脩定儀注唯彥之而已
周宣帝立五皇后彥之切諫由是忤旨免官隋文帝
受禪歷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彥
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
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
多貢珍玩惟彥之所貢並共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
北隋纂 卷之二 四五

何妥

妥字栖鳳西城人少機警八歲游國子學助教顧
良戡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
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十七以伎巧事相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

時蘭陵蕭脊亦有儒才住青楊巷。妾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儒，白楊何妾，青楊蕭脊，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仕為太學博士。宣帝初立五后，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妾。駮曰：帝學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妾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妾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

北隋纂 卷之十

吳

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妾因奏威不可信任，又威定考文學，妾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妾不慮，無博士妾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於是與威有隙。妾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尋為國子祭酒卒官。

房暉遠

暉遠字崇儒，真定人也。隋文帝受禪，遷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

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文帝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者。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

北隋纂 卷之十

四七

劉炫 劉焯附

炫字光伯，河間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隋開皇中，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數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

所陳不謬時牛弘奏構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於時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尅炫言方驗煬帝卽位牛弘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勘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

北隋纂

卷之二

四六

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弘善其言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捶撻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已幽情寡適心事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

筆立身立行慙惡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騶比翼鷓鴣鴻整紬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騁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達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

北隋纂

卷之二

四九

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水寒因凍餒而死 焯字士元信都人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弱不好弄少與河南劉炫結盟爲友以儒學知名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爲二劉焉天下

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

文苑傳

虞世基 子熙 柳誓

世基字懋世餘姚人也幼恬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嘆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一見而奇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陳滅入隋爲通直郎

北隋纂

卷之二

五十一

煬帝卽位顧遇彌隆秘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人帝幸江都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是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雖居近侍惟諂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聞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夜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獻秋鳴

炀帝爲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氣貌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瞻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世基乃見害長子肅 肅弟熙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偁知

北隋纂

卷之二

五十一

而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渡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殺之 柳誓字顧言仁壽初引爲東宮學士甚見親重每召入卧內與之宴讌煬帝嗣位退朝後便命入問言宴讌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比友朋常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爲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誓帝每月下對飲酒輒令宮人置于座相與酬酢而爲歡笑從幸

楊州卒

許善心

善心字務本高陽人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
聰明有思理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聘隋遇文帝伐
陳禮成而不獲及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賓館及
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
向經三日敕書唁焉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惟獲此
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誠臣也初善心父撰著梁史
未就而沒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宇文化及弑逆
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
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

北隋纂

卷之二

五三

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
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
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
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
氣命捉來遂害之母范氏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隋
文帝知之敕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
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氏九十有
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
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文博博陵人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

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
覆吟詠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
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錄
如選用疎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忻然
從之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之絕而清操愈厲不
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在洛下曾
詣房玄齡相送出衢路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唯在
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
所為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

非隋纂

卷之二

五三

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政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
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諱皆如此類時朝
政浸壞人多賂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
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省校書虞世基子
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之
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
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為者又秦孝王妃生男文
帝大嘉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
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子羣官何
事乃妄受賞也開皇中又有魏郡侯白字君素好學

有捷才性猾稽好為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處
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
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文帝聞其
名召與語悅之每將擢用輒曰白不勝官而止後給
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

劉臻

臻字宜華沛國相人也隋文帝受禪進位儀同三司
高頴之伐陳也以臻隨軍主文翰性怵馳經單思
至于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
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

北隋纂

卷之三

五五

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
因荅曰知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
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
汝亦來邪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于是顧盼久之乃
悟此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嚼蜆以音
同父諱呼為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于兩漢書時
人稱為漢聖

孝行傳

王頌

頌字景彥太原人也父儂南史有傳頌少儻儻有

文武幹局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
隋開皇初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見言畢獻歛
上為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
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
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

及陳滅頌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
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
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隴斷禩焚骨
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顙陳謝額盡流血荅曰其為墳
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

北隋纂

卷之三

五五

諸人請具鉞錘于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髮皆
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
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頌
所為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
功將加柱國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
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

節義傳

克君素

君素魏郡人煬帝為晉王時君素為左右帝嗣位累
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師

于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通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

此下照

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

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謂君素曰吾軍已

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

貴君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

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于公奈何不

思報効以至于于此縱不能遠慙王上公所乘馬即代

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

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

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鵝置表于頸具論事勢

北隋纂 卷之十一 五七

浮之黃河公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

侗見而歎息密遣行人勞之時監門直閭龐玉武衛

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為陳利

害朝廷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至

城下謂曰隋室已亾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

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每

言及隋國未嘗不歔歔常謂將士曰吾是潘邸舊臣

至于大義不得不死必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

頭以付諸君後頗得江都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

食衆心離駭白虹降于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

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循吏傳

梁彥光

彥光字脩芝安定人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

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與吾宗七

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

彥光憂悴不知所為忽于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

恠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往至孝所感

會隋文帝受禪以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理

出于州境上嘉其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物三百

北隋纂 卷之十一 五七

段御傘一枚以勵清正後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

州其俗願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秦課連最為天下

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襍俗人多變詐為之

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

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飭臣

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

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為相

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講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

發摘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

亾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

三1211 / 9:2 (16)

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
 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
 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
 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聽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
 並坐廊下有好事訟墮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
 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財
 物資之于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
 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
 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
 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
 北所集 卷之二 五十八

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吏人感悅略無爭訟卒官

隱逸傳

徐則

則東海剡人也幼沉靜寡嗜欲受業于周弘正善三
 玄精于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
 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
 皆請教授則謝而遣之又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
 資唯松木而已雖隆冬夏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
 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
 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

聞其名手書召之曰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聞曉
 義理頗味法門悅性冲玄恬神虛白冷餌松木棲息
 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
 台嶽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
 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爨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
 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
 公來儀潘郎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導允述聖非先生
 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
 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
 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于是

北所集 卷之二 五十九

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
 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
 體柔弱如生傳留數旬顏色無變

